

## 第十七章

旁观的侍女和仆妇，眼看月华仙子屡陷危局，心中大急，倍不自禁拔剑出鞘跃然若动。

只要上去一个人，用虚招佯攻，就足以吸引谭姑娘分心，月华仙子便可乘机扭转危局。

仆妇忍不住了，焦急地迈出一步。

“这是一场公平的拼搏，不许第三人插手加入。”柳思声如洪钟，狠盯着跃然欲动的仆妇，“谁敢不听，逞强出手，保证灰头土脸。”

仆妇瞥了他一眼，冷哼一声，剑向前一伸，脚下轻灵地冲出。

噗一声响，尘埃碎土飞溅，一块泥团在仆妇的右肩外侧爆裂，真的灰头土脸。

仆妇嗯了一声，向下一仆，狂乱地用手拭抹溅及右脸的泥屑，脚下用不上劲爬不起来。

“下一个是你。”柳思向大惊失色的侍女示威，“你要不要来几下？”

“你是九华剑园的人？”侍女不敢冲上，急急扶起满脸泥屑的仆妇。

“不是。”柳思扬起手中的泥块，“我主持公道，不许倚多为胜”

传出一声娇叱，铮一声剑鸣。

月华仙子被迫接实攻向胸口的一剑，火星飞溅中，身形被震得向左飞撞，劲道比谭姑娘弱，震力相当猛烈。

再一声娇叱，谭姑娘剑如匹练乘势迫攻。

侍女大吃一惊，斜冲而出要替月华仙子解危。

噗噗噗闷响连续。泥尘急爆，三团泥块皆在侍女身上爆碎。

“哎……呃……”侍女摔倒在地哀叫。

仆妇刚爬起，泥块到了，噗一声这次击中后脑，冲倒在侍女身侧，这次真的爬不起来了。

月华仙子刚双脚沾地，匹练已排空射到，没有思索的余地，双脚本能地一蹬，身形从剑尖前飞退，锋尖距小腹仅一发之隔，压体的剑气直通腑脏。

噗通通水声震耳，水花飞溅，仙子落水。月华仙子怎知身后是池塘？更不知相距不足八尺，身形倒飞将近两丈，顺理成章成了落汤鸡。

她的水性不差，向对岸游。

“下次你绝对抢不到机先了，我一定可以再捉住你拍卖。”她一面游，一面扭头尖叫：“我费了那么多心机，损失了不少人……”

“这叫偷鸡不着蚀把米，你是自作自受。”谭姑娘哈哈笑，不像是面对死仇大敌，“你最好别让我捉住你，我一定以牙还牙，托朋友设法，也把你卖入那种地方，一定。”

侍女背起了仆妇，狼狈急遁。

“你真挡住了那两个妖妇。”谭姑娘到了柳思身旁，笑容纯真十分动人。“真人不露相，我想，你在耍那条狂龙，耍得他损兵折将。”

“你真把她逼入池塘洗澡，很了不起。”柳思顾左右而言他，故意摆脱耍弄狂龙的话题：“不过，你打她个措手不及，不让她有施展巫术的机会，有失光明。”

“其实我很怕她的巫术呀！”

“这种地方，哪能施展高深的巫术？除了一些药物与小障眼法之外，她的能耐就无法对你构成威胁了。你的剑术下过苦功，信心十足，难怪你敢再三向八表狂龙挑战，你的缺点是……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爆发力不够。”他坦率地说：“对付具有致命奇学的八表狂龙，神奥精微的技巧用处不大。从几微的空隙中突入，行致命的爆炸性一击，而且要神意汇聚于一点，才能攻破他的芥子神功保护墙。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你说他……他练的是芥子神功？”谭姑娘吃了一惊，眼中涌现惶恐的神情。

“对，一种练内丹的神妙内功。”柳思对这位报复心淡薄的小姑娘甚有好感，热心地指示机契，“是玄门十大度劫神功之一，但却源出佛门心法；究竟渊源谁属，没有深究的必要。你所要注意的是，凝聚真力，伺机而动，激他浪费精力，候机制造致命一击的机会；不击则已，击则猛然爆发。以你的修为估计，即使毙不了他，也会造成相当严重的伤害，问题在于你是否能制造一击的机会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好好想想应敌的策略。”柳思伸手拍拍她的肩膀表示鼓励：“江边已布了渡江的陷阱，不要寄望在这里过江。你们是在水边长大的人，这条江并不比这座小池塘危险多少。再见。”

“等一等……”

柳思一跃三丈，有如电射星飞。

\*\*\*

白发郎君身边，已经有六个人了，愿意帮助他冒险向仰止山庄挑战的人，都是与他臭味相投，好色好财的玩命浪人。

八表狂龙的人昼伏夜行，白发郎君是老江湖，也昼伏夜行，盯牢了仰止山庄的人，故意不理睬巡缉营走狗，聪明地避免与走狗公然冲突。

八表狂龙兵分两路，追逐分两路逃走的九华剑园群雄，一切动静皆在白发郎君的监视下，紧盯在东方姑娘一群男女身后，走上了至南京的路。六个人也转折抵达江浦，明知东方姑娘一群人追随八表狂龙行动，必定不再公然现身，而他们六个人，却可公然活动。

他们在江东老店歇息，在没查出东方姑娘一群人正确行动之前，不打算落店投宿，仅借江东老店歇息。

奔波了一夜，六个人在食厅叫了一桌酒菜，准备酒足饭饱之后，派两个人外出打听消息，其他的人歇息睡觉养精蓄锐。

酒至半酣，厅外来了恢复本来面目的柳思。

“嗨！你们刚到呀？辛苦辛苦。”柳思流里流气打招呼，直趋桌旁拖张圆凳落坐，“诸位精神抖擞，好像没受多少风霜之苦呢！”

白发郎君见了他就头疼，却又无奈他何。

“盛夏时节，哪来的风霜？没知识。”一位生了一双金色眼的大汉，鱼眼一翻讽刺他，“你这厮流里流气，贼头贼脑，一脸不做好事坏胚相，干什么的？”

“他两位没告诉你们？”柳思指指白发郎君和飞虎钟雄，“我是安桩布线踩盘子的专家；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的变色龙蛇。在徐州这位东门大爷，

就要我帮忙找九尾蝎的下落，攀上了扔不脱甩不掉的交情。唔！我觉得你老兄有点面熟，好像在那儿见过，你老兄的贵姓大名是……”

“大爷游神甘霸，可没见过你这种小蛇鼠。”大汉金鱼眼凶光暴射：“滚到一边去。”

“东门大爷，你的朋友对我不礼貌。”柳思找上了白发郎君，“他一定非常了不起，因此非常傲慢自大，神气得很，你怎么说？”

“老弟，你不要故意找麻烦好不好？”白发郎君愁眉苦脸：“你们也在县城落脚？”

“什么？”游神一把揪住柳思的领口，将人揪起向白发郎君质问：“这混蛋故意找你的麻烦？”

“甘兄，不可……”白发郎君惊叫。

柳思被揪住领襟拉离圆凳，不但没生气，反而不住邪笑，毫无惧容。白发郎君心中雪亮，柳思又在扮猪吃老虎了，他上过当吃过亏，知道要糟。

柳思果然采取行动了，左手一招，反扣住游神的掌背压牢，用的是最普通的反制术，但不扭身压肘，右手一伸，抓鹅似的扣住了游神的咽喉。

压掌后拉，扣喉前伸，游神的右手被拉长，骨节发出怪响，猛烈地挣扎，像被鹤嘴夹住的泥鳅，却无法挣脱掌握，舌头开始外伸。

“凭你游神那两手鬼画符功夫，就敢在我面前放肆，你也未免太狂了。”柳思脸一沉，不怒而威，“你能活到今天而不死，一定是老天太眷顾你，大发慈悲不让你碰上更狂的对手。给我安分些，免得我把你揍得叫皇天，哼！”

手一松，游神跌坐在地发呕，咳嗽，抚喉，紫涨的脸片刻才恢复原状。其他三位气概不凡的人，全都大吃一惊，几难相信名号与武功皆不逊于白发郎君的游神，被一个自称安椿布线的小人物，用粗俗伪手法所制住。

食厅有几个长住旅客进食，也有几个店外的食客。跟在柳思后面入厅的三个矮身材旅客，目击冲突的发生和结束，三个人相对打眼色做鬼脸，忍笑的神情明显。

“柳兄，算我怕你。”白发郎君一脸无奈，像在央求，“以往多有得罪，我曾经陪过不是……”

“你用不着怕我呀！我并没怪你。”柳思自己找碗斟酒，没收了白发郎君的筷子倒转使用，“见了面，咱们一直就嘻嘻哈哈客客气气。你纠缠东方姑娘，我并没和你争风，甚至暗中帮助你，我够朋友吧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不久之后，仰止山庄的人，可能也进城踩探，他们仍然不放弃找老凶魔算账，抢救两金刚的念头，当然也顺便替八表狂龙探路看风色。目下东方姑娘在城西的凤凰山，你不会冒冒失失赶去送死吧？”

“她真在？”白发郎君欣然问。

“和那条狂龙一起，两人卿卿我我好得蜜里调油。你毫无希望，东门兄，放弃吧！狂龙已经注意你了。”

“那条狂龙忙得很呢！忙着杀人，杀高手名宿示威，杀可能威胁巡缉营的大豪大霸，那有闲工夫分心，注意我一个小有名气，对他或巡缉营毫无威胁的人？”白发郎君口没遮拦，语惊四座，“论人才武功，他都比我白发郎君高一品，所以他一点也不在乎我和他争女人，没把我当成竞争的对手，我要他后悔，哼！”

“狂龙的确在忙，你说对了。”柳思一口喝掉一碗酒，“在临淮，他在片

刻间便与西岳炼气士，宰了关洛双雄六个侠义道名宿，被他碰上的高手名宿，很难逃出他的毒手。东门兄，你说他没有闲工夫分心注意你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他要我调查你身边的人。”柳思向青衫客展鸿图一指，也许是你。”

“我是什么？”青衫客脸色一变。

“他知道有人在他身边窥伺，不时向他骚扰，神出鬼没，影响他的安全。展老兄，如果我所料不差，你的武功比飞虎钟雄者兄扎实，在你们六个男女高手中，该是武功最高的一个。我想，八表狂龙所怀疑的人，可能是你。”“胡说八道！”青衫客脸色泛青，“那天晚上，他一掌就把我打得内伤吐血，说我接不下他一掌，他怎么可能怀疑是我？那天晚上他被那个蒙面人痛打，那时我已经吐血昏迷了。”

“那么，是你？”柳思指指瞪大金鱼眼的游神。

“胡说八道！我在滁州才与东门兄会合。”游神不敢再逞英雄了，亟口否认。

“那么，你。”柳思指指留了虬须的大汉。

“我龙须虎王怀义，三天前还在南京逍遥。”虬须大汉冷冷一笑，“我倒有兴趣，斗一斗这条从京都来的什么狂龙，哼！”

“想来一次龙虎斗？”

“有何不可？”龙须虎傲然拍拍胸膛：“我龙须虎也是一代之雄，当代的风云人物，十年前就名满江湖，他八表狂龙……”

“他成名不到两年，你这头虎是前辈。好，我就这样据实返报了。”柳思投箸而起。

“你走得了？”龙须虎推凳而起，虎目怒睁杀气腾腾，“江湖朋友对付探子眼线的手段和规矩你该懂，你是巡缉营的走狗探子？”

“我不否认是探子，但否认是巡缉营的人。”柳思又恢复嘻皮笑脸的神情，“王老兄，不要在我身上转任何怪念头，那不会有好出处的。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伤的一定是你，我敢打保票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两虎相斗必有一伤，这句话不一定正确。通常猛虎碰头，大吼大叫一番了事，拥有地盘的虎通常是胜家，动动爪子冲几次摆场面，并不想真和入侵地盘的虎拼老命，所以、虎与虎之间，本质上不会舍死忘生相斗，又怎么可能和龙拼老命？你龙须虎虚张声势不伤大雅，引起龙的反感你就灾情惨重。诸位，小心了，再见。”

六人气沮，眼睁睁目送他大踏步出厅，没有人敢出面相阻。

香风入鼻，桌旁多了一个穿月白长衫，齿白唇红，手摇折扇的俊美年轻书生。

“你们都是江湖上的高手，响亮的风云人物，竟然让一个巡缉营的小眼线，在你们名宿面前撒野？”书生星目亮晶晶，说的话隐隐含责难，“你们都知道他是八表狂龙的眼线柳不思，是吗？”

“月华仙子，你少来趟浑水好不好？”白发郎君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：“我当然知道他是柳不思，还是我在徐州从车行把他拖入这场是非的，那时他在徐州车行做伙计，每月赚五两银子。我和他的事，请勿过问。”

原来这书生是月华仙子，女扮男装极为出色，大概是有意逗那些怀春

的少女发疯，打扮得太俊秀，是大闺女芳心憧憬的俏郎君。

“我与巡缉营有债未清，有权过问呀？”

“刚才你为何不拦住他？”

“他对我并无敌意。”

那天她被八表狂龙的人突袭，精衰力尽时碰上了柳思，不但不乘她之危对付她，反而要她调息以恢复元气。迄今为止，她仍然弄不清柳思为何轻易地放过她，她也就无意对付柳思。

“你不存心伤害他，他就不会对你有敌意。”白发郎君不便多加解释，被柳思痛打的事怎好启齿？“他是被迫的，咱们也不便找一个小人物泄愤，彼此互不侵犯相安无事，对咱们有益无害。”

“我想求证一些事。”

“仙子的意思……”

“八表狂龙经常铲除一些高手名宿？”

“不错，任何人冒犯了他，立下毒手，英雄豪杰妖魔鬼怪一视同仁。”

“关洛双雄六个英雄，在临淮被杀。我虽然不是目击者，却是被八表狂龙穷追时，在中途所发生的事故，我赶到现场仅晚了一步。”月华仙子黛眉深锁，“知道这件事的人，除了我的人之外，只有一个人在场。”

“一个什么人？”

“一个用布袋套头，只露出双目的怪人。”

“会不会是骚扰八表狂龙的人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月华伙子说：“这种事与我无关，我也就不便声张。问题是，柳不思怎么可能知道？”

“你真笨，仙子。”白发郎君调侃她，“他是替八表狂龙跑腿的眼线，当然知道八表狂龙杀了某人啦！他精明机警，是个万事通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月华仙子坚决地说：“八表狂龙公然搏杀高手名宿立威，必定制造博杀的理由。但没有人目击，那就成了谋杀，秘密处决了事，不会向外宣布。当时没有人目击，他们正在追杀我们所有的人，碰上了定加除歼，怎敢张扬？决不可能让柳不思知道，参与的人必定人人守口如瓶。”

“你这是想当然的一厢情愿想法。”

“也许吧！”月华仙子意动，“但不无可疑，我会留心这件事。我要跟踪他，少陪。”

她走了，三个小旅客也会帐离去。

\*\*\*

城北是商业区，大道直抵浦子口镇，约十里左右，商旅往来十分方便。

柳思在小庙朝天宫，和那位叫拐子刘的庙祝，坐在院子里的祀天坛，双方比手划脚讨价还价。

拐子刘的左脚天生残废，脚又瘦又小皮包骨，因此利用双头拐走路，所以叫拐子刘。

可别让他的残废左脚愚弄了，认为他孤苦可怜。其实他年近四十，吃得好穿得暖，好酒好色，运拐走路健步如飞。而且，他是江浦地方的混混头头。

一个残废而能成为地方混混头头，可知必定有过人之能，左脚虽残，仍然可以降伏一些城狐社鼠。

“二两。”柳思在原来的一锭银子中，再加了一锭，“午正之前，必须获

得正确的消息。小小的县城，三五个人片刻便可跑遍，你不能太贪心，见好即收。巡缉营换一个人来找你，你不但一文钱也得不到，恐怕还得倒贴不少银子。你知道，巡缉营的人只向别人拿钱，从不掏腰包向你们这种人买消息。”

“你少来唬人。”拐子刘奸笑，“巡缉营的人，从不过江来这里没有油水可捞的地方走动，你不要假借他们的旗号行骗，我会上当吗？再加十两，我多派几个人。”

“你不信我的话吗？”柳思也邪笑。

“我该信你的话吗？”

“好吧！不信就拉倒。”柳思拾回两锭银子，“不信我的话，会走霉运的。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另找高明。你瞧，让那位大爷找你。”

扭头一看，拐子刘打一冷战。

无情剑颜士杰，正神气地踏入庙门。这位南京名号响亮的走狗头头，对南京附近的蛇鼠，有深入的了解，找上拐子刘并非奇事。

“咦！你也来了？”无情剑看到柳思，颇感惊讶，“你是徐州人怎么知道江浦城的蛇鼠？”

“我是包打听，当然知道找蛇鼠的门路。”

柳思挺身而出：“这臭拐子说谎，他说你们不会过江来找财路，他说你们……”

“该死的！我什么也没说。”拐子刘惊恐地跳起来分辩：“你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造谣，我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，没你的事。”无情剑沉声叱止，转向柳思脸一沉：“你不去寻找白发郎君，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我一个人，人地生疏，如何去寻找？”柳思大声抗议：“我正在找人相助呀！自掏腰囊找这个残废，要他多派几个人，寻找白发郎君的下落。不信你可以问问他，他还在狮子大开口敲竹杠呢！”

“他要你找什么人？”无情剑向拐子刘厉声问。

“找……找一个少年白发的人……”拐子刘急急回答，盯着对方的佩剑扞冷战。

“别听他的，我有事找你。柳不思，你走。”

“走就走，我另找门路。”柳思昂然举步。

跨出庙门，本来在庙门外探头探脑的一个顽童，闪在一旁冲他嫣然一笑，脸上肮脏，五官却出奇地秀气。

是在江东老店食厅的三个矮小旅客之一，这时改扮成顽童却也神似，身材本来就矮小，扮顽童甚合身分。

“原来是你，你的胆子不小，混进城里来啦？”柳思一面走，一面扭头向跟来的谭姑娘说：“刚才那位无情剑，是你们九华剑园的死对头，力主铲除九华剑园的祸首，你是跟踪他的？”

“我跟踪你。”

“不要浪费时间，小姑娘。”

“你真的什么都不管，只想冷眼旁观吗？”

“没错，只想冷眼旁观。”

“柳兄，你对九华剑园到底有何不满？”

“我对任何野心勃勃的大豪大霸都不满。”

“柳兄，巡缉营残民以逞……”

“他们也在付出代价，不是吗？好像你们还没找到可以对付八表狂龙的人，绝剑狂客似不比你高明，他恐怕连西岳炼气士也应付不了。高估些，他或许可和丧门恶煞拼个平手。”

“所以我们避免决战呀！”

“可不要让那条狂龙，把你们逐一蚕食了。不要跟着我，老凶魔来也，我怕他。”

对面、要命阎王快步冲来。

柳思往街右的小巷一钻，老鼠般窜走了。

\*\*\*

摄魂骷髅与月华仙子会晤，并没商妥合作事宜，被扮成材夫的柳思一搅和，所有的人一哄而散。

谭姑娘兰心蕙质，大胆地认定村夫是柳思。两个老凶魔是老江湖，居然毫无所觉。

要命阎王不曾参与江边之会，更不知道柳思有出神入化的易容术。而柳思回城之后，立即以本来面目出现，要命阎王一眼便看到了他，不假思索地急起直追。

发现八表狂龙的人，当然非迫不可。依老凶魔们的估计，八表狂龙一群走狗，应该还在凤阳附近逗留，与九华剑园的人拼死活，目下眼线居然在此地出现，必须搞到活口问口供。

前几次都被柳思走脱，这次应该不会落空。

柳思直奔城西，奔至凤凰山的南麓。一条登山小径穿林越坡，满山青绿，到处都可以藏匿，满山乱窜，上了年纪的人，绝难与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追逐不休。

柳思却无意摆脱老凶魔，引诱老凶魔出城入山。

这种小土山在他眼中，并不比在平地奔跑更费力。而追他的要命阎王，却愈来愈感吃力了，浑身汗水，一气喘声隐约可闻。

小径穿越松林，他在一处平坡止步相候。

空山寂寂，四下无人，但林间有鸟雀悦耳的鸣声，蝉声也震耳，并非真的空茫死寂，只不过听不到人声而已，他俩是仅有的闯入者。

“呵呵！老家伙，你还不死心吗？”他等要命阎王到了十步外，大笑着双手叉腰迎客，“赶快调和呼吸，你像一头快要断气的老牛。”

他虽然也汗透胸腋，但脸不红气不喘，笑声和说话中气充沛，精神抖擞浑身活力。

“好不容易发现你这个走狗眼线，不把你弄到手怎肯甘心？”要命阎王说话有点走样，气息不顺就有这种现象发生，“那怕要追你到天尽头，也要将你弄到手。好小子，你跑不掉的，我要命阎王决定要谁的命，绝不会让那个人活着。呵呵；老相好，你就认命吧！”

“他娘的老混蛋，你似乎认为吃定我了。带你奔跑了七八里路，没跑断你的老骨头，表示你运动量还不够、我就陪你玩玩，好好让你松松筋骨，打！”

说打就打，像个莽村夫冲上，劈面就是一拳，黑虎掏心走中宫强攻，而且用的是左拳。

“手到擒来，哈哈……”要命阎王欣然怪叫狂笑，右手一抄，金丝缠腕疾扣他的脉门，五指如勾真力骤发。

狂笑声倏然终止，老凶魔的右手脉门，反而被他反扣住，猛然将老凶

魔拉近，一记短冲拳狠狠地在老凶魔的肚腹上，可怕的劲道直撼五脏六腑。

打击之快，有如迅雷疾风，每一击皆真力爆发，重如山岳无可克当，一连数记拳掌着肉，老凶魔成了铁匠的大铁砧。砰一声大震，要命阎王终于被打倒在地。

“哎……唷……”老凶魔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叫喊，晕头转向挣扎而起。

柳思本想再加以痛击，扭头回顾，突然撒腿便跑，这次速度慢了许多。

要命阎王竟然没看出有异，认为是一时大意，被柳思凑巧击中丹田要害，与武功的高低无关，大意与凑巧造成意外，阴沟里翻船而已。

“我要活剥了你……”老凶魔厉叫着狂追。

柳思是向山下逃的，绝非心中害怕昏了头，急于逃命跑错了方向，他应该向山上逃，逃到巡缉营的人歇息处，让八表狂龙与老凶魔断了。

他脚下沉重，像发了疯的牛。

要命阎王也好不了多少，脚下不稳，有点歪歪倒倒，似乎随时皆可能失足摔死。

接近山脚，右侧的灌木山坡地人影来势如电。

“柳不思，往这边来！”喝声似乍雷。

柳思不假思索地离开小径，冲向山坡。

要命阎王神智一清，脚下一慢，看清了来人，大吃一惊转身窜走，钻入另一例的茂密树林。

来人是八表狂龙，难怪要命阎王望影而逃。

八表狂龙知道无法追上老凶魔了，并不知道要命阎王已到了油尽灯枯境界。

“你怎么把老凶魔往这里引？”拦住了柳思，八表狂龙怒形于色，“消息一走漏，咱们岂不白忙一场？哼！你是返回禀报消息的？”

“我只顾逃命，那配将老凶魔引来？幸好他老了，我年轻力壮……”

“闭嘴！我要消息。”八表狂龙打断他的话。

“消息？什么消息？”他装糊涂。

“混蛋！我要你去找白发郎君，打听有关那个神秘人物的底细，你忘了？”

“原来你指这个消息呀？我没忘。”他故作恍然状，一脸受了委屈的无辜相，“我就是有了消息，才赶回禀报的。”

“说！”

“我盯上了白发郎君，查出他共有六个人，至于是不是那个神秘人物，我无法求证。但依我的猜测，好像不可能是那个神秘人物。”

“查出他们的底细了？”

“五个人是飞虎钟雄、青衫客展鸿图、彩凤黄彩凤、游神甘霸、龙须虎王怀义。这五个男女，名头与武功，比白发郎君不相上下，不可能是那个神秘人物。”

他们都是一流高手而已。你继续打听，凭你和他的交情，应该没有困难，去找他。”

“好吧！希望他们还在城里。”

小径中，出现顽童打扮的潭姑娘，轻咳一声引起八表狂龙的注意，解开布卷取出剑插在腰带上。

“噢！这个小鬼也是跟踪你的？”八表狂龙一怔。

“八表狂龙，”你这走狗似乎很健忘。”谭姑娘撒剑说，忘了她已化装易

容，“今天你落了单，正好放手一拼。”

“该死的！你就是那个打了就跑的贱泼妇。”八表狂龙兴奋地拔剑，“你是吴家的人，来得好，你们果然逃到此地，而且早来了一步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

柳思向侧退，坐山观虎斗。

他曾经告诉谭姑娘，与八表狂龙交手的技巧，姑娘现学现卖，有否获益即将分晓。

谭姑娘一定对芥子神功有所认识，因此当他提起八表狂龙具有芥子神功时，姑娘脸现惊容。这次姑娘如果对芥子神功仍然怀有恐惧，怎敢出面向八表狂龙挑战？有备而来，想必将有一次石破天惊的恶斗。

谭姑娘上次与吴姑娘，胆敢向八表狂龙的人马，光天化日在官道中，无畏地发起狂野的攻击，可知她对自己的武功修为，有强烈的信心。

这次，她更是有备而来，举剑冷静地向八表狂龙接近，凤目中冷电森森。她不再多说，全神贯注开始徐徐移位，制造行致命一击的好机。

八表狂龙叫嚣过后，立即收起狂态。他的狂，是表现给势弱的人看的；碰上了真正的强敌，他一点也不狂，而且眼个涌现的杀气，更为炽盛。

剑徐升；他杀气腾腾像天神。谭姑娘的神色也郑重庄严，举的剑光华耀目。

两人的剑皆一反常态，没发出龙吟似的啸吟，相反地除了打磨品亮的光华之外，看不出运劲注入真力的形态，握剑的手似乎未用真力，也就显得特别轻灵，剑有如失去了重量。

唯一令人心惊的是他们的眼神是那种阴森、冷厉、残酷、可以杀人的目光。

马步的定位方式，也一反常规，移动的速度特别慢，偶或出现眨眼间即换了方位的速度极限现象。正所谓静如山岳，动如脱兔。

眼神正在作凌厉的缠斗，看谁的气势可以压倒对方，更留意对方神意变化，神意是主宰行动的动力之源。

两人的斗志皆极为旺盛，信心同样坚定，在神意的交锋上，势均力敌谁也压不了谁。紧张的气氛，随两人的移动逐渐接近，而升抵临界点，随时皆可能发生猛烈的爆炸性行动。

唯一冷静的人，是隐在不远处树丛中的柳思，他像一具石像，呼吸像是停止了，仅一双虎目中，放射出极为阴森的奇光，极为慑人心魄。

谭姑娘的右脚，突然移在一个鼠洞边缘，泥土一松，脚略一下沉。

身形略呈不稳现象，立即淬然打破临界点的平衡。

激光排空而至，八表狂龙发起猛烈的攻击。

谭姑娘的剑也幻化为电虹，迎向进射而来的激光。

剑气陡然进发，罡风大作，接触的瞬间，电虹与激光化为满天雷电，扭曲旋动吞吐如霆击，有如天地末日。

猛地传出一声金铁接触的震耳异鸣，满天金蛇倏然隐没，罡风四散，草叶纷飞。

两人的身影幻现，一东一西相距三丈。

立即移位，再次逐步接近。

两人脸上的神情已经僵化了，只有一双眼睛仍是活动的，瞬间的接触石破天惊，两人都进出了一次枉死城，幸好都能拔腿退出死境，即将再次向

往死城接近。

一声沉叱，仍然是八表狂龙发起主攻，剑上光华炽盛，锋尖似有芒影吐出，走中宫强攻势如迅雷疾风，剑一发即至，凶险光临。

谭姑娘的身影，在迅雷及体的瞬间扭曲变形，反而从侧方喷射出眩目的光华，避招反击险象横生。

传出两声尖锐的异响，剑光人影倏忽分开。

谭姑娘身形斜飘，着地再急退了两步，及时避过侧射而来的电光，一声娇叱，反手就是一剑。

八表狂龙急冲而过，左后肩间不容发避过谭姑娘的反手剑，猛虎回头一声冷叱，剑出绝着天龙行雨，人回头反扑，身在空中剑光下泻。

云龙三现身法凌空攻击，对手不可能知道剑从何处下搏，防不胜防，因为升空的高度仅及八尺，剑并非一定要从上空下吐，也可能平空斜吐而出。

谭姑娘斜扑、滚转，剑光猛地进射，身剑合一斜冲而起，铮一声狂震，双剑第一次急促正面接触。

人影斜分，这一剑把谭姑娘远震出两丈外。

双方交手为期极暂，每一击有如电光石火，每一剑皆生死间不容发，只有交手的双方心中明白。旁观的人，很难看出交手的经过，但见人影如虚似幻，满天电光激射，如此而已。

谭姑娘剑上的劲道，仍然差了一段距离，硬被震得斜退两丈，脚下一虚，右足踏中碎革，靴底一滑，人仰面便倒，身躯失去控制。危机光临，八表狂龙仅退了二步，抓住好机疾冲而上，剑发毒招河汉星沉，要将谭姑娘钉死在地。……剑光疾下，势若天雷下击。

谭姑娘的背部着地，左手巧妙地一旋一拔，跌倒的身躯突以令人目眩的奇速，旋转了半匝，不但躲过下射的剑光，剑光距她的右腿外侧不足一寸，而且她的剑芒，已到了八表狂龙的右脚侧方。

传出数声异响，谭姑娘的右脚震动了几下。

人影斜飞而起，剑光冉冉远去。

“该死的！你走得了？”八表狂龙怒吼，奋起狂追。

右裤管出现三个剑孔，被谭姑娘在瞬间击中三剑，裤破了洞孔，但右脚并没受伤。

谭姑娘终于知道伤不了八表狂龙，再拼下去必定真力耗尽，她的内力修为不够精深，击破不了八表狂龙的芥子神功，不得不乘精力仍在时撤走。

\* \* \*

两人的精力都耗损了一半以上，速度自然慢了许多。比较起来，谭姑娘毕竟先天上体质就弱了些，长途逃窜精力耗损更快。她的轻功本比八表狂龙高明，消长之下便每下愈况了。

逃了五六里，虽则在林深草茂中逃窜，视界不良，很容易摆脱追逐的人。可是，八表狂龙紧逼追赶，而且距离逐渐拉近，她想尽方法左窜右折，也摆脱不了衔尾穷追的八表狂龙，不久便追了个首尾相连。

她知道，逃不掉了。

再逃一两里，她可能精力耗尽倒下了。逃生无望，她油然生出放手一拼的决死念头。

冲入一处林空，她不逃了，大旋身拉开马步，扬剑作困兽之斗。

八表狂龙知道胜算在握，并不急于抢攻，在丈外止步。两人都浑身大

汗，呼吸不稳。

“你是我出道以来，所碰上的最强悍劲敌。”八表狂龙的语音，依然稳定清晰，虎目杀气腾腾，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狞笑；“龙某要创出、番惊世的局面，莽莽江湖唯我独尊，掌握时势创建基业，巡缉营可以帮助我雄霸天下。所以，绝不容许胆敢和我分庭抗礼的人活在世间，更不容许武功与我不相上下的人影响我的声势，你必须死，我要将你示众江湖。”

分枝拨叶声传自右侧，一个黑面人钻出树林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黑面人狂笑，举步走近，“你真会吹牛，要不就是患了健忘症。你他娘的信口开河，吹起牛来脸都不红。你说你出道以来，这位小姑娘是你所碰上的，最强悍劲敌，你忘了我吗？你要创出一番惊世局面，倚赖鄢狗官的巡缉营，能达到你唯你独尊，雄霸天下的美梦，你一定是痰迷心窍，要不就是失心疯，或者患了妄想症，如果不被江湖朋友所共弃，算你祖上有德了。”

“冷面刀客！”八表狂龙脸色大变，嗓音也大变。

“我说过后会有期，’所以你不必感到惊讶。上次你五个狗党及时赶来救了你，这次你的人大概来不了啦！我要把你的雄霸天下狂妄念头，彻底从你的脑袋里打消，让你见识见识并非天下无人。你那火候不到七成的芥子神功，在江湖还不配唯你独尊，你永远无法倚赖巡缉营帮助你雄霸天下。好，冲上来！你这狗屁梟雄。”

八表狂龙当然会挺剑冲上。上次冷面刀客手中有秋水冷焰宝刀，这次却赤手空拳，正是用剑毙了强敌的好机会，怎肯轻易放过，对手太强，目下不是论个人英雄的时候，保住了命才是英雄。

他是一个利用巡缉营权势做英雄的人，一个不择手段除去竞争者的梟雄。

对方赤手空拳，他毫无顾忌地挥剑扑上了，剑出风雷乍起，电光连续飞射。

第一剑，第二剑……一剑连一剑，一步赶一步，刹那间攻了十剑以上，望影追击测形出剑，把冷面刀客逼得连换十余处方位，衔尾抢攻狠招如长江大河，滚滚而出，但见满目电光进射，险象横生。

冷面刀客像在狂风中飞舞的峡蝶，电光在身侧进射吞吐，眼看要一剑贯体，却又了现在侧方，有惊无险，剑尖就差那么一点点没够上。

十五剑、十六剑……剑势每况愈下，一剑比一剑慢，而冷面刀客却神定气闲，轻灵地闪动，精力愈来愈旺。

十七剑落空，眼看锋尖要贯入冷面刀客的右胸，连在旁调息的谭姑娘也骇然失惊，情不自禁发出惊呼。

可是剑却落了空，剑擦冷面刀客的右胸前滑过，冷面刀客的身形右转，左拳噗一声落在八表狂龙的面部，鼻尖几乎被打扁，鲜血立即流注而出。鼻部被击中，必定波及双目。八表狂龙惊叫一声，踉跄后退，眼前星斗满天，一片朦胧，狂乱地舞剑自保。

噗一声响，小腹被一腿扫中。

“哎……”八表狂龙受不了啦，这一腿扫力大得惊人，身躯倒飞而起，砰一声摔倒出两丈外。

“这里！”跟到的冷面刀客怪叫。

一声怒吼，八表狂龙跳起来，循声一剑狂挥，要一剑砍断对方的腰。

一剑走空，右足胫突然被可伯的力道扣住了。

“起！”冷面刀客欣然叫。

满脸血迹的八表狂龙斜飞而起，右足被抓牢抡起旋转，愈转愈急，猛地一声怪叫，八表狂龙手舞足蹈飞掷出三丈外，枝叶暴响纷飞中，挥入树丛压折了不少草木。

“快走！大批走狗赶来了。”冷面刀客向惊呆了的谭姑娘挥手，“你两次制造机会都失败了，问题出在你攻不破他护身的芥子神功。除非你能借到比九华剑园三宝剑，品质更佳的利器，不然你胜不了他。你的剑术很高明，但再神奥的剑术也无用武之地。”

“等我一等……”姑旗急叫，拔腿急迫。

冷面刀客飞掠入林，一闪不见。

八表狂龙踉跄冲出树丛，挥舞着长剑吼叫如雷，形如疯狂，满脸是血十分狰狞可怖。

人影正向此地飞赶，巡缉营大批走狗追来了。

\*\*\*

八表狂龙十分幸运，因为鼻梁骨没被打断。

他脸上的血已经洗掉，除了鼻子仍然红肿之外，依然显得英俊挺拔，可惜狂怒让他的脸部肌肉扭曲变形，简直就象一头暴怒的猛犬。

“我一定要这个人，这个自称冷面刀客的混蛋。”他向召来的几个亲信大吼大叫，在树下走来走去，“他竟敢跟来和咱们作对，必须把他揪出来解决掉，不然将妨碍咱们歼除九华吴家，群暴民的大计。还有，吴家的人竟然比咱们早到；可知这些混蛋，比咱们所估计的更难缠，你们如果不全力相图，日后让他们坐大，将更难对付了。这就把埋伏撤回，诸位多费心，务必找出绝剑狂客的藏匿处，一打蛇打头，收拾他之后，残局便易于收拾了。派人过江去向那边的人打听，有关这个冷面刀客的底细，总该有人知道一些风声。如不在知彼上下工夫，很难对付这个咱们不知根底的人。”

“会不会是绝剑狂客本人假扮伪？”断魂刀客说：“据在下所知，江湖上以刀客威震江湖的人很多，本身必定对天下的名刀感兴趣。但上次快刀郝兄、不明不白被打昏，夺走了秋水冷焰刀。那人用完之后，随即弃之不顾，可知那人根本不重视宝刀，不会是真正的刀客。”

“绝不可能是绝剑狂客本人。”八表狂龙大声说，不便将交手受挫的经过说出，“如果是，本座的处境将更为凶险。事实上那个女的并没出手助他，显然不是同伙。那女的已可证，实是吴家的人，也就是那天在风阳途中行凶的两个女人之一。”

“这个人的底细，恐怕只有临淮的水怪知道，他替水怪护法，水怪怎能不知道他的来历？”无情剑提出意见：“也许派熟悉水怪的人去找他……”

“废话！水怪不可能知道这人的底细。如果贫道所料不差，水怪必定受到胁迫，而不得不把这人留在身边挡灾。”西岳炼气士另有看法，“那神秘人物不但帮助水怪，也帮助小妖巫，日下更帮助九华剑园的人，始终跟在咱们附近神出鬼没，真正的用意不明。咱们如果把他看成某一方面的人，必定错得不可原谅。”

“道长可有何看法？”无情剑悻悻地问。

“很可能是与各方无关，而与咱们有利害冲突某组合的人。”西岳炼气士郑重地说；“来探咱们的虚实，以探测咱们实力而来的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迄今为止，他不会向咱们的人下毒手。”西岳炼气士语气肯定，“快刀郝施主仅被打昏，秋水冷焰刀也完璧归赵，如果是敌人会如此仁慈吗？”

八表狂龙意动，疑云大起。

上一次交手，冷面刀客有充裕的机会行致命攻击。

这一次，事实上他已毫无自保之力，冷面刀客只要将他拼命向树午砸碰，他将被砸成血肉模糊的死尸，用不着将他摔飞入枝叶浓的树丛，掼在地上他也将头被血流老命难保。

“道长怀疑他是……”他欲言又一止，不想直接说出心中的揣测。

“反正一定是某一方面，目前对咱们还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人。”

“大江是江西袁州的势力范围，严家父子信使船必经的重要航道，严家的一龙一鹰，经常保护严家的船只往来。而大江是巡缉营最重要的缉私地区……”

“本营的人，从不招惹严府的人。”丧门恶煞说。他是鄢狗官的贴身保留，知道鄢狗官怕严家的人，而且怕得要死，每年孝敬严家父子金银数十万，巡缉营的人，见了严家的船只，有如老鼠见了猫。严家父子的一龙一鹰杀手，根本没把巡缉营当成对手看待，把他们当成唯命是从的奴才。

“一龙一鹰难道就不会防范你们？”八表狂龙不以为然。

他来自京都，当然知道主子鄢狗官与严家父子们，狼狈为奸祸国殃民的事故经纬。这种利害相结合的关系，随时也会因利害冲突而恶化，你虞我诈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派人探测实力，该是正常的手段。

“这个……”丧门恶煞怎敢下断语？

江西袁州严家父子，豢养了两个杀手集团，明的是黑龙帮，暗的是黑鹰会。真要是一帮一会派来的人，巡缉营的人可真会心惊胆跳，不论明争或踏斗，巡缉营注定了是大输家。

“好吧！咱们心中有数，暗中留心，得费些心机，制造机会把这弄到手。”八表狂龙并不怕一龙一鹰，但主子鄢狗官却是严家父子的忠实走狗，他不能违抗主子的意思，更不能任意妄为，影响主子的前程与严家为敌。目下他需要巡缉营替他建立威望，万一得罪了严府，连累主子垮台，对他有百害而无一利，他将成为丧家之犬。

“对，咱们留心些。”西岳炼气士阴笑，“只要抓住了他的确帮助敌人对我们，就不怕一龙一鹰兴师问罪。先不要声张，把人弄到手再说。”

众人计议一番，各回歇息处调动人手。

## 第十八章

八表狂龙召来柳思，柳思不配参与巡缉营任何聚会。

“你知道白发郎君六个小辈，是否与江西严家的人有往来？”八表狂龙向他问消息。

“没听说过，得进一步打听。”柳思正经八百地说，这次无意激怒这条吃了苦头的狂龙，“据我所知，他们都是邪道人物，但邪得颇有骨气，不会自

贬身价，与祸国大奸的走狗攀交情。当然，得进一步调查。”

“好！你去进行。”八表狂龙相当满意他这次的态度，说话不再疾言厉色，“这个在咱们附近，神出鬼没活动的神秘人物，很可能是这个甚么冷面刀客，这混蛋受谁所指使，我要查出指使人来，很可能与江西的一龙一鹰有所牵连，你调查时要小心了。”

“我会小心的，我可不想把命玩掉呢！”

“你去吧！有消息速回禀报。”八表狂龙挥手赶人，“芳兰玉女陪你一起去，有些地方不宜男人前往，有她在，可以省掉你不少麻烦。”

不再另行派人在后跟踪，干脆让芳兰玉女和他一起活动。其实并非派人协助，骨子里却是防备他潜逃。这里与南京仅江之隔，人往有百余万人口的南京一躲，即使出动上万人手，也查不出一个有心藏匿的小人物。

柳思心中暗笑，并没表示异议。

\*\*\*

芳兰玉女扮成一位少妇，荆钗布裙依然秀丽可人，与柳思并肩进城，郎才女貌相当出色；她用布卷裹了剑，以便应付意外。

其实光天化日在县城走动，动手亮兵刃打打杀杀的机会不多；在城外偏僻处走动，不带剑随时都可能出意外。

她对柳思甚有好感，她是有名的女强人，而柳思是一个小混混，身分、地位、名气、才华，相差太远了。

和柳思走在一起，她就成了司令人。

但她心中明白，在这里，她是一个人地生疏的陌生人。一个来自京都的外乡客。一个有名望的人，在陌生的地方打听消息，那是相当困难的事，远不如一个小混混管用。有名气的人，通常不会低声下气与城狐社鼠打交道，受不了小人物的白眼，小人物不见得知道她是老几。

“你打算如何进行？”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她真不知道该如何着手调查。

白发郎君六个人，在这里也是陌生人，怎能找地方的蛇鼠，打听六个陌生人的消息？

“有两个办法。”柳思一点也不担心，听口气便知胸有成竹。

“哪两个办法？”

“其一，直接用强制的手段，找他们盘问，直截了当用霸王手段逼取口供。八表狂龙上次就用这种手段，打伤了青衫客展鸿图。”

“我对付不了他们六个人。”她有自知之明，不敢吹牛夸口。

“其二，去找对他们有认识的人，或者对一龙一鹰有了解的人探口风，得花一些金银，有钱可使鬼推磨。虽说是软手段，但有时还得用武力做后盾。”

“到何处去找这种人？”她摇头苦笑，“江浦小地方，只有一些偷渡客或私枭出没，没有成名的人物往来，这种人只有到南京找。”

“我知道这里就有一个这种人。”柳思肯定地说。

“噢！你知道？你在这里也是陌生人……”

“我已经和本城一些蛇鼠接触，我是钻各种门路的专家。”

“我知道你很了不起，在临淮，你连小顽童也用上了，所以龙爷信任你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柳思大笑，“信任我这种无根无底的小混混，肯定会上当的。孔姑娘，你信任我吗？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要想骗一个人上当，首先便要获得他的信任；这是我这种混世者的手段，也是玩弄权谋的制胜妙策之一。”柳思毫无顾忌大放厥词：“古往今来，大至谋国，小至谋财，使用这种手段，几乎可以保证十之八九成功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你要骗龙爷上当？”她大感惊讶，听出弦外之音。

“有甚么不对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如果我不取得他的信任，他不老早就宰了我才怪。他不杀我，就上了当啦！”柳思说得理由充分，坦率直言显得毫无机心，“当然，他并不完全信任我，不时派一两个人跟踪盯梢，防范我溜之大吉。”

“有其必要，不是吗？”

“其实，如果我真要溜之大吉，你们奈何得了我吗？天下大得很呢！何处不可容身？我一个混世的小人物，没有追求名利的本钱，在何处不可谋生糊口？我问你，你有把握阻止我逃过江去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要命阎王在临淮河对岸码头逼我，结果我跳水溜之大吉。我如果往大江里跳，你敢跟着跳下去捉我吗？”

“我不会水性。”芳兰玉女坦然说：“但我知道，你不会走这条绝路，你很聪明，不做糊涂事。”

“聪明人顾虑太多，有时也会做出一些糊涂事。像你，孔姑娘，你也聪明，跟来监视我就是糊涂事。”

“这算是糊涂事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有理由吗？”

“你知道的，正邪魔巫四路人马，几乎全知道我是你们巡缉营的眼线探子，全都在找机会把我捉去拷问口供，跟着我的，几乎可以断言会遭池鱼之灾，凶险比我多十倍。我可以扮鼠辈窜逃，你能吗？为保有声威地位，你将毫无选择拔剑而斗，结果将不是你死，就是他们亡，别无他途。”

“唔！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我的意思，是你最好向后转，不要跟着我往柱死城中闯，也许还来得及。”

“也许？”

“对，也许。这是说，你能全身退走的机会，正一步一步消失，往前多走一步，就多失去一分机会。说不定咱们进城的第一步，便有人盯在左右了，下一步可能从某个人手中，悄然飞出一把飞刀或毒药镖，不偏不倚射中你的背心呢！”

芳兰玉女心中一虚，悚然扭头回顾。

真不妙，她看到扮成老村夫的混天一掌康廉，正点着问道竹杖，快步跟来了。

她哪能与混天一掌拼命？老家伙的混元大真力，用掌发出，可在一丈左右遥碎石。

“康老匹夫跟来了。”她心中一，嗓音也走了样。

“这老家伙冤魂不散，不断缠住我讨债，我得走，你呢？”柳思匆匆地说：“大街上他不敢行凶，溜走的机会也多，我……”

“你先脱身，我牵制他。”她总算有担当，愿意替柳思制造脱身的机会。

“还不急，你可以向东方姑娘求援。”柳思向前面一指，仰止山庄的东方姑娘，正带了一名金刚一名侍女，排众迎面急步接近。

她心中一宽，扭头狠盯着急步跟来的混天一掌。再转头一看，柳思已钻入街右的小巷口走了，

“他比鬼还要精。”她对柳思应变的机警快速大感佩服。

有东方姑娘三个人在，她心中大定。其实，即使没有东方姑娘在场，混天一掌也不敢大白天在大街上行凶，只能用偷袭挟持的手段计算她……目下她先一步发现了混天一掌，偷袭挟持的伎俩也用不上啦！

混天一掌冲她冷冷一笑，再向急步而来的东方姑娘瞪了一眼，扭头转身走了。

“这老鬼想撒野吗？”东方姑娘走近急问。

“可能。”她笑答：“你们也来城里走动？”

“希望能找到老凶魔的下落。”东方姑娘叹了一口气，“我得到消息，老凶魔们也来了。”

“要命阎王既然出现追逐柳不思，其他众老魔也一定来了，那些老魔睚眦必报，他们不会轻易罢手的。你们办你们的事，我要去追柳不思，再见。”

“哦！我也去。”

“东方小妹，不要再逼他，好吗？”她脸色一变，“他根本就没招惹你，你不觉得做得太过份吗？易地而处，你作何感想？杀掉他，又能替贵庄增加多少威望？”

“我只想从他的活动范围内，找出老凶魔们的藏匿处。”东方姑娘脸一阵红一阵白。

“老凶魔已经注意他，定会在他身边出没。”“不错，要命阎王是不会放过他的。”芳兰玉女抢着说：卑所以，我奉命留意他的安全。所有的人都注意他了，他的处境愈来愈凶险。你如果也跟着他，必须有承担风险的准备。”

紧走两步，芳兰玉女消失在小巷内。

\*\*\*

小巷尽头是一条小街，迎面是一座相当有格局，但已破败的大宅，前面的大院门广场竖有半根快朽了的旗杆夹架，破败的院门上方，有一块斑剥难辨的匾额，仔细些可以看出“进士第”三个字。

不知是哪一代，这座大宅出了一位进士，尔后很可能官运不亨通，如今成了破落户。

“就在这里面。”柳思指指大宅，“也许你听说过这个人分水神犀周大海。那是他十年以前的绰号，目下是借住这家‘进士第’的行商。”

“行商？”芳兰玉女冷笑，“分水神犀是鄱阳湖十大水寇之一，与鄱阳王分庭抗礼的著名巨寇……”

“那已经是十年以前的事了，鄱阳王吞并了他那一股水寇。”柳思表现出他对江湖情势的丰富知识：“江边有一群私梟，是他目下所有的权势资本，任何货物都偷运，就是不走私白土(盐)，所以巡缉营忽略了这个人，只知道他是小私梟周十二。”

那时，以排行为名相当普遍。周十二，表示他排行十二，把大海的本名，彻底埋葬掉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年过花甲，还有什么勇可言？能过一天好日子就算一天。

“难怪他了解一龙一鹰。”芳兰玉女恍然。

“他在鄱阳还有一些朋友，与江西袁州严家走得很近。你打算随我进去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他身边还有几个人，都是行径怪异，深藏不露，令人莫测高深的怪物。”柳思进一步解释：“如果他们翻脸，相当凶险。”

“我不打算来硬的，反正你可以作主。”芳兰玉女表明不干涉他的行事。

“好吧！办任何事都有凶险，咱们就付之天命吧！”柳思的口气，像一个宿命论者，“真要闹翻了，你最好脱身第一，不要逞强和他们动武，我做买卖的宗旨是：生意不成仁义在。”

“好像里面没有人。”

“江两岸已受到巡缉营封锁，你应该知道呀？他的人为了避嫌，躲在家里暂避风头，所以人一定在，我已从狐鼠得到正确的消息。”柳思一面说，一面推开虚掩的大院门，“他们很少白天进出，邻屋都弄不清屋里到底住了些甚么人。”

他俩进去后，门外跟采了东方姑娘三个人。

姑娘一打手势，绕右侧逾墙而入。

\*\*\*

柳思随手掩上院门，略为察看杂草丛生的前庭，再回头观看只剩单门的斑剥院门，剑眉攒得紧紧地。

“你看甚么？”芳兰玉女讶然问。

“像这种古老破败的房舍，院门虚掩，你不觉得可疑吗？何况隐身在这里的人是……”柳思突然打出噤声的手势，语音中断。

芳兰玉女警觉地掠出二丈，到了垂花门旁。

柳思立即贴墙闪入，迅即鱼跃出两丈，双手一沾地，身躯急转两匝，斜跳而起。

连续捞射的七枚暗器全部落空，每一枚皆几乎贴身而过，危机间不容发，全部射中他的虚影。

芳兰玉女在门外大吃一惊，柳思躲避暗器的身法险象横生，却有惊无险，快速俐落不带火气，美妙十足，像轻灵地在暗器群中舞蹈，配合暗器的射向舞动，似乎是事先排演过的，不会出任何差错。

她总算明白了，柳思的武功，决不是她所知道的三流混混，也决不是她这种一流江湖女霸所能对付得了的可怕高手。

她到了另一面，身形一定，剑已在手。

对方不问情由，便用七枚暗器追魂夺命，在惊骇中，激起她的无名孽火。

大院子有角，两个相貌狰狞的大汉，因暗器失手而失色，一刀一剑忘了向柳思冲去。一声娇叱，她挥剑猛扑而上。

“住手！孔姑娘。”柳思急叫：“不能怪他们下毒手，有人来过了。”

她斜掠丈外，刹住冲势。

洞开的大厅门，踱出一个雄壮的花甲老人，背着手降阶而下，站在阶下用凌厉的目光狠盯着来客。

“你们是另一路的登门暴客？”花甲老人声色俱厉，“是福，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看来，不管老夫怎么躲，也躲不掉江湖的恩怨是非。”

花甲者人又大又尖的鼻子，真像犀牛的角。在鄱阳湖做水寇，水性一

定非常高明，加上外貌似犀，分水神犀的绰号极为贴切。

“你并没诚心脱离江湖，十年来你仍然吃的是江湖饭，既然无意躲，又怎能躲脱江湖的恩怨是非？”柳思笑吟吟毫无惧容，面对往昔凶名昭著的水寇谈笑自若，“一入江湖出更难，江湖恩怨危难必须一肩挑。周前辈，咱们是来谈买卖的。”

“没有甚么好谈的，周某必须以自身的安全为主。”分水神犀不问情由便一口拒绝：“摄魂骷髅已经来过了，他居然妄想用霸王手段撒野，哼；老夫仍是一句话：没有船。咱们自顾不暇，哪有力量帮助别人？”

“在下不是为船而来的。”

“不管你们为何而来，老夫概不理睬。”

“真要是为了船，周前辈，你仍然办得到，你分水神犀不是没有担当的人，你也不怎么在乎巡缉营，只要你亮出真正的身分；连鄙狗官也步敢在你面前大声说话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你和江西的一龙一鹰关系密切。我们要知道，一龙一鹰到底派了些甚么人，在我们附近监视阻扰，大家都有好处，是吗？”

“去你娘的！我知道你们是甚么人了。”分水神犀怪叫如雷，“江西方面的事，老夫毫不知情，但老夫知道，巡缉营与严家关系密切。因此，老夫知道你们正在追缉一些不知死活的对头，为了不妨碍你们的追缉。老夫拒绝了所有要求偷渡的人。你们不但不领情，反而找上门来撒野，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；老夫不是省油灯，你们得还我公道。老二老七。”

“兄弟在。”厅内掠出的两个人大声应诺。

“擒下他们，让他们的主事人前来说话。”分水神犀向柳思两人指，再厉声加上两句，“必要时下重手，死活不论。”

“周前辈，咱们并无恶意……”

一声长啸，打断柳思的解释，那位一字大粗眉，身材特别魁梧的老三，在长啸声中，挥舞着光亮耀目的分水刀，火杂杂地扑上了。

另一位老七手中的峨眉刺，找上了芳兰玉女，冲得太快，接触也快，铮一声狂震，刺被剑封住，人影乍合乍分，罡风骤发。

老七被震飘丈外，芳兰玉女也退了两步。

柳思赤手空拳，当然不敢与分水刀搏斗，发出一声要芳兰玉女撤走的大叫，扭头便跑。

“哈哈！想跑？少做梦了。”老二大叫着衔尾穷追。

“再上去一个人，速战速决。”分水神犀大声发令。

最先现身相阻，以暗器下毒手的两个人，在一旁虎视眈眈，闻声跳出，一个人，用的也是分水刀，配合老七向芳兰玉女夹攻。

对面院墙人影飞越，东方姑娘三个人到了。

柳思奔出垂花门，一声怪叫，随手将一个破花盆向后扔出，飞越墙头一闪不见。

老三弄不清飞砸而来的巨物是啥玩意，相距太近也无法分辨，本能地一刀拍出。

糟了！上了大当，花盆应刀破裂，乾碎土像暴雨，洒了老二一头一脸。

“狗养的混……蛋……”老二双眼塞满了泥土，嘴巴也满口泥，视力消失，含糊地大骂，一面挥舞分水刀自卫，无法再追赶了。

\*\*\*

大院子对面的一排房舍，按大宅的格局称为南房，也就是僮仆居住的房舍，破败不堪已经不能蔽风雨。

柳思爬伏在脊屋，观看大院子的恶斗。

芳兰玉女有东方姑娘三个超拔的高手相助，服气一壮，表现得可圈可点，把者七逼得八方游走，还手乏力，只能用游斗术缠斗。

分水神犀的人都出来了，共有七男两女。分水神犀的一把分水钩极具功力，悍勇绝伦，钩沉力猛锐不可当，把对剑术造诣超凡，极为自负的东方姑娘缠住了。

钩可克制刀剑，东方姑娘的奇招还真发挥不了多少威力，攻不破绵密如网的钩影，无法取得绝对优势。

柳思揭了几片瓦，放在手边备用。

身侧悄悄来一个灰衣人，但识趣地不敢靠近。

“你不下去帮助你的人？”灰衣人伏在他左侧丈余，是怪杰混天一掌。

“打打杀杀不关我的事，我只是一个跑腿的眼线。”他懒洋洋地说，目不转瞬留意下面的搏斗。

他一点也不介意身侧有人，甚至不曾扭头察看来人是敌是友。

在临淮，混天一掌便知道他身怀绝学，一直不敢对他有所举动，甚至保有几分友好态度。

“你知道这头犀牛的底细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他并非一个小私梟。”

“我知道，他是黑龙帮江东地区的密探负责人。黑龙帮的密探遍布各地，也是策应黑龙帮在各地作案的得力臂膀。黑龙帮报空了十余座府州的库银，就是这些各地密探的杰作。”

“噢！你知道很多秘密呢！你知道一龙一鹰与巡缉营关系不平凡，甚至是主与奴的关系……”

“但他们没有直接往来，各为其主，各保权势，暗中其实也勾心斗角。如果能替他们制造火并的情势，是不是大有可观？”

“所以你……”

“你看，不是火并了吗？”柳思欣然说：“最好能双方有死伤，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，呵呵！”

“这头犀牛的实力十分雄厚。不久之前，摄魂骷髅与地府魁星，带了三位同伴，都是魔头中声威慑人的名宿，五个人逼犀牛要船，也占不了便宜。五个老凶魔愤然走掉了，该说是失败而走的。”

“你看到他们交手了？”

“没有，我来，五凶魔刚走，一个个垂头丧气。”

“那就难怪他们垂头丧气了。我想，对面南京地区密探的五妖怪都来了，五凶魔当然占不了便宜啦！”

“五妖怪不可能过江来，要来最多也只会来一两个。”

“巡缉营大举出动，不但动用了鄢狗官身边的贴身保镖，更从京师调来最强悍的人主事，江湖震动。如果你是一龙一鹰的首脑，你会不会关心情势可能影响你的权益？你会不会派人严防意外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巡缉营消灭了各门各路的牛鬼蛇神。自然而然地声威如日中天，势将坐大威震南天，‘对一龙一鹰有何好处？能不关心情势的发展？不信你可以从东厢绕过去，潜入大厅看看，我保证五妖怪一定躲在里面看热闹，情势失去控制他们才会出来。”

“老天爷！你……”混天一掌感到毛骨悚然，抽口凉气低叫：“你像八表狂龙揣在怀里的一条毒蛇，早晚他会被你咬上致命的一口。”

“我不会毫无警告地咬人，通常我会让对手有尽情发挥的机会。天杀的！原来这混蛋暗中跟在我后面，利用我做饵，钓跟踪我的鱼。”柳思突然转变话题。

“谁跟在你后面？”混天一掌臀觉地扔头回顾。

“八表狂龙。”

“后面没有人……”

“西厢的屋顶。”柳思用手指示。

果然不错、西厢的屋顶本来一无所有，这时突然人影纷现，屋脊上共出现了五个人。中间那人确是八表狂龙，鼻子、还红红地，瘀肿仍没全消。

一声奇异的长啸从八表狂龙口中发出，声浪并不犬。但‘绵绵不绝变化多端，高低徐缓各具威力，入耳可令人心神散乱，浑身不自在。

“这混蛋的撼神术火候，比我估计的要深厚两分。”柳思喃喃自语。

异啸有定向的功能，是向大院子发啸的。但远在侧方南房顶的混天一掌，也受到震撼而抬头张口呼吸……

院子里恶斗中止，每个人皆感到神智散乱，失去运兵刃攻击的精力，心神所受的震撼相当强烈，锐气尽消，只想找地方好好歇息。

厅口的阶上，一字排开五个相貌狰狞的中年人，五种兵刃皆是重家伙：大剑刀、开山斧、天王伞、霸王鞭、浑铁龙首杖。

五人的脸色不正常，惊讶的神情显然可见。

啸声中止，八表狂龙五个人已到了院子南端。

芳兰玉女与仰止山庄的人，迅即与八表狂龙会合。

八表狂龙不认识五妖怪，也不认识分水神犀。但巡缉营南京方面的人员，与及跟随在鄢狗官身边的保留，却对五妖怪不陌生，知道他们是严家父子，派在南京附近活动的密探，平时谁也不招惹谁，心中有数，避免发生冲突，一向相安无事，保持距离，暗中留意，防范冲突。

“似乎诸位是有意向咱们挑衅的，所以全都过江来示威。”西岳炼气士看到五妖怪全来了，难免心中有气，“巡缉营与诸位同在南京混口食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今天居然同时出现在咱们赶办要事的地方，显然是有意扰乱咱们歼仇大计了。”

分水神犀哼了一声，举步上前打交道。

“子虚散人，你似乎忘了江浦至和州一带，是周某的地盘。”分水神犀也有气，说话的口气当然强硬，“贵营高手云集，周某岂能不留意防范意外？为表示咱们不介入的诚意，咱们拒绝任何人的协助要求，情义已尽，你们却打上门来，是你们有意挑衅，这是比青天白日更明白的事，你不要信口雌黄恶人先告状，哼！”

西岳炼气士正要反驳，却被八表狂龙摇手所阻止。

“敢向本座的人行凶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”八表狂龙冷峻的面孔杀气森森，一步步向分水神犀接近，像一头猛虎接近一头狼，随时有张爪扑上的狩

猛气势，“我要你们明白，向我八表狂龙挑衅，会有些甚么结果。阁下，你的分水钩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你……你就是扬威京都的八……八表狂龙？”分水神犀脸色大变，“这么年轻？真是你？”

“你不相信？”

“闻名而已。”分水神犀气势急剧减弱，刚才被长啸声所撼动，已经知道对方可怕，态度不敢再强硬。

“在下从京师打到南京，不是靠名气唬人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连铁血团也对阁下另眼相看。年轻人狂妄自负在所难免，做事是不顾后果的，你敢向陆都堂的铁血团挑战，当然不在乎严家的一龙一鹰了。看来，在下暗中帮助贵营的好意，好心肝被你看成驴肝肺，乘机立威用咱们的血，增加你们巡缉营的威望了。好，咱们就用这几个人，巴结你这条狂龙，日后大小相国会向你们的主人讨公道。”

大小相国，指严大奸严篙父子。意思是说，严家父子会向鄢狗官算帐。

鄢狗官毫无疑问会垮台，很可能死无葬身之地，巡缉营还能存在吗？人在政在，人亡政亡；巡缉营的人，必定作鸟兽散，全成了丧家之犬。

“不要威胁我，阁下。”八表狂龙冷冷一笑，“年轻人办事，事事考虑后果，这一辈子，永远不可能有成就了。凭我八表狂龙的才华，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创出一番局面，巡缉营的存亡，对我来说，不是甚么大不了的事。阁下说暗中帮助咱们的话，就言不由衷……”

“唇亡齿寒，咱们帮助你确是诚意的。”分水神犀抢着说，不希望事故扩大，“你们如果栽了，对咱们有何好处？你们虽能控制了江上的好汉，但杜绝不了那些胆大包天的人协助你们的仇家。我们不但帮助你们赶走那些陆上水上的亡命，更拒绝任何人过江的要求。”

“你是说，本座错怪你们了？”八表狂龙神情一变。

“你心里明白，哼！”

“好。在下相信你们的帮助是出于诚意。你说得对，唇亡齿寒，双方真该同仇敌忾携手合作，清除这些威胁两家安全的牛鬼蛇神，日后希望不再发生不必要的误会。有一件事，阁下可否坦诚相告？”

双方都有所顾忌，不希望把事情闹大，情势急转直下，不再表现敌意。

“在下知无不言。”分水神犀坦然说。

“贵长上是不是派有一些神秘高手，在咱们附近窥伺？”

“不可能的，阁下。”分水神犀肯定地说：“咱们的目标是广阔财源，从不在无关的人身上打主意。比方说，缉私盐是贵营的责任，咱们就从来沾私盐的买卖，以表示尊重贵营的权威，把贵营当作自己人，怎么可能派人在贵营的人附近窥伺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诸位何不进厅小叙？也许可以协调双方的行动，化解彼此的误会，把事情摊开来讨论，至少可以了解各种事故的一些来龙去脉。”

“也好，打扰诸位啦！”

化干戈为玉帛，这场误会，反而把两家走狗的距离拉近，敌人成了朋友。

躲在南房屋顶的椰思，脸上涌起失望的神情。

“天杀的！这条狂龙竟然不发狂，性情变化令人莫测，我弄巧成拙了。”

他自怨自艾自言自语：“驱虎吞狼落空，虎狼反而结伙成群，糟透了。”

“老弟，你说甚么？”一旁的混天一掌没听清他的话，讶然询问。

“没甚么！”柳思不作解释，悄然后退，“两家走狗联手，你们的处境凶险增加十倍。”康前辈，你们必须及早为谋。”

“老弟……”

“不关我的事。”柳思贴瓦向后滑走，往屋下一跳如飞而去。

## 第十九章

小径通向山区，那一带的山真小得像丘陵。狮子山、七孔山、福龙山、定山、龙洞山、黄悦岭……外地人一听这许多山名，准会吓一跳以为必定是群山起伏，可望不可即的山区，其实只是一群丘陵，却也出产不少药材，草木葱茏颇为秀气。

最秀气的可能是福龙山，孤峰插汉，映带长江，山中有不少岩洞，林深草茂。距城仅十里左右，是游山散步的好去处。后面跟来了两个人，走了两三里，只剩下一个了，脚一紧，片刻便接近他身后。

“你又想捉我吗？”他仍向前走，信口问。

“我……我怎敢？”语音悦耳，是谭潇湘姑娘：“就算我吃了一千颗豹子心老虎胆，也不敢在你面前张牙舞爪呀！”

“呵呵！你又不是母老虎，张什么牙，舞什么爪？”他在笑，“你敢跟来，不怕暗中监视我的人捉你？”

“没有人跟踪你，我留有断后的人。”

“对，人都在城里忙。是混天一掌吗？他老了，恐怕堵不住跟来的人。”

“他老人家很精，不会硬堵，会将人引走。”

“他将危险的情势告诉你了？”

“是的，两家走狗联手，我们的凶险增加十倍。”姑娘紧走两步，与他并肩而行，“柳兄，我……我们该如何过江？”

“游过去呀！你不是绰号叫潇湘龙女吗？呵呵！能在洞庭湖游三个来回吗？”

“我毕竟不是龙呀！柳兄，谢谢你啦！”

他扭头注视满腔酡红，羞笑十分动人的谭姑娘，忍不住好笑，姑娘正向他扮鬼脸呢！

“我……我真不中用。”姑娘叹了一口气，“制造了两次机会，劳而无功。我以为我可以击破他的芥子神功，岂知几乎被反震伤臂呢。”

“那是你太贪心，也缺乏自信。”

“我贪心？”

“是呀！你击中他的右脚三剑。如果你真有信心，聚力于一剑，结果如何？由于信心不足，因此出手时，在心里上就预留退路，缺乏雷霆一击的猛烈爆发力。不过，你很不错了，假以时日，你会击败他的。”

“你可以轻易地赤手空拳，拆散他一身贱骨头。”

“不那么容易。”他摇头：“这次他的精力，已经耗损了五六成，急怒之

下更是灵智不清，所以被打得头青鼻肿，以后他不会上当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为甚么？”姑娘突然挽住他的手膀，将脸藏在他肩后。

“为甚么的甚么？”他装糊涂。

可是，他突然感到心脉加快。姑娘亲昵的举动，让他在身心方面突然起了变化，紧挽着他臂弯的小手，传来一股让他心弦为动的感觉。

八载冒险生涯，他结交了不少异性朋友，其中不乏令他动心的姑娘，但从没有人能叩开他的心扉。

这位小姑娘，并不比他所认识的姑娘们出色，也不是国色天香的绝色美人，可是，似乎另有一种吸引他的魅力，一种脱俗的气质令他产生拥有的念头。

小妖巫月华仙子，也曾一度扰动他心湖的涟漪，这一点心动的感觉，已因小妖巫的恶劣行为而消失了。

谭姑娘对被推入媚门火坑的仇恨，并不怎么介意，没有积极报复的念头，反而他这个局外人，对小妖巫的行为大感愤怒和不满。

他觉得，这位小姑娘十分聪明可爱。似乎已经知道他的底细，把他当成大慈大悲活菩萨般全然信赖他。

“你不要明知故问嘛！”姑娘摇晃着他的手臂，撒娇的表情十分可观。

“我真的不知道你指的甚么呀！”他忍住笑，情不自禁伸手轻拍挂在臂弯上的小手。

“你……你甘愿受那些走狗驱策，又暗中以各种面目戏弄他们。”姑娘白了他一眼，噘起红艳艳的小嘴，鼓起腮帮故作生气。

“我是被迫的呀！一有反抗的表示，就被打得半死。”他半真半假苦着脸：“不接受驱策岂不遭殃？”

“活该！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不瞒你说，我还没有翻脸的借口。”

“你对吴家有成见，我想知道，柳兄。”

“我并非对九华剑园吴家有成见；我根本不认识他，我也没有朋友与他结仇，我也不是一个以杀掉高手名宿，以扬名立万的匹夫。我只是觉得，每一个豪霸都很讨厌，所以我愿意帮助弱小，让豪霸们互相残杀。我也曾替某一些豪霸效力，歼除更可恶更坏的豪霸。”

“吴叔不是豪霸……”

“不是吗？如果不是，巡缉营怎会劳师动众除之而后快？不谈这些敏感的话题，反正谁死谁活不关我的事。”

“你把我从那种地方救出，表示你关心我，我好高兴，我好感激你……”

“不要放在心上，我只是讨厌小妖巫不讲道义，做出那种卑劣恶毒的事。如果她单纯地利用你们勒索，我是不会插手管闲事的。呵呵！你已经知道许多秘密，今后你们的人，最好离开我远一点，以免吃亏上当。我快到地头了，你应该向后转啦！”

“你到何处去？”

“前面，福龙山。”他向前面青葱的山林一指。

“狂龙的歇息处？”

“他们在凤凰山。”

“那这里……”

“摄魂骷髅一群凶魔躲在这里，老凶魔不久之前狼狈地出城。”

“你为何找这些凶魔？”

“我为白发郎君几个人而来的；警告他们赶快远走高飞。我猜想他们要和老凶魔合作，老凶魔很可能控制了他们，会从白发郎君口中，盘问出我在徐州救他们的经过，消息一传出，会妨碍我的活动。他们再不识趣往北逃，肯定会被两家走狗一举歼灭的。”

“我跟你去。”姑娘雀跃地说。

“不可以。”他坚决地说：“你不能跟我在一起，你我是死对头知道吗？”

“可以啦！可以啦；至少我可以帮你摇旗呐喊，可以……你说你是被迫的，忘了吗？”姑娘娇笑，紧抱住他的臂弯，“不是敌人，就是朋友；我把你看成可以倚赖的好朋友，你不承认那是你的事。”

“一厢情愿？”

“就算一厢情愿吧！”姑娘低下头，眼一红叹息一声：“我知道，你们男子汉四海为家，双肩担一日无牵无挂，英雄事业需要一副铁打的心肠。我们妇道人家，把感情看得很重，些许小事也牵肠挂肚，何况事关生死的救命恩情？我觉得，我一定要在你身边，看到你，我就觉得心里踏实平安，所以我一直跟在你身后，不管你做任何事，我觉得我都有参与的感觉，我……”

“你可以躲在一旁观看，不许插手，你答应？”他怦然心动，轻拍姑娘的手膀。

一种心灵契合的感觉震撼着他，他有抱住姑娘亲一下的冲动。

“我答应。”姑娘脸上阴霾全消，慧黠地嫣然一笑跳着脚欢叫。

“好，从山林接近。”

“剑给你。”姑娘将布卷着的剑递给他。

“我不需要。”他婉拒：“也许你用得着。任何物品到了我手中，都可以成为致命的武器。真要与超绝的高手拼命，我用刀。”

“哦！你自称冷面力客。”

“信口胡诌的。”

“我不喜欢这个名不符实的胡诌绰号，我觉得你和蔼可亲，而且风趣……”

“少嘴甜了，我凶猛得很呢！跟我来。”挽了姑娘的手，他往路右的树林一窜。

看山人的山林间小屋，成了老凶魔们的落脚处，距城仅十余里，以他们的脚程来说，片刻可到，往来方便，林深草茂，小径一线，不怕受到跟踪。

两里外有一座小村，食物也十分方便，作为临时落脚处，相当理想。

摄魂骷髅三个弟子兼随从，皆已先后被杀，与巡缉营的人恨比天高，除非他死了，不然决不会放弃复仇雪耻的行动。

老凶魔身边，除了地府魁星、要命阎王之外，另加入了三个魔道同伴，六个人力量相当雄厚了。

但他们心中明白，仍然禁不起八表狂龙全力一击。

他们也有与九华剑园吴家群豪的念头和打算：到南京捣巡缉营的老巢。

甚至，有到苏杭宰鄢狗官的打算。

要命阎王追逐柳思，被打得糊糊涂涂，再被八表狂龙一吓唬，保漏网之鱼般先逃回小屋歇息。

不久，摄魂骷髅五个人也失意地回采了，一听要命阎王碰上了八表狂龙，老凶魔知道情势不妙，显然他们过江，到南京巡缉营衙门捣乱的消息已

经走漏，八表狂龙追来了。

正感到无奈，白发郎君六个男女随后跟来了。

白发郎君感到人孤势单，怀有诚意来找老凶魔合作的。邪道与魔道联手，应该一拍即合。

六个老凶魔，与六个邪道男女，在小屋前面面相对，气氛不融洽。

老凶魔们认为，几个小辈不但派不上用场，反而是累赘，拒绝合作，摆出老前辈面孔，气氛哪能好？

任凭白发郎君如何央求，摄魂骷髅就是不点头。

“晚辈愿付前辈在徐州所提的二千两银子赎金，但目下手头不便，请前辈宽限一些时日，晚辈当向朋友筹借银子偿付。”白发郎君硬着头皮另提话题，“走狗们人多势众，前辈不觉得，与他们抗衡的人多多益善吗？”

“多多益善，你以为是打仗吗？打仗兵愈多愈好，韩信就是如此用兵的。”摄魂骷髅嘲弄地说：“万头羊够多了吧？但抵得过一头猛虎吗？你们六个小辈不但派不上用场，出了事还得要咱们照顾你们呢！哦！告诉我，在徐州到底是谁把你和星斗盟的人救走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只知道是一个蒙面人。”白发郎君不便说出是柳思所为。

众所周知，他曾经在徐州胁迫柳思替他查九尾蝎的下落，表示他比柳思强得多。他怎能说出被柳思痛打，被星斗盟杀手乘机掳走他，又被柳思从老凶魔手中救走的事说出？那多没面子？

任何一个人，也不会把自己丢人现眼的事向外宣扬，他也不例外，一直就保守秘密。

“你少在老夫面前耍花招装糊涂。”摄魂骷髅凶狠地说：“你如果不说，老夫要你生死两难。”

“前辈请不要强人所难，晚辈怎知道本来就不知道的事？”白发郎君心中叫苦，这老凶魔要魔性发作了，“前辈，别忘了晚辈是诚意前来求见的。”

“所以，老夫不曾对你们立下杀手。”摄魂骷髅向前举步逼近，狞笑极为恐怖，“现在，你如果不从实招来，老夫必定‘将你折磨得不成成人形，至死方休。招！”

青衫客无名火起，一声剑鸣首先撤剑。

“邓前辈，不要欺人太甚。”青衫客连八表狂龙也敢挑战，当然有与老凶魔一拼的勇气，“目下的情势，双方虽有如同一条船上的人。但巡缉营走狗，图谋你们的心最切，你们处境，比咱们凶险得多。你既然认为咱们派不上用场，应该好来好去，用不着翻不必要的旧账，把朋友变成敌人。不要逼咱们拼命，以免让八表狂龙笑掉大牙。咱们走，请勿留难。”

六人纷纷撤兵刃，戒备着后退。

“老夫不信有谁走得了。”摄魂骷髅厉声说，徐徐逼进，不拔青铜剑，一双大袖缓缓拂动。

“哈哈！我相信他们都走得了，敢打赌吗？”一旁钻出赤手空拳，邪笑着的柳思，“东门老兄，我抱歉，是我示意要我老凶魔联手的，我没想到这老凶魔如此不通情理。这种快进棺材的老朽，行为乖张委实令人不敢领教，就算他肯接纳你们联手，日后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的。你们走吧！不要再打主意弄船过江，巡缉营走狗与江西严家杀手已成了同盟，你多了一倍的劲敌。”

要命阎王在一旁愈听愈冒火，旧恨新仇激发了凶性，猛地飞扑，云龙探爪伸手便抓。

“有人要倒楣了！”白发郎君幸灾乐祸怪叫。

柳思的大手，就在白发郎君的怪叫声中，扣住了要命阎王伸到的手爪，两人的十个手指扣得死死地。

手肘一收，要命阎王身不由己被拉近。

“你始终学不乖。”柳思的右手，扣住了要命阎王的咽喉向下按，像抓住一只鹅，“这次，要你好看。”

“呃……呃……”要命阎王像在鹤嘴中扭动的死鱼，左手死抓住柳思扣喉的手拼命扳扭。

噗一声响，柳思一脚踢在要命阎王的丹田穴上。

“记住这次教训，希望你下次学乖了。”柳思右手一松，左手一甩，把要命阎王摔出两丈外，拍拍手向惊疑不定的摄魂骷髅伸手指勾了勾，“你，冲我来。那天晚上救白发郎君的人是我，吓走你的人也是我。你老凶魔在世间作恶多端，但我不曾目击你的罪行，所以我放过你，我不是替天行道的英雄。今天，你欺凌我的朋友，我就不能坐视了，我要教训你。”

所有的人，全都大吃一惊。

当然，白发郎君是唯一不吃惊的人。

“你……你不是小眼线柳……柳不思吗？”摄魂骷髅连说话也不顺畅，似乎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了。

“对呀。”

“你……可能吗？”

“你这老朽可能真要进棺材了，怎么青天白日语无伦次？站在这里的人，确是如假包换的小眼线柳不思，你没眼花，投看得。”

“你……你把要命阎王一下子打得半死。”

“对，这是他第二次被整，他不聪明，欠揍。以后，他一定学乖了，不会再在我面前张牙舞爪。他如果敢，我要他后悔八辈子。”

吃力地狼狈爬起的要命阎王；咬牙切齿强忍小腹被踢的痛楚，正想冲上再撒野，闻声打一冷战，完全清醒了，知道上次决不是一时粗心大意上当，而是柳思的武功造诣的确深不可测，两次被打罪有应得。

要命阎王不想后悔八辈子，呻吟着惊恐地后退。

一声怪叫，摄魂骷髅远在丈外哉指虚空疾点。

柳思不但不闪避，反而一闪即至，左掌挡住了劲道惊人的指风，传出一声怪响。

摄魂骷髅做梦也没料到，柳思会硬从可怕的指风近身，手指还来不及收回，铁掌已闪电似的光临左右颈根，有如千斤巨斧及颈。

接踵而至的重击如迅雷疾风，每一拳掌皆劲贯内服，护体气功毫无抵抗之力，第一记重击便已气散功消，在刹那间，便挨了十余记拳掌。

“啊……”摄魂骷髅终于倒下了，在地下呻吟、抽搐、挣扎、扭动，起不来了。

似乎是刹那间所发生的事，一接触便结束了。

“还有谁想拦住我的朋友离去？”柳思笑吟吟问，目光扫过其他四个老凶魔，然后手向地府魁星一指，“是你吗？地府魁星。”

“天杀的混蛋！”地府魁星惊恐地大骂、后退，“你他娘的扮猪吃老虎，咱们都被你骗死了，还以为八表狂龙是最可怕的劲敌，你比他更可怕十倍。你……你才是这群走狗的主事人，以小混混小眼线身分愚弄我们。”

“你这老混蛋，比要命阎王更蠢笨。”柳思嗓门够大，骂起粗语更利落，“我如果是主事人，你们几个老凶魔早就死了，至少今天我就不会放过你们，毙了你们轻而易举。东门兄，你们走。”

六个凶魔的武功，以摄魂骷髅最高明，一照面便被打得天昏地黑，倒地挣扎难起；其他的人心胆皆寒，怎效逞强拼命？

“谢啦，柳兄。”白发郎君兴高采烈，率领五位同伴告别，“再见。”

“不要过江。”柳思说：“至少不要在江浦过江，两岸已被封锁。”

“可否定浦于口过江？”白发郎君问。

浦子口也称浦口，距县城约二十条里，建了卫城；是到南京的唯一官渡口，称浦子口被，是大官道的渡头。

另一处渡头，叫新江口渡。南岸的渡头在江宁县属的中江，也是官渡。旅客通常是江浦县附近的人，江浦的土产通常运到此地登岸。

“非过去不可吗？”柳思问。

“到南京有两件事要办。一，和走狗们捉迷藏，和东方小泼妇算账；二，找星斗盟还债。所以，非过不可。”

“会水性吗？”

“会。”

“晚上游过去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不然就不要过去。”

“好，我会考虑。”

“好自为之，再见。”

老凶魔们躲入小屋，不敢出来拦阻。

白发郎君六个走后，柳思堵住小屋的柴门外。柴门外。

“再一次告诉你们。”柳思大声说：“我不管你和他的恩怨是非，只要你们不找我，我会是一个袖手旁观的观众。你们没有打硬仗的实力，打了就跑你们该会吧？好白为之，小心谨慎。”

摄魂骷髅奔出，气色差极了，本来像骷髅的面孔，似乎更像一颗可饰的骷髅。

“柳小辈，你……你真的是袖手旁观者？”老凶魔气冲冲沉声问。

“不错。”，

“老夫信任你。”

“在下应该获得你的信任。”

“说得也是。”

“再见。”柳思手一挥，大踏步离去。

\*\*\*

谭姑娘挽了他的臂弯，喜悦地一同返城。

“跟着你真没意思，柳兄。”姑娘笑吟吟地说。

“又怎么啦？”柳思也笑问。

“你三下两下，就把威震江湖的老凶魔，打得成了又老又病的老狗，我还以为打得一定很精采呢！跟着你，一点动手的机会都没有，真无趣。”

“打这种无仇无怨的人，当然无趣啦！给他几下痛一两天也就算了，不能做得太过分。

有他们在旁边捣乱，对你们的复仇大计有利，不要去招惹他们，这些

老凶魔不会接受旁人的好意们。白发郎君去找他们，结果你看到了。”

“康叔也曾经想找他们。”

“碰了一鼻子灰？”

“幸好不曾打起来。”

“道不同不相为谋。”柳思摇摇头，“你们真要在了一起联手，日后恐怕要掀起更大的风波，咱们在这里分手，我得回凤凰山。好走。”

“柳兄，我们下次在何处见面？”姑娘依依不舍，但也知道非分手不可。

“风诡云谲，情势百变，哪能预订会期？再见。”柳思手一挥，走向右方的小径。

姑娘目送他去远，黯然离去。

\*\*\*

山下的小农舍安顿了十余个人，其他的人皆分散至附近，各找地方安顿，随时皆可在一声信号之下，备妥坐骑快速出动。

八表狂龙刚返回农舍，满面春风颇为得意。能与江西严家的人格上线，严家的人甚至愿意听他的指挥，配合他的行动，他感到十分满意。

但一看到风尘仆仆返回的柳思，他的老毛病又犯了，把柳思叫到小厅堂，脸一沉像个讨不到债的债主。

“你死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他声色俱厉，像升堂审案的大老爷。

柳思的老毛病也犯了，不吃他那一套主子气势。

“我去踩探消息，有什么部队吗？”柳思脸色难看，反抗他的责难，“我去找江西一龙一鹰有关的人，找到之后对方翻脸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我能不溜之大吉？芳兰玉女武功高强，她应该听到我撤走的信号，脱身并非难事，难道她出了意外？你不会因她出了意外而怪我吧？她应该保证我的安全，对不对？”

“你知道分水神犀的底细？”

“我又不是神仙未卜先知，怎知他的底细？听到一些风声才去找他，怎知道他情急翻脸行凶？”

“哼！你少给我耍花招。”八表狂龙拍桌怪叫：“你一定知道他的底细，冒冒失失就闻去有意引起纠纷，幸好没发生意外事故，我不再追究。”

“有屁的意外事故。”柳思粗野地怪叫：“你派芳兰玉女监视我，自己也亲自带了人跟踪，我不知道你有何用意，但决不可能是怕我远走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八表狂龙怒不可遏，拍桌怒吼：“我就是不信任你所获消息来源的正确性，所以跟去查证。幸好我去了，不然你将害死了芳兰玉女。”

“你这家伙简直颠倒黑白含血喷人，就算芳兰玉女死了，也与我无关。我负责踩探消息，可没有能力用强迫性手段找门路。芳兰玉女如果逞强被人杀死，那是她活该。我踩探消息避免用强制手段，你根本就不该派一个武功高强的女人做眼线。”

“你还敢强辩？”

“这是事实，用不着强辩。今后……”

“没有今后了。”八表狂龙截断他的话。

“甚么意思？”

“已经有人负责供给本地区的一切消息，用不着你出去踩探了。从现在起，你给我乖乖地跟在黑虎身边，不许擅自走动，随时都有人看守着你。”

这是说：他不能再自由活动了，他的工作已经有人取代，用不着他了。

不能自由活动，他就无法翻云覆雨啦！

他第一个念头是：该离开了。

“你是说，七猛兽委托的事已经作完、用不着我们了？”

“不错……”

“尾款你付给黑虎了吗？”他紧迫追问，有意不许对方继续说出理由。

“绝剑狂客还没抓住，不需付尾款……”

“好，相信黑虎也不敢向你讨取尾款。从此，七猛兽和你所订的契约终止了。也就是说，七猛兽逼迫我替他们办事，他们死伤殆尽，终于可以卸下责任，我也可以不理睬他们了。”

他呼出如释重负的一日长气，转身便走。

“你干甚么？我还没叫你走。”八表狂龙沉喝。

“我去找黑虎。”他扭头说：“向他告别；阁下，你已经无权指使我了。”

“斗胆！你敢？你……”

“我受够了，你这混蛋白大狂。”他摇头苦笑，“不过，我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，不和你计较；你最好早些收敛狂态。你狂甚么呢？这世何并没亏欠你甚么。”

“拿下他，先弄断他一手一脚……”八表狂龙拍桌怒吼，快气疯啦！

厅中共有八个人，‘包括了芳兰玉女。

六个人倏然而起，只有芬兰玉女不曾离座。她亲眼看到柳思闪避暗器的超绝身法，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没有，她已看出一直逆来顺受的柳思，决不是只会几绍花拳绣腿的三流混混。

柳思并不急于逃走，冷然回顾瞥了众人一眼。

芳兰玉女心中一跳，看出某些地方不对了；柳思如果逃跑，这几个人不一定能拦得住他。分水神犀的得力弟兄老二，与他面面对，然后衔尾追；结果仍然将人追丢了。

“我耐性有限。”柳思冷冷地说：“你们最好知趣些，见好即收，不要做得太过分了，那是非常危险的事。今后，你们最好离开我远一点，任何人胆敢向在下撒野，在下必定以牙还牙；谁胆敢下毒手要我的命，我一定会绝对冷酷无情杀死他。”

第一个扑下的是无情剑，猛虎扑羊双爪齐出。

柳思向下略挫，扭头窜出厅外。

武功惊世的丧门恶煞，从一扑落空的无情剑侧方超越有若劲矢脱弦，一眨眼就追出厅门。

柳思不见了，前面的屋前广场鬼影俱无，四周枝静草寂，不可能有人窜入。

人接二连三出来了，分开穷追。屋后的几个人也奔出参加，搜索附近隐蔽处所。

八表狂龙快要气疯了，怒吼如雷指挥众人穷搜屋内屋外可能藏人的地方。

\*\*\*

柳思的包裹藏在城里，所以他必须进城；同时，他根本没有逃走躲避的打算。

这场驱虎斗狼的把戏还没收场，他既然看了前半段，就得等候看终局。

他对谭姑娘甚有好感，自然而然地偏袒姑娘的一方。

他替自己找偏袒的理由：九华剑园被毁已成定局，绝剑狂客今后不可能成为豪霸了。

在小巷的民宅，取回寄放的包裹，将包裹搭上肩，大摇大摆走向北大街。

已经是近午时分，奔波打斗了半天，这时肚子在唱空城计，得先找地方安顿。

高升老店是城北最高尚的客店，看店名便知道旅客的品流相当高；通常一些参加乡试的学子，为图吉利高升而落店，过往的官绅当然也想高升，自然成了该店的好主顾。当然也有其他各色旅客；这些旅客也必定囊中多金。

柳思也囊中多金，他住进了高升老店。他有巡缉营所发的身分证明，正大光明落店神气得很。

当他出现在右邻不远处的江宁酒楼时，脱胎换骨变了另一个人。发结用紫地织花头巾，孔雀蓝长衫，腰挂如意荷包，五分像士子，五分像仕绅，手中不忘带一把绢面画兰花折扇，踱着方步神气地登上楼座。

跟在他后面登楼的两个齿白唇红，眉目如画，穿了青衫的小书生，被他那丰神绝世的气概所震慑，不敢像他那样神气万分摆场面，乖乖在角落占了上副小座头。

他真的有意摆阔，对两个送茶水净桌面的店伙，大声说出十品南京的名菜，来一坛竹叶青。前者表示他是老南京的阔食客，后者表示他能喝酒。竹叶青在南酒中，已算是相当够劲的酒了，一坛是十斤，海量。

简直是有意招摇，吸引有心人的注意。

巡缉营一些身分地位高的人，所携带的金银票引，几乎全被他神不知鬼不觉弄来了，够条件摆阔。

从出现县城、买衣、落店、上酒楼，这期间，有充足的时间让有心人准备，让消息向四方轰传。

果然不错，刚喝了二碗酒，楼门出现三个人，三个老相好：分水神犀、老三、老七。

三个人像三头饿狼，冲向一群羊，三面一围，气氛一紧，楼上的食客纷纷会帐下楼，几个店伙心中叫苦。

三双怪眼彪圆，凶狠地瞪着他，像要将他生吞活剥，凌厉的气势令人胆寒。

他毫不在乎，泰然自若旁若无人，自斟自酌自得其乐，口一碗酒十分写意，对三面包围的三个暴客视若无睹，似乎这三个带刀的暴客并不存在。

扮士子也好，扮仕绅也罢，要神似就必须沾上一些文味，文味以诗酒最为具体。

“叮叮叮……”他一口喝干了一碗酒，用筷子轻敲酒碗，碗发出有节拍的清鸣，相当悦耳。

“咳咳咳！”他轻咳了三声，装模作样清清喉咙，摇头开始配合击碗声，煞有介事开始吟诗。

“胸中磊落藏五兵，欲试无路空峥嵘；酒为旗鼓笔刀槊，势从天落银河倾。”他吟的是陆放翁诗《题醉中所作草画卷后》，“端溪石池浓作墨，烛光相射飞纵横；须臾收卷复把酒，如见万里烟尘清……”

“你再鬼嚎鬼叫。”分水神犀抓起酒坛，声如狼嚎打断他的吟咏：“我泼你一身酒。”

“噢！你怎么了？”他的筷子停在碗边，笑容可按：“我冲犯了你吗？”

“你不是龙主事的眼线柳不思吗？”分水神犀沉声问，当然不是健忘，不可能不久之前见过面，这时就忘了，而是柳思的气概、风标、一身亮丽，与先前的混混装扮完全不同，所以先问清楚再说。

“错了。”柳思仍然笑容可掬，“现在不是了，目下我是柳不思柳大爷，被解雇啦！”

“那是你一厢情愿的说法。”

“正相反，我是光明正大离开的。那狗养的混蛋以为天老爷第一他第二，吃定我了。”他的话就粗野得不带文味了，“我是七猛兽往昔的伙计，被他强迫我跑腿，不但没给我一文钱酬劳，而且要我自掏腰包买消息，前后我共花了金子两百二十两，银子一百六。他娘的狗杂种！他要榨干我呢！我不干了，他不情愿也得请愿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的事，我只管传龙主事的口信。”分水神犀放下酒坛，挪了挪腰间的分水钩。

“什么口信？”

“要你回去。”

“你也请替我把口信给他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叫他去死吧！”

分水神犀大怒，手再次急抓酒坛。

柳思一双筷子一伸，搭住了分水神犀的掌背，酒坛抓不起来了，似乎筷子重有千斤。

柳思长身而起，左手食中二指，挟住了形如犀角的大鼻子，分水神犀张口结舌惊得魂不附体，只要手指一挪动，代表绰号的朝天大鼻必定完蛋大吉。

“你去告诉他，同时你也要牢牢地记住，老犀牛。”柳思仍然笑容可掬，“好来好去。”

我已经替他无偿地办了不少事，忍受他的凌辱满足他的虚荣心，他迫害我的事我不计较。从此，桥归桥路归路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互不侵犯就可相安无事。如果他胆敢打加一，派人向我下毒手，他将发现这是他这一生中，所犯的最大最可怕错误。阁下，记住了吗？”

“你……你你……”

“大概你还没记住，把耳朵撕下一个……”

“我……记住了。”分水神犀心胆俱寒，乖乖顺从地回答，咬字不清，含糊糊缺少鼻音。

“你会把口信传到吗？”

“一定……传……到……”

老三和者七，投鼠忌器不敢出手抢救，目光死瞪着压住分水神犀左手的一只筷子，似乎觉得不可思议，一只筷子怎能压得住分水神犀的手，事实确是压住了。

“好，你们可以走了。”柳思收手收筷坐下，“不要打扰在下的酒兴，好走。”

分水神犀踉跄退了两步，鲜血从大鼻孔中流出，脸色却苍中泛灰，左手抬不起来。

“你……你等着好了。”分水神犀像在号叫。

“我不会走，囊中金银多多，不但要在这座小城看热闹，而且要到南京快乐逍遥。”

“我的人……”

“我不管谁的人，就算京都紫禁城那位朱皇帝冒犯了我，我也会用同样手段回报，说一不二。”柳思脸一沉，不怒而威，“虽然我在天下游荡了八载岁月，见过太多的人间凄惨事，不得不承认世间真有宿命，世间有太多的无奈。但迄今为止，我还不认命，愤世嫉俗的念头仍在，你们千万不要再惹我，知道吗？”

分水神犀一咬牙，扭头便走，带了老三老七，羞愤交加狼狈下楼。

胆大的食客还留下一半，全楼三十余位食客鸦雀无声。

邻座过来两位有几分仕绅气概的中年人，含笑领首为礼在对面落坐。

“在下吴世权，感激不尽。”那位国字脸膛的人诚恳地说：“老弟台真人不露像，幸会幸会。容在下引见敝友，洞庭渔父谭南岳。”

“幸会幸会，请多指教。”洞庭渔父抱拳行礼，“小女多承关照，万分感激。”

他一皱眉，摇摇头苦笑。

是九华剑园主人绝剑狂客，和谭姑娘的老爹洞庭渔父谭南岳。

“两位不该来。”他瞥了楼角食座的两个小书生一眼，“八表狂龙不会甘休，铁定会和我誓不两立，我把他们吸引住，你们正好乘机准备过江。不要寄望在我身上，我不可能帮助你们；我是说，不能公然帮助你们。”

“咱们已经受惠良多，大恩大德不敢或忘。”绝剑狂客离座，再次行礼，“咱们这就着手准备，容图后会。但愿日后于山林相聚，诗酒唱酬不论其他。”

这位名剑客，明白表示不再论剑了。

“祝诸位顺利。”柳思离座相送。

## 第二十章

高升老店门面广，三家门面再加上两边的车轿场、厨房，规模甚大，门前的广场活动范围大，斗殴时尽可任意施展。

两个人在广场上等候柳思，等候他膳罢归来。

店伙和一些旅客，在四周避得远远地惶然旁观，似乎已经知道将有事故发生，这一男一女的剑已说明一切，即将有流血五步的惨事，替客店带来灾难。

柳思红光满面，已有了五七分酒意，背着手迈着方步，笑吟吟地踏入广场，走向并肩而立、惊疑不定、神情冷森的一双男女。

相处这段时日里，这两人对他还算友好的，芳兰玉女甚至一再表示同情；不时替他在八表狂龙面前辩护缓颊。在所有的走狗中。两人也是他最接近的人；

现在，朋友已经成了仇敌。

“你一定要回去。”箕水豹脸色十分难看，语气冷森，“龙爷已表示既往

不究，你和黑虎仍是咱们雇佣的人。”

“柳兄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”芳兰玉女也冷冷地说，“跟我们回去，不可自误。”

“你们知道分水神犀几个人，已经试图用武力说服我吗？”柳思一手背着，一手折扇轻摇，笑容依旧，“他们已经走了，放弃说服啦！”

“不知道，分水神犀不是咱们的人。”箕水豹脸色一变，心中更为吃惊。

分水神犀是江西严家黑龙帮的人，真才实学比他两人高明多多，分水神犀显然说服失败，他两人怎敢奢言将柳思逼回去。

“你们最好也走，我不再听你们的了。”柳思确也相信两人不知道分水神犀的事，两人是直接从城外来的，“曹兄，你打算强迫我回去吗？”

“必要时……”

“必要时拔你的分水钩，死活不论，是吗？”

“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“我知道，八表狂龙的性格我已经摸清了。曹老兄，你和芳兰玉女为人不怎么坏，我在想……”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想该如何设法帮助你们。”

“帮助我们？”

“对呀！帮助你们如何摆脱他们的控制。你们跟着他，早晚会送命的，早离开他们一天，你们就早一天获得安全

“少废话，你愿意跟咱们回去吗？”箕水豹打断他的话：“走吧！不要逼我杀你。”

“哈哈！恐怕你得拔钩杀我了，因为我不可能跟你回去做八表狂龙的出气筒。那混蛋似乎生下来就跟我有仇，他一看到我就生气，我见到他就冒火。呵呵！你们回去告诉他，叫他自爱些，不要让我抽他的龙筋。哈哈……”

箕水豹抓住他半醉中大笑的机会，闪电似的扑上了，右手招发云龙现爪，切入兜胸便抓。

柳思背着左手一伸，托住了箕水豹的巨爪，十个指头扣牢了，像两只大铁钳咬实。

噗一声响，折扇点在箕水豹的丹田穴上。

“吨……哎……”箕水豹屈身向前扑，却又无法扑倒，右手被柳思扣牢向上提，像被吊起来的猿猴，浑身软绵绵失去活动力，痛得脸色发青。

芳兰玉女心理早有准备，知道柳思身怀惊世绝学，但箕水豹被制事出仓促，她吃惊之下本能地冲上抢救，忘了该对柳思小心提防。

砰一声响，柳思将箕水豹猝然摔出，凶猛地与芳兰玉女撞个满怀，同时按倒。

“也破你的内功。”柳思毫不客气在她的小腹踢了一脚，“你们已经是最平凡的人，舞不动剑和钩，必须告别江湖，过平凡的日子了，永远摆脱巡缉营的羁绊，不能靠武功混口食啦！珍重再见，两位。”

“你……你杀了我吧……”箕水豹躺在地上，如丧考妣般大哭大叫，拍打着地面表示痛心疾首。

“所有的人都瞎了眼。”芳兰玉女狼狈地爬起，惨然叹息：“他就是那个神秘的人，把所有的人都玩弄在掌心中。罢了，我真该过平凡的日子了。”

\*\*\*

两人垂头丧气，走上北行至浦子口大道。

刚出城门，后面两个人飞步迫近身后。

“站住！你们的路是不是走错了？”迫近的人沉喝，是飞熊熊伯权。

另一人是毒王蜂胡姣。两人都是西岳炼气士的人，身分并不比箕水豹、芳兰玉女高。

“我们的路没走错。”箕水豹转身，脸上痛苦的表情比哭还要难看，“我们要到浦子口过江。”

“噢！你们……”

“我们去找回柳不思，结果……”

“结果怎样？”

“我和孔姑娘被他毁了气海，内功毁了。”箕水豹真有欲哭无泪的感觉。

“什么？可能吗？”飞熊大吃一惊。

“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。”芳兰玉女说，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：“就因为谁都认为柳不思不敢反抗，都认为他只是个可欺负的三流混混，一旦我和曹兄被他所毁，大家都认为不可能；结果，我和曹兄已成为废人了。”

“请代为禀告龙爷。”箕水豹痛苦地说：“咱们劝说柳不思，失败，内功被毁已成废人，舞不动刀剑，不可能再替巡缉营效犬马之劳了。无脸见江东，恕我们不辞而别。”

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毒王蜂将信将疑。

芳兰玉女将经过一一说了，她不是输不起的人。

“两位要阻止我们吗？”箕水豹接着说：“日后你们与柳不思，势将成为死仇大敌。两位于万不可大意，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可怕神秘人物，可不要像我和孔姑娘一样，上了当吃了亏后悔莫及。”

“你们走吧！”飞熊眼中有怜悯的神情，成了废人怎不令人怜悯？不再拦阻他俩不辞而别，“我会请人查证柳不思的来历，看到底这人如此愚弄我们有何用意。”

“两位珍重，后会有期。”箕水豹不再多说，偕芳兰玉女奔向浦子口。

“你相信他两人的话？”毒王蜂目送两人的背影去远，向飞熊问。

“有不相信的理由吗？”飞熊反问。

“将信将疑。”

“你最好是相信。”飞熊说：“姓柳的如果真是三流混混，早就躲起来了，目下居然人模人样神气地在城中落店。换了你，你敢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咱们真的要小心，以免吃亏守上当。”

“是真是假，不久自知。”毒王蜂仍然存疑，“也许他两人为了别的事，故意危言耸听呢！龙主事不会置之不理，很快会带人捉他的。”

“但愿咱们不上当吃亏。”飞熊脸上有不安的神色，“姓柳的如果是能屈能伸的怪人，这种人性情难测，极难对伏，我真不希望与这种人打交道。走吧！咱们也到高升老店看看风色。”

“你想把柳不思捉回去？”

“我飞熊有点笨，但并不蠢。”飞熊冷笑，“就算能捉住一个三流混混，对我的声誉名头有何帮助？捉不到，咱们的脸往哪儿放？”

飞熊的确不蠢，捉一个二流混混不但不能增加威望，反而有损声誉，捉不到铁定会丢人现眼。

\*\*\*

其实飞熊真的很蠢，他应该知道身不由己。八表狂龙是主事人，早晚一定会差遣他去面对柳思的，决不会因为他知道柳思的秘密而有什么保障。他如果不蠢，应该跟着箕水豹和芳兰玉女溜之大吉，也来个不辞而别。

果然不错，出城返回凤凰山途中，便碰上了丧门恶煞，带了断魂刀客与粟面人屠几个人，气冲冲进城，立即命他和毒王蜂跟着一起走。

“郭老兄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”他讶然问。

丧门恶煞是狗官的得力贴身保留，地位比他高，可以直接指挥南京巡缉营的人，他和毒王蜂当然得听从丧门恶煞的指挥。

“人手不够。”丧门恶煞匆匆地说：“临时派不出人手，你们正好凑上一脚。”

“要进城干什么？咱们刚打听消息返回……”

“去捉柳不思。”丧门恶煞说得简单扼要。

“去捉他？”飞熊心中一跳，暗暗叫苦。

“对，去捉他。严家的人去捉他，分水神犀失败了。龙主事气冲斗牛，本来要亲自出马的，但有许多消息需要处理未克分身，身边人手又少，所以我带一些人前往，指定要活的。走啦！别让那小狗溜了。”

“他不会溜。”飞熊泄气地说，乖乖地和毒王蜂跟在后面走：“你知道他在何处吗？”

“箕水豹已先派人返报，说那小狗住在高升老店。也许，箕水豹已经捉住他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毒王蜂冷笑：

“从前，箕水豹的确可以控制七猛兽几个人，可以任意把柳不思打个半死，难怪龙主事会先派他去捉柳不思，真是派对人了。现在居然劳动你亲自带了这许多人前往，难道早就知道箕水豹捉不住柳不思吗？”

加上飞熊和毒王蜂；共有六个人了。

“少废话了，咱们只知道听命行事。”丧门恶煞显得不耐烦，脚下一紧。

飞熊向毒王蜂打眼色，毒王蜂只能摇摇头苦笑。

\*\*\*

柳不思住在二进院的上房，在大院子里的大树下，坐在歇凉排凳上，在和—一个中年旅客聊天。客途寂寞，找同店旅客交朋友是正常的事，天南地北聊一些旅途见闻，可以打发旅途的寂寞。

六个凶神恶煞抢入院子，那位中年旅客居然不惶恐走避，反而沉静地向柳思笑笑，安坐不动，毫不慌张。

柳思也不慌张，大马金刀地安坐不动，折扇轻摇，脸上有狡黠的邪笑，盯着大踏步接近、狞恶脸盘极为吓人的丧门恶煞，虎目中冷电—闪即逝。

丧门恶煞站在两丈外，目光凶狠，脸色狞猛，狠瞪了柳思—眼，冷哼—声、举手—挥。

断魂刀客和桌面人屠大踏步上前，直通至八尺内。

两人都用刀，但不需使用刀，对付—个—直就被虐待的小跑腿，哪用得着刀？

丧门恶煞的身分地位很高，不屑与—个跑腿的三流混说说话，所要做的事是立即捉了就走，不需浪费口舌自贬身价。带了五个人来，并非带人来搏斗的，而是防备柳思逃走。

柳思在八表狂龙的歇息处，能安全地脱身，表示逃走的能力和技巧十分高明，所以丧门恶煞多带一些人来，志在必得。

其他三人左右一分，堵住了两侧。

飞熊和毒王蜂在左，心中在祈祷，希望柳思不要从这面逃走，以免遭殃。

柳思镇定的神情，已经让这两个高手心中雪亮，箕水豹和芳兰玉女出了意外，显然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确有其事了。

“我要把你先打个半死，再拖死狗似的把你拖回去。”桌面人屠恶狠狠地说，夜枭似的脸形十分吓人，似乎除了一双凶光暴射的怪眼之外，勾鼻尖嘴圆脸，已经没有几分人形。

柳思仍在邪笑，若无其事地收拢折扇，慢吞吞整衣而走，人模人样真像一位大爷。

他认识八表狂龙所有的爪牙，所有的爪牙也认识他。有些爪牙与他有过接触，但大半爪牙平时皆不屑和他打交道。桌面人屠是个凶狠冷酷的杀手，平时高高在上，连正眼也不看他一下。

“你为何不动手？”柳思理妥腰带，将扇塞入腰带邪笑着说：“不要光说不练呀！”

桌面人屠哼了一声，猛地爪出如电，五指如钩爪领口，手一动爪便沾体了。

爪刚要抓落，噗一声印堂挨了一掌背。柳思反击之快，令人目力难及，反掌拂出先一刹那拂中桌面人屠的印堂要害，印堂下陷鼻梁也断裂内陷。

“哎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桌面人屠惨叫，踉跄倒退，以手掩住上半部面孔，鲜血从掌下流注。

“你已经是半死人一个。”柳思笑吟吟地说：“就算有再生的华陀替你医治，也不可能医好你已经破裂突出的双眼。你已经不能再做屠夫；永远不可能用剑刀了。”

断魂刀客大骇，本能地迅速拔刀。

柳思的身影一闪，似乎出现了两个虚影。

“你也玩不成刀了！”柳思说，一掌按在对方的右肩。

“哎……”断魂刀客厉叫，也踉跄急退。

右肩下塌，肩骨碎裂下陷，右臂软绵绵地下垂，并没把刀拔出。肩骨重创，胸骨也必定受到波及，右肺也可能受了伤，厉叫声完全走了样。

柳思不笑了，不怒而威。

“我说过，我要以牙还牙。我要把你们一个个整得半死不活，免得你们再残民以逞。”他向丧门恶煞招手，“你来，我要你一双杀人的手，你可以拔剑，我等你拔剑上。”

丧门恶煞目定口呆，掠骇莫名。

飞熊和毒王蜂打一冷战，这才知道箕水豹和芳兰玉女是如何幸运了。

毁去内功损了气机，总比瞎了眼断了手幸运些。

另一个堵在右面的人，如见鬼魅般向后退。

桌面人屠和断魂刀客，都是江湖上令人胆寒的黑道杀星，武功超绝杀人如屠狗的高手，竟然一照面便莫名其妙被毁了，武功稍次的人，怎受得了如此此播弄？所以心胆俱寒，第一个念头就是躲远些。

“救我……”桌面人屠凄厉地狂叫求救，脚下一滑，摔倒在地摸索叫喊。

双睛已破，再世华佗也治不好双目已毁的人。

断魂刀客一步一颠，左手抱住右肩，脸部的肌肉忍痛而扭曲绷紧，牙关咬得紧紧地，向前进院走，不再留下等死啦！

丧门恶煞似乎仍然不相信事实，死盯着求救的桌面人屠，那血流满面的恐怖形象，表明不是幻觉，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：桌面人屠莫名其妙被废掉了。

“你……你会妖……术？”丧门恶煞似乎没发现柳思向他挑战，惊恐地问。

“妖术？在下欠学。”柳思向院侧的走廊另一场伸手一指，“她会，她或许会找你。”

走廊的尽头，站着小妖巫月华仙子和一名侍女，都是普通小家碧玉打扮，美丽的面庞并没易容，一看便知而且挟着用布巾卷着的剑。

小妖巫已来了片刻，袖手旁观，惊讶的神情刻划在脸上，似乎也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。

“你……你伤害了我两……两个人？”

“你没眼花。”

“这……这怎么可能？”

“下一个是你，你就知道是否可能了。”

“你该死！”丧门恶煞厉叫，拔剑出鞘。

“你要找死，你死。”柳思冷笑，“老天爷不公平，我公平；你给我八两，我还你半斤，你要我死，我也要你去见阎王，够公平吧？冲上来！”

丧门恶煞一声怒吼，挥剑直上，身剑台一冲到，剑发狠招一星联珠。向赤手空拳的人递剑，当然可以毫无顾忌地走中宫长驱直入。

一剑中的，剑气进发的丝丝怪响音波不变，内力双发的风雷似的剑吟，也丝毫不变。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怪异现象，剑只要接触任何物体，剑气与剑吟所发的轰鸣，必定有所改变的。

当事人认为一剑中的，旁观者却看到了真象，旁观者清颇有道理，侧方的飞熊就一目了然。

剑并没中的，而是剑及体的瞬间，柳思的身形左转，让剑擦胸滑过，如此而已，转势太快，比剑还要快，所以出剑的丧门恶煞没能看清变化。

剑擦身而过，两人必然地贴身接触。

“劈啪劈啪……”正反阴阳耳光声暴起，丧门恶煞的脑袋成了拨浪鼓，左右快速地摆动，最后根本接不动了，打耳光的速度太快，而且愈打愈快，脑袋来不及摆动啦！只能往后仰。

柳思的左手，扣住了丧门恶煞的握剑手腕，剑失去作用成了废物。

八记正反阴阳耳光，把丧门恶煞打得满嘴流血，断牙往嘴外跳，嘴角也裂了。

飞起一脚，踢在丧门恶煞的小腹上。

“砰！”丧门恶煞仰面摔倒。

变化太快，结束也快，飞熊与毒王蜂毫无插手抢救的机会，反正一照面便结束了，谁也来不及插手。

“呃……啊……”丧门恶煞仰躺上地上叫号，手脚抽搐像没断气的鸡。

柳思手中，有夺获的剑。

“我不杀你。”柳思用剑指着声如狼嚎的丧门恶煞，“留你回去告诉八表

狂龙，他欠我一笔债，最好自己来还，不要派你们这不相关的爪牙来送死，我等他；你的命保住了，滚！”

当一声大震，剑丢在丧门恶煞身侧。

“你们，扶他们走。”柳思向毛骨悚然的飞熊说：“在你们出手之前，你们是安全的。”

毒王蜂胡姑娘，你不希望用你自己的蜂尾针，贯入你丰满诱人的胴体吧？”

毒王蜂打一冷战，用蜂尾针突然袭击的念头化为乌有。

“我们走。”飞熊像斗败的公鸡，首先扶了丧门恶煞撤走。

毒王蜂收了掌中的蜂尾毒针，架起奄奄一息的桌面人屠走了。

柳思宜回排凳落坐，向中年人含笑表示善意。

“我认得那个掉了满口牙的人，最可怖的恶毒杀手之一，丧门恶煞郭英，鄯盐政大人的得力保镖之一。”中年人脸色不正常，震惊仍在，“你竟然敢赤手空拳面对他的剑，胆气无人能及。”

“杨老兄，我也认识这个人呀！”柳思重新取出折扇，目光却落在缓缓接近的小妖巫身上、“而且和她相处了一段时日，知道她的底细，我了解她愈多，她死得愈快。这个人对我还不算太坏，所以她能留得命在。”

“把这些走狗杀了，今后将有不少人免于受害。老弟，你不觉得杀人这些残民的走狗，也算是一场功德吗？你将成为众所尊崇的英雄好汉。”

“功德？我又不是大慈善家，也不想做好多消孽祈福。”柳思懒洋洋地说：“把这些走狗杀了，仍然有另一批走狗取代，巡缉营大小走狗上千，杀不胜杀，我何苦逞英雄冒不必要之险，为杀走狗而奔波忙碌？”

“他们一定会找你的。”

“那不同，杨老兄。理在我的一方，他们居然敢无理地来找我，那就是他的的不是了、我就可以无所畏惧理直气壮痛加挞伐啦！如果我用铲除害民走狗的理由找他们，就理不直气不壮。我既不是受害伪可怜小民百姓；也没有亲友受害，何况他们也算是受上命所差，只从中为非作歹牟利而已，我凭什么要管他们的行事？”

“去暴除奸……”

“那是那些以天下为己任，自以为是主宰人间善恶的神，所要做的勾当，我不是这种神。”

“老弟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杨老兄。”柳思不愿听对方唠叨，“你找错了人。你如果能放弃行使仗义的念头，找人帮助你出口怨气，不妨找这个美丽的妖巫商量，她或许会助体一臂之力，因为她正和走狗们为争利而势同水火。”

小妖巫已到了不远处的廊下，想跨入院子却又迟疑难决。

“在下与妖魔鬼怪，没有任何商量。”杨老兄瞥了小妖巫一眼，语气不友善，“目下还没有与残民走狗冲突的打算，人孤势单，以卵击石，毕竟是自不量力的愚蠢举动，智者不为。”

“闪电手杨旭升，你少给我口中不干不净充人样。”月华仙子粉脸一沉，要发作了，“你们一些所谓侠义英雄，自鸣得意，自抬身价，其实所行所事，有几件真可以无愧于天地鬼神的？欺善怕恶，就是你这种人的行为心态。我敢向走狗们镜战，可没有用去暴除奸作借口。你呢？做给我看才算英雄。你游说他们叛逃的人……”

她正在大放厥词，眼前人影乍现，吓了一跳，话被吓回脏中了。

柳思站她面前；伸手可及，脸色冷森，虎目中冷电摄人心魄。

“你的行为已经够无耻了，居然胆敢当面侮辱我，指称我是他们叛逃的人，我要你后悔八辈子。”柳思真冒火了，折扇徐徐上抬：“我给你准备攻击的时间，你可以准备施展了，我保证一定可以将你活着卖给八表狂龙，价钱多少我不计较。”

“你……你你……”她大骇，惊恐地后退。

贴身相对，手出便及，她哪有充裕的时间施展？丧门恶煞的内功修为决不比她差，结果如何？

“决不饶你。”柳思紧随着她移动，语气凶狠。

“我不是指你叛逃。”她知道走不了，干脆止住退势壮着胆分辩：“闪电手曾经至浦子口的路上，向箕水豹和芳兰玉女游说，劝他们不要逃避，改邪归正和他一起反抗巡缉营的走狗才有生路。我……我哪敢说你？”

“杨老兄，可有其事？”柳思扭头向闪电手沉声问。

“这……确有其事。”闪电手甚有英雄气概，断然承认。如果否认，月华仙子肯定会凶多吉少。

“我警告你，今后离开我远一点。”柳思脸上要杀人的可怖神情消失了，收回折扇，语气依然冷森，“以免激起我惩罚你的念头，你实在该受到严厉的惩罚。”

“我要……”

“你什么也休想要，你走，我不要看到你。”

“柳兄……”

走道的另一端，抢出脸部也不施易容药物的潇湘龙女谭姑娘。

“她不走，我赶她走。”谭姑娘咬牙说：“我一看到她，就有打断她的粉腿，以报复她无耻行径的冲动，她用那种恶毒的手段坑害我，我有权报复。”

月华仙子向后退，此时此地，她无法面对一个恨她切骨，曾经受过她的苛待，报复念头强烈的高手，谭姑娘的武功比她高得多。

在谭姑娘打开剑囊之前，她带了侍女匆匆溜走避锋头。姑娘不会和她讲理，不会接受她的解释，她没有在交手时获胜的机会，只能在暗中计算武功比她高的人。

“你们还没走？”柳思向层飞色舞走近的谭姑娘笑问，对姑娘的好感愈来愈浓。

“天黑才能走呀！”谭姑娘亲昵地挽了他的手膀向排凳走去，“大白天人浮在江上，会被蜂涌而来的快船，把我们当鱼捞，能走得了吗？”

“你是龙女，可以变化呀！”

“贫嘴！我想……”

“不，‘休想。我知道你的鬼心眼。”

“你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……哎呀！”谭姑娘发觉自己失言，顿时羞得浑身发烫，将酡红的面庞躲到他的肩后，手足无措。

“你打主意跟在我附近捣蛋，打落水狗捞漏网之鱼。”柳思不理睬姑娘的窘态，指指闪电手，“你者爹不该派人再来试探，我不可能和你们站在一边，我只管自己的事，不要再来了，好吗？”

“杨前辈是山东盐区的人。”谭姑娘傍着他坐下；“山东是鄙狗官所兼四盐区之一，那一带的巡缉营人数不多。有一些侠义道英雄。不断和走狗们作

对；另派一些有声望的人，至各地敦请同道前往山东共襄盛举。杨前辈就是其中之一，他要和我们抢人呢！”

“抢人？”

“抢你呀！把你请到山东……”

“少来，我自己的事忙得很呢！你们快走吧！八表狂龙不久后，必定怒火冲天，带着大批走狗气势汹汹杀来了，届时你们必定道了池鱼之灾。”

“我不走，我要看你大显神威降龙伏虎。”姑娘得意洋洋，兴高采烈，“你赶我不走的。”

“你是真的不明白呢，抑或是装糊涂？”柳思摇头，“他不来则已，来则高手齐至。像一群被戳破窝的马蜂，谁受得了？这地方又岂能随意血流五步？所以他一来，我就走，引他们大群走狗奔东逐北，你们就可以乘机渡江，到南京去闹。我也要南京快乐逍遥，不把这些走狗昧着良心，伤天害理刮来的金银搬光，以赔偿我受胁迫的损失，我是不会罢手的。呵呵想起来就得乐上半天，他们每个力士都是大富豪。”

“哦，原来他们失窃……”姑娘的脸，又红到脖子上了。

“那是他们该付的一部份利息，所以我才花得起一掷千金风流摆阔呀！你老爹再打一辈子渔，也还不起我一千两银子。哈哈！少陪，我得歇息养力，不然哪有精力应付即将到来的危难？”

他返回客房歇息，谭姑娘怎敢再跟着纠缠？本来估计八表狂龙会很快地，怒火冲天十万火急赶来行凶，岂知这次他料错了，只来了几个监视的小走狗，不见八表狂龙出现，也没有走狗出面撒野。

\*\*\*

不是他估计错误，而是丧门恶煞一群人，出城途中出了意外，他们根本就不曾离开县城，无法到凤凰山报凶讯，八表狂龙也就无法知道城中所发生前变故。

从高升老店至城西的街道，有些又窄又小，甚至要穿越几条小巷，比选大街走近了一半距离。

有两个人受了重伤，当然抄捷径愈快愈好，早片刻获得救治，伤势便不至于进一步恶化。

那位一直不敢出手的同伴，总算不曾临阵脱逃，帮着飞熊挽扶着丧门恶煞，急急奔出店取道出城。丧门恶煞有肩内有碎骨，外有坟起如山的淤伤肌肉，肺部也伤势不轻，能走多远？最后只好两个轮流背着走。

桌面人屠双目已毁，幸好仍能忍痛走动。毒王蜂不背一个大男人，也背不动，不管他的死活，架着他的手搭上肩半拖半拉赶路。

钻入一条小巷，毒王蜂听觉依然锐敏，听到身后传来一声轻响，似乎有物着地，心中一动，扭头回顾，只感到心底生寒。

断后的飞熊，正像还没断气的鸭子，在地上抽搐挣扎，却叫不出声音。身旁站着的是要命阎王，一脚踏在飞熊的腰脊上。

背着丧门恶煞的同伴，顶门上有一只大手，五指如钩，像老鹰抓住了小鸡，脑袋在鹰爪的可怕抓力下变形，可能头骨已经碎裂了。

手爪的主人，是狰狞可怖的摄魂骷髅。

背上的丧门恶煞已经昏厥，正由老凶魔地府魁星扣住脖子，徐徐拖离同伴的背部。

“你们……”她大骇，火速放了桌面人屠，拔剑出鞘拉开马步，准备生

死相好。

在她的左掌中，三枚蜂尾针蓄劲待发。一比一，她并不怕三个老凶魔，但一比三，她毫无机会，至少，她还有生死一搏的勇气。

摄魂骷髅格格怪笑，声如泉啼，手一挥，脑骨已碎的人飞跃丈外，撞在墙上反弹坠地。

“老夫不要你。”摄魂骷髅怪笑着说：“老夫不是好色之徒。你有毒，也不对老夫的胃口。”

“你们卑鄙偷袭……”

“是吗？你们的人，比老夫多几十倍，居然怪老夫偷袭，你真会放泼呢！毒针来了！格格格……”

大袖一挥，三枚猝然急袭的蜂尾针，斜飞出丈外，掩墙落地叮叮怪响。

刚随针挥剑冲进，背心一麻，被人从脊后悄然接近，在她的脊心劈了一掌，浑身一震，立即发僵。

身躯还没倒下，便被人从身后抱住了。

“邓前辈，谢啦！”她听出抱她的人，是以风流出名的白发印君，“晚辈知道前辈不好此道，所以代劳。晚辈也不喜欢这种有毒的女人，处置一了百了。再见。”

被挟转身的一瞥之下，她看到废了的丧门恶煞，昏厥在另一人的肩上，是青衫客展鸿图。

从此，这几个人永远消失了。

信息没能传给八表狂龙。箕水豹与芳兰玉女叛逃的消息，巡缉营也一无所知。

\*\*\*

凤凰山歇息的棚屋中，其实也没留下几个人，人都由八表狂龙分派，分组前往江边，搜捕正在雇人制造竹筏，准备渡江的九华剑园余孽。

没有船渡江，竹筏同样可渡。

八表狂龙获得正确消息，飞天豹子孙星羽，出钱雇人制造竹筏，以打破巡缉营的封锁。

同时，自江浦至和州乌江口一带江岸隐蔽处，发现三三两两鬼鬼祟祟出没的陌生人，有人认出其中之一，是闹海蚊钱四海。

飞天豹子与闹海蚊，皆是绝剑狂客的知交。飞天豹子是大江两岸，黑白两道朋友所尊崇的仁义大爷，也是巡缉营视为眼中钉，必欲拔之而后快的人。

九华剑园毁灭的次日，对江的孙家大院随即化为瓦砾场。巡缉营的猝然袭击失败了，两家老小皆在走狗合围之前，举家远走高飞，仅庄院被毁而已。

毁家之恨，没齿难忘。巡缉营与九华剑园，只有一个选择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别无他途。

八表狂龙一直就无法给予九华剑园的人致命一击，在其他事务上浪费了许多光阴和精力。这次，他大举出动志在必得。

歇息处只留下几个人驻守，照顾三两个不幸患病的人，和照料坐骑、行囊，几乎成了不设防的城。

大队人马行动，迁延时日，人愈多麻烦也愈多、衣食住行产生各色各样问题；留守就是困难问题之一。

他们该在客店住宿的，但住客店行动不易守秘，而且九华剑园他人与所有的对头，不可能也躲在城里住宿，躲在郊区飘忽而动，从城里出发追捕，既不能守秘，也收不到时效，人马还没赶到，猎物已经闻风远扬了，因此必须躲在城外伺机而动。

需要大批人手出动，留守的人实力单薄，所以希望来不及召回的人以及眼线、能陆续赶回增加实力。

没有几个人赶回，丧门恶煞几个人永远不会回来了，留守的人愈感到心焦。

留守的主事人，是南京营本部的名力士，铁笔银钩王允常，原是镇江府的水贼头头，使用一柄乌光闪亮的判官笔，和银光耀目的分水钩，交手时一长一短交互为用，水陆能耐皆超尘拔俗。

他对八表狂龙冒冒失失，在片刻间便决定倾巢而出的举措，心中不以为然，极感不满，认为这是鲁莽冲动的决定，绝不会有好结果。

他的忧虑不是没有理由的，重要的消息以往皆是柳思所供给，目下柳思已被逼走了，其他眼线所供给的消息，十之七八不可靠，大多数是一些捕风捉影难以证实的线索，贸然大举出动显然失策。

没有人能改变得了八表狂龙的决定，连位高辈尊的西岳炼气士也不能。

他不相信九华剑园的人，会浪费时间雇人制竹筏渡江。

飞天豹子和闹海蛟，都是大江两岸的地头蛇，巡缉营虽则大举出动封较，绝难杜绝地头蛇活动的间隙。所以他认为八表狂龙有勇无谋，累及所有的人疲于奔命。

他监督两名手下替坐骑备料，四十余匹健马围在树林中，发出各种扰乱听觉的杂音，他愈看愈心烦。这些坐骑，本来该由旅店的伙计照料的，圈在野外，草料和水管需料理，不胜其烦，三两个人实在照料不过来。

“真是见了鬼罗！咱们在这里干什么？”他不胜烦恼地怨尤，往棚屋走：“捉强盗的散兵游勇？他娘的！真有出息啊！”

以往他们带了人拼命缉私盐，也顺便缉其他的私货假公济私，更自行包庇私盐或自行私运，拼命赚钱，弃东逐北没入敢反抗他们，碰上了一些有分量的人，不消三下两下就把人摆平了事。

现在，得丢下财路，奔东逐北与高手拼命，随时可能丢命丧身。所以，他在问自己，在这里干什么？既没有机会发财，也失去花天酒地的生活享受，而且随时可能送掉老命，这日子谁愿意过？

接近棚屋，他突然止步闪在一株大树后，像发现猎物的豹，全身蓄劲待发。

悄悄地，他的银钩离匣。

他锐利的目光，搜寻四周的可疑征候，拉长耳朵倾听可疑的声息，警觉心提高至顶点。

不远处马匹的声息，对听觉不利。而在树林中，听觉最为重要，人在林中走动，绝难不发出任何声息。

久久，毫无所见。

棚屋内应该还有两个人，大概在偷懒睡大头觉。

又久久，他终于忍不住了。他是大名鼎鼎的铁笔银钩，不是胆小鬼。

“方兄弟，方日升！”他大叫，想叫出屋内的人。

没有回音，他警觉地将注意力放在圈坐骑的地方。树挡住了视线，他

看不到照料坐骑的两个人。

他不能无缘无故发出警号，以免贻笑江湖。

“韩虎！宋永福。”他呼唤照料马匹的人。

照料马匹的人，应该不至于睡懒觉。可是，没有任何回音。

全身汗毛直竖，他心惊了。

“方日升，周杰！”他不死心，再次向棚屋大叫。

终于，有人出现在门口。

他大吃一惊，倒抽了一口凉气。

绝剑狂客吴世权，九华剑园的主人，也有人称为南剑，剑道的宗师级风云人物。

“不要叫了，你的人都无法回答你了。”踱出门外的绝剑狂客冷冷地：“他们走了。”

走的意思有多种，就凭个人的想象啦，有时意义是极端相反的。正如江湖朋友的口头禅：上路；有的意义指动身，有的意义却是去死。

他当然不会往好处想，只想到走字代表死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反而在这里？”他当然认识绝剑狂客，巡缉营的走狗，有一半高手认识绝剑狂客。

“呵呵！我该不在这里吗？”绝剑狂客怪笑。

“龙主事带了人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到江边宰我去了。”绝剑狂客打断他的话，“他得到我吴家的人，正在准备竹筏渡江。到南京捣你们巡缉营山门的消息，意在一举埋葬我们。兵不厌诈，我玩诈术并没感到有愧。”

“吴兄，咱们也是奉命行事……”

“挺起你的脊梁来，姓王的。”绝剑狂客声色俱厉，一步步欺近，“你铁笔银钩曾经是玩命的悍寇，曾经是一代之雄，不是烂污的下三滥，没种的英雄。这几年来，死在你们巡缉营手中的人，没有一万也五千，你没有理由贪生怕死，在紧要关头摇尾乞怜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哪怕你跪在地上叫祖宗饶命，我也会毫不迟疑杀死你。”

一声怒吼，银光耀目电射而出。

“铮！”的一声，绝剑狂客拔剑、挥出、挺入、应变之神速令人目眩，封住了急袭而来的银钩。

钩可克刀剑，他的钩却克不了绝剑狂客的剑。

钩剑乍分，贴身了。

左手疾吐，判官笔行致命一击。

绝剑狂客敢随剑挺身切入，用意就是让他出笔。

他不假思索的发招，反应出乎本能，机会太好了，他却没想到，绝剑狂客应该随剑的反震而飘退的，根本不可能剑震开了，身形仍然向前冲，高手拼搏，这种致命错误，是不可能发生的。

笔快逾电闪，直通绝剑狂客的右肋。

“铮！”的一声，绝剑狂客的剑靶云头，奇准地下击，击中判官笔，笔尖猛然下沉。

剑光一闪，龙吟震耳，锋尖划开了他的咽喉。

人影急分，血泡一涌，他向后仰面便倒，开始猛烈地挣扎，鲜血染红

了一丈方圆的草地。

\*\*\*

天黑了，上房中的柳思大感困惑，怎么不再有人前来撒野？难道丧门恶煞受到重创；八表狂龙就胆寒了？那是不可能的事。

依八表狂龙的性格，早该愤怒如狂带人打进店来。

## 第二章

他在店中等候变化，并没外出打听消息，并不知道丧门恶煞那些人，并没返回凤凰山，更不知道八表狂龙正带了大批人手，在江边穷搜九华剑园的人。

他也不知道，九华剑园的人，毁了凤凰山的歇息处，赶散了所有的坐骑，也没收了所有的行囊。

晚膳毕，他在房中品茗。

房中共有五盏菜油灯，光度明亮。

“这狂小子不发狂，性情改变不是好现象，他可能来玩阴的，我得留心些。”他心中暗忖，“我不能缚住手脚等他来，该主动去找他。”

心中一动，他开始进入内间洗漱。

这种高格调的上房相当雅致，本来就是招待生员仕子，或者达官贵人的精雅上房，这是高升老店的特色。每间上房都拥有一间放了盆栽的小院子，每间客房似乎都是独立的。

小院子外面是小走廊，通向公众活动的大院子，而大院子却看不到小院子的活动情形，因此有女眷的旅客，不至于受到其他旅客的干扰。

同时，这也表示上房里的人，也看不到其他旅客的活动，每间房都是隔绝了的空间。旅客如果想和其他旅客连络感情，必须到大院子去活动攀交或者将朋友请入房小叙，上房的外间可以当会客室使用。

通常每间上房有一个店伙照料，有女眷的则另加一个仆妇，随时听候差遣使唤，平时在不远处的值更堂歇息，一唤即至。

他并没招唤店伙，突然听到外间有异样的声息。

一个稍有经验的江湖朋友，安顿时一定会留意门窗，房门不论昼夜，随时都掩住上门的。

他也不例外，并不认为自己武功超绝，功臻化境，不需要随时提防意外。相反地，他对防险的事十分注意，不敢有丝毫疏忽，任何一个超尘拔俗的高手，也不可能在任何时候，都是水火刀兵不侵的不坏金刚。

门窗都是上门上扣的，室内怎么可能有声响发出？

他不动声色，随口吹熄了内间的菜油灯，轻轻拉开内间的门帘，凝神留意外间的动静。

黑暗中，他整个人似乎与黑暗融合成一体，似乎连呼吸也停止了，他已不复存在这处空间里。形影消失无迹可寻。

这片刻，外间有了动静。

外间还有四盏菜油灯：两座台灯、壁灯、和内外间的走道照门灯。

首先，是微风飒然，气流的轻微流声，在他耳中依然清晰可闻。  
天气炎热，门窗紧闭，不可能有风吹入，怎么可能听到气流轻拂的声音？

壁灯火焰一升一沉，转绿之后徐徐熄灭了。

台灯的火焰开始拉长，然后缩短，变绿。

暗光摇曳，室中多了一个人。

确是一个人，一个平空幻现出来的人，长发披肩，从前面分垂及腰，露出苍白的面孔，黑眼圈甚大，血盆大口，眼中似有隐约幽光射出，极为可怖。

一个传说中的女鬼，白衣白裙腰间缠有草绳的女鬼。

右手徐上抬，大袖中逸出一道青虹，沿走道蜿蜒飘掠，有如活物夭矫探索而进，飞入内间，环室绕了两圈，倏忽而没。

片刻，女鬼换抬左手，袖底飞起一团拳大的绿色光球，沿着青虹所飘走的路线，进入内间也绕飞两匝，再隐没在墙根下。

空间里，流动着须留心才能嗅出的异味。

“咦！怎么没有人？”女鬼突然自言自语：“他没有出去呀！”

终于，她拨门启门出房。

房外也有一个女鬼，但穿的却是黑衣黑裙。

“小春，你一定在某时刻疏忽了，没留意他外出。”白衣女鬼说：“人已不在房中了。”

“那怎么可能？”黑衣女鬼急急分辨：“小婢绝对不曾有刹那疏忽，不久前店伙还送茶来，他亲自闭上门在里面品茗，此后门窗皆不曾开启。”

“那就怪了，的确没有人在内。”

“小婢就不知其故了。”

“怪事。”白衣女鬼重新推开房门。

两女鬼大吃一惊，房内灯火已经恢复原状，外间的圆桌旁，柳思大马金刀面向外落坐，正在泰然自若斟茶，茶注入杯的响声证明眼中所看到的一切景象，都是真实的而非幻觉。

白衣女鬼轻灵地飘入，黑衣女鬼把守在房门外。

这瞬间，突变倏生。

狂风乍起，灯火摇摇，杯壶乱飞，桌凳满室急旋，室中怪影在狂风中舞动，各种声浪震耳欲聋，杂物碰撞所发出的。响声此起彼落，似乎全室已经成了一个大搅锅，所有的物品皆被无形的怪异力量所搅动，声势惊人。

所有的灯火，在同一刹那熄灭。

入室的白衣女鬼，也成了与各种物品中的一种，被狂风所带动旋舞，衣裙飞扬，长发散张如飞蓬，手舞足蹈不时发出惊恐的尖叫。

门外的黑衣女鬼，仆伏在地像死尸。

砰一声响，白衣女鬼终于在黑沉沉的乌天黑地中，摔落在壁根下，嗯了一声便失去知觉。

鬼碰上了鬼，道行不高的鬼当然要遭殃。

\*\*\*

房外的小院子小巧雅致，几盆花草盆栽玲珑可爱，夜色暗沉沉，但排窗泻出的灯光，可隐约分辨景物。

白黑两女鬼被摆放在小院子里，并肩仰躺曲线玲珑，十分诱人。

白衣女鬼首先苏醒，挺身坐起惶然四顾。

身侧的方砖地面，摆放着她藏在宽大衣裙内的八宝乾坤袋、鬼面具、几枝原来藏在腰带上的小幡。这是说，她身上的物品皆被控出丢在身旁。

她是月华仙子，除了鬼面具露出本来面目。

黑衣女鬼是她的侍女，也被解除了所携的行凶器物。

她一蹦而起，着手解救侍女。

房内寂然，大排窗有灯光池出，里面一定有人，那是外间的长明灯火。

侍女是被拍昏的，片刻便醒了。

“小姐，我们怎么了？”侍女惊恐地问。

“我们被作弄得天昏地黑，碰上了更高明的巫师。”她是向房间说的，声音不小。

“我们走吧！”侍女不胜惊恐，转身欲遁。

“不，我一定要见他。”她坚决地说，收拾自己的物品，不再载鬼面具，“不要怕，他如果要我们的命，我们早就死了。你在外戒备，小心了。”

伸手推门，门是虚掩的，门开处，眼前景物依旧，所有曾经移动的家俱皆恢复原状。

桌上仍摆放着茶具，菜油灯依然大放光明，但没有人，内间的门帘垂下丝纹不动。似乎，她先前所见到的狂风撼室，家俱满室飞旋，异声震耳的惊人景象，只是她所看到的幻觉变化，事实上那些动乱的骇人现象并不存在。

她这个玩巫术把戏的专家，反而被巫术所愚弄了，六识无条件接受幻觉，其实那惊心动魄的现象并没发生。

“我知道体的道行比我高。”她向内间叫：“你不是原来的那个小眼线柳不思，你只是借他的躯壳。家师也几乎炼成了借尸还魂大法，你比家师高明而已。”

内间没有灯火，无声无息。

“你不出来，我要进去了。”她硬着头皮说：“我是诚心来找你解惑的。我不否认我也存在侥幸走险，心中不服，想先把你摆平。我保证不再班门弄斧，请你出来替我解惑。”

“狗屁！”里面传出柳思的粗鲁此骂：“传道解惑，不是我这种人的事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滚！”

“我一定要知道，你仇视我的原因。”她拒绝离开。

“无耻！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我月华仙子不否认妖言惑众，敢向强梁敲诈勒索，但所行所事决不伤天害理……”

“狗屁！”

“我要和你说个明白……”

“你不配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他娘的，我受不了你这种无耻妖女的唠叨诡辩，你不走我走……”

语音袅袅，逐渐消逝。

她不假思索疾冲而上，掀帘大胆地抢入。

侍女擎灯跟入，内间大放光明。

床帐宛然，人早已不在。内间有两座小窗，窗门是扣妥了的，人如何

出去？不可能变成小虫爬窗缝逸走，但人的碗不在室中。

“我一定要找到他。”她咬着银牙说。不再进一步搜查，举步出外间。

纤手一动，戴上了鬼面具，立即一声剑吟，剑快速地出鞘。

三个穿青道袍的老道，正鱼贯入室，手中有青钢剑，背领上插有拂尘，年纪都不小了。

“茅山三子！”跟出的侍女惊呼，将灯搁在一旁拔剑戒备。

茅山三子，三个道术通玄的老道，据说都曾获封为正一真人的有道法师。正一真人，是道官中地位极高的有道全真。

茅山有三个法师被封正一，是无上的殊荣，该是地近南京，南京的皇亲国戚真不少，到茅山进香进得很勤，与老道们交情深厚，替他们弄一个正一真人封号并非难事，但合法性却可疑。

以龙虎山道教宗师山门来说，获封正一的不过两名，而且龙虎山的天师总领天下道教，应该可以随时加封本门弟子为正一。

由此可知，茅山三子必定是黑市的正一真人。如果是真的，天下正一以下的道官，在他们面前都低了一级，神气得很。

侍女认出三老道是茅山三子，可知这三个道官，必定经常在各地走动，成为江湖名人。

“什么人，敢在此装神弄鬼？”最先入室的老道，是茅山三子的老大，伏魔真人浮真子，说话的声音字字震耳，真有降妖伏魔的气势。

月华仙子主婢都戴了鬼面具，一白一黑，骗得了凡夫俗子，却瞒不了行家，三子道行高深，一眼便看出是人而非鬼物。

道与巫在本质上，两者的差异并不大。但在意识上，却极不相容，相互排斥、鄙视、甚至仇视。巫的神秘诡谲色彩，比道浓厚得多。

道教的法师们，以正道自居，动辄鄙视巫门男女为妖为邪，开口闭口就说邪不胜正，把巫门人士称为旁门左道。

“不要问来路。”月华仙子也对老道们有成见，口气当然不友好，“你们不在茅山清修，跑来这儿仗剑夜闯旅店客房，气势汹汹，来干什么？”

“无礼！”伏魔真人位高辈尊，受不了别人的拂逆，平时就喜欢摆出道行高深的法师威严，高高在上架势十足，神气地沉声叱喝。

月华仙子口气虽然强硬，其实心中深感不安，她的侍女发现来人是茅山三子的惊惶神色，便已表明对三个老道相当畏惧了。

“我要知道你们的来意。”她沉着地说。

“你先说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说！”伏魔真人沉叱，声震屋瓦。

“来找人。”她心中一凛，暗中戒备。

“找什么人？”

“找白发郎君。”她信口胡诌。

她的嗓音瞒不了人，女性的嗓门怎么学也不像男音。

伏魔真人不以为怪，居然相信她的话。

白发郎君是有名的好色之徒，喜欢对一些名女人追逐，其实除了白发令人侧目之外，英俊的面孔甚有女人缘，愿意跟他的女人多的是，女人找他也司空见惯，向他寻仇女人也不少，所以伏魔真人不以为怪。

“贫道知道这间客房，住了一个叫柳不思的人。”

“哦！我明白了。”月华仙子恍然，是巡缉营请来的人，“他是八表狂龙的眼线，八表狂龙为何不来？”

“龙主事在江边埋伏，无暇抽身。贫道一些人从南京来，愿替龙主事分劳，前来把他擒送江边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月华仙子心中一动，“道长可知道，柳不思与白发郎君的交情吗？”

“贫道不知。贫道一些人过江协助这面的人，捕杀九华剑园除草，还不知道这里所发生的故事。贫道不习惯埋伏的事，所以替龙主事分劳，前来招捕叛徒。你，小女人，除了你的面具，贫道要知道你的根底。”

她心中一宽，决定赌一赌运气，赌八表狂龙不会将她的事告诉三老道。

刚除下鬼面具，她便知道她输了这笔赌注。

“原来是你这妖巫。”伏魔真人狞笑，“得来全不费工夫，妖女纳命！”

剑一升，龙吟震耳，在无俦内力催动下，老道的剑真像握住的雷电，光华炽盛，剑气似风涛。

她一打手势，与侍女同时迟入内间，房帘一动，人已迟入，内间黑沉沉，藏身容易。

“妖孽休走……”伏魔真人毫无顾忌地冲出，拉倒了门帘。从明处闯入暗处非常危险，暗器可怕，偷袭也不易防范，一流高手也不敢贸然冲入。

伏魔真人胆大包天，无畏地冲入。

“克勒……”小窗被撞破的响声传出。

里面寂然无声，伏魔真人似乎一冲进去，便声息全无，像是泥牛入海化掉了。

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，内间里决不可能不发生打斗。

“咦！”第二个老道讶然轻呼，觉得不妙了。

第三个老道取了一盏灯，从侧方将灯伸至内间门。

伏魔真人仆伏在床脚下，像是睡着了，头上的道冠失踪，发结打散，灰白的头发披散乱糟糟，手中仍然死抓着青钢剑。

第二个老道，是大名鼎鼎的玄真子，绰号叫降龙真人，立即仗剑护身抢入。

“小心……”外面擎灯的老三伏虎真人清真子大叫。

叫晚了，降龙真人的头，被隐身在房门上伸下的大手，一掌拍在后脑上，人向前一栽，砰一声着地向前沿，滑至伏魔真人身畔停住了，也寂然如死。

“鼠辈暗算，该死！”伏虎真人厉叫，丢掉灯舞剑向里冲，左手大袖一挥，风雷乍起，无俦的袖劲，像怒涛般随剑向内间涌入。

剑是上伸的，防止上面的人袭击。

糟了，顾得了上面，顾不了下方，人影在身后升起，一掌拍在老道的后脑上。

砰一声大震，伏虎真人摔倒在降龙真人身上，翻转身躯滚落，随即失去知觉。

是柳思，轻轻松松把三个自称神仙的老道摆平了。

他真缺德，把三个老道剥光，连靴袜也脱了，用一件道袍包起所有的物品，抓起床尾早就收拾停当的包裹，跳出被月华仙子主婢撞毁逃命的小窗，一溜烟走了。

南京，也称南都。城周号称九十里，其实只有六十余里的大城，人口百万，江南的精华，脍炙人口的金陵。

这座城实在不怎么样，形势毫无皇都的条件，长长扁扁不规则的城像一个瓮，所以又叫瓮城。既无险可守，也无路可退，难怪朱洪武奠都后不久，便决定放弃，命徐达徐大将军前往经营燕京，可惜有生之年不曾移驾北平(那时不叫燕京，叫北平都指挥使司——军政府)。

怪的是，凡是奠都这里的，都是短命皇朝，可能真的缺乏龙脉龙气，虽夸称金陵龙蟠虎踞，却难守易攻。

那时，南京的脏乱，绝对不输于京都。而京都又是天下最脏最乱的城；虽则里面的紫禁城或许干净些，也许因为有十卫御林军打扫吧！

在南京要抓逃犯，简直是开玩笑，百万人口已经够乱了，每天还有从江上与陆地，涌进涌出的成千上万旅客，尽管治安人员甚多，治安情况之坏却无以复加。

江湖好汉一躲进这座城，等于有了一张护身符。

所以，剑园吴家子弟要到南京捣乱。

在其他各府、州、县，巡缉营的走狗算哪门子葱？他们只是鬻狗官私人豢养的走卒隶役，在南京的官方治安人员面。前毫无地位。他们只能捉私盐贩子，无权管辖一个鼠窃。

治安人员除了高阶层人士与军方的人之外，五花八门衙门林立。但真正深入基层的，仍以地位最可怜的一府两县捕快。府是应天府(京师是顺天府)，县是上元、江宁。

巡缉营地位特殊，吃定了一府两县的治安人员，经常向他们逼迫，供给所需的消息。

巡缉营的总部，设在江东门外的中新河码头，正是江宁县沼安人员的管区，江宁县的巡捕不敢不合作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受尽了委屈。

江东门是外城十六门之一。外城只有象征性的土城墙，城门也是小型象征性的建筑，管制不了任何人。

码头区距江东门所形成的市区约有五里左右，却是相当繁荣的码头。中小型船只通常行驶中新河和上游的上新河，衔接大胜关，不行驶大江，且是避风的歇泊区，经常停泊有数百艘大小船只，不分昼夜，这里都热闹非常，货物畅流，商旅云集。

巡缉营自用的码头，位于码头区南端上游，禁止任何公私船只接近，划为禁区，本身经常停泊三十艘左右各式船只，以缉私快船为主。

营区占地广阔、有十余栋军垒型的大型营舍，有专使与位于朝阳门树近，鬻狗官的行辕直接联系，不接受其他单位的干预，是名实相符的特权禁区。

三四年来，这里是市民谈之色变的炼狱，被弄进来的所谓私梟，数量极为惊人，通常活着进来的多，活着出去的为数寥寥。

通常被弄进这里的所谓私梟，都是颇有身分地位的人，分量不够的，早在各地自行处治了。所以如果是活着出去的，必定是有人活动打通关节，奉献了可观的金银财物，才能保住老命活着出去。

死后出去的十分简单，用袋包了绑上石头，抬上船驶往下游，从三汉河口入大江，到下游燕子矶附近江面，往江里一丢，一了百了。

巡缉营所谓力士级的人，是南京酒色场中最阔的大爷。而那些投与卒，

却是有名的可怜虫。在江东门市区、白里、鹭洲游歇区、中新河码头区，都是巡缉营的天下，最有效的势力范围，外人最好不要在这里充人样。

但他们玩乐的范围，活动通常在秦淮内河一带教坊区，挥金似土，人人侧目。

江浦拦截失败之后，营区的警戒加强了两倍，派出的暗椿多了十倍，风声鹤唳，市民个个心惊，知道将有事故发生。

江宁县的治安人员，全部动员配合查缉奸宄，捕头妙手金刚谈志刚，度日如年，有如热锅上的蚂蚁。

巡缉营的专使船只，分别不断往来上下各埠，把各地分司的高手调来应变，如临大敌。

从京都来的人，理所当然住入营区。八表狂龙带了几个心腹，跑了几趟行辕，获得大量的活动经费，重金招聘高手名宿的柬帖向四方飞传。

风雨欲来，但似乎三五天过去了，一直没现敌踪，势力范围内似乎没有可疑的人进出；

这天，妙手金刚带了两个得力手下，出现在码头最北端，新江关左邻的孙楚酒坊。

新江关是专抽粮食、布锭、杂货各税的税关，与凤仪门外的龙江关税竹木建树不同。关丁与巡缉营的人狼狈为奸，走得很近。所以这一带活动的混混，全是自己人。

无情剑与快刀带了三个人，在酒坊等候妙手金刚前来应约。

无情剑与快刀，都是巡缉营的大头头，地位甚高的力士，也是主持铲除九华剑园激进派的重要司令人，南京地区该营最有权势的几个人之一。

在鄱狗官的一群走狗中，他俩还算不上心腹，因此事实上受制于西岳炼气士几个高手名宿，这几个名宿是在鄱狗官身边的心腹红人。

自从由京师鄱狗官衙门派来的八表狂龙，接管大局的控制权之后，从鄱狗官身边调来的西岳炼气士、丧门恶煞等一些心腹，也受八表狂龙节制，南京营本部的无情剑一群首脑，便沦入第三等人了。

虽则他们是第三等人，但指挥巡缉营的大权，仍然掌握在他们手上，八表狂龙和西岳炼气士一些高阶人士，不会直接差遣调派其他低阶爪牙。

八个人一面喝酒，一面洽商要务。

“顾大爷，不是在下不尽心。”妙手金刚的苦瓜脸，让人看了深表同情难过，说的话惶惶恐恐，“吴家的子弟，的确不曾在本地产踪。倒是今早已牌时分，我这两位弟兄，在镇淮桥附近，发现了白发郎君。”

“那混蛋对咱们无害，不要为了他分心。”无情剑冷冷地说：“他在打仰止山庄东方姑娘的主意，对东方姑娘毫无威胁。”

“但与他同行的人，十分可疑。”那位年约四十上下的巡捕说。

“有何可疑？”

“穿得光鲜，一表人才，很像你们所说的什么……什么叛徒柳不思。”

“噢！这混蛋真过江来了？”

“可能是他，我听白发郎君称他为柳兄。”

“唔，可能。”无情剑点头同意：“他本来就和白发郎君，对东方姑娘没安好心，走在一起大有可能，我得向龙主事禀报。你们替我盯住他，查他的落脚处。”

“好像罗巡检有人盯梢。”妙手金刚进一步说明，“但如果他们进了城，

罗巡检的人不会跟进去。”

“你派人跟。”无情剑像在下令。

罗巡检，是江东巡检司的主管，负责江东门附近的治安，衙门就在江东门内。被盯梢的人一进城，江东巡检司的巡捕怎敢跟进去？

“好的。”妙手金刚不敢不答应，“在下这就回去调派人手，告辞。”

趁机开溜，立即带了两名手下匆匆离去。

\*\*\*

大白天在城里闹事，那是有意给自己找麻烦，因此昼间那些牛鬼蛇神活动的地区，绝大多数是在城外。天一黑，城内的蛇鼠就无所顾忌了，出了事往小巷子里一钻，平安大吉。

金陵十六楼有两座在城内。在聚宝门内侧，叫南市楼和北市楼。门外，是来宝楼和重译楼。所以聚宝门内外，共有四座名楼。

北市楼以北，以东一带秦淮内河两岸，是最复杂的夜市区，以西一带，就是微逐酒色的风化区。

早些年，风化区延伸至水西门外，路通江东门，沿莫愁湖一带，全是各式各样的低级秦楼楚馆，后来一把大火把那一带烧成瓦砾场，尔后便不再重建；官府也不许重建，因此风化区仅限于城内了。

天一黑，河南岸的金陵酒楼酒客如云。

楼上临河一排食桌，从明亮的大窗俯瞰，河下灯光如昼，两岸的各式各样华丽画舫，各式各样的灯笼绽放出五彩光芒，丽影绰约弦歌不绝，不愧称纸醉金迷的南朝帝都，会体悟出为何这里建都的皇朝，都是短命皇朝的其中因果。

一桌盛筵只坐了四个人，主人是柳思。

现在，他已不是徐州车行的小伙计，不是往昔七猛兽的搜迹专家，不是替八表狂龙跑腿的眼线，而是腰缠万贯的柳大爷，对食色都有很高鉴赏力的富豪，一掷千金毫无吝啬的慷慨豪绅。

三五十两银子一桌酒席，他连眉头也不皱一下，那可是穷苦人家的一年粮。他在徐州车行当伙计，每月仅赚五两银子，那已是比一些小伙计多一倍以上的工资了。

客人本来有三个：白发郎君、青衫客、彩凤黄彩凤。

酒至半酣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，一老一少，老仕绅和公子哥儿。

是混天一掌康廉、潇湘龙女谭潇湘，两人老实不客气，径自落坐招店伙加碗筷，反客为主吃定了主人。

柳思不以为怪。白发郎君三个人，也不介意老少两个不速之客霸道，先敬酒彼此哈哈笑，都是老相好，彼此心照不宣。

“柳兄，我算是服了你。”白发郎君敬完酒，打开话题，“在徐州，我是有眼不识泰山……”

“老哥，别提那些事。”柳思打断白发郎君的话：“泰山是鬼王的山门，泰山王是十殿王之一，谁冲犯了，都不会有好日子过，所以有些人害怕，干脆找一块大石头挡住他，免得撞煞冲邪。天下各地竖立的泰山石敢当，典故出处在此。”

“你这家伙真缺德，提起典故，我真想打破你的脑袋出口怨气。”白发郎君脸红脖子粗，“你这浑球大概读了几年书，欺负我是大老粗？”

“哈哈！你绰号叫郎君，我怎么知道你是冒充斯文，大老粗一个？”柳

思大笑。

“东门老弟。是怎么以回事？”混天以掌是江湖怪侠，与任何人都可以称兄道弟，其实他已经花甲出头，并不以侠义英雄自命。

白发郎君不是输不起的人，将有关徐州燕子楼的事说了。

“这家伙在大庭广众之间消遣我，真缺德。”白发郎君最后说：“后来我和青衫客展老哥走在一起，展老哥肚子里总算也有一点墨水，提起这件事，我才知道被愚弄了，气得要死！”

“呵呵！其实我也所知有限。”青衫客忍住笑，“只知道关盼盼守节饿死燕子楼的事，很替这个女人叫屈。她是妓女，嫁给张尚书作妾。张尚书死了，她在楼上守节十余年，一直不曾下楼。她饿死了，妾是不能建贞节牌坊的，何况她从前是名妓。我觉得，女人真是可怜。至于诗人白居易是怎么逼她自杀饿死的，我就知道了。”

三个文人谈书，三个屠夫佬谈猪；三个武林人谈武功；三个江湖客一定谈闯荡生涯。六个男女都是江湖之雄，武林高手，居然谈起典故，有点不伦不类。

“柳兄是徐州人，应该知道呀！”谭姑娘也反常，居然抓住话题追根究底，“大诗人白居易，他怎么会逼一个节妇自杀？说来听听好不好？”

“我其实不是徐州人，只是四海为家的浪子。”柳思首先表明立场，“其实白居易并非有意教唆关盼盼自杀，可能是读书人一时疯颠发作，喝多了几杯多事而已。要知道，唐代的男女。感染了胡风。李家皇朝也是胡人，胡人对男女之防比较淡薄，不喜欢礼教吃人，女人袒胸露背平常得很，可知白居易并无意用礼教来讽刺关盼盼，他绝对不会教唆关盼盼为夫殉节的愚昧举动。当然，我们谁也无权自以为了解古人的心态。岂敢论定？”

“说了半天，我们仍听不出头绪呀：“彩凤是女人，大概对这件事很感兴趣。一个在江湖闯荡的女人，本来就对礼教抱有强烈的叛逆性心态。

“说来话长，乏味之至。我把他们两人唱和的诗，念给你们听，你们可从诗中去体会他们的心情……”

白居易致关盼盼的诗，是这样写的：

‘今春有客洛阳回，曾到尚书墓上来。听说白杨堪作柱；怎教红粉不成灰？’

白居易的意思，很可能是说，张尚书已经死了多年，墓上的白杨都大得可以作柱子了，你为何痛苦地活着不死？

关盼盼收到诗，向侍候她的人哭泣着说：我并非不想死，而是怕丈夫有一个妾侍从死，而有玷丈夫的清节。

她和了诗之后，开始绝食，十日后饿死了。她的诗并不多作辩白，风骨嶙峋：

‘自守空楼敛眼眉，形同春后牡丹枝；舍人不会人深意，讶道泉台不去随。’

意思是说：自守空楼摒弃往日的盛妆，悲伤得像枯了的牡丹，你不会了解我的心意，却惊讶我为何不随夫于九泉。

她绝食了十天，终于饿死了。

晋代的另一位美女，也是为了丈夫而死的，但不是死在楼上，而是跳楼；那就是绿珠坠楼的故事，地点在洛阳金谷园。”

六个人静静地喝酒，局面沉郁。

白发郎君默默地喝了三大杯酒，将酒杯重重地搁回桌上，打破了沉寂局面。

“很了不起的女人。”他喃喃地说：“也许有一天，我会经过洛阳，到龙门香山，把白居易从坟墓里揪出来，把骨灰丢撒在燕子楼。”

“哼！你以向鄙夷我们女人，糟蹋女人。”彩凤狠狠地白了他一眼，“怎么性情大变，同情女人来了？”

“我套用柳兄的话：说来话长。”白发郎君叹了一口气，“总之，我往昔也有一个所爱的女人。结果，另一个才貌更胜我的人取代了我。那个女人的武功比我高强，我成了落水的狗。这就是我专找那些美貌而且武功高强的女人，加以鄙视糟蹋的原因所在。”

“哈哈！你这次追逐仰止山庄的东方玉秀，显然失败了。”柳思把话题拉回现实，“仰止山庄的五个人，目下在巡缉营做贵宾，你追到南京来，可想而知仍然毫无希望。放弃吧！”

东门兄。”

“哼！我还不承认失败呢！”白发郎君说：“我到南京主要的目标，是向星斗盟讨公道。喂！你是个包打听，能不能替我设法找到他们？”

“呵呵！这次不用强迫的？”

“去你的！我怎敢？你这家伙扮猪吃老虎，十分可怕。上一次当学一次乖，我伯你。”

“其实，星斗盟与你并没有仇恨可言，他们是杀手，这是他们谋生之道、买卖是买卖，无所谓公道。”柳思诚恳地说：“好在你所受的伤害并不严重，在他们来说，可说买卖失败了，信誉扫地。徐盟主知道你来了，希望彼此不要放在心上，化干戈为玉帛，他希望交你这个朋友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“哦！你知道徐盟主？”白发郎君颇感意外。

“这就是我今晚作东请你的原因，他透过朋友探你的口风。我对于杀手行业的人并无好感，不认识徐盟主这个人，但传话的朋友转托甚有诚意，你如何回话，我尊重你的意见。”

“柳兄，如果你是当事人。”

“我根本不会放在心上。”柳思说：“如果把精力放在一些小事上，千方百计谋求报复，咱们在江湖玩命的人，活得未免太辛苦了，甚么事也不要干啦！”

“这……依你的看法，仰止山庄那傲慢的小女人，侮辱我的事，也没有报复的必要了？”

“本来就是呀！何况仰止山庄丢了两个金刚，可说是间接断送在你我手中的，她已受到过份的惩罚了。”柳思加以劝解，真希望双方不要再冤缠孽结，与杀手集团结不解之仇，并不是聪明的事。见好即收；光棍打九九，不打加一，这是江湖闯道者处事应有的态度。

“柳兄，摄魂骷髅毙了两个金刚，原因与你我风牛马不相及……”

“所以我说是间接断送呀！仰止山庄的人如果不追你，怎会闯入老凶魔的禁区，冲犯了老凶魔的忌讳？我为了救你，不得不把老凶魔吓走，所以我也有一部分介入的道义责任。”

“好吧；请贵友转告徐盟主，我与星斗盟的过节，从此一笔勾销。”白发郎君郑重地说：“我不要见他，我也讨厌与杀手套交情。”

“好，这是明智之举，东门兄。”

“仰止山庄那个傲慢自大小女人，我承认失败不再找她了。老实说，我真不配和八表狂龙争风。在这里玩几天，我们就离开往苏杭走走。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；到天堂去散散心，总比在这里和八表狂龙争女人写意些。”

“也好，但得小心巡缉营的走狗。”柳思显然不赞成白发郎君到苏杭散心，却又不便劝阻，“我得到确切的消息，鄢狗官在杭州绍兴一带，碰上了可怕的刺客，被劫走了不少向各地官府勒索得来的金银珠宝，命是保住了，死了一些保留，吃了不少苦头，所以不敢把随行的高手保留派来南京，要留在身边保护他的安全。八表狂龙很不满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弄到数万两金银，作为另行聘请身怀奇技异能的高手名宿礼金，发誓要彻底消灭九华剑园的人，再进一步对付大江水陆群雄的仁义大爷尚义小筑主人，扫清盐运区的一切阻碍。你们前往苏杭，最好不要引起鄢狗官那些高手保留的注意。”

“老弟，你的消息十分灵通，委实惊人。”混天一掌大感吃惊：“你真在七猛兽手下当伙计？”

“干了将近一年。”柳思不多作解释。

“七猛兽瞎了眼。”

“而且是聋子，就听不进我的忠告。洪荒狮几个人死了，我有点抱歉。”柳思摇头苦笑，“只有一点抱歉而已，因为我已经尽了劝告的朋友情义，他们不听。我从不勉强任何人，我认为一个人活在世间，只要成了年，就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，知道如何分辨是非。我不是神，我不想左右别人的命运。”

“老弟，你对我们有些什么忠告？”

“须放手时且放手。”柳思一字一吐。

“他们抄了不少朋友的家，杀死了不少无辜，连老仆妇孺也一律处死……”

“很抱歉，我只是就情势论事。至于其他的因素，我不配评估。我说过，我不是神。”柳思脸上有漠然的神情毫无热心的表示：“我知道，有些深仇大恨，身受其痛苦的人是无法忘怀的，很可能祸延不少代。以我来说，八表狂龙再三侮辱我，我根本不介意，而且我已经在他们那儿索回了代价。康前辈，你不该要我这个没有切身之痛的人，评论有关深仇大恨的事，因为对我无关痛痒。你们的事，应该由你们作理智的判断和衡量。”

“看来，我们不能期望你的帮助了。”混天一掌叹息着说。

“是的，我已经是局外人了。”柳思突然提高嗓门，“七猛兽曾经是在下的东主，他们胁迫我情有可原。其他的混蛋如果再胆敢胁迫我，我要他后悔八辈子。”

他的虎目中，突然放射出慑人心魄的森森奇光。

混天一掌扭头向邻桌的五个人瞥了一眼，五个不伦不类的食客正匆匆离座下楼。

不远处位于厅角的一桌，三双怪眼正向这面眺望。

“走狗？”混天一掌用大拇指，向身后的梯口指指。

“没错。”白发郎君说：“另有一些人散布在酒楼四周的街道上，很可能找机会撒野。”

“他们最好不要撒野。”柳思凶狠地说：“我年轻、耐性有限。别管啦！喝酒。谭姑娘，你好像有点心神不自在，不会是胡思乱想吧？阿呵！年轻小

姑娘谁不多愁善感富幻想？但愿你不是想举剑傲啸江湖的愿望。”

“啐！我想的是回洞庭打渔。”谭姑娘红云上颊，白了他一眼：“我还在想燕子楼的关盼盼。”

“”！你怎么……”

“我在想，她的丈夫张尚书，一定很爱她。”谭潇湘感到自己眼前有点朦胧，“自守空楼敛眼眉，形同春后牡丹枝……生死两茫茫，燕子楼一定没有张尚书的魂魄，所以她才会憔悴如春后牡丹枝。可是，她怎能有勇气十余年枯守不下楼？守住即逝去的爱……”

“别替古人悲伤了，傻女孩。”柳思打断她的话，“我踏过无数尸体，我劈过不少头颅，知道人死是怎么回事；人死如灯灭是千真万确的事。但活着的人，除了可见的现实生活之外，另有不可见的灵性一面，不但可以感觉出刻骨铭心的事物存在，甚至可以看到以及接触到所思念的人或物。旁人用幻觉两字解释，当事人是不会接受的。也许，关盼盼确是活在有张尚书魂魄相伴的燕子楼上，尽管这个张尚书事实上并不存在，她才有勇气相伴十余年不下楼。老年人活在回忆里，回忆就可以让人有勇气活下去。算了，何必替古人担忧？我已经嗅到猎犬味愈来愈浓，赶快酒足菜饱早走为上。来，干杯！”

厅角的二个食客，等柳思六个人消失在楼口后，立即会账往楼口走。

楼上的食厅很广阔，一排三间连两进，可供应五六十桌酒席，酒客甚多，上楼下梯各不相识。

斜刺里踱出两个人，劈面截住了。

一个穿了团花长衫，极为体面的仕绅，伸手挡住了领先要下楼的食客，虎目炯炯不住阴笑。

“噢！你……”领先的食客也怪眼一翻。

“你混到城里来了？混过界了吧？”仕绅的话，可没有仕绅味。

“阁下……”领先的食客一怔。

“你不认识我，我认识你。”仕绅咄咄逼人。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你是江宁县的捕头，妙手金刚谈志刚。”

“噢！咱们眼生……”

“你给我听清了，姓谈的。”

“你威胁我吗？”妙手金刚冒火了。

“你配我威胁？”我随时可以把你剁碎了喂狗。哼！”

“阁下……”妙手金刚大吃一惊，怒火全消。

“看看我。”仕绅伸手在脸上摸摸弄弄，揭开薄薄的所谓人皮面具，露出可怕的骷髅形面孔，随即重新回复原状冷冷一笑。

“我……我我……”妙手金刚快要崩溃了。

“我，要命阎王。”另一位仕绅说。

妙手金刚敢和歹徒恶棍玩命，敢和侠义英雄斗法，敢和江洋大盗拼搏，但却怕定了那些心狠手辣，阴毒残忍的宇内凶魔。

摄魂骷髅和要命阎王，就是这种没有人性的宇内凶魔，也是浪迹天下，飘忽不定无根可寻的杀星，杀人如屠狗，屠家灭门形同儿戏的魔鬼。制造一些大量屠杀血案一走了之，谁也奈何不了这些可怕凶魔。

妙手金刚是有家有小的人，胆都快要吓破了。就算老凶魔不屠他的家，在南都杀一大堆人，他职责所在，铁定会跟着遭殃。

“你如果胆敢替走狗玩法，我陪你玩命。”摄魂骷髅厉声说：“大家正正当当玩，我老凶魔同样会讲理。如果不，休怪我凶性大发屠家灭门。离开那个姓柳的人远一点，知道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知道……”他抖索得像处身在冰窟里。

“我知道你们公门人，敷衍瞒骗的手段非常高明，应付巡缉营胁迫你必定经验丰富，我信任你。如果不……”

“在下天……天胆也……也不敢不敷衍他们……”

“你滚吧！”

“是的……”

三个人行了礼，屁滚尿流狂奔下楼，到了街上，才发现档湿腻腻地不好受。

## 第二二章

柳思沿后街徐徐北行，后街，是普通的商店区，隔绝了河两岸的莺莺燕燕，不再看到穿得华丽的寻芳客。

混天一掌和谭姑娘傍着他并行，似乎是同路。

“奇怪，不再有人跟踪了。”混天一掌大感诧异：“按理应该有人盯梢的。”

“那是跟踪我的人，他们并不急。”柳思说：“而且人数不够，我住的客店他们已经知道了，用不着亦步亦趋。我不是他们主要的猎物。哦！你们似乎没有动静。等得愈久，对你们愈不利，各地分司的高手陆续赶到，聘请的牛鬼蛇神日益增加，你们到底有何打算？”

“柳兄，你说过的，急不在以时。”谭姑娘显得神情轻松，“只有千日做贼，那能千日防贼？他们在明，我们在暗，找机会在他们身上戳三两个洞，再扩大伤口，剪除以些枝叶，够他们忙的了。”

“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扫庭犁穴，不急不急。”混天一掌也说得轻松：“我们准备联合四盐区的英雄豪杰，两淮、两浙、长卢（包括河间、沧州、青州）、山东，群雄并起，揭瓦抽砖，砍柱拆墙，看鄢狗官能支撑多久？”

“老天爷！你们这一来岂不要搞个烈火焚天？”柳思大吃一惊，“老实说，凭绝剑狂客的声望人缘，他还不足以号召群雄，他的人望北仅及淮安。那么，各地必定风起云涌，真正有声望的英雄豪杰，决不敢冒毁家之险出面司令，势将由黑道的牛鬼蛇神实际指挥，假借你们的旗号任所欲为，结果如何？不造反才是怪事。”

“那也是不得已的事，老弟。官逼民反……”

“你们去乱搞吧！胡闹。”柳思不悦地说：“鄢狗官就等你们造反，他就可以进一步掌握兵权了，也就有了逼锦衣卫出面的借口，锦衣卫掌理的主要工作就是防止造反。不关我的事，不要再来烦我。”

他脚下一紧，钻入一条小巷走了。

混天一掌知道他心中不快，拉住了要追入小巷的谭姑娘。

“康老伯，你……你怎么信口开河？”姑娘也感到不快，不悦地提出指责。

“你真笨。”混天一掌笑吟吟地说：“让他知道后果严重，他就不会袖手了，是吗？我们力量单薄，他无意助我们一臂之力，一旦他觉得烈火焚天后果严重，天下大乱他能逍遥自在吗？”

“他一气反而推我们一把，岂不弄巧反掘？”

“不会的，他连一些老凶魔也暗中加以援手，再下些工夫，他哪能不插手？既然有人盯他的梢，可知八表狂龙决不会放。过他，内外交激，他不冒火才怪。”一拉姑娘的手，闪身在街角的暗影中：“把跟踪的两个眼线撂倒，这笔账肯定会算在他头上。准备，你左我右。”

两个泼皮打扮的人，在巷口探头探脑片刻，附耳略一商量，举步进入小巷。微风飒然。

快速的人影从街角闪出，豹子一样从后面扑上了，捷逾电闪一击即中。

柳思的确感到气愤，他不希望发生烈火焚天的大灾祸。如果绝剑狂客真要按照行事，不难引发燃起火苗的作用，但绝难控制尔后的火势蔓延，一旦势成燎原，天知道会有多少人遭殃？锦衣卫一涉入，他脱得了干连？

他也知道绝剑狂客毁家之痛，刻骨铭心，不便出面阻止绝剑狂客的复仇大举，他不想做巡缉营的帮凶。愈想心里愈烦，有点魂不守舍。

接近巷底，他突然发现没有眼线跟来。

“糟！眼线跟踪的目标不是我。”他心中一动，倒抽了一口凉气。

如果目标不是他，那就表示走狗意在白发郎君了。混天一掌与谭姑娘，是临时加入的，他在金陵酒楼请客，事先并没将旁人计入。

心中一急，立即跃登瓦面，不再走街巷耽误时间，展开绝顶轻功飞赶。

秦淮河分为内河和正河。内河从通济门水门流入城中，斜贯都城南隅，从西面的三山门水门流出，重新与正河会合，沿石头城西，自三汊河注入大江。

正河绕城外环流，成为护城河。聚宝门主要大桥是镇淮桥，也叫南津桥。左右自东至西，有不少桥梁，因为聚宝门外直抵雨花台一带，都是拥挤的市街，每条南北向的街道，都建有桥梁通行。

镇淮桥以东的那座桥，叫武定桥，位于织锦三坊。那一带几乎全是织造世家。天黑之后，仍有赶工的织工来来往往。

城外的市街称坊，可知在行政上已经被看成城内的市街了，通常行政小单位城内称坊，城外称厢，乡郊称乡或里，不会混淆。

如果某人称居住在某坊，可以断定是住在城内的人了。所以俗语称街坊邻舍。通常意指城里的人。

织锦三坊的居民单纯，不会引起治安人员的注意，城狐社鼠也不在这一带活动，不屑向一些苦织工打主意。

白发郎君一群人，就躲在这处不引起人注意的地方落脚，便于在城外活动，与巡缉营的人保持接触，往来江东门也方便。

柳思在城内金陵酒摆设宴；用意是将情势奉告，也表示正式化解双方的过节，劝白发郎君与星斗盟化敌为友，在两方没发生重大伤害事故之前，能及早化干戈为五帛。

白发郎君仅带了育衫客和彩凤赴约，三人的轻功都十分高明，皆能逾城而出毫无困难，不必用缒绳。

白发郎君根本不相信，八表狂龙会派人跟踪他，他只担心星斗盟人的跟踪。既然他已经答应放弃报复，星斗盟当然不会派杀手盯梢了。

三人跳城外出，已经确定没有人跟踪，心中一宽，不再遮遮掩掩，放心大胆进入市街。

落脚处是一度机房后面，一间颇为偏僻的仓房看守人小屋，利用仓房的高院墙进出，墙外的小巷是风火巷，平时没有人行走，出入颇为秘密方便。

风火巷就是防火巷，宽不足五尺，两面的院墙与屋壁挡住了光线，夜间更是黑沉沉。

白发郎君领先在巷中摸索前行，毫无戒心地跃登院墙飘身而下。

库房小屋有灯光，后面一排六座仓库黑沉沉，通机房的走道没有灯火，远处机房已没有织机声传来，即将三更，机房已经停工了。

留在小屋的游神、龙须虎、飞虎，大概已经安睡了，仅小厅有灯火。

手一触大门，白发郎君的手僵住了。

身后的育衫容和彩凤，仍没察觉出他的惊态。

沉重的右面门扇，正徐徐而开，没发出门臼的转动磨擦声，门臼本来就注了菜油，以免大夜间出入发出声音，这是江湖朋友爱用的平常技术。

他感到、浑身汗毛直竖，不吉的感觉像浪涛般袭击着他。门扇自启，怎不令人吃惊？

飞虎钟雄三个人，应该已经就寝，必须用记号轻叩门扇，唤醒睡了的人启门。

灯光入目，他已经来不及有所反应了。

“进来！”里面传出人声，声音充满凶兆。

他想立即离开，身后已传出彩凤惊呼。转身一看，心中一凉。

共有六个黑影，堵在他们身后约三丈左右，一个个像石人，叉腰屹立无声无息。

小厅不大，上首坐着两个人，八表狂龙和东方玉秀，像一双金童玉女，郎才女貌，穿的衣裙十分亮丽出色，灯光下更为容光照人。

他一咬牙，迈步入厅。

“我们来，你们二位刚走，已经等了两个更次。”八表狂龙豪气飞扬，神情得意极了：“听飞虎供称，你们三位赴柳不思的欢宴，大概不假，你们没醉吧？”

“你们专门来找我的？”白发郎君硬着头皮问。

“是东方姑娘找你。”八表狂龙脸一沉，“既然你们和柳不思串在一起，我就有找你的充分理由了。”

“在下……”

“不许巧辩！”八表狂龙冷叱：“你知柳不思是本营的叛徒，居然与他勾结，没有理由好讲，你说破嘴也是枉然。当然，你欠东方姑娘的帐必须先清理。”

“好，俗语说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在下与东方姑娘的债，我白发郎君一肩挑，与我那些朋友无关……”八表狂龙举手一挥，后堂出来了三个人，把三个鲜血淋漓，仅有一口气在的半死人拖出，往堂下一丢。

“你……们……”白发郎君痛苦地厉叫。

是飞虎钟雄、龙须虎、游神甘霸三个人，鲜血被面，五官变形扭曲，面目全非，手脚已经骨折，一看便知曾经受到酷刑折磨残害。

“与本座作对的人，杀无赦。”八表狂龙声色俱厉，“他们已招了供，招出你的确与柳不思有所勾结，很可能是你们几个人，唆使他叛逃掩护他逃过

江来。”

“你这狗养的杂种无知，我哪配掩护他过江？”白发郎君明知在数难逃，豁出去啦！咬牙切齿大骂：“我还不配替他提鞋。东方小贱妇，些小过节你竟然作如此惨烈的报复，你的心肝必定已经被狗吃掉了，你……”

砰然大震中，八仙桌被八表蛟龙踢飞，掣得四分五裂，勃然变色而起。

“我会给你公平相决的机会。”东方玉秀冷冷地说，毫无愧色，纤手一挥。

内堂踱出侍女，将一把连鞘剑抛出。

在都城内没有人敢带刀剑出入，治安人员例外，因此白发郎君三个人。身上根本没有武器可用。

白发郎君接住剑，拔剑丢掉鞘。向身后的两同伴，打出火速脱身的暗号，拉开马步。

“来吧！你最好别栽在我剑下。”他豪勇地说，随即一声长啸。身剑合一扑上了，剑化长虹招出飞虹戏日。走中宫无畏地猛攻上盘。

同一瞬间，身后电芒进射。

“呃……”还来不及动身撤走的彩凤，缓缓向前一扑，背心上飞刀柄清晰入目，被人从后面用飞刀击中背心要害，刃贯体五寸左右。

青衫客则伸手在背部摸索，摸到一绺镖穗，那是开了血槽的透风镖，正常的长度是五至六寸。这是说，镖已贯体五或六寸了，只留有定向的镖穗露在外面。

一旦知道伤势，人便支持不住了。两人几乎是同时扑倒的，一镖一刀成了致命一击。

白发郎君不知道两位同伴倒了，还以为两同伴在他向前抢攻时，乘机撤走突围，他自己在即将接触时暴退，以进为退或许有希望脱身。

东方玉秀的剑术和御剑的内力，都比他高明精纯，丝毫不在意他志在拼命的抢攻，信手一剑挥出硬封硬接，冷哼一声剑进入进。

双剑即将接触，剑虹猛然后缩。

“你走得了？”一旁的八表狂龙叫，远在丈外一掌拍出。收剑飞退的白发郎君，做梦也没料到八表狂龙会乘危出手，身形暴退，感到一阵可怕的劲风及体，全身肌骨似乎突然急剧收缩，飞退的身形一慢，猛然一声气爆，全身压力一松，转变成外进，似乎体内的内部器官，正猛然爆炸。

砰一声大震，他摔倒向外滚，滚至门限下被门限挡住，小腹立即被人踏住了。

他完全失去挣扎的力道，只感到浑身骨肉巴经散碎了，痛楚猛然光临，痛得他几乎闭气。

好可怕的掌力，乍缩乍爆的劲道骇人听闻。

这瞬间，他完全绝望了，他看到正在断气的彩凤和青衫客，一同扑倒在他身侧不远处。

“要活的。”八表狂龙沉喝。

“长上，他一定是活的。”踏住他的人欠身恭敬地回话，脚上的力道骤减。

“提他过来。”

“遵命。”踏住他的人俯身抓他的发结，脚离开他的小腹。

“我要口供……”八表狂龙继续说。

门外幽暗，突然传出扑打声。

刚将他抓住拖动的人，突然松手，人向前仆。他并没昏跃，抓剑的手，

因痛楚太剧，反而抓得死紧。刚发现抓他的人向前栽，手掌一松，剑被夺走了，耳中立即听到令人心向下沉，毛骨悚然的剑吟，与利刃破风的呼啸。

东方玉秀瞥见自己人倒下，发现多了一个朦胧的人影闯入，剑从白发郎君手中飞起，发出惊心动魄的异啸，幻出一道光弧，兜头斜劈而下。

她反应超人，不假思索一剑急架。

“铮”一声狂震，她的剑被从中吹断了，手中一轻，她本能地缩体吸腹倏然暴退。

剑贴她的发髻上方掠过，她惊出一身冷汗，暴退了丈余，这才看清剑使刀招的人是谁。

这瞬间，八表狂龙怒吼一声，双掌连环拍出三掌，来不及拔剑，以劈空掌力进攻。

这种神奥的掌力，有两种全然不周的怪异劲道进发，一缩一涨，鬼神莫测，对手无法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劲道接招，一照面便会陷入危局。

但来人的剑一点也不受两种怪异的劲道所影响，一连三副挥劈，掌劲化为风雷声四散而逝，剑光逐渐接近，势如雷霆。

八表狂龙并不笨，对手愈强，狂态愈敛，反而灵智更为清明，发觉掌力不发生效用，阻挡不住狂猛的剑光，知道大事不妙。

先后共发了四掌，精力已耗损得差不多了，而且没有机会拔剑，再用掌必定浪费真力，猛地斜飞而起，脱出剑光的笼罩；砰一声大震，撞破明窗穿出屋外去了。

东方玉秀剑没有了，已早一刹那窜入后堂。

变化太快，交手皆出于本能，无法使用绝学和技巧，一沾即优劣立判。

发出一声长啸，八表狂龙在屋外召唤爪牙，同时拔剑出鞘，羞怒交加咬牙切齿。

已看出闯入的人是柳思，难怪这条狂龙羞怒交加。虽说变生仓卒，武功无以发挥，但被一个小混混逼得撞窗逃走，脸往哪儿放？

可是，大事不妙。

堵在门外的，应该有五个人，怎么全倒在地上了？显然柳思带来了可伯的众多高手，才能眨眼间，毙了五个身手超绝的名家。

心中一虚，不再逗留，向屋后急撤，会合从屋后撤出的东方玉秀主婢，和五个同伴，发出急撤的信号，如飞而遁。

人已经死了一半，自己真力又耗损过巨，再不走可就嫌晚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

白发郎君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被服下的药一冲，神魂归位，泪眼膜脱，他居然看出救他的人是柳思，知道被柳思把他从鬼门关拉回阳世了。

“救……救救他们，柳……兄……”他悲痛地大叫，哇一声又喷出一口鲜血。

“抱歉，他……他们都死了。”柳思咬牙说：“怎么一回事？东门兄。”

“天一黑，他们就占了这处地方，在这里等我回来。”他强忍痛楚，说话居然倾畅，“地方蛇鼠出卖了我们，那小泼妇东方玉秀……咳……咳……哇！”

“不要再说了，不能再吐血，老兄。”柳思抱起了他，“我先安顿你，再找人来替他们善后。”

“我好……恨……”

“不要让恨影响你的情绪，慢慢来，老兄。一个愤怒如狂，被仇恨冲昏了灵智的人，办不出什么好事的，你必须冷静、冷静、冷静。”

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风平浪静，南京没有惨烈的事故发生。

第四天午后，两个挂剑书生出现在江东门。

江东门的城门楼附近，其实已形成小市集，没有城墙，大街小街相当凌乱没有章法，也就显得杂乱，算是南京外围的市镇。

外城的十六座城门，环绕南京全程一百八十里，有一半以上已经形成镇市，有些本来就是市集。

江东门可能是最繁荣的市镇，设有江东驿和江东巡检司卫门。巡检是正式的地区治安首长，是真正的官，官阶是最起码的从九品，但毕竟仍是官。

巡捕是所谓胥吏，最低的甚至只能算丁役，毫无地位。处境可怜。一个巡检老爷，可随地区的大小而增减所属的巡捕人数，却不能直接指挥县衙班房的巡捕。

巡捕通常分两种，马快和步快，所以也称捕快。但在南京的大半地区，没有马快而改为舟捕，乘船。船称为哨船。

妙手金刚是江宁县衙的捕快头头，不受江东门罗巡检的直接指挥，但碰上了仍得听命于罗巡检，所以妙手金刚除非有其必要，不然就避免到江东门走动，看罗巡检的白眼，更不想去接受驱策。

通常从上江来的旅客，船靠泊江东门码头。那些够资格住官驿的官方人士，必定到江东驿接受招待。其他的旅客如不在码头区的旅舍投宿，也得到江东门落店，以便第二天进都城，可知江东门确是繁荣的市镇，不然岂能设有巡检司衙门？

巡缉营的营本部(汉指两浙盐区的营)，设在江东门码头区，距江东门市镇仅五里左右，简直就是巡缉营内院，走狗们在江东门市镇，比巡检衙门的巡捕多上好几倍、人人害怕，把他们看成洪水猛兽。

两个书生出现在江东门市镇，等于是公然踏入巡缉营伪内院。

黄鼠狼闯进了鸡笼，引起的混乱可想而知。

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

两人穿的是士子的青衫，有点像江宁县学舍的生员。生员挂剑是正常的，他两人就挂了剑，书剑游学，是读书人的专利，因为读书士子必须文武全才。

帽就戴得不合身分了，是四方平定巾，那是仕绅们的巾帽，有身分人才配戴，那是开国皇帝所设制的巾帽。

更糟的是，前摆抄起掖在腰带上，不再斯文，走起路来方便些，龙行虎步不像读书人。

柳思身材稍高些，白发郎君则稍为雄壮。

一脚跨入稻香居茶坊，立即吸引了所有茶客的目光，英俊、魁梧、虎目炯炯有神，当然吸引人们的注意。

茶坊占地甚广，花木扶疏，雅座四面授空，凉风习习格局不俗。

南都的茶坊，真正纯吃茶的人并不多，点心瓜果百味杂阵，茶反而成了附属品。

彻了一壶龙井，十几碟干果点心排满一桌。两人润过喉，开始亮大嗓门高谈阔论。

白发郎君的内伤已经痊愈，比往昔更为神采奕奕。四平巾把发根也掩

住了，谁也看不成他是少年白发。

“傍晚时分，咱们绕城前往利涉桥，登替月花舫，召芳姿女史簪花，我作东，如何？”白发郎君语惊四座。

那年头正是秦 98 风月最光辉的时期，读书士子到秦淮摆花酒、捧妓女，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，不以为怪。

后来的明末四公子，在这里谱出末世风流奇谭。

秦淮内河(城内)有四大名花，正河(城外)也有四大名花。

利涉桥，也就是艳名动天下的桃叶渡所在地，在城外文德桥的东面。文德桥西面，就是织锦三坊的武定桥。白发郎君的五位同伴，就死在织锦三坊。

芳姿女史，是四大名花之一，是替月花舫的红牌首席艳姬。形容女人美丽丰满，称圆姿替月。替月花舫的姑娘们，芳名的第二个字都用姿。

“敬谢不敏。你老兄喜欢这种调调儿，可别把我拖进风流阵仗里摆布。”柳思更是有意吸引茶客的注意，声如洪钟，说的话毫无文味，“你老兄爱色，我爱酒。我宁可到聚宝门外，富有田园风味的马祥兴，喝十斤花雕，饱餐一顿美人肝、风尾虾、油鸡、板鸭，大快朵颐。”

桌四周共来了七个人，像七条大鲨鱼，接近了笨拙的翻车鱼。

“老兄，你一定搞错了，一定不曾来过南京，仅凭耳闻。”那位眉心有一颗指大黑胎记的人，在旁抱肘而立狞笑着说。

“搞错什么？老兄。”柳思笑吟吟地扭头问。

“马祥兴已经关门快二十年啦！”

“真的呀？什么时候重新开张？”

“不知道，马家的子侄好像没有重新开张的打算。”

“真扫兴。”柳思脸上流露出显明的失望，“不瞒你说，我不是没到过南京，而是来去匆匆太忙，没有机会尝尝马祥兴的名菜。在我老爹口中，听说过马祥兴，没料到这次慕名而来却扑了空，百年老店居然关门大吉，难怪人事沧桑

“你这次是徐州来的？”

“没错。呵呵！你这三个眼睛的笨头，是个活神仙，能未卜先知，知道我从徐州来，真了不起。”柳思疯颠颠地说。

“你姓柳？”

“对呀！哈哈！我真的开始佩服你了。”柳思将一片玄武湖肥藕丢入嘴，说话含含糊糊，“也许你这家伙多了一个眼睛，所以看穿我了。”

“你叫柳不思，没错吧？”有三个眼睛的大鲨鱼居然没生气，邪笑着问。

“对，对极了。”柳思一掌拍在桌上，兴高采烈，“我是愈来愈佩服你了，你他娘的真是活神仙。”

“我们有一个叛徒，也叫柳不思，徐州来的。”大鲨鱼不在乎挨骂，耐着性子说。

“叛徒，背叛什么呀？”

“是咱们的随从。”

“你们？你们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给我竖起驴耳听清了。”柳思又一掌拍在桌上，不怒而威，“我柳不思是百万富豪，你不要瞎了你的狗眼胡说八道。在江浦我已经再三声明，过

去你们这些狗都不吃的混蛋，侮辱在下的债，在下不再计较。今后，哪一个狗娘养的胆敢在我面前撒野，我将以牙还牙连本带利一起讨回来。你们，给我快滚！”

要激使强梁大发雷霆，太简单了，瞄一眼说一句话，也可以引起大灾祸。这番措词粗野强烈的话，足以让泥菩萨也会冒出火花。

三服大鲨鱼几乎气昏头，手一伸便是一记二龙争珠，要毁他的双目，出手凶狠快捷。

柳思不离座，安坐不动，左手一拾一抄，闪电似的反扣住对方的手腕将人拉近，右手格开对方保护胸腹的左手；双指切入。

“哎……”三眼鲨鱼狂叫，仰面飞撞。

两个眼珠掉落在地上，血不多。

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；对方掏他的双睛，他反而把对方的双目掏出来了。

“换一个上！”他安坐不动，声如雷震。

其他六个人大骇，还不知同伴是如何受创的。

三眼大鲨鱼被同伴及时扶住了，鲜血被面。

“我的眼睛看……看不见……了……”狂叫声也震耳欲聋。

“你的眼珠子已被掏出掉在地上了，当然看不见啦！”白发郎君在一旁说风凉话：“快捡起来塞回去，用黄明胶粘上就可以啦！”

眼珠被手指头掏出来！怎能塞回？

有人受重伤，祸发灾起，同伴怎肯干休？何况人多势众，必然会掀起狂风巨浪。

这些人都是南京本营区的走狗，不会追随首脑人物过江，当然不知道柳思的底细，只知道有一个叫柳不思的人叛逃，面貌如何如何，所有巡缉营的人，皆奉命留意捕捉这个叛徒。

目下居然被七个人碰上了，七个人对付一个小混混怎会有问题？岂知道为首的人，一上去就丢了眼睛，那还了得？

两个大汉同声怒吼，拔出一刀一剑狂野地冲上了。

白发郎君恨上心头，毫不迟疑地人起刀发，两把四寸柳叶飞刀化虹破空，刀到人倒。

仰止山庄威震江湖的四大金刚，也几乎栽在白发郎君的飞刀下，可知他的飞刀绝技，在暗器高手中名气相当高，含怒出手非同小可。

两把飞刀分别贯入两大汉的小腹，四寸刀只露出一星尾尖。

“来得好！”柳思高叫，拔剑出鞘，迎着第三名挥刀冲来的大汉，铮一声一剑崩飞了大汉的刀，手起剑落，硬砍下大汉的右臂，再加上一脚将人踢翻。迎上了第四名大汉，闪过正面一剑后挥，大汉的右脚齐膝而折。

七个人倒了五个，说快真快。

随后冲上的另两个大汉，急急刹住脚步，惊得顶门上走了真魂，如见鬼魅般撒腿狂奔，回营报讯去了，不再理会同伴的死活。

街上大乱，路人惊窜。

柳思丢下一锭碎银会账，两人匆匆出镇东溜之大吉。把蚁窝戳一个大洞，蚁群大乱理所当然，再不撤走，巡缉营的走狗必定像蚁群般涌到。

两人大闹江东门的消息，以奇快的速度向四面八方轰传。有心人欢欣鼓舞，也乘机高手齐出。

五里路来回算不了一回事，大批巡缉营的走狗片刻便到了，立即分头追赶，白忙了半天一无所获。

走狗们毕竟是鄢狗官豢养的丁役，还真不敢在城内撒野。鄢狗官虽则权倾中外，但在京都或南京，他的权势仍然有限，何况他本人仍然远在杭州，走狗们天胆也不敢在城内撒野。

星星之火已经点燃，必须进一步发展成燎原之势。

柳思早有准备，故意不从水西门入城，绕城而走，忽隐忽现引来了六个追对了方向的人。

绕过聚宝门繁华区，又有三个人赶到，九个人沿途一面打听，一面向碰上的眼线传递信息。

两人故意装出狼狈相，柳思甚至在接近通济门时，为了减轻负担，连剑都丢在路旁。

拾获遗剑的人，是追得最快的快刀郝威，这位拥有秋水冷焰宝刀的凶悍屠夫，兴奋得不顾一切下令急迫，认为不久便可将人迫及了。

接近通济门，已经是申牌左右，整整追逐了两个时辰，每个人都汗流浃背，精神不济了。

九个人迫近通济门，大喜过望。

“咱们赶两步，人一定还在门外。”快刀欢呼雀跃，脚下一紧。

天色不早，城外的人赶着出城，城里的人急着回城，两下里一挤，城内城外真有上千人动弹不得，人加上运送货物的小驴、骡子、车辆、挑担……热闹得很，闹哄哄人人像行进中的羊群，挤成一堆慢慢移动。

十几个把门的兵勇，指挥交通一个个浑身大汗，不住叫喊、咒骂、推入……

南京也有二道城，紫禁城(宫城)、皇城、都城。都城十三座门(金川门永远封闭了，永乐帝是从这座门攻入南京的)，十二座门可以通行。但正阳门平时很少有平民百姓行走。因为里面就是皇城的洪武门，两门之间的街道，几乎全是各色衙门。

西城与北城的几座门，城外的居民不多，所以只有通济门、水西门(三山门)、聚宝门、定淮门，出入的人最多。

原来仪凤门也有不少人出入，因为门外是龙江关。但仪凤门与钟阜门，皆已步金川门的后尘，被封闭了不少年，实际可以通行的只有十座门。

上百万人口的南京，这几座门如何能畅通？平时并不成问题，但早晚可就麻烦了。尤其是那四座城门，城内城外人山人海动弹不得，人们戏称为站圈，那光景委实令人感到恐怖。

快刀以为柳思两个人，绝不可能挤进城，因此兴高采烈赶快追。他对柳思相当熟悉，可是却不知道柳思的底细。

迫近人丛，九个人傻了眼，老天爷！怎能从蚂蚁似的人丛中找两个人？

他们不死心，找了不少人询问，最后总算查出，柳思两个人已绕道正阳门走了。

耽误了不少时辰，快刀急啦！洒开大步飞赶，赶得精疲力尽，又饥又渴受不了。

田野中人迹渐稀，不再有街道，路上也行人稀稀疏疏，快要暮色四起啦！

快刀突然发出一声欢呼，众人精神一振。

前面百十步，柳思两个人相搀相扶，一脚高一脚低，正吃力地踏上一条小石桥。

欢呼声吸引了两人的注意，两人扶住桥柱止步回望。

“柳不思，你走不了的。”快刀大叫，欣然大踏步急走，脚下也不怎么灵光啦！

柳思与白发郎君并肩站在桥头，哪像两个逃命累得要死的人？神定气闲，甚至长衫也不曾被汗水湿透，背着手像游山玩水的文士，脸上笑意盎然。

而快刀的九个人，一个个汗流浃背，气喘如牛，喉干舌燥饥火中烧，双腿发软举步维艰，再走一里半里，很可能崩溃了。

“哈哈！我不会走，我等你，等你送刀。”柳思笑吟吟和蔼可亲，毫无敌意，“你们好好调息，我会让你们公平地接刀。”

“等……等我送刀？”快刀傻傻地问。

“对，等你送刀。”柳思笑容可掬，“我不用任何兵刃也可杀人，但杀人员好的武器是刀。剑这玩意在我来说，一点也不趁手，直挺挺地不易发挥杀人的技巧，所以我善用刀，砍劈切割得心应手；你有一把好宝刀；过去我曾经借用过一次，很趁手，重量适当，吹毛可断，很好，很好。”

“你……你曾经借用一次？”

“是呀！我一掌把你打昏，借用你的刀试八表狂龙的斤两，几乎宰了他。”

“你……你就是……是……冷面……”

“冷面刀客，那就是我。”

快刀打一冷战，浑身开始发抖，似乎双腿拒绝支撑沉重的身躯，发软又发僵快要跪下了。

“你……你你……”快刀快要崩溃了，说话变了嗓走了样。

“我怎么啦？”

“你……你骗人，你不……不是冷面刀客……”

“冷面刀客是我临时胡诌的，当然我的绰号不是冷面刀客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你不配知道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把刀给我，饶你不死。”柳思把手向前一伸。

“你休想，你死吧……”狂叫声中，将拾得的剑向柳思掷去。随剑拔刀狂野地竭尽全力冲上。

柳思反掌轻拍，飞舞而来的连鞘剑回头反飞；旋势加倍，速度也加倍。

快刀仓卒问，用刀拍击眼前的飞旋剑影，一刀落空，剑把一旋，云头噗一声扫中右耳门。

打击力沉重，眼前一黑，左肩挨了一劈掌，右肩被巨爪所扣牢，宝刀易主。

“饶你不死！”柳思一脚将半昏迷的快刀踢翻，左手已拉断了刀鞘扣加以没收，“留你报信。”

白发郎君恨比天高，一面发射飞刀，一面挥剑扑向困顿惊恐的人丛，有如虎入羊群。

“留两个给我试刀！”柳思大叫，挥刀直上。

快刀是江湖上凶名昭著的屠夫，刀法极为狂野泼辣，是少数刀法好且拥有宝刀的风云人物，武功根基深厚扎实，名震江湖的少数名刀客之一。

上次他莫名其妙被柳思打昏夺刀，原因是骤不及防，甚至根本不知道有人近身、栽得很冤。

这次，则栽得好惨。

急功心切，不顾一切狂追，耗尽了精力，事实上已成了拉了一天破车的老牛，动起手来发不出两成功道，再被柳思承认是冷面刀客的事所惊，已是斗志全消，那禁得起一击？

被剑靶击中耳门，等于是勾消了剩余的一两成精力，一个超绝的高手，变成无用武之地的可怜虫。歇息了片刻，到桥下喝了足够的水，他精力渐复。回到桥头，看到了八具同伴的尸体，不禁悲从中来，也愤怒得咬牙切齿。

“我怎么如此愚蠢？犯了穷寇莫追的大忌，害死了这许多弟兄。”他这才知道后悔无及，“这狗养的一直仍身在我们身边，怎么会有如此冷静的耐性？真是一个险毒诡谲伸屈自如的可伯人物，我得赶回去通风报信。”

将八同伴的尸体，拖至桥旁的竹林内藏妥，取同伴的一把单刀佩上，准备返回营区。

暮色四起，晚霞余晖洒下满天金红，他身上的血迹却由红变成紫黑，那是搬动同伴尸体所留下的血迹，他自己并投受伤。

猛抬头，看到一个紫红衣裙的美丽女人，与晚霞争光彩，恍若彩霞仙子。

看见美丽的女人，他应该心花怒放赏心悦目，但他却心中一震，脊梁发冷。

他并没完全恢复体能，至少饥火中烧饿得有气无力，而且自己的武功固然超绝，却对付不了这个女人。

是小妖巫月华仙子。

他对巫术深怀恐惧，拼武功拼刀，小妖巫算得了什么？但小妖巫不会和他拼武功拼刀。

月华仙子认识他，用惑然的神情，在他和一排尸体上看来看去。

“你们遭到祸事了，死了八个。”月华仙子眼中有怜悯的神情：“不会是被柳不思下的毒手吧？他一直就不曾下毒手杀人。”

“正是他下的毒手，还有一个白发郎君。”他强作镇定，暗中戒备应变：“所有的人，都被他所愚弄了。”

“只留下你一个？”

“他要留我传信。”

“留活口传信，传什么信？”

“他没说，但意思很明显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杀鸡敬猴，吓唬咱们这些人。”快刀痛苦地说：“刹那间他就杀了我们这许多人，巡缉营的人将望影心惊，太残忍了，他这种报复的手段太狠毒，天地不容。这该死的刀客，本营不会被吓倒的。”

“刀客？唔！你的秋水冷焰刀呢？”

“他……他抢走了我的宝刀！”快刀痛心疾首，叫号声如丧考妣：“这次，他……他不会还给我了。”

“抢了你的宝刀，当然不会还给你。废话。”

“他上次就还给我了。”快刀不假思索地说。

“噢！你是说……”

“他就是那个混蛋冷面刀客，上次抢了我的刀斗八表狂龙。”

“真的呀？”月华仙子脸色一变。

“他已经承认了。”

月华仙子呼出一口长气，沉默片刻，眼中有迷惘的神情。

“你走吧！”月华仙子挥手赶人：“他既然有意留活口，想必另有打算。我也是闻风赶来找他的！他往何处走了？”

“可能从正阳门进城了。”

“唔，可能。他敢胆大包天在正阳门附近杀人，当然敢从正阳门出入。”月华仙子一面说，一面从正阳门方向走了。

## 第二十三章

快刀并不知道柳思是从何处走的，他怕月华仙子跟在他后面，因此诱使小妖巫向北走，他要南奔返回江东门报信。有一个劲敌暗中跟在后面，提心吊胆滋味不好受。

他必须把信息传出，要其他的人小心提防，不能再零星星派人捉柳不思，必须集中全力一举将柳不思击毙，以免枉送一些同伴的性命。

八表狂龙一直就要求所有的人，查黑面人冷面刀客的底细，更逼柳不思去向白发郎君调查这个人，没料到这人竟然是柳不思，这笑话闹大了。

他有毛骨悚然的感觉，这个原来是三流小混混的柳不思，为何甘受侮辱潜伏在他们身边，到底有何用意？

他不再多想，提心吊胆向回路急奔。

有好几十里好赶，他必须支持下去。

仅奔出三里地，前面路右的一座小茅亭，原来在亭内歇息的两个人，突然长身而起，身形一闪便到了路中，迎面拦住去路。

他想退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要一转身，对方必定一追即及。

如果不是精力未复，他并不怕这两个人，至少这两个人还奈何不了他，但现在……一咬牙，他拔刀出鞘。

他当然认识这两个人，巡缉营这次制造借口大兴干戈，就是为了除去这两个人，与代表这两个人的权威和力量。

九华剑园的主人，绝剑狂客吴世权，和少主人吴志贤，这父子俩终于一同出现了。

绝剑狂客还有一个儿子，次子吴志勇，是最活跃的一个年轻人，以往曾出现了好几次，巡缉营人手不足，一直就控制不住剑园的主要人物。

“咦！你的宝刀呢？”绝剑狂客冷冷地说：“吴某拥有三把宝剑，正打算宝剑对宝刀呢！”

“在下的宝刀被……不在了。”快刀单刀徐举，“你不会因为在下没有宝刀，就不理会在下吧？”

“不，就算你赤手空拳，吴某同样会宰了你。”绝剑狂客咬牙说：“吴某与你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我所有的朋友也没有意思招惹你们巡缉营的走狗，你们却制造事端，毁了在下的家，屠杀了在下不少朋友，吴某恨比天高，只有

血才能冲淡这深仇大恨。唯一可做的事，就是不是吴某的亲友死光，就是你们巡缉营毁灭，别无他途。阁下，你有生死一决的勇气吗？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我们与你们最大不同的地方，是公平了断的看法不同。你们以身在公门，任何规矩都不必遵守。”

“咱们本来就是身在公门……”

“去你娘的身在公门。”绝剑狂客破口大骂：“巡缉营只是鄢狗官私人豢养的残民敛财走狗，鄢狗官不在位便会树倒猢猻散。你他娘的在巡缉营任力士，手下有三四十名巡丁，我问你，你们的粮饷，是不是朝廷所发的？去你娘的混蛋！你们根本没有粮饷，鄢狗官只从你们率兽食人的所谓缉获的私盐中，拔出一点点脏款作为奖金而已。你他娘的算什么公人？你侮辱了公人两字，狗东西！”

陆柄总督锦衣卫，他自己私养一个铁血锄奸团；严嵩奸贼父子窃国，私养一个黑龙帮一个黑鹰会；鄢懋卿御史兼任总理四区盐政，养了人数最多的四地区巡缉营。

这些私人豢养的爪牙，经费都是自掏腰包的。人在政在，人亡政亡；这些权臣一旦垮台不在位，所私养的爪牙也就树倒猢猻散，各自奔前程。

巡缉营最为可恶，鄢狗官根本不给经费，要他们从所缉获的私盐中。拨出一点点钱作奖金，所以巡缉营是不发粮饷的，以奖金替代。因此一些偏远地区，所缉获的私盐少得可怜，奖金也随之而减少，不但养不活家小，甚至本身也衣食无着，如果不为非作歹，早就饿死了。

结果，巡缉营的人就利用特权，不但包庇走私，自己也直接从盐区以各种名目将盐运出，成了合法的大私梟，更抢劫正当盐商，查缉私盐反而成了副业。

其至不但自己经营盐运，也包庇各种逃税私货。力士级以上的人，几乎全成了大富豪，偏远地区的巡丁，却苦得要死，只好与地方的蛇鼠，打起巡缉营的特权旗号为非作歹，上下其手。

朝廷不是不知道其中弊端，只是装聋作哑不加问闻，各地受害官吏与朝中大臣，交相参劾，奏章如雪片飞呈，但皇帝老爷一概不予置理，一概“留中”了事。留中者，意思是搁在里面，也就是束之高阁的意思。

鄢狗官总理四区盐政，四年来，每年替皇帝增加百万两以上的盐税收入，皇帝怎肯放弃？没将那些参奏的大臣打下地狱，嘉靖皇帝已经够仁慈了。

“你少给我胡说八道。”快刀横定了心，不再示弱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咱们都是替朝廷执法的人，咱们有没有粮响不关你的事，你被抄家咎由自取，与咱们为敌，就是不法暴民。你那些江湖规矩武林道义，只能在你们不法暴民间叫叫嚷嚷……”

“你这往昔的黑道凶梟，从不法暴民加入巡缉营，摇身一变就以执法者嘴脸耀武扬威，以合法掩护非法，就算把你捧上龙座，你仍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匪徒。我知道计算我吴家的主谋中，主事人是无情剑，一定算你一份。我要口供，但我仍然以公平的手段擒你，至于拷问口供的手段，是否公平概不保证。”

“姓吴的，你不要枉费心机取口供。”快刀拍拍胸膛，“不错，算我一份。我可以明白告诉你，铲除你们九华剑园吴家，是咱们全体巡缉营的公意，每个人都有份。你绝剑狂客明里不与咱们作对，暗中连络各门各道的牛鬼蛇神，

再三暗中抢劫咱们营本部的运盐船，偷偷摸摸暗杀咱们的弟兄，断咱们的财路，你以为瞒得了人？”

“哼！你想血口喷人？”

“是吗？飞天豹子就纠合黑道歹徒，执行谋杀、抢劫各地分司财物的司令人。闹海绞钱四海，是领导大江水贼，劫掠运盐船的执行人。去年一年中，他先后劫去本营十七艘盐船，共损失精盐捌仟五百余引，那都是咱们南京营本部几个人的，损失惨重。只杀掉你们一些不重要混混，抵偿不了咱们的损失，必须把你们杀绝斩光，才能永保没有后患。咱们已有另一步计划，彻底扫清这条江水，你何不明时势远走高飞？走了水不要再回来妄图重建山门。你们走，我一定说服其他弟兄，放你们一条生路，你答不答应？”

一声怪笑，亭对面的树林中，蹬出五个人，领先的人是摄魂骷髅，不再戴皮面具，露出吓人骷髅型面孔，像大白天出现的鬼物。

“姓吴的答应，老夫却不答应。”摄魂骷髅的话充满凶兆，“丢开老夫三个门人死伤殆尽的仇恨，放眼日后的情势，你扫清了这条江水，日后老夫岂不永远不敢踏入大江两岸？快刀。你休想逞口舌之能，妄想姓吴的上当放了你，他放老夫不放，你是我的。”

老凶魔是这次事故损失最惨重的人，几乎全军覆没，恨比天高，绝不轻易放手，他本来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，睚眦必报的凶魔。

现在，他的朋友也愈来愈多了，都是些魔道中凶名昭彰的可怕人物，可知他复仇的念头是如何强烈了。

四个同伴中，没有要命阎王和地府魁星，可知必定是新加入的朋友，活动更为积极了。

老凶魔得到柳思不过问的承诺，胆气壮了许多，投桃报李，他也在暗中帮助柳思。柳思正式与八表狂龙翻脸，老凶魔是最兴奋的一个。

快刀心胆俱寒，知道完了。

这家伙并不怎么害怕绝剑狂客父子，毕竟吴家是侠义道英雄，绝剑狂客声称给他公平的机会，他还有一拼的勇气。

而如果老凶魔插手，哪有公平可言？在身分与声望上，老凶魔就比他高出甚多，任何一个凶魔出面对付他，绝不会给他公平的机会。

摄魂骷髅首先就往绝剑狂客父子身边靠，阻挡绝剑狂客父子的意图显而易见。

“老吴，你就别管啦！”摄魂骷髅是凶魔，与绝剑狂客本来就是天生的对头，虽则双方并无过节，说起话来讽刺味隐约可见，“你根本不需向这些杂种要口供，你的确犯了他们的忌。你的存在，就算你不曾参与任何与巡缉营作对的事，他们也认定你难脱干连，势必除之而后快，简单明了，还有什么好问的？你到一边凉快去好不好？让咱们办事，把这家伙弄成一堆零碎，让那个什么八表狂龙找咱们玩命。你请吧！没你的事。”

“口供可以了解情势……”绝剑狂客仍想要口供。

“你算了吧！知道情势又能怎样？咱们不配打硬仗，只能等机会捞几条小鱼，捞一条算一条。柳不思那小子很鬼，他不想和巡缉营结怨，装疯扮傻有乌龟肚量，不计较八表狂龙对他所加的侮辱。但这小子很讲义气，大事认真小事糊涂。八表狂龙宰了白发郎君所有的朋友，而他把白发郎君看成知交，这次他冒火了，打上门去啦：他替咱们造成捞鱼的机会，咱们落得隔岸观火，让他出来扛大旗，咱们只要在旁摇小旗呐喊就够啦，难道你想集中人手全力

一击？算了吧！划得来吗？咱们失败得已经够惨了，以往如果没有柳小子暗中周全，咱早就进了枉死城啦！你如果不走开，恐怕有些不便呢！请啦！回去准备吧：“

一抬手，下逐客令。怪的是绝剑狂客一点也不狂，淡淡一笑，向儿子暗打手式。

“儿子，咱们真该早作准备。”绝剑狂客拍拍儿子的肩膀。“这次闻风赶来打听消息，好在已经捞到二条小鱼，这条小鱼就让给这些捞鱼老渔夫算了，走！”

说走就走，父子俩竟用轻功撤走，一跃三丈，向南如飞而去。

快刀猛地一记鱼龙反跃，远出两丈左右，身形翻转脚一沾地，倏然侧射两丈，脱离的身法超尘拔俗，轻功的技巧令人大叹观止。

他快，还有比他更快的，摄魂骷髅一声长笑，身形倏动有如鬼魅幻形，奇准地截住了他的侧射方向，双方同时脚落实地。

“你是我的。”摄魂骷髅食中两指并出。老凶魔的指功委实惊世骇俗，威力可及丈五六。两人相对而立，相距不足八尺，猝然用指功攻击，手一伸更拉近了三尺，一击即中。

快刀急于脱身，用尽了剩余的精力，爆发出竭泽而渔的力量，侧射之后已精力将竭，即使知道老凶魔出手，也无力闪避了。

呃了一声，胸口七坎大穴成了一个血洞，深入寸余，穴道不但毁了，成了严重的创伤。

“老夫保证你快活。”摄魂骷髅狞笑，一脚将人踢翻，再揪住发结将人拖了便走。

信息未能传到八表狂龙耳中，巡缉营的人，仍然不知道柳思是黑面人冷面刀客，更由于两人打了就跑明显示弱，也就忽略了他。

假使八表狂龙知道柳思就是冷面刀客；很可能集中全力行雷霆一击，局面可能改观。错失了良机。

\*\*\*

柳思突然开始向巡缉营挑战，虽然说汀了就跑，仍然闹得满城风雨，给予心中有数的人无限鼓舞，各路人马兴奋之余、群起而攻、也群起效尤，四出骚扰大杀落单的走狗，情势突然紧张起来了。

各路人马都进了南京城，八表狂龙开始不安了，阻止渡江在外歼敌的计划失败，敌人现在打到家门口来啦！局势难以控制啦！怎能心安？

柳思也加入反抗进而反击，更是火一卜添油，八表狂龙愤怒得暴跳如雷，立即抽调几个高手，责成他们克期缉捕柳思，死活不论。

这一来，捕杀其他各路人马的实力，也就减弱了许多，九华剑园群雄，已感觉出压力减轻了，活动更为积极。

皇城以外京城以内，尤其是聚宝门一带南城地段，是南都最繁荣的商业区，声色犬马的销金窟，牛鬼蛇神的聚会所，三教九流人物的集合场，英雄豪杰与匪徒恶棍的竞技处，真可荣登天下最乱城市的榜首。

南都的人，甚至江南的人，几乎有一个共同意识，那就是：拼命赚钱，也拼命花钱。

如果正正当当赚钱，怎么拼命也是枉然，拼死也赚不了多少银子，只好走旁门左道。所以俗语说：人无横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。结果，正正当当赚钱的人，永远富不起来。结果，走旁门左道的人愈来愈多。结果，城狐

社鼠充街溢巷。

在这里，只要你知道门路，要什么就有什么。花十两银子，就可以请人把仇家捅一刀。

要论懂得门路最多的人，在潜入南都的各路人马中，月华仙子该算榜首，她本来就是敲诈勒索的专家。

她手下的侍女和仆妇，都对巫术学有专精，活动也比男人方便些，所以她敢向强梁敲诈勒索。

她知道八表狂龙不会放过她，她也发誓替死了的仆妇和侍女复仇，因此潜入南京，她成了最活跃的人。可是，她的实力却是最弱的一个。

相反地，巡缉营的实力却急剧增加。因此，她不能做以卵击石的蠢事，她必需握有强劲的打击力，所以她暂且按兵不动，先在蓄备打击力量上下工夫。没有人，什么事也办不成的。

她心目中这个人，就是柳思。

她对柳思这个人，是愈来愈感到兴趣了，也愈来愈感到迷惑。

她第一次对柳思感到迷惑的事，是那天她力竭之后碰上柳思，柳思不但不乘她之危，反而和气地要她赶快调息以恢复精力。

后来她调查出柳思的底细，知道柳思其实不是八表狂龙的人，不但没能解开心中的迷惑，反而疑问更多。

在临淮缠斗期间，她知道有人暗助与八表狂龙为敌的各路人马，当然包括她在内，所以各路人马的损失，能减少到最低程度。

直至她的两个女俘逃脱，暗助的人就撒手不管了。结果，她受到几乎致命的重大损失。

现在，她碰上了快刀，知道那个曾经帮助过她的冷面刀客，竟然是柳思。

她有拨云见日的恍然感觉，更是迷惑。

她必须和柳思谈谈，因为她早就对柳思起疑，早就猜想那个暗助她的人是柳思。甚至那个头上套了布袋，乘她在河中洗掉汗水身上光溜溜，出面戏弄她的人也是柳思，只是无法证明而已。

那个替她挡住东方玉秀，掩护她脱逃的冷面刀客，她也曾经怀疑是柳思，却又不敢确定。

现在，她终于确定了。

如果柳思就是那个暗中帮各路人马的人，那么，应该可以继续帮助她，柳思是她向八表狂龙讨公道的强力支撑。

她掌握不住柳思的行踪，却被她利用城中的狐鼠，查出白发郎君的下落，她的调查门路最多。

\*\*\*

白发郎君不敢再住在城外，他的五个同伴都死了。目下他获得柳思的帮助，胆气一壮。

但柳思不能经常和他在一起，柳思打听消息喜欢单独行动，需要出动才找他，他一个人却又没有勇气在外公然走动，所以躲在城内候机，仅偶或出外走动走动。

白天的两次成功袭击，他的胆气更壮了。两人确是从正阳门返城的，柳思随即与他分手，约定明天近午时分，在三山门的朝天宫见面，进行第二步的打击行动。

他落脚在内河南岸的石坝后街，那是不太引人注意的小街道。前面的石坝街，却是纸醉金迷的教坊区。

河两岸遍布秦楼楚馆，河下排满了画舫璇宫。所有的各式大小酒楼，以至夜市小食摊，天一黑全都高朋满座，食客如云。

当然，往来的人摩肩擦踵，至少有一半是寻芳客。有乘轿来的名流；有带了打手豪奴的大爷；有各地的豪绅；有在码头混生活的痞棍；有一天赚三五文钱的贩夫走卒……形形色色，龙蛇混杂。

石坝后街旅舍甚多，长期旅客几乎全是流莺，她们没有固定的卖笑场所，有些则是某家艳窟的自由身粉头，不受鸨婆龟公管制，作为上午栖身的地方而已。

白天房门常关，店中一片寂静，连店伙计也不会无缘无故打扰她们。晚上她们不在，店伙更是乐得清闲。所以这种旅舍，除了流莺们早晚进出之外，平时罕见有人活动，也就不会引人注意。

五福客栈，就是这种小旅店。

白发郎君就落脚在五福客栈中，逃避巡缉营的眼线。平时，巡缉营根本不会派眼线进城来，城里没有私盐可缉，也不敢派人入城引起各种治安人员的反感。

但巡缉营的人，却是石坝街秦楼楚馆的常客。那些力士级的头头，也是河下书舫的嫖客。

那画舫花船有大有小，按大小分品级。大画舫的粉头品级最高，只有力士一级的头头，才有资格光临，这些家伙都是出手大方的富豪，是扮头们最欢迎的恩客。

白发郎君藏身在石坝后街，用意也在于方便侦查那些首脑人物，只要穿过一条小巷，就可以踏入石坝街了，可以留意街上与河上有否可疑的人。

但他并不经常走动，巡缉营的人，正在加紧布网张罗，那些首脑人物必定忙得焦头烂额，哪能忙里偷闲跑来寻欢作乐？

至于其他小人物，他懒得注意，巡缉营人数众多，小人物他不屑理会。

他把注意力放在巡缉营的走狗身上，完全忽略了其他的人。

他更没料到，月华仙子会盯上了他。

五福客栈的旅客，并非全是流莺，另有两进客房，接待一些不三不四的外地旅客。这些旅客十之八九不是正正当当的客商，大多数是来领略秦淮风月的外地人。

通常一住数天或一句，钱囊空了才打道回家。这些人的起居，几乎与店中寄宿的流莺相同，白天除了出门进食之外，便是埋头大睡以养精蓄锐。

他正好相反，白天不在店。当然，有时晚上他不在房中。

他是有名的好色之徒，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，他追逐美丽而有权势的女人，出于不正常的报复心里，不会在秦楼楚馆流连。

可是，不曾见过他的人，想法却把好色解释为风流浪人，当然会到处寻花问柳。

月华仙子就是用这种心态看他的，果然在风月场附近查出他的下落。

到了石坝后街，已是华灯初上，都城内外万家灯火，秦淮河彩灯似海。

在五福客栈右邻的小酒楼，喝了三壶花雕，酒足饭饱，这才满意地返回客钱。

客栈静悄悄，店伙们很少在各地走动，男女住客都外出各有活路，似

乎他是唯一不去秦淮河找刺激的旅客，店伙似乎对他颇感惊奇。

他不理会店伙的惊奇神情，悠闲地跟着领路的店伙，走向二进院的上房。

他却没注意领路的中年店伙，一面走一面不住打冷战。

旅客离店，店伙通常要在房门加锁，旅客返店，店伙会派人带了钥匙领旅客回房。店中灯火明亮，各处皆悬有照明的灯笼。进入一条长廊。领路的店伙突然脚下一软。像是失足。

“噢！你怎么啦？小二哥。”他手急眼快，一把扶住了店伙急问。

“没……没什么，脚……脚失……失闪。”店伙的语音不正常，似乎余悸犹在。

他仍然不在意，认为这是正常的反应。

到了房门外，店伙启锁的手抖得厉害，再三无法将钥匙插入锁孔。

“我来。”他接过店伙手中的一大串钥匙，用其中一根开启半月形小锁。

“客官请……请先洗……洗漱。”店伙接回钥匙交代，说的话结结巴巴：

“小的派人送……送茶水膳……膳食来，但不知客官想想吃些什……什么菜……菜肴，小的交……交代厨……厨下

“不必了，在下已经在外边吃过了。”他推门入房。在灯盏上拨添了几根灯草，幽暗的房中大放光明，“在下要安静地歇息，有事在下会招呼。”

“客官请……自便……”店伙掩门走了，

如果他回头，一定可以看到店伙惊惶的神情，但他是一面挑灯一面说话。不曾转头回顾。

这种小客栈的上房，是没有内间的，也就是说，洗漱如厕皆必须使用廊底的洗漱间和便所，平时店伙会送洗漱用水，十分不便。

一床一柜一桌。设备简单，床前还有一张春凳，用处之一是让旅客坐下更衣脱靴。

帐是放下的，这种布帐看不透床中的景物。

伸伸懒腰，感到有点酒意上涌。摘掉四平巾，露出一头白发，将用布卷着的剑，往桌上一放，转身向房门走，要将房门上门。

距门不足八尺，房门支呀呀自行开启。他一怔，门是被人从外面推开的，一位眉目如画春衫长裙，打扮得十分出色。珠翠满头的美丽少女型面孔，但穿着打扮却像少妇的俏丽女人当门而立，嫣然一笑，亮晶晶的明眸注视着他。

“唔！很美，你不像是住在店里的女人。”他脱口称赞，“如果是，你走错了房间。”

俏丽的女人的笑容更深，不予回答。

“我不要人陪伴，姑娘。”他作势掩门。

“你不是好色风流吗？”女人说话了，嗓音像银铃般悦耳。

“噢！你这是什么话？”他大为不悦。

“这附近旅舍的旅客，都是为寻花问柳而来的呀！”

“胡说八道。”

“大爷，你……”

“你走。”他不耐地抓住了房门作势掩上。

女人一拽长裙，抬腿，小蛮靴踏上了尺高的门限，靴尖逼近门柱，门闭不上了。

这举动相当大胆，不可能出于一个风尘女人，会穿这种薄底加绊绳的半统小蛮靴。

“噢！你这女人……”他剑眉深锁，狠盯着女人漂亮动人的面孔。

“我自信有六七分姿色，大爷。”女人似乎愈来愈大胆。

“就算你有十分姿色，我也不会要你。”他脸色一沉，“你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种女人，你走吧！告诉你；你不止六七分姿色，而是八九分姿色的美丽女人，可惜不对我的胃口，你走吧！”

手用了五分劲，门一动，硬将女人借门限挡门的小蛮靴顶出，砰一声掩上房门。

正要上门，身后突然传出一声悦耳的轻笑。

这瞬间，他身形一晃，似乎房舍有摇晃的感觉，神意有点不集中。

缓缓地转过身来，怔住了。

蚊帐已经挑起，床口坐着一个女人，一个他十分熟悉女人：东方玉秀。

“你这个好色之徒，似乎名不符实呢！”东方玉秀悦耳的嗓音他同样熟悉，媚笑如花，往昔冷傲的神情不复存在，不再艳如桃李冷若冰霜。

定神仔细瞧，没错，是东方玉秀。

东方玉秀会坐在他的床口？这是旅店的客房，店中住了不少粉头。

这种旅客的床口，只有一种女人会坐：粉头。

粉头，是妓女的专称。

东方玉秀坐在他床口，摆出勾引他的粉头风情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；东方玉秀对他，唯一可做的事，是宰了他这个好色风流的淫贼。

怪的是他居然不起疑，也无所畏惧。

到了桌旁，抓住了剑。

床口的东方玉秀没有任何举动，坐在床口嫣然媚笑，即使不故意卖弄风情，此情此景，足以让男人心跳加快一倍，意识集中在床上。

有女人有床，还有什么好想的？尤其是好色之徒，只有床的幻想。

他并没想到床，想到的是他的剑，虽则他知道，有剑也不一定能控制胜局。仰止山庄的剑术号称北地第一剑，他的份量毕竟差了许多斤两。

“等到有一天，我有机会完全掌握你，你就知道我白发郎君是否名不符实了。”他沉静地说，“你这种女人，的确很对我的胃口。有吓人的家世，有过人的美貌，有雄心壮志骄傲自负，我专找你这种人满足我的欲望，我很高兴剥掉你的骄傲外裳。”

“你来呀！”东方玉秀娇滴滴地说，流露出冶荡的诱人风情。

“我不会上当。”他解开裹剑的布卷，“你不是这种淫荡的女人，今晚居然毛遂自荐，进入我的房上我的床，妖媚放荡像秦淮的神女，此中必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。我说过，等我完全控制了你……”

“你不是已经完全控制我了吗？不要怀疑，我等你露出你的本性……”

一声剑吟，他拔剑出鞘。

一眨眼，床口的东方玉秀不见了。眼前光景一变，眼前朦胧。摇摇有点昏昏糊糊的脑袋，眼前恢复清明。

有一个人站在床前，是柳思。

“噢！你怎么就来了？”他讶然问，不自觉地收剑归鞘。

“你知道我住在何处吗？”柳思问。

“知道呀！你不是住在南市楼附近的兴隆老店吗？”他不假思索回答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对呀！你不是说今晚有事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柳思懒洋洋地说。

“唔！你神情不对，好像累坏了。柳兄，你没有什么吧？”

“我很好。”

“我送你回店，反正没多远。你一定累坏了。”他热心地说。

“我说过我很好，只是……只是我记不起今晚要办的事了，你记得吗？”

“噢！你没对我说呀！你的武功出神入化，行动神出鬼没，我配合不上你，所以一切听你的，你办事都独自进行，我从不过问呀！”

“真糟，我和你说了些什么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等候你的招呼行事。噢！你……”他眼神一变，“你真的有些什么地方不对，你……”

“你再想一想，我到底曾经和你商量了些什么事？”

“只商量如何引诱那些首脑人物出来，逐一收拾剪除羽翼。”

“还有。”

“我也记不起来……”

灯火突然闪动，火焰摇曳。小窗似乎刮入一阵阴风，绕室旋走发出怪异的气流呼啸声。

一眨眼，灯火摇摇中，柳思不见了，灯火变成了绿色，洒出满室幽光。

一声厉啸，他突然失去知觉，向前一扑，不知人间何世。

灯火复明，房门开处，跌入一个侍女，滚了两滚蜷缩在壁角失去知觉。

房中，月华仙子仗剑屹立，披发如鬼，双目似乎幻现幽光，半伸的左手，掌心托着一叠纸人。

柳思当门而立，腰带上插着秋水冷焰刀，虎目中神光炯炯，有如天神当关。

“我让你全力施展，把你压箱子的巫术全掏出来，驱神役煞勾魂摄魄何足道哉？我让你死得瞑目。”柳思一脸杀气，语气凶狠，“我不计较你的所作所为，你竟然坑害我的朋友计算我。是可忍孰不可忍，你已经不值得饶恕，我一定要杀死你永绝后患，世间将少一些人被你坑害。你施展吧！我等你施展技穷之后，再给你一刀为世除害，说一不二。”

“刚才施展撼神术的人，原来是你。”月华仙子不理睬他的凶狠态度，将纸人收入乾坤袋，收了剑，俏巧地将散发挽至背后。

“那是八表狂龙的绝活，所以你禁受不起。”

“笑话！他那不成气候的撼神术，哪能撼动得了我？你加了另一种绝活。”

“那是当然，我并不知道他的师承。你干什么？”

月华仙子退到床口坐下，懒洋洋伸伸懒腰，不在乎他横眉竖目，似乎她是这房间的住客，要上床歇息啦！很可能要褪衣卸裙呢！

“我等你一刀杀了我。”月华仙子嫣然一笑，“那把秋水冷焰刀锋利得很，一定不痛的。”

“你以为我不忍心砍断你美丽的脖子？”

“我想，可能你不忍心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你救过好几次，救了再杀，你不是这种人。你真要杀人，你杀好了。”月华仙子一面说，一面将长及腰下，又浓又黑亮的头发，一低头便甩到前面

来，露出白嫩线条优美的脖子，意思是待他下刀。

“也许我改变主意，把你卖给璇宫画舫，让你压倒金陵花园第一名花，你的美足以称花魁，哼！”

“名家品评，不同凡响。”月华仙子一抬头，长发甩回身后，一触他的目光，粉脸突然红云上颊，急急回避他的目光，“你看过我……我的……我对自己有信心，因为我相信你品评十分正确。”

“你少给我花言巧语。”

“我从不对任何人花言巧语，只对别人冷酷凶狠。”

“所以你坑害我的朋友，打我的滥主意。”

“柳爷，我只想知道你的下落。”月华仙子郑重地说：“我碰上了你释放的快刀……”

“你杀了他？”

“没有。”月华仙子坚决否认，“从他口中，我知道你就是八表狂龙害怕的冷面刀客，因此要向你道谢，你也是我的希望所寄。我对白发郎君施的是最温和的小术，不会造成任何伤害，只想从他口中，知道你的下落。他昏迷不醒，是你的撼神术所造成的，不能怪我。”

“从现在起，你必须离开我远一点。”他当然知道白发郎君并没受到伤害，不然他早在施展撼神术时下重手了，“带了你的侍女，快滚！”

“我要知道你仇视我的原因。”月华仙子不走，亮晶晶的凤目凝视着他，“你一直照料所有与巡缉营为敌的人，连摄魂骷髅那些老凶魔，你也再三暗中帮助他们，我要知道原因何在。”

“决给我滚！我不屑和你这种无……我不齿你这种人。”柳思冷冷地说。

“我一定要知道……”

柳思一闪即至，劈胸一把揪住了月华仙子的襟领。

“我一定要知道原因。”月华仙子不加反抗，也不挣扎，坚决地一字一吐。

“你该死！”

“我不认为我该死。”月华仙子嗓门比他还要高：“我向强梁敲诈勒索，可没有伤害弱小的人。天下间像我这种敢向强梁挑战的人，敢说少之又少。你认为我真要把吴家的两个小女人，卖给巡缉营的人？”

“你还敢强辩？”

“巡缉营的走狗，只坑害别人发财，怎么可能用一万五千两银子买人？四个盐区巡缉营的主事人，他们的上级从没发给他们一两银子支用，他们的活动费包括衣食住行，全得自行张罗，有谁能舍得掏自己的腰包，买两个对他们毫无好处的小女人？我是利用这件事，作为介入的借口而已。”月华仙子不理睬他的凶狠态度，镇静地分辩。

“该死的，你说得好听，你没利用两位姑娘赚二千两银子皮肉钱？你简直无耻！”

“这真是天大的冤枉……”月华仙子叫起冤来。

“你叫冤？”柳思另一手举起要揍人了。

“那是藏匿女人员安全的地方，不会引起小狐鼠的注意。有身分的高手名宿，绝不会想到我这个令人害怕的妖巫，把人藏在那种地方。我花了一百两银子给活阎婆，一并没表露我的身分。那老虔婆如果知道我的身分，她天胆也不敢做出那种丧天良的事。就因为她不知我的身分，所以利欲费心，她以为可以摆布我，因为她有一群打手泼皮撑腰。那位赵大爷一定是你，你为

何不留下来，看我处置那个老虔婆？天啊！难怪你不照顾我们了，最后一仗，我几乎全军覆没，我……我、我……”

悲从中来，月华仙子为自己死去的同伴掩面而泣。

胸口一松，柳思放了她，微风飒然，她放下手一看，室中已不见柳思的形影。

\* \* \*

近午时分。

白发郎君在朝天宫附近的食店，与柳思叫来了酒菜，写意地午膳。

白天，在城内活动十分安全，巡缉营的人，决不敢在城内撒野。

城内各治安单位，与巡缉营各不相沾，双方的工作性质不同，能保持表面上的礼貌已经不错了。

## 第二十四章

巡缉营是鄢狗官私人豢养的敛财爪牙，本身就引起治安人员的妒嫉和不平，所以内心存有敌对意识，甚至遭到部分治安激进人士的仇视。

巡缉营的人在城内发生越权事故，很可能受到各单位治安人员群起而攻。城外的治安人员，不见得肯衷诚协助。

江宁县的捕头妙手金刚，被摄魂骷髅几乎吓掉了三魂，这几天借口到外地查案，避不见面躲了个无影无踪。

江东巡检司的罗巡检，也以公忙为由，无法兼顾私盐贩子活动，整天不在衙门坐镇。

巡缉营的人在城内，只能用暗杀、追踪、暗查等手段，侦伺所有的对头，不敢明目张胆活动。

夜间则顾忌少，也只能用出其不意的手段袭击，不能落在其他治安单位的人员手中，办起事来大有缚手缚脚的感觉和不便。

这就是九华剑园的人，涌入南京的原因，人往城里一躲，等候机会肆行报复。巡缉营的走狗，在南京不敢为所欲为，在其他小城镇，却是可以任意欺压地方官吏的太上皇。

食间，白发郎君提及月华仙子见面的经过。

“柳兄，那小妖巫人并不坏。”白发郎君转过话锋，“我也是有意向强权挑战的，会晤之后，还真有一点志同道合的感觉，与及惺惺相惜的念头。”

“呵呵！东门兄，你可以和他并肩行道呀！”柳思大笑，“你们向强梁挑战的手段或有异，有志一同却是一样的。”

“柳兄，她怎能和我这好色之徒走在一起？她这个小妖巫，可不是荡妇淫娃。”

“她有一队娘子军，你夹在中间也的确不便。再就是武林朋友对巫门人士，敬鬼神而远之，你一加进去，就成了两面不是人的讨厌异类啦！”

“她现在只有四个人了。”

“她一个人就可以在江湖道上翻云覆雨。”

“柳兄……”

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柳思笑问。

“月华仙子……”

“哦！你替她做说客。”柳思恍然。

“她向你求助。”白发郎君不再探口风，单刀直入。

“她想得真妙。”柳思说：“她有胆量招惹两方的人，应该有胆气接受一切后果。我知道剑园吴家的人，虽不计较她的任性妄为，目下她所要对付的，只有巡缉营的走狗。如果她仍想自不量力，不及早放弃，会全军覆没的，她应该知道何时必须放手。”

“你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呀！柳兄，有她参与铲除走狗，我们的实力岂不倍增？”

“你还不明白吗？”柳思摇头苦笑：“她向巡缉营挑战，不但理不直气不壮，甚至是理屈的一方，我帮助她，连挥刀的兴趣也没有。你不同，东门兄，你我是朋友，八表狂龙替东方玉秀出头，是他理亏，我挥起刀来也有些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告诉她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”

“柳兄……”

“不必说了。”柳思摇手坚决地说：“我们不能多管闲事。”

“好吧！咱们今晚……”

“我已经与一些江上的好汉搭上线，今晚到巡缉营的码头抢劫。”

“抢劫？”白发郎君吃了一惊。

“傍晚时分，将有三艘盐船抵达，那是巡缉营自己的私货，上好的淮盐。咱们不但要除去巡缉营的首脑人物，还得断他们的财路。一旦他们发现和我们玩命，结果将是人财两空，他们其他次要人物，敢拼的勇气就所剩无几了。我们负责对付闻警赶来策应救援的人，夺船的事不需你我费心。”

淮盐也就是熟盐，是煮出来的。两淮盐区的海滨，被黄河和长江两条巨流所夹峙，海水的盐分薄，盐池须经过五六次沉淀蒸发才能成盐卤，最后煮卤成盐，细小如雪，品质极佳，俗称白土。

一斤淮盐，可抵三四斤其他地区的晒盐。滨海盐区，有长芦、两淮、两浙、海南；两淮是唯一的煮盐区。

“哈哈！九华剑园的人一定笑死了。”白发郎君也大笑，“巡缉营的走狗之所以铲除剑园，目的就是清除大江上游的牛鬼蛇神，以保障他们私盐运输的安全，绝剑狂客的一些朋友，的确曾经多次弄走了他们不少运盐船。你我也加入抢劫，而且抢到他家门口来了。绝剑狂客消灭不了，又多了你我加入抢劫，走狗们一定悔不当初，绝剑狂客也将欣然高呼吾道不孤。干啦！柳兄。”

“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哦！月华仙子知道你来吗？”

“知道，我还真有意劝你助她一臂之力……”

“有点不妙。”柳思突然说。

“怎么啦？”白发郎君一怔。

“朝天宫附近，最少也有十个眼线，像饿狼一样窥伺监视，随时将消息传出。她的易容术并不高明，眼线肯定可以发现她。”

“他们敢午间在城内撒野？”

“他们不需要公然行凶，会将消息加快传出。八表狂龙几次被她逃脱，发誓要捉住她。”

可以预见的是，高手必定加快赶来，几个高手一逼，一定可以把她逼入绝境，快速地一拥而上，悄然把她带出城，她将生死两难。”

“哎呀！”白发郎君大惊失色：“老天爷！岂不是我害了她？”

“我找人问问看。”

“你找谁问？”

“我也请了不少蛇鼠，在附近活动，某处地方出了异常的事，瞒不了这些蛇鼠。你在这里慢慢进食，吸引眼线的注意。我由店侧溜出，找蛇鼠问一问。”

柳思一走，白发郎君有点坐立不安。估计中，巡缉营的人，根本不敢在城内白昼出没，更不敢公然行凶，所以他白天无所畏惧在各处活动打听消息。

走狗们既然高手齐至，当然不会以本来面目出现，不需公然行凶，用暗杀挟持等等手段暗算，应该是轻而易举可以办到的事，他的处境相当凶险。

他警觉地留意食厅的食客，似乎看不出可疑人物，心中略宽，好在他的食桌紧靠在壁间，不伯身后悄然射来一把飞刀或者一枝镖。

一想到可能有危险，即使是一流高手，也会提高警觉，第一个念头便是想到兵刃，他也不例外。

很不妙，剑不在。聊可告慰的是，飞刀还可派用场，这玩意是随身携带的，随时可以派用场。

他的飞刀长仅四寸，飞刀术也出神入化，名气不小，连仰止山庄的金刚也曾经栽在他的飞刀上。他的剑术也享誉江湖，百邪剑已可名列宝剑级的利器。

以他的名头和真才实学评估，他已经是江湖上的风云人物。当然，在八表狂龙、西岳炼气士、摄魂骷髅等等一些超绝的人物面前，他自然低了一级，所以心中感到不安。

其实，这是他心怀恐惧，而形成的心理压力，同伴的死，也影响了他的胆气和斗志。巡缉营人数众多，但至少七成走狗不是他的敌手，巡缉营也不可能派超等的高手来对付他，他纯粹是心中不平衡，庸人自扰。

很不妙，邻桌突然来了一位可疑的食客。

一个人，他还沉得住气，一咬牙，左手臂套滑下一把飞刀藏在掌心里，暗中准备应变。

是一个年纪不小的食客，打扮像某个小官的幕下师爷，一袭青衫已经泛灰且有补钉，脸上的气色也不怎么好、毫不起眼，应该毫无威胁性。

但他却心中犯疑，戒心提高，凭感觉与多年闯荡江湖的经验，他嗅出这人身上散发危险性。

“老弟，拉拔一把，如何？”老食客突然对他扮鬼脸，说的话没头没脑，幸好没流露敌意。

他心情一俯，如释重负呼出一口长气。是地府魁星扮的，这老凶魔居然称他为老弟，他有受宠若惊的感觉，颇觉意外。

“拉拔？你老人家才配拉拔我这后生晚辈呀！”他心中一宽，说的话也有了生气，“前辈有事？”

“呵呵！你知道咱们这些老凶魔，与走狗们来硬的不成气候。”

“前辈笑话了。事实上那些走狗怕你们怕得要死。”

“年代不同啦！老弟。目下他们集中了超拔的精英，咱们唬不了人啦！”

你知道，咱们只能打滥仗。”

“他们奈何不了你们。”

“难说啊！老弟。你知道，咱们的希望皆寄托在柳不思这神秘可怕小子身上。”

“他说过，他不管你们的事。”

“但没有他，咱们变不成把戏啦！我知道你们将有所行动，透露一点好不好？让咱们捡几条小鱼，打几头落水狗，不敢说是一场功德，至少可以出口气呀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老弟，咱们是化敌为友了是不是？”

“晚辈感激不尽。”

“朋友该有福同享呀！是不是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咱们不会抢柳小子的光彩，也不会玷污他的名声。有一天，他会飞腾变化，成为不世的英雄，当然不能与咱们这些老凶魔有什么沾连……”

“前辈，柳兄并不以和我这些人为伍，便有损他的声誉，今晚我们还要去抢劫巡缉营的盐船呢！”

“好哇！谢啦！”地府魁星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。

“走狗们盯得很紧，目下可能有变。”

“小事一件，收拾他们就是啦！”

“柳兄去讨消息，很可能有所行动。”

“呵呵！老弟，你是说，有机会啦？”

“可能。”

“他娘的！我得知会老朋友一声，得好好准备。”地府魁星一蹦而起，会帐兴匆匆走了，

\*\*\*

白发郎君把消息透露给老凶魔，一点也不后悔。有老凶魔们暗中参与，他求之不得。走狗们人多势众，他和柳思孤军奋战，总有力不从心的感觉，多了几个老凶魔参与，在气势上就多几分必胜信心。

地府魁星走后不久，柳思匆匆返回食店，急急会帐，只说了一声“走”，便领了白发郎君动身。

“怎么啦？”沿大街北行，白发郎君忍不住发问。

“你真的坑了小袄巫。”柳思脚下加快。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茅山三子盯上了她、还有好些人。”

“哎呀！她……”

“被逼到处乱窜，我们去接应。小心了，他们有不少眼线，我也有地方蛇鼠相助，沿途不要被缠住，必须尽快追上去。”

“他们怎么可能大批混入城闹事？不合乎常情呀！”

“哼！天下事如果都用常情衡量，世间哪有这许多是非？”柳思悻悻地说：“唔！我的人打手势信号，催我们快走呢！赶两步。”

\*\*\*

柳思的话，确是有感而发，天下事如果都用常情衡量，那就有一定的规则可循，各守规则循势演变处理，世间哪有这许多稀奇古怪，不合乎常情

的是非？

过去三四年来，巡缉营的走狗，的确不敢进入都城撒野，只敢在城外横行霸道，在外县市称王，这是常情，都城内治安单位不会买巡缉营的帐。

八表狂龙来自京师，他在京城就敢向铁血锄奸团挑战，那：是锦衣的外围组织，天下第一的特权密谍。

他就不怕在南京城内闹事，把南京本地区的熟面孔留在营内，派出从京师带来与一些聘请人员，进入城内秘密活动，出了事也与巡缉营无关。

鄢狗官是御史兼盐政总理，既不是奉命出京巡按，也没有尚方剑掌生杀大权，他凭什么敢在州县大堂，把他不喜欢的知州知县揪下来撤职查办？这就不是常情了。

再就是御史出京，决不可以携眷同行，那是严重的犯天条大逆不道重罪。但他却带了妻妾遍游盐区，妻妾乘坐用美女抬的云凤大轿，在天下各地招摇，妻妾公然向各地官吏勒索重礼；这也不是常情。

柳思就不理会常情，他知道走狗们会在都城内撒野。他自己也不是按常情办事的人，故意忍受八表狂龙欺侮就不合常情。

沿途有人用手势指示方向，他脚下逐渐加快。绕过石城门，街道便消失了，这一带形成城内的郊野，石头山驻马坡冈陵起伏。

南京建都时，西面的城墙沿冈据陇越脊而筑，所以这一段城墙也称石头城，又叫鬼面城。附近居民稀少，有路而没有街巷。

这一面的山冈，是从对面江浦伸过江来的余脉，北与卢龙幕府诸山相连。这座山，也是唯一有石骨露出的山，所以叫石头山。玄门人士称之为小有洞天的南门，也叫龙洞口。

驻马坡，也就是诸葛亮驻马此山，以观形势的地方，称之为石头虎踞；龙蟠虎踞金陵城。典故出此。

再往北，便是清凉门，清凉山连着石城；这两座城门都是以山为名的。再往北便近大江，也是秦淮河入江口，所以叫定淮门，以水为城门名。

京师迁往北平(京师在建北京以前，称北平布政使司)之前，南京是京师，开国期间，各项建设没上轨道。永乐大帝夺得乃侄江山之后，永乐元年便决定迁都，开始营建北平的宫室，永乐十九年才正式定名为京师。

南京的建设，从永乐元年就停摆了，因此西面一带山冈区，除了少数风景区建了纪念性的建筑外，根本不再建筑街市，是城内最落后的地区，山林旷野遍布，夜间鬼打死人。

一个十二三岁的顽童，在巷底最后一间住宅前的大树下玩耍，看到柳思悄悄打出的手势，立即小手面对着北面，指指点点打出简单的暗号。

“得用轻功赶了，迟恐不及。”柳思显得焦灼不安，脚下一紧，狂风似的奔出巷口，沿北伸的小径掠走如飞，一面招呼白发郎君赶路不可太浪费元气。

□□□

月华仙子与白发郎君的遭遇相差不远，不同的是，白发郎君损失了朋友，她却损失了忠心耿耿的手下仆妇与侍女，与巡缉营走狗，同样誓不两立。

没有柳思相助，她报仇无望。

昨晚柳思走后，她救醒了白发郎君，双方化敌为友，作了一番深谈，她要求白发郎君在柳思面前替她美言几句，希望柳思能帮助她找走狗们了断。

白发郎君却无法加以保证，只答应找机会替她转达求助的意思。

她不死心，暗中跟踪白发郎君前往朝天宫。

从石坝后街前往朝天宫，必须先经过南市楼。南市楼是金陵十六楼之一，位于秦淮河城内弯曲部的最南端，十字街口行人往来络绎，她却没留意身后有人跟踪。

三个人盯上了她。她的化装易容术不怎么高明，瞒不了真正的行家，她却无法看出真正行家的破绽。

白发郎君与柳思进了食店，她在街对面小店铺门外相候。如果白发郎君说动了柳思，她准备进入食店闯筵与柳思见面。

很不妙，她一停下来，便留心左近的动静，首先便看到街南十余家店面的香烛店，门外站着一个人她深怀戒心的人。

一个高年老道，但却不是朝天宫的香火道人。

朝天宫附近有老道来去，平常得很。但这个老道，却令她心中懔懔。伏魔真人浮真子，茅山三子的大老。茅山三子号称活神仙，他们也以神仙自居。

那天晚上在江浦，茅山三子去找柳思，她也去找柳思。柳思不睬她，骂了她一顿溜之大吉。她不死心，最后茅山三子闯来了，她见机破窗而逃，偕侍女避之为上，她的巫术敌不过三子的道术。她心虚逃走逃得太急，不知道追入内间的三子，遭到何种意外变故。她不知道，柳思并没离房，在内间等候无畏地闯入擒她的三老道，把三老道打昏、剥光。三老道怎知是柳思在弄鬼？一口咬定是她所为，把她恨入骨髓，发誓要捉住她化骸炼形，要她生死两难，已经放出风声，不许其他的走狗介入。她并不知道三老道恨她切骨，本来就不知道三老道被柳思捉弄得灰头土脸，只知道三老道决不会放过她，三老道是八表狂龙以重金请来的可怕贵宾。

相隔十余间店面，她仍可看到老道盯视她的眼神，狞猛怨毒像利镞，只感到毛骨悚然心底生寒。

再一转头，又看到对面街角站着一个人，是女扮男装的潇湘龙女，也向她瞟送凶狠的目光。

她第一个念头，是溜之大吉。

她对讨不了伏魔真人，邪不胜正。

她的巫术可以对付潇湘龙女，但在大白天的大街上，巫术的作用有限，而她的武功，比潇湘龙女差得远，不可能再出其不意把潇湘龙女摆平了。

她立即准备开溜，这两个死仇大敌，在她身侧伺伏，等候机会扑上，很可能不顾一切，青天白日在都城内行凶。

蓦地，她心中一动。

潇湘龙女并不怎么仇视她，她早些日子已经感觉出来了。

一个面貌猴琐，打扮得像地棍，留了鼠鬃的大汉，正悄然向潇湘龙女身后接近。

“小心身后！”她不假思索地娇叫，伸手向潇湘龙女一指。

潇湘龙女并不认为她存心戏弄，猛地向下一蹲，大旋身来一记扫堂腿，高不及二尺，闪电似的攻击身后的人，反应之快无以伦比。

一腿落空，身后人并没近身，而一枝摘掉定向绸布穗的钢镖，镖尾在前尖在后，呼啸着掠过顶门上空，贴发结掠过，危极险极。如果不下蹲出腿，这镖毫无疑问会击中前心或后心。

“鼠辈可恶！”潇湘龙女蹦起怒吼。

那人哼了一声，左手一抖，袖底灰雾狂涌，用某种有毒的粉末制人。

潇湘龙女还真怕毒，飞退丈外。

“孽障休走！”伏魔真人大叫。看到月华仙子转身开溜，露出狰狞面，情急要动手了。

潇湘龙女以为老道要对付她，怎敢逗留？转身如飞而遁，离开再说。

店外街上所发生的事故，由于远离店门，所以在店内进食的柳思和白发郎君，并不知道街上的事，街上也没发生打斗，没引起混乱。

月华仙子走在前面，掠走如飞，行人纷纷惊惶走避，以为有人发疯。

到了前面的一处十字街口，左有的街道都有人吆喝着聚合。

不由她思索，只好全力飞奔。

应该说，她只有一条路可走，不能向左方转弯找地方躲藏，显然老道已将拦截的信号发出了。

潇湘龙女的处境，与她完全相同，两人事急走在一起，念头只有一个：摆脱走狗的紧迫追逐。

在大街小巷中紧迫追逐，想摆脱谈何容易？而且新加入追逐的人，已经逐渐增加。街巷中行人惊惶走避，鸡飞狗走热闹得很，还以为是巡捕捉喊，众手所指无处藏身。

这一追，追到了石城门(大西门)。

\*\*\*

水西门(三山门)以北，城外地属上元县管辖。上元县的治安人员，把巡缉营的走狗看成洪水猛兽，恨之刺骨，从不协助走狗查缉私泉，因此只要逃出城，走狗们就得防备上元县的公人干预。

城内的山小得可怜，但满山苍翠，城墙循山脊兴建。城外面就是秦淮河，更外侧是莫愁湖。水西门之所以改名为三山门，指这一带有三座山：石头山、清凉山、马鞍山。

其实，三山门本身并没有山，原来称水西门，也是秦淮内河出城的河口，用水闸管制水位。石头山在石城门；清凉山在清凉门；马鞍山在定淮门。不过，三座山其实是几乎连在一起的。

这一带地广人稀，却是市民游春的地方。其他风景优美的地方，要不是皇亲国戚所占据，就是宠幸功臣的封地，不许平民百姓光临。比方说：玄武湖、莫愁湖、钟山，平民百姓谁敢涉足？

游春也没有什么可游的，清凉山顶有座美仑美奂的翠微亭，城门外有十六楼的清江楼和鼓腹楼，石头山有大石头，城外有十六楼的石城楼和讴歌楼，还有一座十六楼外的八汉楼，如此而已。

由此可知，夏日炎炎，这一带不可能有众多的游客。就不会有人指示逃者的方向。大白天在大街小巷，不可能摆脱高手的紧迫追逐，到了山林旷野，那就对窜逃者有利了。

月华仙子与潇湘龙女，事实上已成了一条破船上的伙伴，本能地相互照料，拼命窜入苍翠的山林。

后面，十余个男女相距仅三十余步，衔尾狂迫，轻功比她们相去不远。

如龙归海。两人全力飞窜，穿越两座果园，后面追的人已经不知追向何处去了。经过长期追逐，她俩的轻功显然遥遥领先。

可是，似乎各处都有唿哨声传来。

\*\*\*

眼线传递消息的技巧十分良好，后续赶来的人，皆能循正确的方向追赶，当然沿途也有人加以指示。

三个中年人将刀剑藏在长衫内，从一条小街奔出，奔上通向山麓的半边街，洒开大步急赶，注意力全放在前面街尾的去向，忽略了身后的变化。

半边街的房台，零零星星颇不规则，有些屋前栽了花木，挡住了视线。

刚奔过一座门前栽满花木的房舍，屋角的花木丛中，暴起三个人影，无声无息向前面二人的背影猛扑。

前面邻舍在三十步外，也抢出二个人。劈面拦住去路，每人手中有一根罗汉竹杖。

“我摄魂骷髅留客。格格格……”迎面拦路的老凶魔狂笑，声如泉啼，露出皮包骨形如骷髅的面孔，烈日下也显得鬼气冲天。

“什么东西？哼！”奔在最前面的中年人稳下马步。掀衣取出连鞘长剑。

另两人左右一分，也急急取兵刃。

糟了！后面的二个人电射而至，一个对付一个，无声无息有若大豹扑向猎物，双爪齐下，扣住脖子猛扳，膝盖同时撞中腰脊。

三个中年人还来不及拔刀剑出鞘，致命打击已经光临背部。

这些魔道高手名宿，从背后偷袭认为理所当然，出手非常凶狠，势若电耀霆击。前面有人吸引对手的注意，后面突然发难，配合得若合符节，一击即中。

“留活口……”要命阎王急叫。

砰嘭连声大震，六个人跌成一团。

“屁的话口！”地府魁星将扑倒的人按住，在后脑加上一劈掌，这才一跃而起：“杀一个算一个，有活口岂不浪费时间？丢掉，走！”

把三个还没断气的人，丢入街对面的乱草丛，没收了刀剑，六个老凶魔向前走，另找地方埋伏。

\*\*\*

另一条小街，另一处屋角，五个人隐身在一堵短墙下目迎飞步而来的五个人。

“糟糕，谭丫头危矣！”为首的人是绝剑狂客，看清飞步而来的五个人，不由失声叫苦。

没错，是八表狂龙，闻警带了人赶来了。随行的四个高高矮矮暗带兵刃的人，年纪都不小了，看气概便知道是大有来头的高手名宿，脚下从容不迫，但轻灵飘逸速度惊人，用的是赶长途脚功而非轻功，可以久走不疲，速度自始至终皆概略相等，而且可以保存真力。

“不可妄动！”混天一掌拉住跃然若起的绝剑狂客，阻止绝剑狂客现身拦截：“咱们应付不了这五个混蛋，仅那两个没有人性的天地双煞，就可以摆平咱们五个人，务必忍耐。”

八表狂龙五个人，已经远出百步外去了。

天地双煞是与摄魂骷髅同代的凶魔，横行天下三十年的杀人王，一高一矮。一看便知。

“老天！我们必须尽快找到谭丫头。”绝剑狂客痛苦地低叫：“咱们从侧方越野跟去，希望还来得及。”

\*\*\*

三座小山虽然小，但草木葱茏，小径甚多，散落的房舍与园林别墅也

不少，到处都可以藏匿，人数如果不够，想搜山谈何容易？

藏匿必须有耐性，有处变不惊的镇定修养，只要能等到天黑，就可以小心地脱身，白天切忌移动。

两女躲在一座小冈的矮树茂草丛中，透过枝叶草隙，可以观察附近百步内的景物，定下心等候机会脱身，也等候危机光临。

久久，附近不见有人走动。

远远地，传来忽隐忽现的唢哨声，表示搜山的人，正在紧锣密鼓互相呼应搜索。

“都是你惹来的祸。”暂时可保无虞，两人的敌意开始诱发了，月华仙子首先发难：“化装易空术那么糟，你简直引鬼缠身，哼！”

“闭上你的嘴！”潇湘龙女不是省油灯，态度更凶，“那些人是为你而来的，茅山三子是专门找你算帐的活神仙，道术对巫术，邪不胜正，他们布网捉你，我不幸成了被殃及的池鱼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

“是吗？你心中明白。你这该死的妖巫，归底结底，你是自找的，居然挟持我和吴姐，和走狗们谈买卖，自掘坟墓。我和吴姐与你无仇无怨，你为何黑心肝做出这种为世人所不耻的绝事来？”

“我有我的打算。你没有知道的必要。我问你，那个假赵大爷，是不是柳思？”

“他没说。”潇湘龙女不承认也不否认，事实上她也不敢断定是不是柳思。

“把那一晚上所发生的故事说来听听。”

“无此必要。”

“你要说。”月华仙子冷叱。

“不说还好，说我就想先宰了你。”

“哼！你少吹牛……”

潇湘龙女手一伸，手指便待点向月华仙子的鸠尾穴。

“住手！你一动就暴露，想死吗？”月华仙子低喝，掌护住了胸口，“你还不配在我面前毛手毛脚，我的眼睛动一动，你就可以任我摆布，哼！”

“我已经提防你弄鬼，你的小妖术算得了什么？除了暗算，你一无是处。光天化日贴身相搏，你准死。”潇湘龙女怎肯示弱？手虽散去指功，仍保持随时出手的气势，“我会记住你所给予我刻骨铭心的伤害，日后我一定会和你把帐算得一清二楚。”

“你配说这种话？马不知道脸长，哼！”

“配不配日后自知。”潇湘龙女咬着银牙说：“你绰号叫仙子，花容月貌一身媚骨，卖入青楼，一定可以值一千两银子。柳爷对你的无耻作为深痛恶绝，他……”

“你不必枉费心机，我已经向他解释过了。今天我在朝天宫等候，白发郎君答应替我说动他，助我一臂之力，向走狗们报复。”

“漫天大谎，你怎么解释你的可耻行为？”

“那不是我的错，是活阎婆造的孽。”月华仙子只好表白自己的无辜，“我花了一百两银子，把你们藏在老虔婆的艳窟。老虔婆不知道我的来历，以为可以吃定我，贪图重利把你卖给赵大爷。”

“鬼才相信你的漫天大谎。”

“信不信由你，哼！”月华仙子不再多说，伸手向东面的冈顶一指：“来

了，我们对付得了这两个人，你对付那个瘦竹竿，我对付那个大胖子。”

“你算了吧！如果一击不中，所有的走狗该会向这一带集中，结果如何？”潇湘龙女反对动手袭击，“你最好躲稳些，除非他们发现了我们，不然决不可以贪图小利妄动。”

“你教训我吗？”

“你的江湖经验，比我丰富十倍，我哪配教训你？只是就事论事而已。”潇湘龙女语含讽刺，“你擒住我想发一万五千两银子横财，反而断送了好几个得力臂膀，偷鸡不着蚀把米，这就是你的江湖经验？”

月华仙子本想咒骂，却又忍住了，因为一胖一瘦的两个人，正快速地接近，不时左右窜走，搜索草木足以容人藏身的可疑地方。

尽管她对潇湘龙女讽刺的话恼火，但不得不承认袭击这两个人并不妥当，如果不能无声无息将人摆平，各地的走狗必定蜂涌而至。

她并不认识这两个人，假使对方的武功和反应。都比她两人高明，情势岂不更糟糕？

两人蛰伏着屏息以待，随时准备被发现时立即扑出。

一胖一瘦两个人。从她们的南面二十步左右通过，忽略了她们蛰伏的及腰高矮树茅草区，逐渐向西南角远去。

“好险！”潇湘龙女如释重负低声说：“小妖巫，你幸好不曾发动袭击。”

“你以为我不堪一击？”月华仙子火又来了。

“可能的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听说过这两个人。”潇湘龙女不介意她发火，“那个胖子，长了一个大朝天鼻，大耳朵招风，像一头猪。其实并没有那么胖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”

“他衣内一定缠了一根八尺蛇骨鞭，缠了两匝，所以显得更为肥胖。”

“唔！你是说，这人是黄山的西海，在云外峰主持人皮作坊，以贩卖人皮为祸江湖的三界人屠秦朱！”月华仙子倒抽了一口凉气，“这人的杀气太重，我的巫术撼动不了他的神智。”

“我听说过这个杀人魔王，但不知道是不是他。可措。”

“可惜什么？”

“没能一剑宰了他，时机不对。这恶贼替人揉制仇家的人皮，以便作为食肉寝皮泄恨的报复工具，每张人皮通常索价一万两银子上，泯灭人性，天怒人怨。巡缉营居然能请到这种人，我们将会会有许多人遭殃。”

“哼！你对付得了他？”

“不要小看我，小妖巫。”潇湘龙女冷冷一笑，“我不会被一些吓人名头所震慑，当我的剑升起时外界的一切撼动不了我的。下次与八表狂龙交手，他的胜算将愈来愈小，柳爷改正了我的技巧，我的信心正逐渐增加；你等着瞧好了。”

提起柳思，月华仙子脸色不正常。

“听说，他拒绝帮助你们。”她像是信口询问，其实有意探口风。

“是的。”潇湘龙女叹了一口气，脸上有掩不住的失望神情：“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性格令人无法揣摸。”

“一个风尘怪杰，怪得令人莫测高深。”月华仙子可能在分析柳思，替自己找答案，“或者一个游戏风尘的玩世豪客。玩世不恭自得其乐，兴来时伸

手管闲事，谁成功谁失败他都不介意。我想。他将是这场强权斗争的唯一胜利者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因为他是唯一的局外人，任何一方的成败皆与他无关。你们九华剑园为的是复仇；我是为了贪；摄魂骷髅一群凶魔为维护威望；巡缉营则为了保护利益。白发郎君是无意中卷入的人，失败得最惨，所以柳不思多拉他一把，算是替无辜者多给一份同情。就因为他没有既定的目的，所以不论成功或失败，皆对他没有任何得失，得与失皆可以算他成功。”

“我听不懂你的话。”潇湘龙女坦然说。

“听不懂就算了……糟！怕鬼的人，偏偏碰上鬼，这次你我难逃大劫。”

南面的旷野中，三个老道以品字形列队，正向她们藏身的小冈，以不徐不疾的速度接近，三双鹰目不断向四方搜索可疑的动静，风吹草动也会引起他们片刻的注视。

他们是用神意搜寻目标，不需用拨草寻蛇的方法进行搜索。

月华仙子知道茅山三子的底细，一见便心生怯念，邪不胜正念头根深蒂固，先天上就输了三份气势，心理上的威胁影响情绪，没交手就输了，所以她说怕鬼的人，偏偏碰上鬼。

潇湘龙女却与她不同，对自己的武功修为信心十足，剑升起时，不理睬外界的一切威胁。

可是，目下手中没有剑。

茅山三子却是可以公然带剑的人，老道们做法事，必须带剑的，有些是七星剑，有些带桃木剑，老道们带剑在外行走，不会引起治安人员干涉。

“他们真了不起，竟然能正确地盯住你。”潇油龙女也心中暗惊。“难道他们真有活神仙的神通？糟！我没有剑可用。”

两人都没有剑可用。月华仙子总算还有八宝乾坤袋的法宝可以施展。

“有剑你也奈何不了这二个妖道。”月华仙子绝望地说：“我知道他们的搜魂术十分神奥，甚至可能练成了天视地听术。已来不及逃走了，准备一拼。”

“这二个妖道，是不是比西岳炼气士高明？”

“各有所长。”月华仙子低声说：“他们虽然同是道士，但道却不同。你可以从衣着上分辨，西岳炼气士穿的并非是真的道袍，不是青黑色而且宽大得多，是所谓玄门方士，而茅山三子却是天师道的法师，驱神役鬼术据说已经通玄。糟！他们发现我们了。”

三个老道已到了五十步外，已将注意力集中在她们的匿伏处，不再左顾右盼，三人的间隔也收拢了。正神色庄严步步接近。

“贫道不信你们能飞天遁地。”伏魔真人站在二丈外，一字一吐，愤恨的表情相当吓人，鹰目中冷电四射，摆出降妖伏魔的天神至尊神态，似乎已把她们当成捏在手心的小鬼了。

降龙真人在左，伏虎真人在右，堵住三方，很可能三方同时行雷霆以击。

潇湘龙女首先长身而起，大敌当前，她难免有点心虚，但并不害怕。

“你们敢给本姑娘以把剑。保持你们高手名宿的尊严。作公平的生死诀吗？你们不会害怕吧？”她还真有几分女英雄女亡命气概，挺身向三老道挑战。

“大胆女妖，你是谁？”伏魔真人不认识他，凶睛怒突气往上冲。

“你不需要知道我这初出道小辈的来历，只问你有没有公平决斗的勇气……”

“拿下她！”伏魔真人不耐地沉喝。

降龙真人一声阴笑，大踏步而上，大袖神气地一抖，大手伸出袖口，猛地虚空一把抓出。

“手到擒来！”降龙真人声出爪发。

劲烈的气旋汹涌，自右至左急旋，巨大的拉力潜劲山涌，会让人身不由己向老道面前冲。

潇湘龙女对妖术怀有戒心，拼武功她却信心十足，身形随抓劲前冲，人却猛地下沉，高不及三尺。

接触太快了，老道爪出马步仍保持原状，人已被抓近身，还以为是一抓中的呢，岂知看到抓来的人影变矮，还来不及有所反应，噗一声左胫挨了一脚，马步一虚，立脚不牢……

老道总算了得，右脚一蹬，飞退丈外，只感到左脚发麻，踢的力道几乎断胫。

姑娘一击得手，长身伸手急抓老道的佩剑，可惜慢了一刹那，几乎被她抓住了剑鞘。

这瞬间，她完全忘了老道的同伴，抓剑的手还没收回，背心一震，一缕指风发自伏虎真人的右手，击中她的身柱穴，力道极为可怕。

她向前一扑，便被重新扑上的降龙真人按住，恶狠狠地上绑。

这瞬间，她听到伏虎真人的厉叫声，可惜她脸部向下，看不见发生事故的经过，反正知道从背后乘机暗算她的伏虎真人，挨了月华仙子一记重击。

伏虎真人乘机暗袭，用指风打穴术一击得手，也忘了姑娘另有同伴，被猝然暴起的月华仙子，一掌劈中后心，打击力极为凶猛。

但伏虎真人用指功攻击，先天真气已驱动神功，这一掌虽重且事出突然，仍然禁受得起，但依然痛入骨髓，几乎伤了脊骨，向前冲出丈外，吃足了苦头。

伏魔真人及时堵住了月华仙子，发出一阵可怕的阴笑，双手一张，亮出撒网捉鱼的强者姿态。

“该死的妖妇，招出那天晚上帮助你的人是谁。”他恶狠狠像要杀人，“竟然如此凌辱贫道，贫道与他共戴天。招！是谁。”

月华仙子知道绝望了，潇湘龙女已经被捆住了双手成了俘虏，一切只有靠自己啦！

“我怎么知道谁帮助我？”她大声说：“我和侍女破窗逃走，一上屋就如飞而遁，怎知房中所发生的事？那时房中已经没有人了。”

“哼！擒住你之后，不怕你不招。”

“老道，你不要强人所难，我的确不知道所发生的事。我比你先到片刻，我也是去找柳不思的，他已经走了，你们随即到达。我月华仙子知道你们的道行高，不是你们的敌手，我怕你们，所以退入内间破窗而遁，以后的事我怎么可能知道？你逼我也是枉然……”

“你说的话，贫道半个字也不相信。”伏魔真人打断她的话，“你会招的，妖妇，跪下！”

双手一合，罡风也两面合围，两胜凶猛的劲流，向中间汇合。

月华仙子向下一挫，青烟一涌，人影幻没，汇合的劲流将青烟压缩、

泄散。

一声长笑，老道远出三丈外，双爪连环急抓，身形八方隐没、幻现，像有六七个老道，同时显现隐没，无法分辨那一个才是真实的身影。

“嗤……嗤嗤……”裂帛声连续飞扬，月华仙子的身形幻现。

她和潇湘龙女都易钗而笄，穿了小泼皮的青衣灯笼裤，在伏魔真人的五行神爪播弄吓，上衣首先遭殃，被虚空的抓力撕裂，一条条一块块飞散，露出里面月白色的胸围子，晶莹洁白的上半酥胸暴露在阳光下，莹白的肩膀、玉臂一一裸裎。

“哎……哎呀……”她狂乱地躲闪，死死地抓住裤腰狼狈已极。

“嗤！”右裤管破了，玉腿横陈。

三个妖道被莫名其妙打昏、剥光、没收了身上的衣物钱袋百宝囊，现在，伏魔真人报复的念头极为强烈，也要把月华仙子剥光。

“你们年高德邵，无耻！”潇湘龙女尖叫。

降龙真人一耳光把她打得眼前发黑，无法叫骂了。

“格格格……”伏魔真人狞恶地狂笑，五行神爪继续挥动。

“嗤！”月华仙子的胸围子撕破了。

她不但衣裂裤破，肉帛相见，而且本来品莹洁白的肌肤，出现不少发红变紫的抓痕。

“老猪狗你……”她尖叫，双手急急掩住胸乳，脚下移位渐慢，因为两条玉腿都探露在外了。

“贫道要你生死两难……”伏魔真人狞笑着说，爪劲到了她的裤腰。

腰带如果一断，她……

一块小石从侧方飞到，恰好与抓劲接触。

伏魔真人得意忘形，根本没看到飞来的石块，石块大如拳，速度目力难及，即使他曾经留意，也无法看到石块，无法及时应变。

妙极了，石块阻绝了前进的抓力，却随后退的抓力飞起，噗一声击中伏魔真人的肚腹。

“呢……”老道叫了半声，抱住小腹身向前俯。

前面幻现一个人影，一抬腿，膝盖撞在老道下俯的脸部，立即鼻破唇裂，上身一抬，又被两劈掌凶狠地劈在双肩尖上，双臂立即酸麻脱力。

“咦……”所有的人皆骇然惊呼。

“柳不思……”伏魔真人嘎声厉叫。

来人是柳思，一旁还有一个正急急赶到的白发郎君。

柳思抓住伏魔真人，像剥一只死兔的皮，迅快地剥了道袍，向月华仙子一丢。

“咱们交换人质。”柳思一手揪住伏魔真人的道髻，一手扣住老道的后颈，将人向前一推，脸上有抑止不住的怒意。

伏魔真人本待冲上，剑已拔出，但投鼠忌器不敢妄动，僵住了。

降龙真人也僵住了，双手仍控制住双手已被背捆的潇湘龙女，进退失据，似乎不愿交换。

“不换，这个真人就会变成假人。”柳思左手一紧，伏魔真人的脖子怎受得了？痛得厉叫一声，双脚快要挺不住了要向下挫。

“贫道不受威胁。”降龙真人色厉内荏。

“伏魔真人，你看你可怜不可怜？”柳思脸的怒意消失。换上了怪怪的

邪笑，“你们茅山三子，有同门师兄弟情谊，显然你是老大。而你的两个师弟，把你的生死不当一回事。你的命还没有一个小姑娘值钱。哈哈！你们是巡缉营的走狗，花重金礼聘而来的，你们都是见利忘义的混蛋。你死了，你两个师弟可以多分一些金银，所以他两人宁可看到你死，以免多分的金银重新吐出。他们希望你死，你就死吧！”

手一用劲，伏魔真人像被杀的猪一样征叫起来。

“住手！”降龙真人不得不屈服。

“不想你的师兄死？”

“咱们交换。”降龙真人咬牙说。

“早交换岂不皆大欢喜？”

“你先故人。”

“一起放。”柳思将人向侧方一推。

潇湘龙女侧奔两丈，脱出魔掌。

“柳爷，别放过这几个无耻妖道。”她跳脚叫。

“姑娘们远避。”柳思怪腔怪调怪叫，摩拳擦掌掠袖，像要打架的村夫，“上次我把他们打昏剥光，这次还要重施故技。脱光了的老道丑死了，姑娘们走远些非礼勿视。”

三老道听上次行凶的人是他，心中一凉，斗志全消，知道不妙。

如果柳思对付不了他们，怎肯暗算之后仍让他们全身活命？

伏魔真人被摆布得像条虫，降龙伏虎两真人，还不知道师兄是如何被制住的，双方的胜负结果，似乎已经决定了。

降龙真人扶住师兄，首先撤走。

“咱们后会有期。”伏虎真人断后退走，用话套住柳思，表示认栽退走，日后再算帐。

对手必须按江湖规矩，见好即收，不能强行留客，不是死仇大敌，赶尽杀绝是犯忌的事。

“下次见面，在下不但要剥光你们，甚至要把你们的老皮剥下。”柳思挥动着大拳头嚷嚷：“你们位高辈尊，居然在光天化日下，以剥女人的衣裤取乐，不折不扣的下三滥无耻混蛋行为，我下次绝不饶你们这三个老狗杂种，哼！”

三老道不敢回嘴，踉跄飞遁。

“都是你害的啦！”月华仙子脸红耳赤，到了他身旁埋怨，宜喜宜嗔的神情极为动人，而身上扎起一段的宽大道袍却可笑极了。

“我又怎么啦？”柳思忍住笑，拾起伏魔真人遗落的七星剑。

“你……你把他们剥光羞辱，却又不露名号，他们却怪罪我……”

“这不能怪我呀！他们一打就昏，我那有闲工夫，救醒他们加以说明？”

“柳爷，你是专门赶来救我们的？”潇湘龙女不甘寂寞，她的绑已由白发郎君解了，“谢谢你啦！你真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大菩萨。”

“下次不许你们再跟踪我。”柳思故意沉下脸，“我的事忙，着呢！哪有许多闲工夫，为救你们而再三奔忙？烦都烦死了。你们走吧，从东面石城大街脱身。”

“柳兄，你呢？”月华仙子可不像潇湘龙女一般，对柳思特别尊敬，称柳兄而不称柳爷。

“我要斗一斗狂龙。”他拂动着长剑，“可惜，没把秋水冷焰刀带在身边。”

“你手中有刀或有剑，重要吗？”

“面对武功相当的敌手，就重要了。”

“八表狂龙的武功……”

“她见识过。”柳思拍拍潇湘龙女的肩膀，“问题是，他有许多武功比他差不了多少的爪牙，我所面对的劲敌不能仅把他计算在内。”

“那就让我们站在你一边呀！”潇湘龙女不死心，再次技巧地争取他的协助。

“你们还是真的不明白，抑或是装糊涂？”柳思正色说：“他们打出官方的旗号。表明堂堂正正的执法立场，摆明是正道，冠冕堂皇。你们如果各路牛鬼蛇神大集合，必定被当作邪道的歹徒恶棍，在气势上就屈居下风，任由他们亮开大嗓门，大叫大嚷大张挞伐了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我不同，我是替朋友讨公道。公道是不论邪正的，谁有理谁就有权要求偿付血债。白发郎君是我的朋友，我两人与巡缉营无仇无怨，在徐州与仰止山庄的人因误会争闲气而起冲突，巡缉营没有任何理由替仰止山庄出头，向我们再三以迫害，更无权杀害我们的朋友。所以，我们争的是私人恩怨，与巡缉营的缉私公务无关。你们和小妖巫与巡缉营的是非，都牵涉到一个利字。只有我和摄魂骷髅一群凶魔，才能理直气壮和他们结算。现在，该明白了吧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潇湘龙女语塞。

月华仙子也叹了一口气，哑口无言。

“走吧！”柳思向白发郎君招手，“上山，我要安排一次龙争虎斗。”

两人飞掠而走，去意匆匆。

月华仙子向潇湘龙女打眼色示意，知趣地不再尾随。

## 第二十五章

石头山的山颠，可以俯望整个金陵城。

城内近东，大圈圈里面有中圈圈，那就是皇城。中间的小圈圈，是没有皇帝的紫禁城(宫城)。

全城的殿堂楼阁，大街小巷历历在目，几条大街的车马行人，也隐约可辨。

回望大江一弯，风帆片片如在眼前。当年诸葛亮在此相度金陵形势，称为龙蟠虎踞。龙蟠，可能指大江；虎踞，可能指四面围绕的群山。群山的山势都是向内的，唯一不听话向外的是牛首山。

据说，当年朱洪武定都金陵，就想把不臣伏的牛首山挖掉，可惜未能如愿。

一声震天长啸发自山颠，穿云裂石声震全城。

南京都城虽然周径有九十余里(实际仅六十余里)，但南北长东西短，从石头山至朝阳门，直径仅十余里，啸声真可以远传至钟山。

初啸有如春雷惊蛰，一鸣惊世。然后是一连串绵绵不绝的长啸，变化

万千。时如狂风暴雨震撼山林，时而有如仙乐自天际君临；片刻骤变为龙吟虎啸，随即有如满天鸾凤和鸣；升高则响遏行云，低则婉转如潺潺流水。

外激、内激、大沉、小沉、含、藏、散、虎……十余种长啸的技巧，汇合成一阕波澜壮阔、惊天动地雷霆万钧的浑雄乐章。

行家可以听出，其中并没含有激越悲愤的感情。

当年岳飞在黄鹤楼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，那是寄怀海天孤愤，忧国伤时的悲愤情怀。

而这人的绵绵长啸，纯粹以示威为目的。

长啸声久久不绝，最后以一声震天怒吼结束：

“八表狂龙！我等你。”

南面一条小街侧。赶来参与围捕的五个人，被长啸声所惊，躲在一家屋檐下，遥望不远处啸声传来的山巅，脸上全变了颜色。

街巷的家犬，发出惊恐的狂吠。

“龙吟沧海，虎啸云山。”那位年约花甲的人，向同伴悚然地说：“这个人的气势，不是你我这些人所能抗拒得了的。我要走了，恕我为人谋而不忠，事实上我已胆落，驱羊斗虎我们毫无胜算。请转告无情剑颜老师，我无福享受重赏，非常抱歉，我要走了。”

“我也要走。”另一人说。

不等啸声结束，五个人都走了，被啸声所震慑，顾不了身分名头，有志一同向后转。

山巅的烽火台，已经成了久欠修葺的残垒。京师北迁之后，禁卫军也北移，原来由龙骧卫驻守的烽火台便作废了，目下只剩下隐约可见的台基，台坍塌倒淹没多年。很少有人登高寻觅遗迹。

柳思和白发郎君。坐在内台基缝隙中生长出来的一株大树下，以荷叶作盘盛菜，折枝为筷，葫芦盛酒，兴高采烈大吃大喝。

白发郎君身侧，放置着原属于伏魔真人的七星青铜剑。柳思的腰带上，则插了一把夺来的连鞘狭锋单刀，品质当然比秋水冷焰刀相差天壤，但仍然是刀，一把致命的刀；在他手中，刀的品质已经无关紧要了。

“你害怕吗？”柳思将酒葫芦递过笑问。

“不害怕是假。”白发郎君其实脸上并没有害怕的神情流露：“高于名宿即将蜂拥而来，害怕是正常现象呀：我哪能和你比？我连一个无情剑也招架不住。而无情剑是南京巡缉营的主要负责人，在你面前还比不上一条毛虫。反正天掉下来有你去顶。我是否害怕并不重要，是吗？”

“对，天掉下来有我去顶。老兄，理字站在你我一边，就算你害怕，也得站出来表明你是理正的一方，岂能心惊胆落逃避他们不断的迫害不休？咱们已经连累了不少朋友送命，必须壮胆站出来讨公道算血债了。”

柳思的嗓门像打雷，理直气壮当然嗓门大：“我只要你站出来讲理，其他的事不要你管，你站到一边凉快去。”

有人陆续向山上赶，几条登山小径中，透过草木空隙，可看到时隐时现的快速人影。

“来的人将无一庸手，让你一个人去顶……”

“万一我顶不住，你必须见机另谋生路自求多福，那些混蛋肯定会倚多

为胜的。所以你必须见机行事。老兄，你认为八表狂龙有种和我单挑了断吗？”

“应该会，柳兄。他挟特殊身分，借机扬名立万，从京师打到江南，事必躬亲颇有英雄气概，你指名单挑，正合他耀武扬威的心意呀！”

“希望如此。来，敬你。”柳思举葫芦喝了一大口酒，脸上酒意渐浓。

最先到烽火台的人，是三个年约半百，穿得像士绅，相貌威猛的中年人。

“谁在仰天长啸惊世骇俗？”那位留了八字大胡的人声如洪钟，不怒而威。

“是我。”柳思安坐不动，虎目炯炯，“我姓柳。”

又冲来二个大汉，堵住另一面。

“你就是柳不思？”八字胡中年人颇表惊讶。

“没错，那就是我。”

“这家伙是巡缉营叛逃的人。”三大汉之一怪叫。

“放你娘的狗臭屁！”柳思跳起来，粗野地破口大骂，骂的话不堪入耳。

“你……”大汉吓了一跳。

“大爷是徐州车行的一个小管事，过去曾经受雇于真定府七猛兽做小伙计，不久前七猛兽在徐州，逼我重新替他们干活，与巡缉营风牛马不相及。你这狗东西胡说八道，居然替我找土子，你是甚么混帐东西？呸！”

大汉羞愧难当，一咬牙从衣下拔刀。

“劈拍劈拍”耳光声暴响。

“哎……”大汉狂叫。仰面便倒。

柳思重回原位，一动一静之间，有如电光石火，令人难以看清他的动作形影。

三个中年人一怔，脸色一变。

“巡缉营的人在找你。”八字胡个年人冷冷地说。

“去他娘的！他们凭甚么找我？”柳思口中仍然不干不净，“我又不是他们的人，七猛兽也死光了管不着我。我家不挂牌卖盐，也没做挂名的盐商，巡缉营凭甚么管我？就算我杀人放火，也轮不到巡缉营捉我法办，这规矩你懂吗？”

“他们还指你是好色的淫贼。”

“那是男盗女娼狗杂种所造的谣。”柳思骂得刻毒，“好色并非罪过，正常的男人谁不好色？秦淮河两岸加上河下，每天有上万个好色的嫖客，里面有无数王亲国戚，他们都有罪吗？淫贼？苦主在哪里？”

“我知道他们所指的苦主在哪里。”白发郎君挺身而出：“是目下在巡缉营做贵宾，仰止山庄的女英雄东方玉秀。那泼妇很美，但我白发郎君和柳思并没招惹她，更没强脱她的罗裙……”

白发郎君将在徐州冲突的经过，扼要地说了。

“调戏星斗盟杀手的人，是几个佃户长工。”白发郎君最后说：“我和柳兄只是排解的人，竟然受到那些走狗英雄的无情追杀，杀死我们不少朋友，这世间还有天理国法吗？”

“所以，我和白发郎君是受害人，这是我和巡缉营之间的私人仇恨，血债血偿，咱们的朋友不能白死。”柳思脸一沉，杀气腾腾：“谁胆敢干预，他必须替巡缉营挑冤担债，送了性命可不要呼冤叫屈，来上三五百个不要命

英雄喊打喊杀，柳太爷保证一刀一个，砍瓜切菜般杀得一干二净，决不手软。”

“你替九华剑园出头？他们是杀官差的杀人凶犯，你……”

“放你的狗屁！”柳思不再对八字胡中年人客气：“九华剑园的人是侠义道英雄，我和白发郎君是好色的淫贼，双方是天生的对头，我们配替哪些侠义英雄出头？不懂事何不先去打听打听？给我滚远一点，不要在这里充人样，胡说八道找挨骂，不当人子。”

这时，四周已有十四个人，其中有些人不像练武的，可能是附近的居民。

“小辈你……”八字胡中年人气得胜都青了。

“阁下，你不要摆出道貌岸然的死相，妄想找出可乘的理由，以便理直气壮向太爷我兴师问罪，干脆把你的本来面目露出来，不必死要面子瞒下你拿了巡缉营赏金的事。这年头赚钱不易，在江南花花世界，没有钱一切免谈，谁又不爱钱？你为钱而替巡缉营卖命，用不着感到羞耻呀！因为这是人之常情。”

“在下……”

“真的，我不怪你为钱卖命。”柳思抢着说：“只要你像个有担当的人，干干脆脆亮出旗号上，不要替自己找借口以提升勇气，凭你的武功赚你想赚的钱。不必再找挨骂了，你就拔剑上吧！”

“小辈，你已经自绝于人了。”八字胡中年人终于爆发了激烈行动。从宽大的长衫内取出连貉长剑，拔剑出鞘：“你这种人，早晚会是一大祸害，如不及早歼除，祸害无穷。”

“你真不要脸。”柳思拔刀在手，杀气腾腾，“你凭甚么敢说歼除我？就算你是主宰人间生死的阎王，也该备有人间善恶的生死簿，注明谁犯了天条谁该死。你是甚么狗屁东西？居然厚颜无耻妄想歼除我……”

一声怒吼，八字胡中年人挥剑扑上了。剑发毒招七星连珠，要用强猛的剑势，连绵迫攻刺他六七剑，剑气进发中，剑化飞星长驱直入。

刀光一闪，神乎其神地从剑光的测方切入、逸出。响起一声利刃破风的锐啸，暴乱冲错的人影候隐候现。一照面生死已决，没发生激烈的拼搏便结束了。

利刃破风的锐啸颇为特殊，与一般的利刃劈风有异，啸声似有隐隐回音应和，真像云天深处传来的隐隐殷雷。但如果不留心，便会忽略这种隐隐异鸣。

八字胡中年人，挺剑冲出两丈外，从旁立的柳思身侧冲过。

柳思横刀卓立，似乎没感觉出有人冲过。

“这种货色，也敢赚血腥钱，可怜可悲。”他盯着另两名中年人冷冷地说。

钢刀沾有鲜血，鲜血从刃口向下滴。

“呃……呃……”冲出两丈外的八字胡中年人，居然刹住了凌乱的脚步，手一松，长剑坠地，身形再晃了两晃，向前一栽，在血泊中呻吟、挣扎。

所有的人，脸色骇然大变。

一刀毕命，旁观的人根本没有看清交手的经过，不知中刀是如何发生的，反正一动便结束了。

一名中年同伴抢出，将身驱扳转。

“傅老……哥……”同伴绝望的叫声，像泄了气的皮球。

八字胡中年人的左胸外肋，一道刀创长有尺余，剖开了胸骨，割破了

心房，没有救了。

二个大汉脸色冷灰，如见鬼魅般向后退。

“你……你一刀毙……毙了霸……霸剑灵官，而且在他先发……发起攻击后杀他的。”一名大汉一面退，一面脸无人色依然问：“你……你到底是……是谁……”

不等答案，接触到柳思射来的日光，话倏然中断，转身发疯似的撒腿狂奔，似乎有鬼在身后追赶。

另七个人浑身发抖，一哄而散。

“你们两个，一起上。”

柳思单刀向两个中年人一指：“有你两个好朋友在阴间作伴，霸剑灵官在黄泉路上也不会寂寞。”

两人发出悲愤的厉叫，双剑疯狂地从左右冲进，剑山左右一夹，风雷暴起。

刀光分张，光弧流泻而出，人影硬从汇合的剑山几微空隙中逸脱，隐隐殷雷异鸣再次传出、隐没。

柳思在侧方丈外观身，若无其事冷然收刀入鞘，缓坐回到树下，泰然席地就坐，刀横置在腿上。

“东门兄，坐下喝酒啦！”他抓起了酒葫芦，喝了一大口酒。

两个中年人砰然摔倒，没叫出声音，原来两个人的喉咙皆被割断了，幸好颈骨没断，人头没落地。

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旁观，目击惨烈的杀戮结束，叹了一口气，跟鲍离开下山走了。

“老天爷！你是一个杀人技巧，已到了神化地步的魔鬼。”白发郎君仍陷在极端震惊中，不住打冷战，抖索着对面席地坐下，大太阳下却浑身发冷，汗毛直竖，“你……你在徐……徐州，竟……竟然让我打……打……”

“光棍打光棍，一顿还一顿；你打我的债，已经还清了，别提啦！喝，不要发抖了好不好？”

白发郎君接过酒葫芦，猛喝了五六口徐沛高粱一锅头，几乎被酒呛住了。

“那……那个霸……霸剑灵官，是……名震天下的剑……剑术家……宗师级高手。”白发郎君仍在发抖，并不因为喝了几口烈酒而百脉回春，说话结结巴巴，“他……他自以为是神，比……比神更令人害……害怕。结……结果，你……你在他发拍之后，一……一刀就杀……杀了他，这……这怎么可能？”

“三个死人，可不是假的吧？”柳思吃了一日菜：“这个灵官，比八表狂龙差远了，所以有许多名号唬人的家伙，不见得会是真正名符其实的高手名家。东门兄，如果你与人交手，首先便被对方的声威名头所慑，你永远是个大输家。喝酒，咱们定下心等候龙争虎斗上场。”

不远处一堵断垣后，月华仙子与潇湘龙女，躲在断垣后作壁上观，不敢露面。目击三个威震江湖的高手被杀，也惊得心脏俱寒。

“老天爷！你看出他是如何运刀的吗？”月华仙子只感到毛骨悚然，“怎么可能在电光石火似的一瞬间，从剑招的几微空隙中切入的？”

“我也不懂，好像是以神御刀一类神化技巧吧！”潇湘龙女直摇头，“我也苦练过以神御剑的技巧。人的神意，先天上就比身躯的反应行动快得多。”

你看到了空隙，你的出剑行动却跟不上，空隙一现即逝。反应行动永远迟了一刹那。要练至神意与反应活动合一，即使肯下苦功，天赋不足也是枉然，所以我永远达不到以神御剑境界。我想，他练成了。”

“好可怕，幸好我没招惹他。”月华仙子苦笑，“也幸而我早就对他起疑，而且也暗中对他有好感。”

“你真认为他就是那个驼背的赵大爷？”

“毫无疑问。”

“应该是。”潇湘龙女脸一红，“我想，我们都很幸运。”

“是的，我们十分幸运，吉人天相，他站在我们的一边。”月华仙子欣然说。

两人似乎已经忘了是死对头，多变的情势把她俩拉在一起共患难。

如果柳思不站在她们一边，所有的人恐怕都过不了临淮，早被八表狂龙把她们打入地狱了。

被吓走了的人，消息必定传出了，武功比霸剑灵官差的人，怎敢再前往送死？所以柳思和白发郎君喝完了一葫芦酒，这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近烽火台。

显然，八表狂龙不会来了。

“看不到龙争虎斗了。”白发郎君泄气地说。

“也许他今天没进城。”柳思剑眉深锁：“他气傲天苍，志在称雄天下，如果进城来了，没有不来的理由。”

“柳兄，你不要认为他狂傲急躁，其实这家伙城府甚深，明知情势不利，他会压下狂态玩阴的，何必和你拼没有胜算的命？”

“我知道他城府甚深，所以我一直就避免和他正面冲突。唔！有点不对。”

“有何不对？”

“不要动。”

白发郎君悚然而惊，被他古怪的神情吓了一跳。

他虽然保持原态势安坐不动，但双手平伸，手掌缓缓四面转动，双目半闭，但似有奇异的光芒阴森森地闪烁，呼吸像是停止了，脸、颈、手，凡是露在外面的肌肤，汗毛根根竖立，可以清晰看到一颗颗凸起的毛根。那是皮肤收缩的现象。

白发郎君久走江湖，见多识广，一看他的外表怪异，便知道他将有所举动了。

正感到惊疑不定，柳思的虎目突然睁大了，奇异的阴森光芒炽盛，令人望之心悸。

“找地方躲起，抱元守一蛰伏，不管有何变故发生，切记不可惊惶走动，快！”柳思的语音也十分怪异，像是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，声调带有莫测的鬼气，悠悠虚虚像是声音发自地底，而不是从他口中发出的。

白发郎君如受催眠，老鼠似的窜走了。

两女的注意力，全放在不远处的柳思身上，突然发现白发郎君窜走，随即发现柳思失了踪。

“咦？”月华仙子骇然惊呼。

“怎么可能？”潇湘龙女更是失色，有白日见鬼的悚然感觉。

“在大太阳下幻形，是不可能。”

“但确是一眨眼就不见了。”

“附近二丈内，没有任何地方隐藏呀：“月华仙子是巫门高手，用术化形遁影的专家，但不利用任何物品掩护，而能平空消失，她根本就不相信，也办不到。

障眼法是催眠术中的一种，可以控制附近特定目标的意识，暂时失去时空的感觉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。但不可能影响远处不相关的人，所以说旁观者清。

两女远在六七丈外，柳思不可能用术控制她们。

“难道是隐身术？”潇湘龙女假充内行。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月华仙子惑然说。

“那他……”

白发郎君像蛇一样，从墙下爬来。

“即将有变，躲好。”白发郎君的嗓门也变了。

“哎呀！你……”月华仙子因他的出现而吃了一惊。

“噤声，躲好……”

“噢！不对……”月华仙子打一冷战，向下一伏。

慑人心魄的奇异声浪，像浪涛般向他们三个涌到。

长啸声再起，裂石穿云震耳欲聋。当啸声转沉时。入耳便产生气窒神乱的感觉，似乎全身肌肉因震波而发麻，体内则五内翻腾似要爆裂。啸声再转为高亢，令人头皮发紧，天灵盖欲裂，耳中发痛。

啸声确是自烽火台发出的，可知柳思仍在烽火台。

片刻，啸声中止，似乎世间一静，万籁无声。

那长啸再起前，天宇中传下的奇异声浪，已在啸声横天的后片刻，自行消失了，是被长啸声震散的。

矮垣后的草丛中，功力最差的白发郎君，先是濒临精神错乱境界，最后神智不清陷入半昏迷状态。

两位姑娘也被各种怪异的声浪所震撼，自顾不暇仅能自保。

阳光被浓云所掩，江风突然猛烈，满天乌云汹涌，变化多端，逐渐向西天伸展。西方天际近地平线处，仍可看到一抹蓝天，绵绵密密的乌云，形成一道天幕，幕的边缘一线金黄。

如果天幕掩住了那一抹蓝天，那就表示夏日的暴风雨即将倾盆而下了

狂风撼动山林，声势惊人，整座山走石飞沙，枝叶断草漫天飞舞。

金蛇猝然在云丛中狂舞，满地银光闪烁，片刻，焦雷狂震，地动天摇。

走石飞沙中，柳思出现在摆放三具尸体的地方，披发扬刀，衣袂迎风飞扬，长发飘舞如飞蓬，刀身反映出雷电的光芒，光华熠熠闪烁不定。

六个男女围住了他，相貌一个比一个狰狞，同样衣袂飞扬，手中剑也呈现光华闪烁异象。

西岳炼气士在正北，自左至右六人围成圆圈。依次是伏魔真人、降龙真人、伏虎真人，一个持蛇首杖的老妇，一个点着禅杖的光头和尚。

佛道巫大聚会，形成极为怪异的组合。

老太婆是大名鼎鼎的九灵仙婆，当今少数仅存的巫门宗级者前辈，据

说她是神通极大的走阴人，可以和阴司的判官直接打交道，是一个世所敬畏的人世灵媒。

巫门人士讳言巫，对外通常称仙。仙比神高一级，比鬼更高得不可以道里计，所以号称可以驱神役鬼，但有些人干脆称他们是妖。

就迷信论迷信，巫门却是最古老的宗教(当然他们不屑称之为宗教)，源远流长，从上古拜物时代开始，他们就存在了，比道教佛教不知早了多少千年万年。其中的神秘，迄今仍然无人能解。

大明的医政最为完备，除了官署设医之外，私设医所的人，必须经官府考试及格，取得医士资格证件，才能挂牌行医。医院的十三科中，祝由科就被列为正科之一。

祝由科与辰州符，其实就是巫门技艺之一。

追根溯源，玄门方士渊源于巫门，是顺理成章的事，尽管玄门人士拒绝承认。

道教(与玄门方士不同)蜕化于巫门，是不争的事实。尽管天师道弟子不承认，而且仇视巫门，比仇视佛教更切，这种心态实在令人不敢领教。

这种古老的巫门，默默地、秘密地传递薪火，通常是一脉单传的，甚至有些派流传父不传子。令人感到奇怪的是，这种传承方式，何以能远传千年万年而不尽？因为有些派流规矩，是一入巫门，便没有后代的。

但可以预见的是：有许多派流先后凋谢淹灭了。因此，许多神秘不可解的秘技，也随岁月如流而失传，只能在传说中得知一鳞半爪而已。

走阴就是巫门绝技之一，极为神秘。天师道弟子自称可以上天，和神佛打交道。巫门人士不好高骛远，仅称可以下地狱，和鬼魂打交道，与神仙划清界限。

佛道巫相互仇视，现在却聚合在一起了，利之所趋，死仇大敌也可以成为朋友。

“请你离开江南。开出价码来。”西岳炼气士嗓音走了调，似乎已到了油尽灯枯境界。

“解散南京巡缉营的力士打手，我远离疆界。”柳思一字一吐，依然声如洪钟：“不谈价码。”

“断人财路，如杀人父母，你……”

“你们杀我的朋友，必须血债血偿。”

“这孽障已不可理喻，无量寿佛！”伏魔真人大叫：“此人不死。祸患不止。炼化了他……”

一声震天长啸，与天上的雷电同时震撼大地，豆大的雨滴倾泻而下，暴风雨终于光临。

长啸与雷鸣声中，单刀的光华与天上的电光同时闪烁，然后幻化为刺目的弧光，向伏魔真人进射而出。

六方齐动，但合围不可能同时向一点进击。

眩光激发，雷火齐进，茅山三子猛然聚合，掌发暴雷，剑升烈火。

刀光猛泻而入，轰鸣惊心动魄。

西岳炼气士身剑合一冲出，被骤发的雷火一进，厉叫一声，侧飞出三丈外，砰然摔落挣扎难起。

后到一刹那的老和尚，禅杖一记横扫干军追逐柳思的背影，雷火近身便烟消灭，老和尚已练成不坏金刚法体，雷火也撼动不了金刚。

可是，刀光条然出现在小腹前，光华倏隐倏现，方传出一声怪异的霹雷声，那是钢刀击破禅功的刹那间，所传出的轻雷异鸣。

刀入体八寸，斜掠时割裂了一条大血缝，有如开膛，禅功不堪一击。

雷火轰然而灭，人影重现。

柳思左膝着地，双手握刀形如厉鬼，大雨谤论，他的长发掩住了头脸。

九灵仙婆更像一个厉鬼，仰躺在地，蛇首杖架住了钢刀，浑身涌起阵阵黑雾，暴雨也阻止不了黑雾升腾。满身绿火升腾窜走，灰发被面，五官放射出可怖的幽光。

天宇中电光连闪，雷声隆隆，暴雨猛倾，天动地摇。

一声爆震，九灵仙婆的身躯，化为绿火与迸射的眩光，蛇首杖化为数段扭动的活物，向四周崩飞而散。

柳思倒摔而出，钢刀化为碎屑不见了。

地面，绿火仍在闪烁，一丈方圆内绿焰流动，而九灵仙婆的身躯已经无迹可寻。

而在异象爆发，柳思倒摔的前一刹那，侧方飞来的一件衣物，像一朵乌云，也像一头巨兽，恰好投入可怖的异象迸爆中心。

人影似流光，随后到达，也被爆炸所波及，斜摔出两丈外。

一切异象在刹那间消失，天宇中仍然金蛇乱舞，雷声殷殷，暴雨倾盆。

大雨滂沱，七个人冒着大雨，在烽火台附近巡视，最后聚集在尸体旁，仔细地察看现场的凌乱事物。

散布焦炭形碎块的地方，有如被雷火所殛的现象，那些散布在二四丈方圆的炭形碎块，行家一看便知是碎裂的肢体。

一句话：现场的情况惨不忍睹。

茅山三子头断、肢折、脊裂。西岳炼气士的颈脖，只有皮肤相连。

死得最完整的人，是那位老和尚，腹被剖开，肚肠外流。

九灵仙婆成了焦的碎尸，惨极。

四周有撒了一地的碎布帛，和碎成一段段的刀杖。

摄魂骷髅是行家。与两位同伴检查炭形的尸块。

“这是阴火自焚的奇学所造成的结果。”摄魂骷髅用权威的口吻说：“这是巫门通灵派的不传之秘，造成这种现象，有两种可能。一是大劫临头，阴火自爆毁去形骸，元神魂魄仍在，可以凭修为深浅，自行寻觅目标投生或转世。一是大限未至，变生仓卒，拼一点灵智，自爆与强敌同归于尽，自此神形俱灭。”

对面四个人，是绝剑狂客几个主脑人物。

“邓老，可知道这次结果属于哪一种？”混天一掌是外行，将信将疑提出询问。

“应该是第二种。”摄魂骷髅语气肯定，“可是，只看到碎帛，没看到碎尸，大有可疑。按理。施术人情急自焚爆炸，对方虽没有阴火焚身，也将爆散身躯，可是却找不到分裂的尸块，所以可疑……”

“那么，柳不思并没爆散了？”

“这……不知道。”摄魂骷髅苦笑，“我对巫门绝技一知半解，不曾目击，实在不敢妄论。老实说，目击也说不出所以然来。你们这些以武功权衡所发生事故的因果，是不会相信这种玄之又玄，不可思议神鬼现象的。一句话，

柳小子不是人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阴火自焚的这个人形骸已灭，我们无法知道这人的来历，反正必定是修为已近妖仙的高手，毫无疑问。而这几个人联手合击……”摄魂骷髅指指散布的尸体：“大罗天仙也难逃此劫。柳小子居然敢招来这些人，在此拼搏，他如果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他敢？”

“看了这里激斗的遗痕，我也怀疑柳小子可能不是人。”要命阎王倒抽了一口凉气：“要不是亲见现场的光景，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，人的拼搏会造成如此恐怖的情景，简直就像百十道雷电所殛出的现场。依我看，柳小子可能骨肉化泥升天去了。”

“没有断肢残骸，他一定死不了。”绝剑狂客感到心情沉重，但希望未绝：“咱们再找找看，或许能找出一些线索。这些尸体，得带走悄悄埋掉。”

七个人四面一分，在倾盆大雨中搜索可疑事物。

结果，找到昏迷在断垣下草丛中的两个人：潇湘龙女和白发郎君。

两人所知道的是，柳思挥刀攻击以前的情形。以后雷电交加，满天电火光流，鬼影飘忽，雨雾涌腾，爆炸中绿火漫天彻地，焦臭与硫火味中人欲呕。他俩人被异象惊得魂飞天外，在雷鸣殷殷中失去知觉，以后的事便一无所知了，根本不知道交手的经过。

好冷，盛暑期间怎么可能像严冬？

他已经冷得麻木了，感觉到冷。但浑身不会颤抖，牙齿也不会震颤，只是感到透心的冰凉。

睁开无神的双目，他看到并不刺眼的灯光，那只是一根蜡烛，用来敬神的小蜡烛，光度并不明亮，酸涩的双目仍可忍受这种光芒。

呼出一口长气，慢慢吸入有点暖意的空气，神智逐渐清明，片刻便完全清醒了。

头好沉重，抬不起来。双手也发僵，幸好手指仍可勉强伸屈。

慢慢转头察看。看出这是一间聊避风雨的破败单间茅屋，不像是住家，像堆放杂物的偏房或柴房。土墙、茅顶、柴门、空的堆物架，没有放杂物，也没有柴草，土墙斑驳，柴门无扣无门。

他发现自己睡在薄薄一层干草上、身无半缕赤条条地，难怪感到冷，但这种冷决不是因为他裸体而形成的，事实上所嗅到的空气有暖意。

幸好感到冷，而且似乎冷得麻木了，不然他将极为痛苦，肉体的痛苦他并不怎么介意。

胸、腹、四肢，肌肉全部因浮肿而泛青紫色，还有几道被碎利器划过的伤痕，伤口不大，血已经凝结成块状，没有血流出。

肌肉浮肿应该发烧，他却感到冷，可知定是体内遗留有特殊的物质，造成冷的感觉。

身侧近墙根处，蜷缩着一个人，一个女人，披散的及腰长发仍有湿意，光赤着曲线柔和动人的双肩臂，只穿了胸围子。下身的粗布长裤倒是干了，皱得不像话，而且沾了亏泥，脏兮兮地。

女人睡着了，看不见面孔。

好软弱，他连叫的力量似乎也消失了。

记忆是清晰的，证明他的神智并没受到伤害。

风雨交加，雷电交鸣中，那破釜沉舟的全力一击，六比一聚力势如雷霆，每个人都是道力通玄，武功超越的高手中的高手，双方合死忘生一击石破天惊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仍有余悸心神不宁。

他错了，错得几乎粉身碎骨。

他把八表狂龙看成第一号劲敌，把八表狂龙看成志在叱咤风云的英雄。

西岳炼气士的能耐，他没放在心上。

茅山三子浪得虚名，他足以从容应付。

结果，他完全料错了。

八表狂龙不接受他的挑战，石头山龙争虎斗成空，有虎没有龙，八表狂龙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，却花了重金，请人来对付他。

西岳炼气士加上茅山三子，实力比他所估计的雄厚两三倍。

加上一个练成金刚禅功，他毫无所知的老和尚，勾销了他的优势，胜算拉至平衡点。

那个老女人，他也一无所知。等到魔功爆发，他已经陷入必须以性命交修神功生死一拼绝境。

老女人是所有的人中，最可怕最强的劲敌。

结果，他从鬼门关里逃出来了。

当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逃出来的，生死关头有人助了他一臂之力，而且能及时把他带离现场，他自己那时已经油尽灯枯，一条腿已经踏入鬼门关，去死不远，哪有能力保住一口元气？更不可能逃离现场，只能等巡缉营随后赶来的人分他的尸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他终于有力量发出声音了。

蜷睡在壁根的半裸女人，睡得相当警觉，一惊而起，向他身旁爬近。

“谢谢天！你醒来了。”女人兴奋地棒着他的双颊大叫，叫声其实不大，有气无力。

他脸上涌起苦笑，似乎并没感到太大的意外。

电光石火似的雷霆接触中，飞来的一件衣衫，像一头猛兽，在神功魔功爆发的同时扑入，挡住了迸发的一部份玄阴毒火，及时灭去他所承受的一部份压力，才能保住他的心脉不受重创。

那件衣衫已经不是衣衫，而是借衣衫的形体，传送神功绝学，作孤注一掷。

他知道，只有一个人可以办到，这个人才具有这种神通，这个人一定是月华仙子。

“天从不帮助我这种人。”他的笑容很难看，发青的脸本来就吓人，“该谢谢你。”

“少废话，柳兄。”月华仙子满脸愁容，“你还笑得出来？哼！你的身躯又冷又硬，前面身躯发肿，我不知如何是好，我不借医治这种怪伤。告诉我该怎办？我急都急死了。”

“急死了？你睡得可真香甜呢！”他的笑意更浓了，而且带有调侃的邪味。

“鬼的香甜。”月华仙子白了他一眼，“我用元神一击，几乎神崩灵散，浑身虚脱，手脚不听使唤。怪的是我居然把你连拖带背弄下山；至今我还不相信是我办到的呢；我已经力尽，贼去楼空，也许……也许我永远无法复元了，我已感觉出气机已散。我只能焦急地等候，等着等着就再也支持不住啦！一倒下去就……就……”

“就睡得香甜，证明你并非气机已散，而是精力耗尽了。睡是你的身躯发出的警讯和要求，你的意识已经无法控制或拒绝，这是好现象。霍姑娘，甚么时候了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天黑后不久，暴雨就止了，我也不支睡倒。不要管甚么时候，你的伤……”

“哦！我身上……”

“你身上甚么都没有了，那老女人是巫门的前辈，很可能是灵媒一派的元老高手，她要和你同归于尽，自毁形骸威力惊心动魄，你身上连靴子都化为灰烬了。”

“你也用元神借衣行险一击？”

月华仙子这才想起自己上身只穿了胸围子，鼓鼓的丰满上半部乳房一览无遗。羞急之下，缩手抱住胸急急转身，羞态可掬。

“情急走……走险，大概那时我疯了，居然不害怕惊心动魄的雷电，其实我巫门子弟很怕雷电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那是你关心我，忘了你自己，我十分感激。糟了，这是说，我复元将十分困难了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我的百宝囊中，有保命的九转金丹，没有金丹……”

“百宝囊是什么质料的？”

“四层鲛皮。”柳思若有所思，“由于我不时需在水中活动，因此多年前乘海船跟着海运漕船，从镇江北上天津卫，中途遇上暴风，船在蓬莱某一座小荒岛大修。我下海弄到一条有龟甲纹的异种育鲛，皮剥下十分困难，用利器运内劲费了不少工夫才能剖开。硝制之后，比犀甲更坚韧，入水不胀不变形，不但不吸水而且辟水，所以我用来制百宝囊……”

“哎呀！”月华仙子惊呼。

“你怎么啦！”

“我去找找看……哎……”月华仙子跳起来，又记起身上的暴露部份，惊呼一声重新抱胸转身。

“不要浪费时间了，连刀剑杖都崩裂了……”

“我非去不可。”月华仙子坚决地说。

“你……你能走动吗？”

“爬我也要爬上去找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月华仙子不理他，推开柴门匆匆走了。

他开始默默运气吐纳，用技巧慢慢恢复丹田的原状，任由体内所具有的先天自疗功能，有耐心地等候度过难关，他有信心度过这一劫。

除了一些可以自己找药治疗伤病的动物外，大多数动物在伤病之后，会找一处隐秘地方躲起来蛰伏，让体内先天具有的自疗功能，慢慢驱除与生长所受的创伤。人也有这种功能，药只能加快这种功能的发挥。

比方说、被捅了一刀，金创药敷上创口，只能防止伤口感染、恶化，催促肌肉本身的生长自疗功能加快些而已。真正能使肌肉生长、代谢、复元，是人体本身所具有的生长愈合功能发挥作用。

因此有许多疾病创伤。不药仍可自愈的，用了药或用药不当，反而增

加外来的毒性，因而延长了治疗的时间，削弱了本身生长、愈合、排拒等等功能。

他用超人的意志力，与强烈的生存欲望，以及坚定的信心，诱发体内自疗的功能，慢慢地，体内的寒意以可以感觉的速度消退。

## 第二十六章

天宇中仍然云层密布，大地黑沉沉，暴雨已止，地面仍然到处是污浊的泥水。

月华仙子睡了一个好觉，恢复了不少精力，颇为吃力地向山上摸索，经常失足滑倒，身上重新沾满了泥水，成了一个在夜间活动的鬼怪。

登上烽火台，她心中叫苦。

尸体不见了，表示已经有人来过，把尸体带走了，也表示现场的遗物也抬走了。

她不死心，开始在地下爬行，寻找百宝囊，希望没被人拾走。

仅找了一片角落，便听到急剧的脚步声。

地面仍是潮湿的，矮树野草含水量高，快速走动，一定可以发出声音。

她吃了一惊，挫低身躯潜伏候变。

来了三个人，走近才看出外貌。

为首的人。是南京巡缉营的主事人无情剑。这家伙目下大权旁落，已成了一个聊供奔走的听差，主事人已由八表狂龙瓜代，他只能指挥南京营区的百十名力士。

八表狂龙来自京师鄢狗官的总理衙门，地位最高。之外便是来自苏杭鄢狗官身边的保镖，西岳炼气士与丧门恶煞一群便是代表，地位也比无情剑这些力士高，因此无情剑只能带了所属的爪牙，与及花重金请来相助的高手，摇旗呐喊听候差遣。

他所带来的两个人，是他花重金请来相助的高手，武功都比他高明，也等于是他的保镖。上次至潜山搜索，他碰上了吴志贤，几乎栽了，因此不敢大意，出动时必定带了自己花重金请来的保镖随行。

午夜已过，他才带了人前来。可知他并没参与午后追逐潇湘龙女的事，更不知道八表狂龙亲自带了高手，入城追逐柳思和白发郎君。

“这里就是烽火台。”他向两位保镖说：“柳不思那混蛋，的确是在此地长啸叫阵的。”

“颜兄，我看你人很聪明，怎么做这种蠢事？”那位穿了一身黑色夜行衣的同伴说：“下午所发生的事，目下已是四更天，柳小子会在这里枯等六七个小时？你带我们来干甚么？找他留下的影子？”

“龙主事派我来看看，我能不来吗？”无情剑苦笑，“城内各处我地头最熟。他要我来看看有何可疑征候，我还不知道他到底想看些什么呢。下午我们追逐九华剑园的吴家两兄弟，远追至江宁镇白白奔忙了一场，回来天已经黑了，还没弄清城内所发生的事呢！”

“颜兄，龙主事已经不再信任你，你又何苦再三自告奋勇，什么事都全

力以赴？”那人的语气有不快，保在埋怨，“他根本就看不起贵营的人，认为你们派不上用场，所以在城内的重要活动，都派他的所谓心腹自己人担任。这种玩命的事，能避免岂不大吉大利？”

“贾老哥，不是我愿意自告奋勇。当初策划铲除九华剑园的事，是本营的第一要务，是我主持策划的。九华剑园余孽如不铲除净尽，日后龙主事他仍摆驾回京，而我必须面对吴家余孽的报复，我不自告奋勇行吗？罢了！烦人，他娘的！剑园余孽还无法解决，平空又增加一个劲敌柳小子，咱们的处境真是不妙。”

“一个三流混混……”

“贾老哥，三流混混，能在江浦把咱们的人弄得灰头土脸，敢到江东门咱们的大门口大闹？这个人，我的确深怀戒心。咱们留心些，在这附近搜一搜，天一亮，咱们再撤走。”

潜伏在草丛中的月华仙子心中大急，这三个家伙似乎要在这里等候天亮。她怎么等？

日下她精力未复，气机受损贼去楼空，要和这三个人拼命，她毫无希望，何况目下手中没有任何可作兵刃的物体。想在地上投几块小石也摸不到。

银牙一咬，她决定冒险。

躲不住的，这三个家伙在附近搜索，早晚会把她搜出来，天亮了更无法藏身。

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她已别无抉择。

先发出一阵怪笑，她长身二起。

无情剑二个人，一闪即至。

“什么人？”无情剑大喝，一声剑鸣撤剑在手。

面面相对，隐约可辨面貌，天虽黑，轮廓依然分明。

三人皆心中暗惊，以为看到了鬼怪。

月华仙子的道袍，已用作元神依附的武器，被九灵仙婆自爆的魔功，化为碎布帛了，上体仅穿了胸围子，露出沾了泥水的光赤粉臂。下面的长裤也裂了，沾了泥水的玉腿映掩。总之，她那一身真是怪异得令人吃惊，

尤其是她那一头及腰的长发，站起之前已经披散，半干半湿下垂，在面孔前形成发帘，掩住了面孔，真像个恐怖的鬼物。

“无情剑，你不认识我月华仙子？”她一甩头发，头发左右摆动，益增三分恐怖。

无情剑大吃一惊，心中一虚。从临淮县双方纠缠开始，小妖巫始终不曾真的失败过。也只有八表狂龙一些武功或道术高明的人，敢和小妖巫交手拼搏，其他二流人物，还不配与小妖巫动刀动剑。

一流高手，也避免与二流会妖术巫术的人一拼，而小妖巫却是超绝的巫门高手，专向高手名宿敲诈、勒索、挑战的江湖风云人物。

她这种妖异的形象，一流人物也感到心惊。

“你……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无情剑硬着头皮问，感到握剑的手呈现不稳定状态。

“在这里等候，等候八表狂龙来和柳不思决斗。”月华仙子用怪怪的，带有鬼气的声调说：“昨天下午，柳不思在这里仰天长啸，声震全城，指名向你们的主子单挑，要在这里来一场龙争虎斗。结果，你们的主子八表狂龙，好像没有来，也许他来不及赶上，是不是准备天亮以后再来？本地子要在这

里等候看龙争虎斗，八表狂龙如果胜了，他必须再和我了断。

你们三位是来布置安排的？”

头发再一甩。身形也转了一圈，及腰的发飞散急旋，妖异的气氛愈来愈浓了。

“在下是来察看究竟的，柳小子似乎并没在这里。”无情剑心中一定，小妖巫似乎敌意不明显，“龙主事不屑与柳小子计较，咱们巡缉营的目标，是九华剑园的人，哪有闲工夫兼顾其他的小事？”

“你们只是来看看的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们不怕？”

“小妖巫，你不要不识趣。龙主事真要集中人手对付你，你难逃本营的雷霆追杀，本营高手如云，伯过谁来？你还有几个人，赶快离开南京，不要在本营的地区兴风作浪，以免全军覆没。”

“本仙子与八表狂龙誓不两立，与你们巡缉营也没完没了。”月华仙子徐徐逼进：“本仙子在这里准备布下诛仙大阵，可不能让你们活着回去报信……”

无情剑心中一寒，飞退丈外。

两个保镖对月华仙子不陌生，没有与妖巫一拼的勇气，月华仙子怪异的形象，已经让他们心中发慌。无情剑一退，两人怎敢不走？

“咱们走！”无情剑沉叱，悄然射出三把柳叶刀。

月华仙子命不该绝，恰好脚下一滑，踩中一个积水的小坑，仰面滑倒。

三把柳叶刀掠过她的顶门，她一蹶而起。

“你该死！”她大叫。

无情剑心胆俱寒，黑夜中悄然发射三把柳叶刀，居然全部落空，只惊得汗毛直竖，一跃两三丈，眨眼间便远出三十步外，与两个保镖如飞而遁。

月华仙子也感到腿一软，干脆爬伏在地。

三人百忙中扭头一看。小妖巫不见了，心中更慌，逃得更快，疑神疑鬼的人，逃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，他们本来就没有斗志，把小妖巫失足滑倒，认为是黑夜中小妖巫可以看到偷袭的飞刀，更是心惊胆落。逃走第一。

月华仙子其实惊出一身冷汗，失足滑倒居然无意中逃过大劫，也许真是天老爷保佑，她根本无法看到飞刀，看到也无力闪避。

“我来这里干什么？”她伏在地上突然自问。

她实在没有替柳思冒险上山，找寻百宝囊的必要，目下她连一个二流人物也对付不了，自顾不暇呢！

她狼狈地爬起，知道危险已经过去了。

“我在自找麻烦。”她又喃喃自语。

想起柳思，她精神一震，急急到先前恶斗的现场，重新在现场中心的外围三至五丈。仔细地绕圈寻找。

柳思的形影。不时出现在她的幻想中。她真的喜欢这个神秘的怪人，每见一次面，她便感到与对方多接近了一步，离开了却感到心里少了些什么，思念与时俱增，柳思在她心中的份量愈来愈重要。

这就是她在凶险关头，情急脱衣袍御元神一击的原因所在，决非一时冲动，而是她的一颗心已放在柳思身上，事急便拼命御神一击替柳思拒敌。

那时，潇湘龙女与白发郎君，已经害怕得神智大乱，自顾不暇。而她，

是唯一关心柳思的人，明知道行比西岳炼气士那些人相差远甚，她也不顾一切奋力一击，甚至随后扑上，被神功爆发的劲道，震散了元神，身躯也被震飞三丈，几乎骨肉化泥。

柳思，是她愿意以生命投入的人。

绕了大半圈，尺余见方的黑褐色百宝囊，现出在凌乱的草丛中，伸手一摸，不由大喜过望。

“谢谢天！这是他的百宝囊。”她一蹦而起，高举百宝囊狂喜地大叫：“我找到了，我……”

她撒腿便跑，兴奋欲狂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她这次冒险有代价了。

服下丹丸，月华仙子片刻便感到气血转舒，精神大振，疲劳渐消。

“你这种丹丸真神妙。”她欣然而起，吹熄了灯：“我要回住处更衣，顺便带食物来。”

你重得像一头大牯牛！我目下无法背你远走。我知道这里不会有巡缉营的人来，他们还不知道你受伤，暂时是安全的，我得带食物来给你恢复精力。喂！要不要通知白发郎君？”

“你一通知他，走狗仍将蜂拥而至。至少也有三个眼线盯他的梢，希望他不知道我受伤。嗨！可别忘了弄些衣物来，光赤着身子不是滋味。”

“去你的！你还怕我看？”月华仙子黑暗中伸手轻拧了他一把，表示心情不再紧张，“一天被人毁了两套衣衫，愈想愈气，下次一定做滑溜溜的绸质紧身衣，再不就拜托你给我弄一块异种蛟皮做衣裳。”

“呵呵！我剥老道的道袍给你穿，是你心甘情愿脱的，不是吗？”柳思居然有心情说笑话，可知他对复元的事信心十足，“真得谢谢你脱衣一击，小妖巫，你是非常人，我喜欢你。”

一只颤抖的小手，轻柔地在他的头脸上抚摸，黑夜中他看不见月华仙子的表情，但颤抖的小手，已可感觉出他的话，在月华仙子的身心引起多大的波澜。

颤抖的嘴唇，在他的颊旁亲了一吻，像蜻蜓点水。脚步声轻盈急促，柴门轻响，人已经走了。

会议厅中，气氛不寻常。南京巡缉营的主要首脑十二人，京都带来的鄢府心腹也有六个，从杭州鄢狗官身边派来的保镖有声男两女。临时花重金请来的人不配列席，不便让这些外请的人参与机要事务。

鄢狗官在四个盐运区中，所设的巡缉营到底有多少，连他自己也弄不清，反正最重要的埠头，就有一个巡缉营，小的府州，则设有分司或分哨。这些营反正都不需拨款做粮饷，经费必须自给自足，养了多少人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不需拨付一文钱；而且必须替他搜刮金银，所以养的走狗愈多愈好。

每一营各有责任区，应特殊的情势才向其他营区调拨人手，调遣相当灵活，各地区身分地位高的力士，随时可以调动支援。

但这次南京地区发生严重情势失控现象，由京都部府直派重要人员前来主持，而远在杭州的鄢狗官，仅派了一二十名心腹保镖前来支援，身为主持大局的八表狂龙，心中极为不满。

从杭州来的主要负责人，是西岳炼气士，副手是丧门恶煞。丧门恶煞在江浦被柳思打昏。之后便失了踪。目下西岳炼气士也不见了，不知下落，剩下的几个人，派不上多少用场啦！

人手不足，人人心情不安，西岳炼气士与几个请来的高手名宿失踪，更令这些走狗忧心忡忡。

南京地区的负责人无情剑最是心焦，真有寝食难安的感觉。他营中有百十名力士，三百余名差役，先后损失惨重，百十名力士已损折过半，仅能派作眼线传讯的差役也死伤不轻。

缉私的工作必须照常进行，这期间巡逻查缉的工作几乎已经停顿，经济来源已大成问题。总理行辕仅直接拨款给八表狂龙开支，却向他巡缉营催促缴交定额的应缴款，他连奖金也发不出了，所以最为焦急，再这样拖下去，不但奖金发不出，连死伤的抚恤金也没有着落啦！

他做梦也没料到，情势变得如此糟糕。九华剑园吴家，绝剑狂客固然是江湖有名气的剑客，但论江湖声望地位，也仅能算一方之豪，比起那些名动天下的高于名宿，根本算不了人物，满以为凭他南京巡缉营的力量，就可以轻而易举铲除净尽了，岂知……

他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，鄙狗官为何不多派一些声威震江湖的人支援他？

西医炼气士是超拔的高手名宿，但三五个超拔的人不足以应付眼前的情势，狗官身边有两三百个与西岳炼气士相等的人才，为何不多派几个人来？

他对八表狂龙信心渐失，这个来自京师的年轻狂龙，本身的武功虽则了不起，但远来江南人地生疏，带来的人也数量有限，独柱哪能擎天？因此在会场中，他的牢骚比八表狂龙还要多。

总理行辕派来主持会议的人，是名号颇为响亮的六爪云龙诸葛长虹，是上一代乾坤九条龙之一，声望与江湖地位，比出道仅两年的八表狂龙，高出不可道里计，但也对来自京师的八表狂龙颇为客气。

两条龙主持会议，气氛却不融洽。

六爪云龙修养不错，年近花甲当然处事圆滑，有耐心地听任小辈大发牢骚，沉静地听取当前情势的分析。

“你们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话：要人。”六爪云龙最后综合各方意见，皮笑肉不笑加以答复：“这么一点点小事，似乎你们已经束手无策了。绝剑狂客的江湖排名，只能算是小有名气的二流人物；摄魂骷髅一些老魔，也聊算一流而已，你们居然被他们闹到家门口来，委实令人失望——似乎除了要人之外，你们毫无作为。”

“诸葛前辈，在下受命出京时，信使一而再保证，鄙大人身边的人将全力支援。”八表狂龙对六爪云龙的讽刺深感不满，立即提出抗议，“结果，能派用场的高于，最多只有十个人，其他三五十个只能供跑腿，滥竽充数，一个个虚有其表，我才真的失望呢！鄙大人身边，留那么多人干什么？”

“人手不足，不能一举歼除这些丑类，像这样逐次消耗人力，我这个营还能支撑多久？”无情剑愁眉苦脸，地位最低抗议也缺乏气势，“当初策定计划时，大总管就传下话保证派人支援的，要本营放手去干，要钱要人毫无问题。结果……”

“对付这么几个跳梁小丑。你们所获的支援人手，已经超过实际需要的十倍。”六爪云龙不再客气，摆出主子面孔，“你们不怪自己无能，反而诸多抱怨推卸责任。哼！仅一个西岳炼气士，就可以摆平五个摄魂骷髅，十个绝剑狂客。你们所花的钱，已经接近十万两银子；如果你们认为自己真的无能，我请求鄙大人解散你这个营，或者改隶扬州分司，力士降一级任用。”

“你是说我无能？”八表狂龙要冒火了，“我还以为要对付的是超绝的高手名宿，岂知却是一些二流的江湖滥货，这些人鬼鬼祟祟打了就地，没有充足的人手，如何能把他们逼出来？当初十万火急催我南下，说好了可以给我充足的人手，结果，在各地调来一些三流甚至未入流的差役充数。我要到杭州去见鄢大人，我要人手……”

“年底鄢大人要回南京，上湖广巡视。”六爪云龙沉声说：人不能再过来，也无人可拨。这条水路不打通，谁也担负不起责任。”

“为何无人可拨？”

“你知不知道，今年半年之中，共发生十二次刺客事故？”

“小丑跳梁……”

“是吗？武林四霸天的老大家在暗中策动行刺，你认为是小丑跳梁？”六爪云龙冷冷一笑，“武林四霸天威震天下，你八表狂龙还没出生呢！鄢大人即将巡视湖广，湖广一带的牛鬼蛇神，必须及早清除，能网罗为用当然很好，不能用的必须歼除。目下鄢大人身边的可用人手，大部份已经秘密派出，大总管已带了得力的客卿与四夫子，秘密在武昌巡缉营坐镇策划。据消息证实，武林四霸天不但涉入，江湖四剑圣也可能出面，咱们是否对付得了，仍是未定之天，恐怕得请江西严家出面相助，才能保证鄢大人湖广巡视的安全。所以，不可能再派人给你们，一切得靠你们自己了。鄢大人身边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恐怕挡不住真正的高于刺客，怎能再抽出人手来助你们？”

“你是说，鄢大人身边的人……”

“三分之二已秘密派往湖广去了，防刺客的人手已嫌不足。”六爪云龙大声说：“西岳炼气士属内总管调度，能派来协助已经冒了相当大的风险，再抽调几个人来，鄢大人的安全谁负责呀？”

“看来，真的只好靠自己了。”无情剑满脸沮丧。

“要钱另外请人，倒是可以商量。”六爪云龙在行辕是当权人物，有权动支十万两银子以下的款项，要钱办事，从不吝惜，要人，那就超出他权限以外了。

鄢狗官搜刮得多，也舍得花。办重要事务，出手十万八万两银子小事一件，除了正常开销，每年刮入私囊的银子就‘以百万计，

仅送江西严家父子的礼金，每年也在三十万两左右。每年扬州地区的盐税，就替皇帝增加四十万两收益（原为六十万两年税，鄢狗官增为一百万两。另搜只残盐——额外一两百万两，每半年解往京师，皇帝称之为不世奇功）。

“看来，咱们只好赶快自求多福，多请几个人了。”无情剑硬着头皮说。要人协助无望，当然只好自行设法啦！他可不想解散一手建立的南京巡缉管，更不希望被调拨到其他偏远地区喝西北风。

“对，你们必须自行设法。”六爪云龙说得够明白，“西岳炼气士子虚谊长，迄今仍无消息？”

“连请来的茅山三于、九灵他婆、大悲圣僧，也迄今不见返回。”八表狂龙大感泄气，“也许真的遭到不幸了，‘都是些浪得虚名的货色，哼！”

会议草草结束，已经没有希望获得外援了。

所有的人，都避免提及柳思。柳思只是一个三流混混，提出来岂不丢人现眼？

会议上不便提，私底下必须提。

会议厅不远处是贵宾室，六爪云龙与暂时充任主人的八表狂龙，在贵宾室就提及柳思的事。

“有关那个柳不思的事，我做了一番调查，一行轶里还有些。人才，恐怕我知道的，要比你多一些。”六爪云龙在私室中，没摆出上级的嘴脸，“龙主事，七猛兽与星斗盟之间，在买卖上多少有些秘密往来，彼此的底细，也多少有些了解。这个人，的确是曾经在七猛兽手下，做了将近一年的伙计，调查的手段十分高明，精明能干颇为出色，但武功确是平平，只能算是三流的混混。怪的是你的人，为何被整治得不亦乐乎？他比白发郎君差得太远了，而白发郎君仅聊可名列二流高手而已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问题不在他的武功是否高明，而在于是否精明机警，诸葛前辈。”八表狂龙苦笑，“武功盖世，也奈何不了不与你正面打交道的人。那两个混蛋，抽冷子暗算打了就跑，从江东门逃到正阳门，到处乱窜像老鼠，我那些眼睛长在头顶上的高手，怎奈何得了他们？”

“他在石头山长啸，指名向你挑战。”

“没错。”八表狂龙坦然承认。

“昨天你也带了人进城。”

“对，追搜几个老魔。”

“你没去石头城？”六爪云龙语气不悦。

“那混蛋不断虚张声势，引诱咱们的人奔东远北，我怎会上当？我还没到他就溜之大吉了，而且躲在半途，向我的人下毒手偷袭。昨天，你知道我损失了多少人吗？在街巷中偷袭是十分容易的。”八表狂龙恨得咬牙切齿，“我已经指派专人对付他，同时不想放弃追搜几个老凶魔的行动，没想到指派对付他的人，竟然全部失踪，委实令人百思莫解。”

“不要把全副精力，浪费在这个精明机警的小混混身上，赶快把九华剑园的杂碎，克期加以铲除才是主要的工作。你要知道，绝剑狂客在南京到九江这段江面，有潜在的致命威胁，这几年给巡缉营带来不少麻烦，所以非把他们消除不可。鄢大人即将自苏杭返回南京，前往湖广巡视，一旦余孽在这段江面生事，谁也担负不起惊扰鄢大人的责任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就好，那可是唯你是问的严重责任。”

“我会一网打尽九华剑园余孽。”

“还有一群老凶魔。”

“在下对付得了。”八表狂龙信心十足。

“那个小妖巫月华仙子也不好惹，她比城狐社鼠更易藏身，神出鬼设防不胜防，没有和她来硬的必要。给她一万两银子，打发她滚蛋就算了。”六爪云龙用世故的口吻说：“鄢大人对花钱聘请具有奇技异能的江湖朋友，是十分慷慨的，除非确定不能用也无法打发，不然是不会积极铲除的；像柳不思这种精明的三流混混，其实也很有用处呀！你只知道用威逼迫他，难道就不会用利引诱他？我听说你一直把他当成七猛兽的人，认为七猛兽也必须听你的，沿途你没给他一文钱，买消息都是他自己掏腰包。老天爷！你是这样用人的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皇帝也不差饿兵呀！”

“那混蛋就是倔得很……”

“你没把他当作自己人，他当然不受你管束，你再三逼他，这叫做授人以柄，给他抓住你的痛脚，有了报复的借口。”六爪云龙不客气地教训他。“他用大嗓门嚷嚷，你毫无机会分辨。年轻人做事只图一时快意，不顾后果乱来。”

“我会毙了他的。”人表狂龙脸红耳赤，也心中暗恼，但对方是总理行辕的人，掌握经济大杖，地位也比他高，江湖名望他更是望尘莫及，想发作也有顾忌，把怒火全记在柳思头上了。

“你还想毙他？”六爪云龙冷笑。

“不错。”他答得斩钉截铁。

“你没想到收买他罗为己用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少一个敌人，增加一个朋友，你不认为对你有利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忍不下这口恶气，是吗？”六爪云龙叹了一口气，摇摇头，“你永远不会成为叱咤风云的英雄，也永远不可能成为雄霸一方或者天下的豪霸，你只能成为一言不合，就拔剑而斗的匹夫。”

“诸葛前辈……”

“我是为你好。总有一天，年轻人会取代老一辈的英雄豪杰地位，你不取代，别人也会的。你如果不运用你的智慧，就算你的武功天下无敌，到头来仍会像陨星一样一闪即没，壮志未酬霸业成空。好吧！你去乱搞吧！只要你不影响鄢大人的安全，我不会干涉你的事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你并不愚蠢。”六爪云龙冷冷地说：“你要知道，你以为你的武功天下无敌，人人都得仰你的鼻息，你是天生的霸才。同样地，别人也会有这种想法。你以为了不起，用剑来慑伏天下人。而对方却反道而行，结交天下人为己用。你能杀得了多少人？而对方却有天下人相助，你有多少机会？”

“着……”

“鄢大人用人，就是放手任用天下人，除非这人确是不为任何威迫利诱所动，而又有实质上的威胁，才不得不除之以绝后患，所以才有今天的局面。”

“为何要铲除九华剑园？绝剑狂客根本不足为患。”八表狂龙悻悻地说论天下群雄，绝剑狂客还算不了人物。

“你不要小看他，这人是一大祸害。”六爪云龙郑重地说：“大江上下，名家高手甚多，真正领袖江湖群伦配称仁义大爷的人，是尚义小筑的三眼功曹林柏森。他很聪明，明时势识兴衰，从不介入严家与鄢家的是非，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，约束所有的牛鬼蛇神，回避咱们两家的人。所以，对咱们两家人毫无威胁，我们也乐得和他和平相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绝剑狂客不同，他明里表示不问外事，暗中唆使黑白两道的牛鬼蛇神，不断偷、抢、骗、劫，用各种手段计算各巡缉营的盐船私货，造成可观的损害，却站在明处一问三不知，甚至为表示清白，摆出对咱们友好的态度，客客气气扮笑面虎，坚决不为巡缉营效力。这种人最可怕，阴险毒辣防不胜防，很早就除去他的打算，可惜一直就找不到借口。阎王好相与，小鬼难缠；他比三眼功曹实力相去天壤，却对咱们造成很大的伤害，所以策划了半年之久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对付他，没料到仍然被他早一步得到风声，举家逃匿祸患无穷，以为把你调来便可以轻易解决他，没料到……”

“在下保证近期内，把这些魑魅魍魉一网打尽。”八表狂龙咬牙说：“我要试用怀柔的手段，先解决老凶魔与柳不思的威胁，利用小妖巫月华仙子，帮助我一网打尽九华剑园余孽，前辈但请放心。”

“好，你能采用怀柔的手段，我就放心了，问题是你是否有心。需要的经费，我会全力支持。好自为之，别让鄙大人失望。”

“我会全力以赴，请放心。”八表狂龙再次保证。

一个自负骄傲，心比天高的年轻人，在受到挫折后所提出的保证，是十分靠不住的。尤其是保证的事，完全与他性格相反，要他去用怀柔手段讨好仇家，那真是比登天还要困难的事。

六爪云龙精明老练，却没有知人之明。

近午时分。月华仙子重临小室，她扮成一个中年贫妇，背了一个大包裹，走路蹒跚吃力，没有人能看出她是一个青春美丽的少女。

柳思全身的瘀肿，已经快要消失了，脸色仍然苍白，手脚已可活动。大难不死，他求生的意志，比任何人要强韧，平安度过最艰难的时刻，元气正以可喜的速度复元，他从鬼门关里逃出来了。

如果没有小妖巫拉他一把，他恐怕已经在地狱途中了。

月华仙子带来了汤水食物衣裤，甚至带了一把巴首给他保身。看到他恢复精力，喜极欲狂。

小屋旁有个小池塘，月华仙子细心地先替他净身，面对一个精赤的大男人，她脸红红地但并不害怕。

“我自己来，不要把我看成快要死的人，劳驾你净身准备入殓。”柳思提出抗议，挣扎欲起。

“你给我放乖些。”她羞红着脸，把柳思按回原位，“你如果死了，我不会替你准备入殓，那该是你的妻子儿女的事，现在你得听我的。”

“哦！你的意思，是取代我的妻子儿女吗？我真有福气呢！呵呵！”

“你还笑得出来？”她先拭掉头脸的泥污：“你有妻子儿女吗？柳兄。”

“可惜没有。”柳思说：“一个有了妻子儿女的人，还在江湖出生入死冒险玩命，至少他就不配为人夫为人父；女人也一样。”

“女人又怎么啦？”她出门净巾，在门口扭头问。

“你还没有婆家吧？”

“啐！”

“喂！听说巫门男女，即使婚嫁之后，也不养儿女，是真是假？”

“你是见了鬼啦！天知道你从那一个长舌男女口中，听来的莫须有谣言。巫门有千百种派流，有正有邪有妖有鬼，每一派流的规矩都不一样，大多数都是正派的。任何技术，包括武功在内，用之正则正，用之邪则邪。我不在乎你把我看成邪门外道……”

“如果我把你看成邪门外道，在临淮我就一把折断你美丽的小脖子啦！喂！我肚子饿啦！”柳思大叫大嚷。

“穿好衣裤才准吃。”她掉头便往池塘跑，脸红到脖子上啦！

柳思已经可以坐起来进食，用不着她喂。

“你怎么啦！似乎心事重重。”柳思一面进食，一面向在一旁沉默的她询问。

“他们找到你的住处，也找到白发郎君……”

“哎呀！”

“白发郎君脱身了，他这个老江湖精得很。”

“该死的！他们似乎不在乎我，不在乎一口气宰了他们许多超绝的高手名宿，大白天也敢到我的住处撒野，似乎认为吃定我了。”

“他们并不知道西岳炼气士几个人死了，还在到处打听呢！也许，是白发郎君和潇湘龙女，把尸体藏起来，消息并没走漏。如果知道昨晚你宰了他们六个可怕的高手。而又敢白天去找你，那就表示他们有更可怕更高明的人物，准备对付你的。”

“唔！也许吧！以后再说。我要休息两或三天，这期间让他们得意吧！可惜。”

“可惜什么？”

“可惜那把秋水冷焰刀，被他们弄回去了。”

“是的，你的东西都被他们取走了。”

“其实，我并不需要宝刀。哦！今后你有何打算？”

“他们太强，我看，报仇无望。但……但我真的不甘心。”她有点沮丧，“我委决不下。”

“快下定决心。”柳思说：“迟疑不决，表示信心已失，会吃亏的。”

“我……定要和他们周旋到底，杀一个是一个，杀这些残民的走狗，我不会手软的。”她咬着银牙说。

“你还有几个人？”

“四个。”

“加上我，和白发郎君，如何？”

“你……你是当真的？”她吃了一惊，也欣喜若狂。

“当然当真。”柳思说：“和你们在一起，我无拘无束心里没有负担；和九华剑园的人走在一起，我也觉得不是滋味。我对豪霸人物没有好感，宁可独来独往。”

“所以，你不和潇湘龙女打交道？”

“对，尽管她是一个好女孩，而且她和八表狂龙也是势均力敌的对手。”

“唷！你是说，我不是一个好女孩？”她白了柳思一眼，脸上表情丰富，幸好扮成中年女人，不然必定媚力十足。

“你没有卖她，所以不是坏女孩。不坏，那就是好啦！呵呵！我和白发郎君，都不是好东西，和我们在一起，你最好小心些。”

“你……你把我看成……”她背转身，嗓音变了，“你是第一个看到我身体的人，本来那时我想杀你的。你如果认为我是……”

她觉得浑身一震，一只大手按住了她的肩膀，那种感觉，实在难以言宣，似乎全身都僵了，心跳加快了一倍，火从那只大手燃起，快速地燃遍全身。

自从猜出柳思的身分之后，她的一颗心已完全贯注在柳思身上，每一次见面，就多一分好感，柳思多看她一眼，她就有触电的感觉，浑身发烫，心跳加快。

只是，她伯柳思鄙视她。

“双成。”耳中听到柳思充满温柔的语音叫她的芳名，“你敢向强梁的权势挑战，绝不会是只知道自怜的女孩。在我的眼中，你不但是坚强高洁的好女孩，也是温柔美丽的好女孩……”

她转过身来，一头扎入柳思的怀里，藏住因兴奋而流泪的火热面庞，抱住了柳思的腰干。

柳思温柔地轻抚她的背脊，脸颊在她的发髻上轻抚，就这样，两人默默地拥抱着，良久，良久。

她清晰地听到柳思强而有力的心跳声，也知道自己的心跳比平时快了一倍。

她心中意念飞驰，希望就此时光不再移动。

久久，她突然失措地松开拥抱。

“哎呀！你的伤……”她惊惶地叫。

“哎呀！好痛……”柳思龇牙咧嘴怪叫。

“对不起！我……”她手足无措要扶柳思躺下。

一声轻笑，柳思重新把她抱住了。

“把我当作琉璃做的人，铁定会上当的，呵呵！”柳思抱紧她大笑。

“鬼！鬼！”她一脸绯红，大胆地轻咬柳思的脸颊。

没有人会注意山脚丢弃的破小屋，因为没有人知道柳思受了伤。

月华仙子一直就陪伴柳思养伤，二天中衣不解带倍极辛劳，晚上出去到街上准备食物，昼夜警戒严防意外，不但没感到疲劳，反而精神抖擞，凤目中异彩特别明亮，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；附近的一草一木，她都觉得亲切美好，总之，这世间一切都与往昔不一样了。

第四天，柳思住进石坝后街的五福客栈，也就是白发郎君落脚的旅舍，有一半长住的旅客，是在秦淮河卖笑的花花草草。

白发郎君也重新回来落店，客房在柳思的右邻。

友邻，是月华仙子与一位侍女的房间。侍女姓徐，叫徐小珠。两女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还真像秦淮的粉头，由于有不少粉头在这间旅店长住，她俩不会引人注意，可以站在暗处，策应柳思也提防意外。

公然落店，柳思有意引鬼上门。

白发郎君替柳思弄来一把狭锋单刀，这是真正单手使用不宜硬砍劈的刀。

落店半天工夫，嗅到弱小兽类气味的饿狼就来了。

## 第二十七章

稍好的上房都在楼上，旅客上下都必须经过门楼的大厅，在厅中等候进出的旅客，最为有效，除非旅客住进店就不再外出。

白发郎君需在外走动打听消息，从一些城狐社鼠口中，概略知道一些走狗们的动静，有意无意地让巡缉营的眼线，知道他正在策划为友复仇的大计。

柳思则是静的，一动一静让走狗们莫测高深。

月华仙子是暗的，明暗相济安全性增加。

刚登楼进入厅口，便看到道装打扮的唯我天君罗天威，坐在壁间的长

凳上相候，满脸阴笑似乎颇为友好。

唯我天君是南京巡缉营的力士班头，地位仅比无情剑稍低。这家伙虽然穿着道袍，绰号也叫天君，其实并非道教的弟子，穿道袍只为了活动方便而已。唯我天君用来捉人的移神香，江湖朋友都知道极为神奥，即使在大街上也可以使用，嗅到的人神智并没完全迷失，会乖乖地跟着他远离现场任由摆布。

“呵呵！东门老弟，借一步说话。”唯我天君站起来笑容满面打招呼，彼此不算陌生，都是江湖上颇有名气的人，“在。下等了半个时辰啦！老弟在外面忙些甚么？”

“为了保全自己，不得不到处打听消息，以便了解贵营的动静呀！消息不灵通死得很快的。”白发郎君也笑容可掬，像和朋友寒暄，而不是生死对头。在另一张长凳坐下，“等我？罗老兄有何见教？”

“想和老弟谈谈。”

“有甚么好谈的呢？”白发郎君脸色一冷，“在临淮期间，责上龙主事已经知道，在下与仰止山庄之间的过节，与贵营毫不相干。我怕你们，逃到南京躲藏，你们更进一步杀死在下五位朋友，这算甚么呢？欺人太甚已经够狠了，赶尽杀绝未免太毒了吧？”

“老弟，你说这话就不上道了。”唯我天君笑容依旧：“斩草不除根，萌芽复又生；这规矩不是我们订的呀！你不但不远走高飞，反而跑到本营的大门口来下。早几天甚至登堂入室，闹到江东门啦！你那些朋友的死，你应该负责。”

“所以，我要替他们报仇，”白发郎君话说得平静，但眼中杀气森森：“他们在九泉下必定不甘心，等我替他们讨回血债。”

“何必呢！你不觉得，自己的生路才重要吗？”唯我天君加以劝解，“一个人必须明时势……”

“每个人都自私地为自己的生路苟全性命，这世间未免太冷酷无情不值得留恋了。”白发郎君打断对方的话，整衣站起表示要结束谈话。“时势可以造英雄，英雄也可以造时势；我对时势的看法和你不一样，任何时势都会经常改变的。目下对我不利的情势，已经逐渐改变为有利了。所以我一点也不耽心。罗老兄，和你谈话，我觉得很愉快，几句话就充分表达了双方的意见和立场，再见。”

“东门老弟，你不笨，你不知道何时应该见好即收吗？”唯我天君仍想尽力说服。

“双方都无法收，是吗？”白发郎君冷笑，“朋友的死，道义在肩，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绝对不会放手有负泉下的好友。”

“你只要离开南京……”

“我决不离开南京，除非已替朋友索回血债。”白发郎君一字一吐，掉头便走。

“用一个人重量的黄金，给你做离开南京的盘缠。”唯我天君不死心，用重利相诱。

与人等量的黄金，折成银子足有万两以上，那可是吓坏人的庞大财富，极为诱人。

所获得的答复，却是白发郎君的一声冷哼，利诱彻底失败，解决的途径只有一个了。

华灯初上，秦淮河从白天死气沉沉中醒来，红男绿女与五彩的华灯，把这条河衬得花团锦簇。

后街的客店，却反常地静寂，神女们都出去了，零星的旅客也到河下寻梦。

柳思的客房，也冷冷清清，他一个人面对孤灯，自斟自酌自得其乐。

邻房的白发郎君已在傍晚时分离店，奉柳思的指示去找江上的朋友联络。

左邻房灯火全无，月华仙子扮神女，当然离店讨生活啦。2 房门已经上了锁。

他的房门没上锁，店伙随时都可能前来听候吩咐。

天气炎热，两座明窗都是大开的，微风从一面窗户吹入，从另一窗逸出。进风的窗外框底部，被人放置了一根四寸长拇指粗的精巧铜管。

一坛花雕已经喝了一半，五斤烈酒下肚，他仅有三分酒意，也就是最舒畅最写意的时光，飘飘然如腾云驾雾，神智与思路却是清明锐敏的。再有两分酒意，可就要进入“忘了我是谁”境界了。

房门悄然而开，香风扑鼻。

在这一带的客店里，房中有漂亮的女人出入，有如家常便饭，任何旅客也不以为怪。

通常，这种出入旅邸的女人，绝大多数皆浓妆艳抹，一眼便可看出是风尘中打滚的艳姬，假珠翠满头，廉价的脂粉味甚浓。

进来的两个艳妆女人，满头珠翠可不是假的，扑鼻的幽香也不是廉价品，真是中人欲醉的高级脂粉香，秦淮画舫上的红牌名花，也无缘施用这种脂粉。

人似乎更出色，薄薄的连身细绸织花翠色衫裙，外面没加流苏小坎肩，因此露出晶莹润泽的粉颈，玉乳挺秀，小腰肢盈握，绣带悬有精美的香囊，走动时香风四溢，袅袅娜娜流露出万种风情，款摆的乳波臀浪，足可以让男人一见即不克自持，情欲陡然高涨。

尤其是领先入室的女人，二十来岁少妇型的成熟胴体最为迷人，那双灵活的秋水明眸，流波一转，媚态横生，真有勾魂摄魄的魔力。

“噢！”柳思抬头盯着两个美丽女人轻呼。虎目中立即涌起狂喜兴奋情欲骤开的光芒，“这间旅店住有三四十位艳姬，我怎么没见过你们两位艳冠群芳的花魁？妙哉！姑娘们，坐过来，有酒有菜……”

“唷！柳大爷，你只知道酒菜吗？”领先的美女大方地走近，媚笑如花，悦耳的嗓音又嗲又媚：“我叫蕊仙，那位是我的姐妹柔仙。”

“哦！你们认识我？呵呵！”他似乎并没迷失本性，正如走狗们所说的风流淫贼，好色风流就是他的本性，伸手一把握住了蕊仙柔若无骨的玉手，信手一拖，极为技巧地将人拉近排排坐。“你们都是仙女，我这个俗人有福了。不过，我希望你们是狐仙……”

“哦！休看到的本来就是狐仙呀！”蕊仙一把抓住了他伸向酥胸的大手，“我会带你到我们的洞府……”

纤纤玉手一伸，食中二指即将接触七坎大穴。

“大姐，引他走。”柔仙及时低叫：“如果把背出去，不但辛苦，而且怕被人看到。”

“也好，我也不想背一个沉重的大男人高来高去。”蕊仙散去指上的劲道，“他已经受到移神香所制，但愿他没忘了轻功……哎呀……”

嗤一声裂帛响，她的衣襟被柳思撕破了，里面没穿胸围子，衣一破玉乳脱颖而出，落在柳思的禄山之爪内，一握之下，她惊叫出声。

一个酒意上涌，眼中暴射出情欲之火的男人，一握之下力道决不会轻，难怪她痛得脱口惊呼，丰满高挺的玉乳变了形，蓓蕾尖突起。

“快引导他呀！”柔仙急叫。

没有机会用语音引导柳思行动了，柳思已经像情欲一发不可收拾，亟需发泄的莽夫，熟练地把蕊仙抱放在膝上，一阵裂帛响，衣裙在他手中碎裂。

“不……不要……”蕊仙又慌又急，像蛇一样扭动、挣扎。

她说不要，其实也是用声引导的示意，情急之下，她首先希望能制止柳思索动。

她心中慌乱，忘了柳思的手有甚么地方不对。柳思的十个手指头在她身上抓、揉、捏、搓……每一个动作，皆巧妙地阻止她运动发劲，双手始终发不出阻挡柳思蠢动的劲道，成了惊恐绝望的挣扎。

更糟的是，柳思的嘴在她的颈、胸、腹、腋肆虐，渐渐激起她的情欲之潮，因为嘴的活动，与双手激烈的活动相反，温柔中有别猛，火热的嘴唇有引发她本能情欲的魔力。

“制他的穴道……”柔仙看出不对了。

“喂……我……我的好人……”她已经听不到柔仙的指示，凤目中春情涌发，双手热烈地拉扯柳思的衣衫，已赤裸的胴体像在燃烧，拼命向柳思的胸怀贴，玉腿也像蛇一样纠缠住柳思的虎腰，不住扭动似乎找不到地方安放，口中发出含糊的，极为诱人的呢喃。

柔仙吃了一惊，绕桌冲到。

很不妙，纤手刚伸出，要一掌劈在柳思的后脑上，眼一花，手腕反而被柳思抓住了。

砰一声响，蕊仙被椎倒在楼板上。

“哎呀……”柔仙取代了蕊仙的位置，重蹈蕊仙的覆辙。

片刻间，柔仙也成了一条可爱的白蛇，玉乳被柳思一抓之下，意识立即转变，春情涌发，娇喘吁吁，比蕊仙表现得更为热烈，更为激情。

“砰！”柔仙也被摔落。

妙趣横生，两个裸女纠缠在一起，把柳思忘了，淫声撩人情欲。

柳思可没动了情欲，长身而起虎目彪圆，抓起半罐酒，全倒在抱在一起的两个裸女身上。

房门开处，踱入满脸排红的月华仙子。

“双成，你的控灵大法十分管用。”柳思急急到床口更换劲装，“劳驾你问口供，也顺便掩护我脱身。”

“不干，你想扔下我啊？休想。”月华仙子制了两个裸女的经脉。分别在两女口中塞入一颗丹丸，鼓掌三下：“有你就有我，你去我一定去，我可不想呆在客店中牵肠挂肚，冥想你赴汤蹈火的情景担惊受怕。不思，你不许我跟去，我自己去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那就快一点。”柳思苦笑：“我也是一番好意和关切呀！你以为我肯带你去赴场蹈火？”

两位侍女进来了，拖了两个裸女出房。

“我会装神弄鬼，有我在一旁相助，你不会后悔的，对我有些信心好不好？”月华仙子笑吟吟出房：“等我片刻，我也要换装。”

江东门码头巡缉营划出禁区，设专用码头，不许其他船只停泊，除了本身的巡逻船艇之外，另有运送私盐的船只，往常有三五艘这种船只停靠，来去匆匆。

这种运私盐船只有大有小，大半是租用的，也有些是所谓自己人的。所谓自己人，指总理衙门与行辕的主政人物。总管、客卿、保镖、衙门内外的大官小吏。

营本身则是主事、力士、班头，也拥有这种船只。至于下面的巡丁、水夫、杂役，只能光瞪眼，偶或从缉获的私盐中，吞没中饱小数目私盐，赚一些小钱，已经心满意足了，想发财根本不可能。

柳思石头山遇险的当天，专用码头就泊有二艘这种运盐船，据说是行辕某些主事的，都是两百石以上的船，听说是运往湖广私售。

两淮盐运区上游远及湖广武昌，北面涵盖河南开封。武昌以西吃四川的井盐，开封以西吃解州的池盐，但淮盐品质佳，偷运至其他盐区、可以卖得好价钱。

今天未牌时分，共来了五艘船，最大的两艘是五百石大舟，看吃水情形，很可能超载至一千引盐。

一引，是两百斤。

五船盐在南京值不了多少钱。但如果能平安运至江西南昌，铁定可以增一倍利润，甚至更多。

江上的好汉，把抢劫这种“自己人”的运盐船，看成名利双收的最大目标，最感光荣的挑战。

因为巡缉营对保护“自己人”的船，势必全力以赴，实力非常雄厚，务必将船只保护到达地头，能抢得一艘船，不但声威大震，也等于发了一笔财。

过去的三年中，巡缉营损失了一些船只，事后皆查出劫船的主事人，多少与九华剑园沾了一些边，可惜一直就掌握不了有所勾结的罪证。

这就是巡缉营设计固谋九华剑园的主因，挖根掘底永绝后患。

“自己人”的船，泊在“自己人”的码头，决不可能出任何意外，没有人能从警卫森严的码头，把一艘行驶缓慢的大船弄走。

柳思在石头山阿八表狂龙叫阵挑战的那一晚，本来约好他认识的一群江上好汉，双方分工合作，设法弄走码头上的三艘船，没料到他受了伤失去机会。今晚，更多了两艘船。

月华仙子知道他的计划，坚决表示参与其事。

两人带了应用物品，换穿了劲装，物品皆用防水油绸包妥。不但可以防止物品被水浸湿，也可当成浮具。

秦淮河那时不是臭水沟，而是真正可以航行船只的小河流，在通济门设有大水门，保持城内河的水位，春夏不涨，城内不至于淹水。

出口在三山门，本地人称为水西门，也设有水门管制水位。秋冬水枯，闭上水栅不许河水流出，所以水枯期间，秦淮内河的花船画舫仍可往来。

两人从水西门泅水出城，已经是二更正未时刻了。

五里外便是江东门，再五里便是码头区。名义上，称为江东门码头，

但水客却称为中新河码头。

江东门远离码头。形成城外环的小市镇，门外有江东驿，门内有江东门巡检司衙门，是旅客投宿的地方，市面相当繁荣，没有夜禁，因此昼夜皆有人活动。旅客们如果不甘寂寞，可沿大道走二四里，片刻便可在秦淮正河寻花问柳，或者到莫愁湖外街找莺莺燕燕，打发旅途寂寞。

两人在江东门北端的街尾小屋，会合了在那儿等候的白发郎君。

白发郎君另有四个人陪伴，他们是柳思的江上朋友。

柳思替月华仙子引见，为首的是颇为名气的飞鱼杨波。

“兄弟，闹海蛟找到了我。”飞鱼杨波有点不安地说：“他说他和你小有交情，他们那些人曾经再二受到你的保护和关照，所以希望能助我们一臂之力，他有不少人可以负责阻绝迫兵，恳求你答应。”

“你的意思呢？”柳思反问。

闹海蛟钱四海，是大江下游的水上好汉，手底下有不少弟兄。是绝剑狂客的知交，经常骚扰巡缉营的巡逻缉私快船，巡缉营的人恨之切骨，却又抓不住他主持其事的确证。认为，他是受绝剑狂客的唆使，与巡缉营为难作对。

上次抄没闹海较的家，闹海较全家已先一个时辰走掉了。

“兄弟，多了两艘船，我照顾不了。”飞鱼坦然说：“我的人手不足。”

“也情面难却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的交情不错。”

“你们有没有计划？”柳思问，他做事讲究谋而后动。

“有是有，问题是请你点头。”

“我要知道计划，不能乱搞，像乌合之众一样乱打乱杀，必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”

“他负责另两艘船，与及夺取和毁坏二十三艘巡逻快船，断绝走狗追赶的船具，掩护我们从三汉河口入江。我觉得……”

“唔！他很够朋友，很难得，此计可行。”柳思欣然说：

“通常担任掩护的人，处境最为危险。你告诉他，千万不要留一些人在码头策应我。”

“好的，那我……”

“你也是，千万不可以留人，得手立即全部远走高飞，被他们捉住一个那就不妙了。我们会返城，不能到码头策应你们。好自为之，后会有期。”

“兄弟，珍重，我等你后会。”飞鱼热烈地和他行把臂礼，带了二位弟兄欣然走了。

白发郎君也换上了夜行衣，加上一张鬼面具。

柳思和月华仙子，仅用墨在脸上画花纹，两人成了一双鬼怪，相顾大笑。

专用码头占地甚广，设有堆货的广场，广场外是营区的大门，门楼上两个了望哨，大门前有四个警卫，白天则减少两名。

巡逻快船共有五十艘之多，但不论昼夜，最少有二十艘在巡逻，通常两艘为一组。

下游巡逻区至镇江，与镇江的另一巡缉营衔接。上游至江西九江，与九江的巡缉营分司衔接。

每一组巡逻船返航，便有另一组出发。另有所谓支援船队，用的是十桨单桅蜈蚣快船，有风升帆，一个时辰上航可达二十里，下航快一倍。没有风，十枝大桨齐动，上航也可以达到十四五里，速度极为惊人。

夜黑如墨，但码头上依然明亮。尤其是北面的商用码头，灯火明亮十分忙碌，二更将尽，客货船进出依然相当频繁。

巡缉营码头却静悄悄，五艘“自己人”的运盐船，仅点了桅灯和舱面灯。二十三艘快船没有灯火，船上只派有一个位夜的看守人。

另有一艘被押回来扣留盘查的百石只双桅中型货船，船上没载有货物，有十六名船夫。

巡逻船是在浦子口的江面，登上了这般船检查，在货舱内找到潮湿的角落，认为是盐受潮溶化的痕迹，以行踪可疑为借口，押回码头进一步盘查。

经行家检查结果，留下的不是盐渍。船老大很识时务，搜集了船夫所有的钱财，凑集了一百二十余两碎银，三千余文制钱，乖顺地奉献给主事人。

其余释放条件仍在洽商，反正如果条件谈不拢，这艘船想平安出去，势比登天还难。被押回的船，没有罪行仍得破财消灾。

由于船家乖顺，而且答应向东主请求拨款输赎，因此船夫都没被扣留，都留在船上等候命运的安排。

舵已取门卸下，篷帆加捆上锁，动弹不得，而且派有一名巡丁看守，不许所有的船夫上岸走动。

从码头至营门，足有半里距离，可知广场之大，到处堆放有一些货物、杂物、待修的小艇，上架的大修巡逻船……活动空间依然广阔。

三更初，营区的活动逐渐停止，走动的人渐稀，除了远至城内寻欢作乐的人以外，留在营区的人，已经大部份安歇了。

其实，力士级以上的人，大部份不在营区，都派出至各地搜捕对头去了。留在营区的，都是班头级以下的小走狗，派不上多少用场，只能欺压一些平民百姓，用刀剑与好汉们拼命，他们力不从心。

一般说来，班头级的走狗，已经是一流以下二流以上的高手了，有些班头的武功修为，并不比力士级的高手差，但资历不够，名气也不怎么响亮，要升任力士，还得等待一段时日，看表现才能决定能否晋升。因此，如果把那些班头级的人不放在眼下，就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，不能凭他们所处地位的低下，而认为他们不堪一击，他们之间确有不少人才。

夜间，营门共有上下六名警卫。营门楼的两个，负责向码头区了望，发现有异常情况，可发讯通知里面的巡哨赶往处理。

三个鬼怪般的人，利用营区侧方的墙根，悄然接近了营门，由领先的人跃上墙头，以惊人的奇速，轻灵地登上营门楼。

要掩护码头的人行动，必须清除营门上下的警卫。

两个担任了望的走狗，注意力全放在远处灯光朦胧的码头区，不可能分心留意身后的动静。

登楼的人是柳思，悄然到了右方走狗的身后，无声无息有如鬼魂幻现，左手一钩，勒住了走狗的咽喉，右手抱住头一扳，发出骨折的轻响，走狗的颈骨被扳断了。喉被锁住发不出声音。

将人拖倒，猛地向侧方跃出，一掌拍破了另一名走狗的脑袋，挟住尸体拖至一旁。

发出一声咆哮。他飞扑而下。

下面的两个人是白发郎君和月华仙子，从墙根下闪电似的扑向左面的两个走狗。

柳思凌空下扑，扑向门右的两上警卫，飞将军从天而降，刀光流转，人扑落刀先出，第一名警卫被斜劈掉半个头颅。另一名警卫刚发现有变，刀光已电掠而至，任何反应也来不及了，看到刀光头亦离颈。

三人抢入半掩的营门，闭门、上杠，营内外断绝交通，阻止营内的人冲出支援码头的人。

击倒门楼上的灯笼时，码头出现一群穿水靠或者裸着上身的人，有一半是从水中现身的，身手敏捷地登上五艘运盐船。

码头南端的草木丛中，也人影纷现，快速地登上无人看守的巡逻快船，巨斧一下，船的底舱破裂进水，舵尾也被彻底毁坏。

被扣押的货船中，十六名船夫击毙了看管他们的走狗，接上来五个人穿水靠的人，这五个送来了刀剑，立即成了十六个杀人如屠狗的好汉，分别登上三艘运盐船，解缆驾桨准备升帆，船很快地驶离码头，驶向下游的三汉河进入大江。

后面，另两艘运盐船也跟来了，是闹海蛟的弟兄夺获的，每个驾船的人都是行家中的行家。

仅有两个看守码头的走狗，被杀时发出叫号声，但营门已经没有警卫，叫号声没有人理睬。

营区内，开始有了动静。

破坏快船的人，由绝剑狂客率领，仅留下三艘快船，升半帆待发。

“其他的人登船准备撤走，策应的人准备跟我去支援柳不思。”绝剑狂客一面集合支援的人，一面指挥夺船的人准备撤走。

飞鱼杨波带了四位弟兄，从码头飞奔而至。

“吴兄，千万不可留下。”飞鱼杨波急叫：“柳兄弟不需支援，请不要破坏承诺。”“杨大叔，他人手不足。”潇湘龙女拦住了飞鱼：“我们不能没有心肝，不能让他们三个人，和两三百名走狗拼命。”

“杨兄，我们有责任助他。”绝剑狂客也坚决地说，“这本来是我们的事……”

“吴兄，他不需要你们支援。”飞鱼的话更坚决：“两二百个一二流走狗，何足道哉？他一个人就够了。如果他有意大开杀戒，片刻间就会血流成河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不要可是，吴兄。我再说一遍，他应付得了，有你们加入，反而连累了他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快撤，不许逗留。”飞鱼几乎在吼叫了，“千军万马，他杀得进去冲得出来。你们如果加入，被走狗捉住了几个活口，你们不但灾情惨重，我也跟着遭殃。西岳炼气士六个超绝名宿合力一击，刹那间尸横石头山，这些人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绝剑狂客并不曾目击石头山夜门的经过，但却知道六具尸体的可怖情景。

集合的二十余位高手名宿，立即登上夺获的快船。

刚将营门闭妥，六个青衫客飞越丈二高的围墙。

柳思冷哼一声，挥刀直上。

“且慢！小子，各干各的。”是摄魂骷髅的嗓音，闪开正面急叫：“咱们六个魔鬼，不会碍你的事。”

摄魂骷髅显然同伴愈来愈多，已经有六个人了。营区各处，有几盏照明灯笼，光线虽然十分幽暗，但面对面隐约可辨相貌。

六个自称魔鬼的人，真可以称名符其实的魔鬼。摄魂骷髅用不着易容，他那有如骷髅的面孔已经够吓人了，胆小朋友大白天看到他，也会吓一大跳，黑夜中面面相觑，不吓死也会吓昏。

其他五人包括要命阎王、地府魁星，脸上都绘了五彩鬼面孔，狰狞可怖比真的鬼怪更吓人。

## 第二十八章

六个老凶魔皆穿了青长衫，背上各有一个大包裹，手中有一枝已经点燃了的大香，奇形怪状令人莫测高深，大香当然不是敬神的，也不像用来召神役鬼的信香。

“哦！原来是你们呀？”柳思收了刀，敌意全消；“你们要干甚么？进香找错了庙？”

“放火。”要命阎王拍拍背上的大包裹，“鞭炮作坊弄来的鞭炮、焰火、旗花。小子，你不反对吧？毁了这处陷害良善百姓的害人坑，也算是咱们魔道人士，所做的唯一功德，不要阻止我们好不好？拜托啦！”

要命阎王是输得起的人，虽则曾经被柳思戏弄得不亦乐乎，但仍然对他保持敬畏，看过石头山烽火台上，西岳炼气士等六具遗尸之后，对他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“明火执仗，毕竟不太好吧？”柳思剑眉深锁，“事情闹得太大……”

“已经闹得够大了，再大些又何妨？”摄魂骷髅兴高采烈：“小老弟，如果怕有损伤你的侠誉，请你离开，杀人放火有咱们这些老魔去顶，让鄙狗官的走狗，在天下各地跑断腿找我们好了。”

“鬼的侠誉，我这一辈子不可能成为一个侠。”柳思笑了，“好，各干各的，你们请便。”

“谢啦！小子。”

六个人一分，冲向黑沉沉的十余栋连栋的房舍。

“咱们省了不少事。”柳思显然感到轻松：“只要堵住大营门，不许走狗冲出；来一个杀一个，码头上办事的人就可以安全撤走了。”

“该死的！这些老魔真会趁火打劫呢！”月华仙子笑骂：“他们分明没安好心，要把你拖进魔道人物里。摄魂骷髅尤其可恶，他在你身后捡死狗捡了好些日子了。”

“其实我也不是好东西。”柳思苦笑，“我也干了一年人人唾骂的血腥屠夫生涯，兴趣消失才离开的。老实说，我并不后悔，也没有遗憾，别人怎么说，我不计较，问心无愧，我不在乎世人对我的毁誉。”

“哦！柳兄，好像飞鱼杨波十分尊敬你，你怎么认识这个新近崛起的水

上大豪？”白发郎君问。

“三年多以前，在京师认识的。那时，他是专走运河往来两京的小商贩，拥有三艘货船。在京师的大通桥镇，船被严大国贼的儿子严世蕃一群打手，以船夫闹事为借口，没收了他的船和货，被打得半死，损失了万余两银子货物。那天我恰好在大通桥镇访友，路见不平，运用我的势力，替他讨回公道，迫回船货，张罗一船南货脱手关节，安全把他送出京师，如此而已。”

他不便将曾经在铁血锄奸团，做了一年杀手的事说出。天下四大权臣称为四大奸恶，名义上严嵩父子排名第一，但论权势与实力，则陆柄陆提督稳坐第一把交椅。陆柄提督广卫，是皇室的真正亲信权臣。

铁血锄奸团，是陆柄的私人豢养亲信，也是受天下人唾骂的对象。但真正知道内情的人，却替他们喝采，原因是铁血锄奸团。从来就没用来对付忠臣义士，甚且保护善类，与严国贼父子明合暗分，严国贼父子心知肚明，却又无可奈何，暗地里恨之刺骨，想报复也力不从心。

白发郎君满腹狐疑，本来打算进一步深入探口风，但一声轰然爆炸，情势已不许可迫问了。

火起了，全营沸腾。

长啸震天，一刀两剑堵住了营门。

爆炸声绵绵不绝，火光烛天。

呐喊声与惨号声大作，刺耳的狂笑也惊心动魄。

六个魔道名宿，奔东逐北收买人命。

七八个走狗在火光中向营门冲，营舍已成为火海，火光照得满天通红，七八把刀剑冲势如潮，要出营逃走，营内已成了血肉屠场。

柳思钢刀向前一伸，在长啸声中挥刀迎向第一个人。

月华仙子紧跟着他，长剑风雷骤发。

白发郎君不想挥剑与大群走狗拼命，带来了大量的柳叶飞刀，从柳思身侧前冲，双手连续发射飞刀，刀到人倒奇准无比，他的飞刀连仰止山庄的金刚，大白天也栽在他的飞刀下，晚上真有阎王帖子的威力。

巡缉营失火，码头区谁敢前来救火自讨没趣？这里本来就是禁区，失火自己可以解决了。远在江东门的市民，一个个兴奋欲狂，巡缉营失火，是大快人心的事。

主要的首脑人物不在营区，好一场惨烈而不精彩的大屠杀。

巡缉营被人杀入放火，死了不少走狗的消息，以奇快的速度向外轰传，大快人心。行辕拒绝收容劫后余生的走狗，拨款勒令他们重建巡缉营，人都搭了临时的棚屋在原址暂住，雇了大批的工匠克期重建营舍。

无情剑这位主事人叫苦连天，临时搭建的棚屋，哪有自卫能力？有营舍都挡不住高手的袭击，这一来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人人自危。

不但损失了五艘自己人的运盐船，二十余艘巡逻快船也无一幸免，损失之巨无法估计，走狗们心惊胆跳之余，更是暴跳如雷，愤怒如狂。

柳思曾经在石头山长啸挑战，这次长啸杀人放火当然有他；其他的人也当然是九华剑园的余孽。那八九个鬼怪形的凶手，也当然是以摄魂骷髅为首的凶魔，因为其中一个鬼怪使用魁星笔，一定是老凶魔地府魁星姜胜。

所有的涉嫌人，皆必须搜杀扑灭，以保持巡缉营的威信，也为了永除

后思。

凶手不会远走高飞，毫无疑问仍然躲在南京城内外，必定仍在作不断袭击的打算，双方势将发生决定性的你死我活龙争虎斗。

损失最惨重的一方，如果实力仍在，复仇的念头最切，行动也最积极。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

当巡缉营受到致命袭击的同时，石坝后街五福客栈客院的屋顶，有三个黑影分三方潜伏，伏在瓦楞中俊伺雀的猫，等候接应楼上客房活动的人。

活动的人如果得手，必定会启窗发出信号。

目标的窗口，早已安放了一具泄放移神香的精巧铜管，风往窗内吹，移神香散布客房，万无一失。

不但柳思的窗下放置了铜管，白发郎君的窗下也放置了一具。

放置的人，却不知白发郎君根本不在房中。

眼看三更居临，两人的房中仍然毫无动静。

白发郎君的房中没有灯光，柳思的房中灯光依旧明亮。

一个黑影等得心中不耐，悄然移至唯我天君伺伏的瓦面。无声无息在一旁伏下，先伸头出檐口向下察看片刻，听不到任何声息。

这一边街道的房屋，都是二楼建筑，人躲在瓦面相当危险，一不小心滑落，不摔得骨折肉开才是怪事。

两人将头伸出檐口，险象横生。

“江南双娇怎么还不进去？”黑影向唯我天君附耳低声说“靠不靠得住呀！罗兄。”

“你说靠不靠得住，是什么意思？”唯我天君语气不悦，他感到自尊受到伤害。

“我是说，你的移神香。”那人不在乎他的不悦，“江南双娇也不一定靠得住，说不定得人钱财，不与人消灾，心中害怕，挟了订金远走高飞。罗兄，五百两银子订金，可以快活一年半载，何必再冒风险？”

“废话！江南双娇口碑不差，信用可靠，五百两银子在她们眼中，算得了甚么？而且，她们也不是胆小鬼。告诉你，她们并不寄望在我的移神香上。”

“哦！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她们另有迷人心智的药物，更对她们的媚术有信心，我猜，她们一定不信任我的移神香，要凭她们的手段进行诱人大计。天色还早，你急什么？”

“已经三更天了，罗兄。”那人冷笑：“说好了二更正动手，过了半个更次啦！”

“她们如果不信任我的移神香，就得按照她们的规矩进行，三更才是她们动手的时刻，不要急好不好？我对她们有信心，柳小狗与东门小辈都是淫贼，江南双娇即使不用任何药物，凭色相也可应付裕如。客店中住了不少粉头，以女人面目活动万无一失，放心啦！”

“我就是不放心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要下去看看。”那人语气坚决：“你们用金钱和美色引诱，似乎都失败了，必须用我作武力威逼，你不反对吧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怕我下去误事？哼！罗兄，可知你自己也对自己的移神香没有信心，

难怪江南双娇要用她们的手法进行。”

激将法对付心高气傲的人，十分管用。

那人的意思，明白表示移神香没有用处，唯我天君怎受得了？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炉香，不由气往上冲。

“好吧！你下去好了。”唯我天君一冒火，不再劝阻，“江南双娇一翻脸，你最好有摆平这件事的准备，那两个娇妇发起威来，是相当可怕的。”

“我如果能把柳小狗擒住，她们敢吭声？哼！我吊客李金生发起威来，比她们还要可怕。”

这种建有裳檐的楼房，高来高去轻功高明的人，上下并不难，檐与檐之间，高度仅丈余而已。

裳檐的顶端便是窗，跳落裳檐跨两步便可到达窗下，不需用飞爪百练索相助，有些人甚至可以内飘直达窗下。

吊客李金山轻功当然高明，江湖声望和地位，都比唯我天君高，是巡缉营花重金请来，专门对付柳思的几个高手之一，以往根本没听说过柳不思这号人物，因此对唯我天君事事小心的胆小作风不以为然。

无声无息飘落窗下，先倾听片刻，移开泄放移神香的铜管，这才贴窗侧用一只眼睛向房内观察。窗户是大开的，随时皆可窜入房中。

没错，房内有灯火，圆桌上有酒菜，桌旁有一个人伏桌而睡，是男人，至于是不是柳思，必须看到面孔才能断定，梳了发髻，穿了男装，错不了。

床上蚊帐是挂起的，床上没有人。

没看到女人，显然江南双娇还没进来。

妙极了，一定是被移神香制住啦！不可能有人喝酒进食半途伏桌睡觉，当然是半途出了意外。

贪功心切，不再向屋上的唯我天君发信号示意，一长身，轻灵地跳窗而入。

这瞬间，灯火摇摇。

“乒乒！”

一只酒杯突然从桌上跌落，跌落楼板上仍然破了。

吊客李金山不是胆小鬼，他的绰号就是神，也就是岁之凶神，与丧门一样同属凶星，谁碰上了谁倒楣，主管疾病哀泣丧事，是神却带有浓浓的鬼意。

酒杯该是被睡着了的人，身躯移动而碰落的，事属平常，他一点也不害怕。

“啪砰！”

身后响声震耳，却吓了他一跳。

骇然转身，剑已在手。撑起的明窗，怎么可能自行放落的？幸好是窗落，也不足怪，他心中一定，暗笑自己疑神疑鬼。

灯火摇曳，光度突然转暗。

他再次转身，一又是一惊。

灯火没结蕊，摇曳的火焰却拉长，光线便转绿，难怪光度渐暗。

“咻……”居然传出隐隐风声。

他沉不住气了，毛骨悚然的感觉震撼着他、

壁角，暗影上升、涨大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片刻间升起九个披头散发，长袍委地，抬高双手大袖摇曳，看不见面孔，高仅两尺的鬼物。

灯火已拉长至三寸，细长的绿色火焰仍在不断扭动。满室幽光，景物依稀难辨，火焰因扭曲闪动，而引起各种家具的阴影也在闪动，像各种鬼物晃动摇曳。

阴风流转时快时慢，发出各种缓急不定的诡异声音。

九个鬼物在移动了，双脚似乎不动，在楼板上飘滑，时左时右，时进时退，时转时舞……

他想动，手脚不听指挥；他想叫喊，咽喉似乎被甚么东西卡住了。

浑身根根汗毛直竖。寒气起自脊梁。

九个鬼物渐舞渐近，枯草似的散发飞扬，有两个鬼物已到 he 面前，伸手可及，猛地抬头露出可怖的狰狞鬼面孔，小鬼眼中有绿色的火焰暴射。

他胆裂魂飞，想跑又双腿动不了，像中了定身法，心中却是清明的，眼中可以看到各种景物，包括可以看清九个两尺高鬼物的面孔，更可看清鬼物露出的两排白森森的尖利牙齿。

“天啊……这……这是……”他心中狂叫，口中却发不出，声音。

“吱呀……”

三个小鬼物，怪口中突然发出可怖的声音，双手箕张，鹰爪似的鬼手伸出袖口向他示威；鬼眼中绿焰怒张。“不要……”他心中狂叫。“砰！”手中剑跌落。

三个小鬼物向上一跳，六只小鬼爪向他的面孔集中猛抓，

爪一触面孔，他惊怖地一扭脸，便失去知觉，摇摇晃晃向后倒。

床后闪出一名侍女，挟住他塞入床底，没收了剑，重新躲入床后。

房中灯光复明。一切恢复原状。伏在桌上的人安睡如故，甚么事也不曾发生。连明窗也撑开了，没发出任何声息，

来一个捉一个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

只要进入房中的人，有片刻的迟疑，便可以看到异象，心中有鬼的人一定可以看到鬼。

月华仙子身边，还剩下两个仆妇，两位侍女，都是可以驱神役鬼的行家。扮鬼装伏在桌上的人，是一位仆妇，侍女躲在床后，捉了人便往床底塞；

监视白发郎君宙口的同伴，悄然过来了。

“罗兄，李老哥下去了老半天，怎么毫无声息？”同伴惊疑不安附耳低问：“恐怕出了意外呢！”

“确是奇怪。”唯我天君也有点心中发慌；“他的确跳窗进去了，没听到任何动静呢！”

“一定出了意外。”同伴肯定地说。

“也许江南双娇到了。”

“那就应该出来呀！”

“也许她们嫌麻烦，从楼下走了。”

“那也应该向窗外发信号，对不对？她们走了，把咱们留在这里等天亮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何不下去看看？”

“孙兄，你和李兄是主将。”唯我天君奸似鬼，怎肯下去冒险？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只负责带你们来，在屋上相机策应江南双娇。”唯我天君理直气壮，“无情剑颜老兄花重金请你们来，你们要我打先锋？”

“他娘的！怕死鬼。”孙老兄不屑地说：“好，我下去。”

向下飘落轻如鸿毛，孙老兄的轻功值得骄傲。

唯我天君伸头下望，目送孙老兄的身影穿窗而入。

久久，故事重演，没有任何声息传出，像是泥牛入海无影无踪。

唯我天君心中一寒，悚然地溜之大吉。

女人在江湖闯荡，有时候比男人更干得有声有色，但人数毕竟不多，各方面的成就并不太高，鬼域江湖，毕竟是男人的天下，女人需要付出的代价，也实在太高了，高得让大多数女人付不起。

目下享誉江湖的三女杰，她们是以年轻貌美，武功超绝，家世高人一等的优厚条件，而成为女强人的，得到了她们努力得来的尊荣。

月华仙子也是女强人，她以强者的面目，专向各方豪强挑衅，向强权敲诈勒索，手段不正当，不但引起公愤，也引起强权的仇视，因此她这个女强人的形象就不佳，被看成邪魔外道的小妖巫。江南双娇又是另一种人，虽则同样以不正当的手段牟利，也同样被看成女强人，但评价就低多了。

因为她们利用年轻貌美的本钱，以色相来达到牟利的目标，也树立自己的江湖威望，全心力花在追求名利上争取地位。

天还没亮，她俩便悠然醒来。

桌上酒菜仍在，残肴剩酒还不曾腐败，唯一破了的是一只酒杯，室中酒菜香气残留不去。

一灯萦然，满室幽光。

大娇叫艳芬，多年来艳满江南，谁也不知道她们姓甚么？其名又是甚么？到底是不是姐妹？

她们的轻功、武功、床笫，倒是极为出色。

艳芬首先醒来，吃了一惊。

“芳妹，醒一醒，我们怎么啦？”

她推醒艳芳，慌乱地滑下床。

她们的衣裙，撕散了一地，断了饰带的肉红色绣花胸围子，放在春凳上一半悬及楼板。

两人都赤条条一丝不挂，椒乳怒突细腰丰臀一览无遗，发乱钗横残脂仍在，灯光下肉感万分撩人情欲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

床上还有一个人，同样赤条条的柳思，睡得正香甜，健壮的身材肌骨匀称，像一头刮掉毛的大豹，与一般练武有成的武林人虎背熊腰不同。也没有愤起如山的死肌肉，似乎只要一碰触。就会弹跳而起的矫捷反应。是女人们梦寐以求的最佳理想身材。

“我们反而上当了。”艳芳完全清醒了：“我得想想昨晚所发生的事。我们扮神女进房……”

“他色迷迷地抱住了我，我要带他走……”艳芬接口，“然后……然后……”

然后，以后的事她们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。

“这家伙存心整我们。”艳芳几乎要跳起来，猛地一手扣住柳思的咽喉，纤指疾点柳思的鸠尾大穴。

骤变倏生，还弄不清变化是如何发生的，已被扣住手腕掀翻在床上，巨掌在诱人的丰臀上，叭叭叭叭发出一连串爆响。

“哎……哎唷……”

艳芳狂叫挣扎，像蛇一样扭动，但手被扭转反压在背上，腰脊也被柳思的膝益所压车，成了被大石头压背的蛇，精采绝伦。

艳芬惊恐地重新上床，拼命向柳思的头、背、腰掌劈、指戳、抓扣、推拉……像在向一具铁铸的神像攻击，掌指反而被反震得又痛又麻。

“砰！”艳芬也被掀翻了。

两个裸女被压在一起，一上一下叠放，巨掌毫不留情地上落，在细皮白肉上不轻不重地痛击，羊脂白玉似的肌肤，留一个个掌痕。

“不……不要打了……”两女同声求饶，受不了啦！

“你们要的。”柳思仍不停止拍打，语气凶狠，“你们想谋杀嫖客谋财害命，把你们打个半死，再报官押你们上公堂、绝不轻饶。”

跳下床，找到两女的腰带，四马倒攒蹄将两女分别捆妥，毫无怜香惜玉的风度。

将人丢在床下，他捡了一条破裙，撕成条状绞成布带，在手中插得呼呼怪响。

“我是南京赵大爷的同好，喜欢特殊的怪异的女人，显然你们两个女人。就是特殊的怪异的好货色，我要好好地享受你们，让彼此皆可回味。”

## 第二九章

噗一声响，一带抽在艳芬高耸的玉乳上。

“你这杀千刀的……哎唷……”艳芬尖叫。

“唔！得先勒住嘴巴。”他又拾取布帛，“免得鸡猫狗叫惊醒全店旅客，说不定涌来看热闹，或者误会这里发生谋杀案，报了官可就麻烦了。”

“阁下，咱们栽了认输，不要凌辱我们。”艳芬痛苦地说：“算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自不量力罪有应得，你已经把我们整治得差不多了，请放我们一马。”

“你们得了多少钱？”

“订金五百两银子。”

“成功与失败……”

“失败，余款五百两告吹。如能成功地活着把你交出，则再增加三百两；死的，只能拿到余款。”

艳芳表现得十分合作，女光棍的气概浓厚。

“似乎，你们失败了。”柳思丢掉布带，一面穿衣裤，“愿意为五百两银子赌命的人，在南京多得很，如果放过你们，那就表示你们赌赢了，日后再来赌命的人，岂不前仆后继川流不息？让他们知道一赌必输，以后就不会有人来找死了。”

“我发誓，我姐妹永远躲你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柳爷，你如果大仁大义放我们一马，就会多两个敬畏你的朋友……”

“唔！好像有道理，杀掉你们，对我其实也没有多少好处，好吧！”他替两女解绑，“记住你们的话，离开我远一点。楼上住有不少粉头，但清晨回来的人不多，你们自己去找衣裙遮羞。还有，把你们的同伴带走，今天我精神愉快，好人做到底。”

他在床下拖出两个昏迷不醒的人，往房门口一丢。

“你们滚吧！下次，哼！不会有下次。”他将两个裸女往房外推，砰一声气冲冲关上房门。

江南双娇果然如约离开南京避风头，结果吓走了不少仍想一试的贪心鬼，不再认为柳不思是一个小混混，行情看涨，敢拍胸膛向他行刺的人没有几个了。

她俩和另两个被释放的人。四个人异口同声，坚决表示巡缉营被袭。柳思那时的确在客店中，不可能用分身术参与袭击，虽则证明柳思也会妖术。

唯我天君也指天誓日，坚称巡缉营受到攻击时，柳思千真万确仍在城内的客房巾。

那么，长啸杀人的凶手是谁？

石头山长啸向八表狂龙叫阵挑战的人，难道不是柳思？

早膳毕，月华仙子在柳思房中商量下一步行动。

“下次派来的人，将愈来愈强。”月华仙子有点不安，“依我看，还是保持秘密，迁地为良比较妥当，在暗处与他们周旋要安全得多。”

“躲在暗处，就钓不到大鱼了。”柳思不同意躲起来，“在这里不论昼夜，他们皆不敢离巢一拥而至，人多没有用，不敢大举闹到城里来。所以只能派三两个超绝的高手，偷偷摸摸前来妄图侥幸，我们就可以逐一歼除，剪爪拔牙，最后那条龙唯一可做的事，便是和我决战。我如果躲起来，他就把我看扁了，认为不足为害。把大批重要爪牙留在身边，等我去找他便可群起而攻。

“那你打算……”

“来一个除一个，轻松地剪爪拔牙。你等着瞧，他们将会逐次赶来送死，而且会来得很快，希望能用一切手段除掉我。”柳思信心十足，不在乎强敌将至，“我希望你能躲稳一点，走狗们很可能彻底清查这家店。”

“我才不想躲稳一点。”月华仙子白了他一眼，“下次派来的人，很可能仍是女的。这间客店住的大部份是长住的神女，女的活动方便得多。我可不想再看你左拥有抱艳福齐天，下次决不放走活口，你最好不要心疼。今天你放走了江南双娇，下不为例。”

“唷！弄点醋来吃是不是？呵呵！”柳思大笑，“让敌人摸清你的底细、性格、好恶，你已经输掉一半了。两个欲海妖姬说出我把她们剥光弄上床。度过一夜春宵，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些甚么事，只能凭世俗的经验猜测。所以，巡缉营的走狗。必定确认我是淫贼。认为淫贼是容易对付的，我的威胁便减少了一半。”

“难怪你忍气吞声留在八表狂龙身边……”

“要了解一个人，你必须接近他。我的朋友说这条龙的武功，非常了不起，所以我留了心仔细观察，因为总有一天，我和他可能会发生冲突。”

“你观察的结果如何？”

“他对我没有威胁。但如果他身边多一两个高于名宿。比方说，西岳炼气士，胜负就难以逆料了，所以我必须先剪除爪牙，尽量避免在他人多时决

战。”

“但……昨晚你扫庭犁穴……”

“我断定他不在营中，我有把握。”

“毕竟世事变化无常，吉凶难以逆料。”月华仙子叹了一口气，握住他的手，“今后，无论你到何处，我都要在你身边。多我一把剑，你也可以多一分安全。”

“谢谢你的……”

“不思！”月华仙子伸手指按在他的嘴唇上，阻止他说道谢的话。

柳思捉住那可爱的小手，在温润的手掌心轻亲了一下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月华仙子红云上颊，感到浑身燥热，一头扎入他的怀中。

“我想，我们都在互相关切。”柳思紧抱着微颤的娇躯，用脸颊轻揉黑亮的头发，语音出奇地温柔，“这一份牵挂，把两颗心紧系在一起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身边。有你在，我不会再轻生涉险。”

“哦！不思……”

“多年来，我一直过着无牵无挂的冒险生涯，一切以自己为中心，从没体会过互相关切的感情波澜。我觉得关切一个人其实相当美好，那种全新的感觉难以言宣，像是喝了一口五味浓汤，酸甜苦辣杂陈，却极堪回味。”

“我不相信你从不关切朋友，你……”

“小女孩，你坏。”柳思捧着她的红馥馥的脸蛋，用鼻尖磨磨她的鼻尖，“你故意歪曲我的意思，你知道我说的不是朋友之间的关切。”

“我……”她用双手掩住火热的面庞，感到浑身像是着了火。柳思的亲昵举动，似乎把她送上了云端，心跳加快了三倍。不敢迎接柳思的目光。

柳思纯男性的气息，也令她心中发慌，却又制止不了自己的身躯，向柳思的身上靠贴，有不由自主，融合在柳思体内的冲动。

“双成，你心中是否有所顾忌？”柳思轻抚她的双颊，似乎捧着娇嫩易碎的鲜花，怕如果手重了些，很可能把花揉碎。

“我……我不是一个……我是一个坏女孩。”她期期艾艾，“与……与女强盗差不多……”

“哈哈！我也曾做过杀手呢！坏男人碰上坏女孩，谁也不笑谁好不好？”

“我……不思，你该有个好女孩，像……像潇湘龙女……”

“见鬼啦！她是龙女，我是猛虎，她不吞掉我才怪。好哇！原来你在担心她，你竟然忽略了你的魅力，居然认为你不如她。哼！得好好罚你。”

刚吻上她温润火热的小嘴，她已痴迷地抱住了柳思的肩颈，激情地、饥渴地将丁香妙舌，任由柳思热烈地品尝，浑忘人间何世。她觉得自己正在崩溃，体内的奇异变化是前所未有的，但她已经不在乎了，即使肉体就此崩裂，她也不去理会啦！

柳思也醉了，几乎吻遍了她的面庞，强而霸道地吻她温柔柔软的粉颈、咽喉、再往下……

她感到真的全身正在着火，娇喘吁吁呼吸急促，不自觉地发出含糊的，他全然陌生的，不知所云的声音，双手在柳思的背部乱抓，像个溺水的人，要抓住可以支撑身躯不至下沉的物体。在柳思的一双有力的大手抚摸下，她的胴体本能地颤抖、扭动。

久久，她蜷缩在柳思怀中，浑身香汗热气蒸腾，相互拥抱着压下激起

的浪潮。

“抱歉。”柳思在她耳畔柔声说：“你让我不克自持，幸好我还能克制自己。双成，你不要紧吧？”

“嗯……”她躲在柳思怀内，脸藏在坚强的胸膛上。

“双成。”柳思要抬起她的脸。

“不要。”她偎得更紧。

柳思歉然一笑，轻抚她的秀发。

久久，她突然抬起红馥馥的面庞。

“不思。这……这就……就是男女相爱吗？”她的风目中异彩焕发，羞怯怯地低问：“我……我觉得感觉好……好奇妙，为……为什么……甚么……”

“为甚么的甚么？”柳思笑问。

“为……为甚么人们把……把男女交往，说……说得那么可怕？”

“因为人们口里说的，与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想，你并没与异性交过朋友。”

“我身边都是同性的人，都是家先师的随从。十几年来。我记得神魔谷幻园中，从来没见过男人出入，家先师好像也没有丈夫……”

“哦！神魔谷幻园，你是警幻仙姑的门人了。她修仙修得很虔诚，不与男人往来。修仙不是一个女人独自所能半到的，人怎能真的不吃人间烟火？因此她不时在江湖走动，巧取豪夺筹措开支的费用，目标全是豪霸级人物，以及为富不仁的豪绅和贪官，但从不过份，结了不少仇家，但口碑不差，三十余年来从没有失败过。咦！她修的是玄门正宗，你怎么会巫术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呀！除了教我内外功拳剑之外，也教我巫术。师父说巫术可以补武功的不足，用来戏弄豪绅最为有用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她是一个开明的武林人，不但不鄙视巫术。甚至能吸取巫术的精华。有大多数的人，对门户之见深得不可救药，甚至连招式的微小更改也不肯接受，把其他门户的人看成异端。咦！你称她为家先师……”

“她老人家仙逝三年了。”她黯然叹息，“为了保持幻园的规模，我不得不带人在江湖走动。”

“幻园还有多少人？”

“十个，都是师父的随从，我是唯一的弟子，不得不挑起这副担子。”

“你师父错了，你知道吗？”柳思郑重地说：“玄门讲求自然，天人合一。独自参修断情灭性，这与自然背道而驰。用强梁手段维持参修，那是反七情六欲的举动。她要这许多随从跟着她参修，不管她是如何收容这些随从的，都是不近人情的。她无权剥夺这些人享受人间的喜怒哀乐。修仙的人不重视身外物，我相信她并不要求你保持幻园直至永远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该告诉她们在人间找寻幸福了，双成。”柳思诚恳地说：“警幻仙姑既然是开明的武林人，不会建门立派，不至于要求你维护幻园的盛衰。她走了，幻园也该不存在了。等到有一天，某个强梁一怒之下，带了大批人手光临幻园，你能支撑多久？”

“你的意思。我该回家？”

“是的。你还有家？”

“我家在幻园北面二十里的霍家屯，自幼体弱多病，被师。父发现了，我爹娘便把我交给师父教养。我经常回家，往来十分方便。”

“坏女孩。”柳思拧拧她俏巧的鼻子，“你早该回家了。”

“奇怪。”

她打了柳思的手一下，若有所思。

“奇怪甚么？”

“你好像十分了解我师父。”她大感狐疑，“她老人家在灿逝的前一个月。甚至要我在她老人家飞升之后，烧毁幻园，我怎能舍得？”

“因为家师也是玄门中人。”柳思说：“你师父要烧毁幻园，是顾虑日后有后患。南京事了，我帮你善后好不好？两三万银子遣散费，包在我身上，如何？”

“我们还有足够的金银。”

“反正以后再说，你心理上早作准备就是。你该回房了，眼线可能就在途中。”柳思扶她站起。

“不急嘛！人家……”她跳起来抱着柳思的颈脖，整个人吊在柳思身上，羞笑着索吻，立即陷入激情中。

不但是眼线来了，而且是来擒捉柳思的人，来得比预估的更快，八表狂龙办事是颇有效的。

不管昨晚袭击巡缉营的人有没有柳思，派几个人先把他捉来再说。

如果走狗们知道，西岳炼气士几个拔尖的高于，是在石头山被杀的，而且知道是被柳思所杀，绝对不敢仅派一些请来的人送死。

柳思自己也不明白，几次事故他都留有线索，甚至留了活口，意在传达他的实力，为何八表狂龙依然不重视他？比方说，他留下快刀郝威，表示他就是冷面刀客。冷面刀客曾经用秋水冷焰刀，与八表征龙交过手，要不是走狗们及时大批赶到，八表狂龙可能栽在秋水冷焰刀下，八表狂龙怎能不重视他？

可是，走狗们显然并没重视他。

他却不知，有不少人跟在他身后捡死鱼。

月华仙子放过了快刀郝威，但摄魂骷髅却随后把快刀郝威弄走了。

在石头山，老凶魔们与绝剑狂客一些人，把惨死的西岳炼气士几具尸体带走，悄悄地埋掉，后到的无情剑三个人，根本不知道倚为长城的几个名宿死了。

已牌时分，昨晚在外营生的莺莺燕燕，正陆陆续续返店，休息半天，等到华灯安上，她们又前往花天酒地的秦淮河，过的是与常人相反的畸型生活。

楼上各处女人进进出出，有些还宿酒未醒，残脂犹在，倦容惺松。

谁也没留意多了几个陌生女人，几个打扮与这些神女相同的女人。

柳思与月华仙子，昨晚也辛苦异常，所以早膳也晚，人毕竟不是铁打的，须有充足的睡眠。

他料想眼线将到，却没料到来的不仅是眼线而已，而且来得比他估计的更快。

月华仙子依依不舍地出房。掩上房门时还向他嫣然微笑示意。

掩上房门，她转身正要返回邻室。走道上有几个睡眼惺松的年轻神女往来，她并没在意。

刚越过一位神女身侧，她突然心中一动，

鼻中嗅入一丝幽香，与神女身上所散发的浓浓脂粉香不同。在这里住了两天，她已经熟悉神女们身上的怪香味，一旦嗅出有异，油然兴起戒心。

可是。戒心兴起得晚了一刹那。

腰脊一震，浑身立即发僵。

神女信手一抄，便挽住了她的小蛮腰。后脑一震，哑穴也被制住了。

附近抢来另两个神女，一前一后掩护挟制她的神女急急向楼口走。

邻房她的客房，房门恰好开启，她的侍女探头外望，猛然发觉她被一个神女挟扶住急走。

“哎呀！你们……”侍女惊叫，反应奇快的向下一扑，接着尖叫：“小姐被人擒走了……”

要是她不扑倒而追出，死定了。担任掩护的假神女，抖手以天女散花手法，射出一把铁莲子，像暴雨般破空飞射，打在门上响声清脆，有如雨打残花，每一颗铁莲子皆深嵌入墙壁与房门内。

一击不中，三个假神女飞掠而走。

“柳爷……”侍女跃出房外厉叫。

柳思拉开门奔出，假神女已下楼走了，整座客店大乱，茸惊燕飞上下乱成一团。

撬出一颗铁莲子，柳思恨得咬牙切齿。

“东门兄，你带他们暂避。”他向白发郎君咬牙说，指指泪流满脸的仆妇与传女：“去找我的朋友安顿，有事我再去找你们，此期间切记不可乱走，须防走狗们暗算。我错了，没料到他们胆敢白天在城里行凶。”

“柳兄，这铁莲子……”

“仰止山庄东方家的暗器。”

“哎呀！”白发郎君大惊：“那鬼女人……”

“我们忽略了仰止山庄的人，没想到栽在她们手中。我去找朋友监视出城的道路，必须[沮止她们把雷姑娘带往巡缉营，我得走你小心了。””

柳思成了一个晦气色脸盘的大汉，穿得像个青衣泼皮或帮闲，但虎日炯炯身材修伟，泼野的气势掩不住潜在的脱俗光华。

信步走在行人拥挤的石坝街，真有置身人海何去何从的感觉。向侧望，花船画舫连栏接舷，船上静悄悄，只有几个龟奴仆妇上下忙碌。

一艘艘小艇穿梭往来，看不出有任何异状。白天的秦淮河，似乎在炎热的阳光下睡着了。

他在含香画舫的华丽舱面，和一个粗壮如熊的大汉嘀咕了片刻，大汉先指指街东，比手画脚说了一大堆话，也像向他示威，或者央求。

最后，他上岸向街东走了。

走了百十步，后面跟来了一个虎背熊腰，有一双阴森怪眼的中年人，紧跟两步伸手拍他的右肩。

他站住了，缓缓转身冷冷一笑，显然并不介意拍肩犯忌的事。但神情却不怎么友好。

“有何见教？”他冷冷地问。

“你我张太岁？”中年人反问。

“不错。”

“似乎你阁下并不友好，你用胁迫的手段，吓唬他的手下弟兄，来硬的？”

“他是南城的七条蛇之一，不用胁迫手段，我能见得到他吗？其实也算不了胁迫，他那位在含香画舫当保镖的弟兄，心甘情愿卖这份交情。知道我没有不利于张太岁的念头……”

“阁下，你这就去找他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我不愿意。”中年人直截了当回绝。

“尊驾不像是他的人。”

“朋友。朋友应该互相关照，是吗？”

“也有难同当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似乎，我必须通过阁下这一关。”

“你过不了，阁下。”中年人冷笑：“说你的目的，在下或许会放过你，除非你有不良的企图。”

“我会毫不迟疑把你丢下河。”他虎目中冷电四射：“你不要自讨没趣。我的目的不会告诉你，必须与张太岁当面商量。你走吧！我心里烦的很，火气特旺，冲犯了我的人，不会有好处的。”

“没有人敢在我面前逞强。”中年人要冒火了，“我的火气也旺，你如果敢撒野，我要你生死两难。”

“真的？”他左掌一提，逼前一步。

“千真万确，我的话你最好相信。”

“我不会相信。”

“等你进了南镇抚司的死牢，你不信也得信。”

他一征，相信了。南镇抚司，正是锦衣卫在南部的理刑衙门，南京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七星天牢，就是南镇抚司监管的。

他退回原处，左手打出一连串手势。

中年人脸色一变，凌厉阴森的表情消退得好快。

“有严重的事？”中年人也回了一连串手式，神色颇为紧张。

“你帮不上忙，我会处理。”他的神情也不灾狞猛，一团和气，“张太岁才能帮我，城南的任何动静，也逃不过他的耳目，连画舫的粉头穿的什么款式胸围子，也瞒不了他。哪一头老鼠属于邮一条阴沟的，他也一清二楚。我需要他帮忙。请不要插手。”

“好的，你请便。哦！有困难，不妨到里面招呼一声，你们的人很久不来南京了，咱们都希望和你们亲近亲近，会全力助你。”中年人诚恳地说。

“谢啦！些须小事，那用得着劳动你们的大驾？再见。”他抱拳一礼，转身大踏步走了。

铁血锄奸团，是锦衣卫的外围组织，成员有一半是从锦衣卫调用的。责任比南、北两镇抚司重，权势也大。两镇抚司只办普通的逆案，铁血锄奸团却是负责行动、直接执行打击的单位，镇抚司官兵到不了，力所不逮的地方，例由铁血锄奸团接办执行，所以两镇抚司的人，对铁血锄奸团又敬又羨。

镇抚司的人利用地方蛇鼠做线民，是天经地义的事。

他已经离开铁血锄奸团，所以不便向南镇抚司求助。

南城(指通济门至水西门以南一带)有七个有名的蛇鼠头头，张太岁是实力最强的一个。

大白天在客店将人掳走，惊动了街坊，这种重大事故，哪能瞒得了地方蛇鼠？

有地方蛇鼠供给消息，办事定可事半功倍。

站在朝天宫前的广场向宫眺望，恢宏的气象令人目眩神移。

朝天宫是南京第一大道观，占地甚广，本来是吴代冶铁的地方，后来改建称为冶城，到了晋朝才将城移到石头城东麓。

隋朝，是江宁县的县治所在地，可见占地之广，后来改建紫极宫，宋朝改名天庆观。本朝洪武中叶，才改名为朝天宫。

每当大朝贺的前几天，文武百官都必须到这里来学朝贺的礼仪，也就是彩排，车水马龙十分热闹。

“你说人藏在这里面？可能吗？”白发郎君意似不信，：“老天爷！是真藏在里面，那就麻烦大了，百十个人公然进去搜，三天也搜不完每一角落，天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殿堂净室？”

“消息绝对可靠，人一定藏在里面。”柳思语气肯定，无可置疑：“朝天宫的住持正一真人，叫紫府散人道真，与茅山三子有交情，茅山三子就落脚在这里。天一黑，可将人带到秦淮河，从水路出城。或者走陆路，从石头山或清凉山进城外出，两条都十分方便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没有可是，东门兄。”柳思一字一吐：“天一黑，我进去逼他们。外面除了咱们的朋友之外，还有不少愿意帮忙监视的本地朋友，想将人秘密带走并不容易，我们根本不必进去搜寻。”

“我也进去。”白发郎君咬牙说：“仰止山庄几个狗男女，我实在受不了他们。他们可以找你，可以找我，可以戳我们千百剑，指着你我的鼻子骂淫贼。但找上了霍姑娘，未免……”

“东门兄，千万不要激动。”柳思外表冷静，其实内心中怨毒之火燃烧：“我们必须冷静地面对他们，不可以首先就担承他们横加给我们的罪状，不能自甘菲薄，不能先输气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就算你我是淫贼，你我并没脱他仰止山庄任何一个女人的罗裙，并没强暴他们东方家的老娘或闺女，凭甚么敢兴师问罪？他们是甚么东西？哼！”柳思的虎目中，杀气怒涌，“他们找上了霍姑娘，下毒手光天化日在旅舍掳人，我可以送他们上法场，但我要用我的方法和他们讲道理。”

讲道理二个字，字面的意义不会令人害怕，但他说这二个字的口气，连白发郎君也听得毛骨依然，第一个联想到的，就是他手中的刀。

果然不错，他下意识地抚弄用布卷着的刀。

“紫府散人好说话吗？”白发郎君忧虑挂在脸上。

“茅山三子好说话吗？”他不作正面答复。

茅山三子死在石头山，白发郎君眼看三子在他刀下崩溃。

“对付得了他吗？”

“也许。”

“可是……霍姑娘的处境……”

“我知道妖道很了不起，号称道力通玄的散仙。但他有弱点，我一点也不在乎他。”

“弱点？”

“对，弱点。”他指指宏丽的宫观，“这座朝天宫，就是他的弱点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这种木造的宫观，一根蜡烛就可以化为乌有。摄魂骷髅那些老凶魔，对放火学有专精，能从爆竹作坊买到一切的纵火物，把巡缉营化为瓦砾场。我也会放火，我也是放火杀人的专家，哼！”

“老天！在都城放火？”

“必要时，我会在紫禁城放火。走吧 2 我们到别处去等，再逗留，很可能被眼线发现呢！”

### 第三十章

朱家皇朝的人对“朝天”二字，似乎有特别的爱好。原因可能与朱元璋做过和尚有关。

做和尚而参加香军推翻蒙古的皇朝，香军却是半佛半道的四不像组织，所以登基之后，第一个整顿的就是佛寺官观，彻底管制这些吃了饭没事干的僧道，根除日后可能也造反的祸源，却又鼓励百姓求神拜佛听天由命。所以南京有供官民膜拜的朝天宫，规模最大香火最盛。

京师北迁，又在阜城(平则、平贼)门附近改建朝天宫，供官民膜拜，都设有道官住持。

朝天宫除了庙会期间，昼夜有香客前来叩拜之外，平时天一黑就管制大牌楼的孔道，不再任由信众进香。大官员出入，也只能从偏殿往来。

但观四周却是繁荣的市肆，夜市并不比秦淮河风月区差。仅夜禁开始，夜市即散而已。

天刚黑，一声绵绵的震天长啸破空而至，不知发自何处，震得数十间殿堂里的道人们，个个悚然而惊，似乎连大殿也在震颤。有如处身在狂风暴雨中。

引起了一阵骚乱。宏大的二座大殿门闭门了，各处的灯火不但没减少，反而增多。不必要的执事人员，纷纷回避，必要的人，则不安地各就定位。

不久，全观骚动已止，除了必要的值夜执事人员走动之外，里里外外一片沉寂，大有风雨前的片刻宁静光景。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。

观外的夜市并没发生多少影响，逛夜市的人依旧摩肩接踵，观内所发生的故事，观外是不可能知道的。

没有人再出入，似乎内外断绝了交通。

强敌将至，长啸声已表明朝天宫已成了目标，想冒险将囚禁的人带出，不足容易的事，外面可能受到封锁，阴谋诡计已被看穿了。

二更初，挟了长布卷的人，终于出现在观前，踱着方步昂然通过大牌楼。

两个把守的中年老道，本来打算将人拦住，一触来人焕发慑人炯炯奇

光的虎目，打一冷战，退至一旁，远出三丈外，仍然感到凌厉的杀气逼体。

跨入香烟缭绕的偏殿，劈面迎出两个中年老道。

“呵呵！你这里的殿堂真够雄伟壮观。”他抢先发话，笑声直震耳膜，“千余年古宫观，不同凡响，用来作赌注。即使不是其蠢如猪，至少也是愚不可及，因为赌一定会输的。”

“施主你说甚么？”那位长了一字粗眉的老道，似乎真的听不懂话中的含义。

“我的话，每个字都直震耳膜，你如果听不清，那就算了。”

“施主……”

“我来讲理的。”

“讲理？”

“对，讲理。我要见正一真人紫府散人，不要说他不在。”柳思声如洪钟，脸上有令人莫测高深的笑意。

这种笑，不怀好意，有如盯着鸡笼的黄鼠狼。

正一真人是道官的封号，地位甚高，紫府散人是绰号，等于是天官的散仙，是道号。

另有俗家姓名，通常知者不多。

“施主贵姓大名，是否事先约好的？敝宫……”

“我叫柳不思。”他的话简单明了，不讲礼数，“当然不需事先约定。你们最好带我去找他，以免贵宫的神像法器遭殃。因为他一定会和我碰面的，晚见不如早见，是吗？”

“真人正在入定。”老道断然拒绝，“施主有事必明天再来，或者……”

“你去通报好不好？真人会见我的。”柳思冷笑：“他知道我来了，不可能入定躲起来。”

“不，施主……”

“我自己去找他，后果你们负责。”

老道伸手急拦，眼前人影却一闪即逝。

一声怪啸，老道发出了警讯。

各处传出隐隐金钟声，在外走动的人惶然走避。

片刻间，全宫沉寂。

闯入一座小殿，五个老道惊叫中慌乱窜躲。

朝天宫的老道约有两百余名，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人，整天与官吏信众打交道。绝大多数所谓神棍，一旦碰上舞刀弄剑、天不怕地不怕的强梁，胆都快要吓破了，谁还敢出面应付？

少部份宫中的亲信首座人物，是紫府散人的党羽，皆集中保护紫府散人的安全，不敢分散至各处与入侵的强梁防守拼搏。

“带我去见贵宫的住持。”柳思抓住一个走避不及的老道：“如果不，我砍你十七八刀。”

“我……我带……你去……”

老道魂不附体，乖乖应允。

砍一刀已经没有命，砍十七、八刀还得了？

宫北端的一座讲坛。四周花木扶疏，共有三十六盏气死风大形圆灯笼，坛四周临时插了十六支火把，广约二亩的空间里火光通明。

十六名主要职司的老道，穿了朱红色法服，佩剑执拂，一个个宝相庄严，在两丈见方的讲坛左右列队，还真有几分有道全真的气概。

讲坛上，一道、一僧、一俗并肩而立，年纪皆在花甲上下，更具威严。

正一真人是道官，在两京的道官与外地道录司道官的衣饰不同。

中间那位老道，戴九梁冠，穿金栏朱红法服。栏，也就是外面的装饰衫，用金色的边饰，所以叫金栏。只有两京的道官才配穿用，十分神气。所佩的剑古色斑调，拂法是白色马尾毛柄加金雕图案。

南京的皇亲国戚以迄百姓小民，都知道这位有道的正一真人，朝天宫的主持，称他为活神仙，据说道力通玄，能知过去未来祸福休咎。

和尚也有高僧的气概，地位也很高，穿黑缘皂法服，披浅红色袈裟，袈裟的绿文和饰环是金色的，一看便知是僧官。

禅杖金光闪闪，所挂的念珠每一颗皆有鸽卵大，乌光闪烁，决非菩提木所制。

右首的花甲老人穿绿底团花绸长衫，佩剑装饰华丽，剑穗育一颗猩红的宝石，映着火光红芒暴射。

没有仰止山庄的人在场。也就是说，掳人的主犯不在，也就没有证人指证，这种理怎么讲？

柳思将刀从布卷中取出，插妥在腰带上，脸上有邪笑，或者阴笑，大摇大摆到了讲坛下。

坛高三尺，石阶五级。这是说，如果他不登坛，站在坛下，身分地位就低了一级。

他毫无顾忌地拾级而上，登坛的用意极为明显。

身分地位高的人，喜欢高高在上，居高临下与人打交道，高才显得大。

公堂、台坛、甚至大厅，建筑的格局都是高的。金銮殿皇帝的宝座，当然高高在上。

他不是来听讲道的，所以要登坛。讲理如果没能获得同等地位，那是投诉而非讲理。

扼守在坛口的两名老道，当然不容许他撒野，守土有责，不许他越雷池半步。

“不许上来，大胆！”两老道同声沉喝，挫马步出手相阻，双掌齐伸，向下虚拨。

挫马步，表示已经用劲，虚拨应该伤不了人，坛上坛下相距足有一丈。

但在内功有成的高手来说，劲道外发伤人平常得很，威力的远近，决定于修为火候的精纯度，以及所练的内功种类。

有些人可在三丈外灭烛，有些人在丈内可以裂石开碑。

两老道两个巨掌一拨之下，暗劲如潮，似乎形成一股小风暴，气旋呼啸向下涌发。

柳思今晚穿了青长衫。袖桩与袂尾风扬而起，但身形却沉实稳健，逆风而进丝毫不受影响。

脚下不但不受迟滞，反而急步加快而上。

双手左右一伸，大袖桩飞扬中，双手吐出袖口，虚空猛地一抓、内收。

“呃……”两老道还来不及发第二掌。像被无形的巨灵之爪所抓住，立

脚不牢，惊叫着往内侧倒，骨碌碌滚至坛下，手脚略一抽搐便昏迷不醒。

柳思已登上坛口，举目环顾。

“谁胆敢在讲理之前，毛手毛脚下毒手，严惩不贷。”他冷冷一笑，笑容带有邪恶味，不像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，邪味十足，“那两个老道死不了，但他们是人质，就算你们行文武当山，把武当山的元老请来，也解不了他们所受制的经脉。在下不想杀朝天官的老道，但废了便不至于惊动南京。”

其余十四名老道，本来要冲上动手，却被紫府散人抬手示意，阻止他们妄动。

“大天龙爪”花甲老人惊呼。

“错了，是神魔爪。”柳思站在坛口不再逼进：“我柳不思勉强强其是魔道人士，不敢掠正道人士打抱不平，惩恶霸除贪官的美誉，所以所使用的武功，用魔字比较贴切些。前辈认为是大天龙爪，也可能有所根据，爪功其实不论如何标新立异，功效大同小异。请问前辈贵姓大名？”

“你不要管老夫姓甚名谁，反正你不会因为我是甚么人而退缩。”花甲老人不愿通名，做巡缉营走狗，本来就不是应该感到的光荣的事。

“对，就算西天大菩萨，加上元始天尊出现在这里，也阻止不了我挥刀。”

柳思豪气飞扬：“不将月华仙子完整地交给在下带走，我要杀得你们这些混蛋做噩梦。”

喂！紫府散人，你这牛鼻子妖道，要为了藏匿一个女人，与朝天宫共存亡吗？”

“贫道不会让你撒野。”紫府散人必须站出来，以主人身分打交道：“朝天宫经常有人前来讹诈，威胁。你不是第一个，从来就没有人成功过，你也不例外。”

“在下不是装腔作势无聊威胁的人，我来，就有成功的把握，朝天宫绝对没有巡缉营营区坚固，巡缉营营区何在？你这里已受到封锁，事实俱在。”

“小辈，你恫吓不了我……。”

“哈哈！你怎么这样蠢？”柳思大笑，“我只要任意放上一把火，整个南京便会沸腾起来，你这种禁不起火的地方，平时都得火烛小心，何况是有人故意放火？把人交给我带走，何必冒玉石俱焚的凶险？鄢狗官能拔给你百万银子重建朝天宫，落成后也不可能让你主持了，你怎不想想后果？我现在和你讲理，就是要你明白利害。”

“小辈，你根本名不正言不顺，居然敢来讲理？朝天宫三百余名道侣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招惹你这个默默无闻的小辈……。”

“你这个名满南都的所谓活神仙一宫之主，根本就是一个浪得虚名没有权当的混蛋。”柳思笑骂：“你朝天宫的三百余个杂毛，的确没招惹我，但藏匿月华仙子，就表示你朝天宫包揽了这场是非。我只等你一句话：放人或者不放人。”

“贫道……。”

“说！”柳思叱声如沉雷。

“月华仙子对你有这么重要吗？”

“这就是朋友的道义，不能以如何重要来衡量。”

“你们是一伙的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那就对了，贫道有一起擒住你，文给巡缉营法办的理由。”紫府散人不再和他胡扯。

“这就对了，你总算有担当，不是没有担当的混蛋，我为坛两侧还有十二名老道，被爆发的劲流撼动，纷纷倒退落坛下，无法及时发动攻击。

这瞬间的暴乱，攻击落空。

蓦地长啸震天，刀光疾下宛如雷电自天而降。

是柳思，人升至两丈高下，脱出和尚与紫府散人的合击，然后凌空下搏，刀如雷霆急降。

和尚与紫府散人哪来得及再发招？全力一击后劲不可能立即凝聚、发出。

一声怪叫自紫府散人口中发出，与震天长啸相应和。

一僧一道化虹而走，花甲老人也向下一挫退出讲坛。

坛厂有两个昏迷的老道，另两个仍在挣扎叫号求救。

柳思屹立坛上，收刀仰天呼出一口长气，和尚老道不接招化虹而遁，他凌空一击浪费了不少真力。

拔出一枝火把，他跳下坛昂然走向不远处雄伟的殿堂。

殿堂的花圃钻出两个娇小的人形，脸上一块黑一块白，所穿的夜行衣也有灰斑，真像两个鬼，曲线玲珑，一看便知是女人。

“柳兄，人囚禁在后面的静室。”一个鬼面夜行人奔到，是潇湘龙女的嗓音。

“防守森严，我们进不去。”另一个是吴惠茹姑娘，绝剑狂客的爱女，“门窗都闭死了，人躲在门窗内防卫，进去不易，不能用火攻，怎么办？”

“噢！你们不是今晚要再次袭击巡缉营工地吗？”例思先不回答火攻的问题：“这里不需要你们策应……”

“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。”潇湘龙女说：“必须先解决你的电我们才放心。我们的事并不急，柳兄。”

“临时改变计划，人少并无妨碍，人多改变必定不易，会吃亏的。”

“只是改为骚扰性的攻击而已……”

“哎呀！”

“柳兄，怎么啦？”激湘龙女惊问。

“难怪八表狂龙一些重要人手没赶来出面。”柳思苦笑，

“你们不去找他们，他们就会找你们。我想，他们已经找出你们的潜伏处了。”

“这……不可能的。”潇湘龙女心中存疑：“我们是分散潜伏的……”

“赶快回去通知你们的人。”柳思郑重地说。

“柳兄，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千万不要忽略他们的侦察能力，谭姑娘。他们一定会潜抵你们藏身的地方，等候你们回巢，破晓时分发动攻击，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”

“柳兄，我们有一部分人在宫外。”

“赶快要他们派一部分身手灵活的人，回去要你们留在藏匿处的人秘密撤走。哦！绝剑狂客的藏身地方在何处？”

“在下浮桥附近。”

“好，务必在八表狂龙抵达之前撤走。记住，一定要秘密撤走，切记不

要惊动监视的眼线，必要时，哪怕要钻狗洞扮虫蚁，一寸寸地爬离现场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们走吧！我应付得了。”柳思冷冷一笑，“我要在这里吸引他们，可能要拖至五更初，他们就会认为我在这里救人不顺利，就可以放心大胆等候时机，按计划一举歼除你们了。”

“吴姐，你走一趟好不好？”潇湘龙女抓住吴姑娘的手臂，“我跟在柳兄身边，也许用得着我。”

“好，我通知外面的人。”吴姑娘心中焦急，对柳思的判断深信不疑，事关她老爹的生死存亡，她恨不得插翅飞走传警，说完便急急走了。

柳思丢掉火把，放弃用火把将妖道逼出来的念头。因势利导，必须依情势的变化调整对策。

八表狂龙利用他制造有利情势，他为何不将计就计另造机会？

朝天宫的人把他拖住，走狗们便可集中全力，不必派人防备他，一举歼除九华余孽了。

如果他早早成功，走狗们就必须派高手中的高手对付他，必定影响歼除九华余孽的实力，很可能被一些首要人物漏网。

放火威胁是速战速决的手段，但他不需速战速决。

“你们还没找到可以对付八表狂龙的人？”不需速战速决，他也就放松心情，缓步向那座外面光亮，里面幽暗的殿堂举步。

“没有找到。”潇湘龙女失望地叹厂一口气：“恐怕日下的武林四霸天，也对付不了芥子神功一击。我和吴叔负责联手缠住他，由其他的人铲除其他的走狗。”

“很危险，你们两人缠不住他，他会以快速的行动，歼除你们的人，逼你们和他近身决战。”

“吴叔也知道危险，因此始终不敢大举发动攻击，本来预定三更天再次袭击巡缉营的工地，不得不中止以免牺牲一些人。”

“这混蛋不亲自来找我；真聪明，反而利用我吸引你们的注意力，暗中策划歼除掉你们的妙计。唔！你知道绝剑狂客的藏身处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你不要逞强出手，尽量保存精力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不久自知。”

“柳兄，透露一点嘛！”潇湘龙女碰碰他的手膀央求。

“天机不可泄漏，反正你跟我身边，尽量避免交手保存精力，以后就有精力应付强悍敌人。我要进殿堂和他们玩玩，你不妨用坐山观虎斗的心情旁观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玩，需要有好的情绪才能得心应手，你如果存心拼命，反而会把命玩掉的。”

柳思一面走一面说：“白发郎君满肚子复仇怒火，所以我就不敢带他来闯龙潭虎穴了。”

“你救月华仙子，救人如救火，也救人心切呀！”

“那不同，姑娘，我有信心，有把握。妖道再蠢，也不会为了一个与他无关的月华仙子，而让朝天宫化为火海屠场。我可以断定，他已经在后悔了。”

他与茅山三子虽则有交情，还不至于冲交情份上，用朝天宫的存亡来尽朋友的道义。他容许走狗们将人掳来朝天宫暂时藏匿，并不知道我这个三流混混不易对付。刚才他用神御小飞剑行致命一击，铁定可以成功的，岂知却劳而无功。他总算知道大事不好了。心中一虚，他还敢和我赌命？事实上他一知道藏匿月华仙子的消息走漏，便知道大事不妙，后悔已来不及啦！他这座市区中人人可来的朝天宫，根本就防止不了一个小混混入侵。”

“但如果走狗们逼他……”

“他会运用官方的压力，对付巡缉苦的逼迫。鄢狗官虽则权倾朝野，毕竟不敢干犯众怒。不会允许走狗们胡为，以免影响他的前程。看我的，分！”

潇湘龙女居然知道配合他的心意，投身向左鱼跃，远出两丈外，手一触地身形斜滚三匝。

五六种暗器。从殿前廊的暗影中破空飞出，危机间不容发。暗器全部落空。

柳思是向左激射而出的，斜飞而起，暗器皆从他的身下呼啸而过，发射暗器的人，没料到他先一刹那看出危机，更没料到他胆敢腾空飞跃。

腾空飞跃是最危险的事，会被人当飞鸟般射下来。

但速度太快，发射暗器的人，甚至不知道他已腾空，失去第二次发射的目标和机会。

身形再起，砰然大震声中，坚牢沉重的中间大殿门，被他长身踹开了，门杠一折两段。

共有四个伏在廊下的老道，焦急之下，不假思索地跟入，被人破门而入当然焦急。

刀光反而从殿内向外进射。人影在门内与刀光会合。

一眨眼，先冲入的两个人肩骨被刀背敲碎了，狂叫着摔倒，半边身躯失去活动能力，任何移动也会痛入骨髓，连右锁骨也断了，有肺必定受损。

刀光到了门外，门外的两个老道冲势难止，也不知道先入殿的同伴遭了何种变故，发现刀光及体，已经无法闪避了。

刀到人倒，也是被刀背敲倒的。

“拖进去摆在神案上。”柳思拖起一个老道，向奔来的潇湘龙女指示，“他们是人质。”

神案又长又大，柳思用刀扫落案上的供品、法器，将四个只剩下半条命的老道搁上案，解老道的腰带上绑。四马倒钻蹄摆成一排，权充供品。

神案是供桌，摆四个人绰绰有余。

取下方面殿门的门杠当拆屋的工具，三五下把把中间的神龛打得一塌糊涂，巨大的漆金神像头断足折，神幔座架全被打得撒了一地。

一阵巨响，三座神龛七零八落。

“砰砰……”他开始打毁门窗，偏殿门、厢窃、后殿门，全在门杠的扫击下崩毁。

他回到殿中，丢掉门杠拔刀出路。

“就会有人出来了。”他将几盏长明灯，放在一堆神幔的中间，灯一倒，定会燃烧那一堆干燥的织金神幔：“你负责看守这四个老道，必要时宰了。”

“施……主……”一名老道哀叫：“你们与巡……巡缉营的过节，与……与本宫无……无关，请……请施主高抬贵……手……”

“去你娘的混帐？”柳思破口毒骂：“你们躲在廊下用暗器偷袭，已经罪

该万死，竟然敢说与你们无关？你们可以任意行凶杀人，别人都不用活了，我要砍掉你的狗脑袋。”

钢刀的锋刃，压上老道的脖子。

老道手脚都被绑在身后，像捆妥的猪，不但无法挣扎，连挪动也力不从心。

“饶……命……”——老道厉叫。

刀刃轻轻拖动，颈皮被割裂，鲜血慢慢涌出，老道惊得魂飞魄散。

“用你来活祭。”柳思高叫，刀举起作势欲砍。

“住手！”悦耳的女性嗓音，从破了的右后殿门方向传来。

“卡喳！”钢刀略偏，下落，砍掉了老道的道髻头皮，也伤了顶门部位，钢刀砍入神案近寸。

“嗯……”老道胆落地叫，突然吓昏了。

香风入鼻，一个打扮得像仙女的美妇，带了一个同样美丽的俏侍女，轻灵地出殿。

仙女不会佩刀剑，这主婢两人的剑宝光四射。

“朝天宫里暗藏春色，紫府散人知法犯法。”柳思拔出刀，流里流气怪叫：“好哇！他这个道官完蛋了。喂！你是哪条花船上的粉头？是哪一朵秦淮名花？好，一身媚骨，艳冠群芳，以后我去找你快活。”

正一真人是道官，查禁各地宫观神庙的不法勾当，绝对禁止夜间女香客逗留，所以柳思说紫府散人知法犯法，这可是极为严重的罪名。

有些地方的寺庙，甚至不许妇女进入烧香。

茅山的山门外，皇帝朱元璋亲颁了圣旨，刻碑竖在门正中，碑上刻的字是：禁止妇女登山。

禁令维持至大明中叶之后，妇女可以半公开地上山烧香，但圣碑仍在。

美妇美艳绝伦，天香国色大概颇为自负，脸上不施脂粉，细嫩的肌肤白里透红，不需脂粉添颜色。

这一番刻薄的话，把美妇气得直咬银牙，脸色更白了，甚至冷青。水汪汪的媚目也变得不再可爱动人；猛然放射出阴森锐利的光芒，眼神十分可怕，真像一头凝视着猎物的母豹。

“狂徒无礼！”侍女沉此，手按剑靶便待冲出。

美妇伸手虚拦，阻止侍女超越。

纤手再抬，五个线条柔美晶莹洁白的手指，奇怪地伸屈张合，具有吸引人好奇的潜在魔力。

柳思眼神一变，接着邪笑重新涌现。虎目也重现笑意，全身肌肉开始放松。

“你在有意勾引我？”他邪笑着问。

美妇的神色变得好快，先前因激怒而引起的母豹阴森形象一扫而空，嫣然一笑媚态横出，罗裙款摆莲步轻移，风情万钟向他接近了两步、三步……

他的侧后方不远处，一根大柱后突然射出一道激光。

潇湘龙女像一个虚影，快得几乎令人目力难及，剑光进射，叮一声击落了即将光临柳思背心的激光，跌落大方砖，发出铿锵的清鸣。

是一把八寸扁针，有点像柳叶刀。她正要扑向大柱，突然感到有一股不可思议的潜劲，将她吸住往柳思身后拉，双腿准备弹跳而出的力道也突然消散了。

她本来就接近柳思身后，不由自主向柳思的背部靠。惊骇之下，她猛然醒悟，缓缓迟至柳思身后，背部相向替柳思警戒后方。

大往后闪出另一名侍女，快速地移至美妇身后，偷袭失败，侍女脸色大变。

扁针的速度惊人，只能看到光而不见影，竟然被潇湘龙女奇准地一剑击落，怎能不惊。

美妇显然也暗暗心惊，狠盯了潇湘龙女的背影一眼。

潇湘龙女只留意柳思后方的动静，看不见美妇的举动，却感到神智有点模糊，而且显然有点心神不属，警戒的意念渐渐淡薄，举剑的手也懒洋洋地下垂。

幽香更浓，微风是从美妇的方向吹来的。

美好像是虚悬在空中的。飘浮在地面脚似乎不沾地，优美地飘近了两步，已到了柳思身前一丈左右。

腰间伸来一只大手，潇湘龙女本能地左手一抄，抓住了从背后伸来触及她的大手。

一颗豆大的丹丸，塞入她的手掌心。

她虽然陷入神智恍惚中，但并没完全迷失，心中一动，将丹丸塞入口中吞下。

两个人在一起，要想神意契合，必须经过长期的接触，相互了解而且曾经长期合作过。

她与柳思相处的时间，虽然次数不少，但一直不曾真正在一起长时间相处，居然与柳思的种意契合，确是异数，连她自己也大感迷惑。

其实，在柳思指导她如何对付八表狂龙时，她便对柳思寄以完全的信任和依赖，对柳思的思念与时俱增，无形中她的意识，已不由自主地紧附在柳思身上，也就感受到柳思的关切，因为柳思也有点喜欢她。

丹丸下腹，片刻便神智恢复清明，她的注意力，也立即放在身后的变化上了。

“你很狂放。”美妇不再接近，笑吟吟地说：“东方小妹说你是好色之徒，你与白发郎君一样好色如命……”

“你错了，女人。”柳思也邪笑，满面春风：“天下的男人，十之八九好色，即使教养到家，表面道貌岸然，心里面不见得无贪无欲。问题是，好色的手段和作法看法，是否不损害别人。以我来说，我认为男女相悦，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你投嫁人我没娶要，我喜欢你即使算是好色，也没构成犯罪呀！”

“噢！”美妇大感吃惊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并没胡言乱语，表示我是神智清醒的。”

“我不信”美妇拒绝承认事实。

口中不承认事实，行动却暴露了心中的不安，身形一闪却至，纤纤五指点向胸膛，五个看似柔若无骨的手指，突然呈现有力的线条；每个手指皆劲道十足，分别寻找目标、将柳思的左右期门、膻中、左右神封、五处重穴三道经脉，全控制在五指所能及的范围中。

很不妙，掌心突然被柳思伸出的一个食指，不轻不重地一捺，正中劳宫穴，整条手臂突然劲道消失，阻断了力源。眼一花，左颊被拧了一把。

美妇骇然飞退，张首结舌如见鬼魅。

根本没看到柳思的双手移动，怎么手和颊突然受到攻击？

“信了吧！呵呵呵……”柳思大笑。

“你……你真的会妖术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难怪茅山三子也奈何不了你。”

“他们的道行差远了。”

“紫府散人的元神御飞剑也劳而无功……”

“所以他躲起来了，由你这美死人选死人的骚狐狸，用天狐香与美色双管齐下，对付我这个好色之徒。哈哈！你来得好，你一身媚，正合我的胃口。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甚么？”

“我对你这种特殊的女人，有特殊的嗜好。”柳思流里流气，笑容近乎邪恶：“你必须把全套骚狐的技巧全用上，才能应付我的无边需索，我要把你在床上整得几乎变成零碎，今后你将永远记得我这个可爱的男人。”

“该死的！你……你像是知道我的底细。”

美妇跳起来咒骂，手一动长剑出路。

“我有你在江湖上坑害良家子弟十年来的全部资料。但事不关己，我不会找你。你既然找上我，我非常高兴，你我是郎才女貌，荡妇碰上色狂，你我是天造地设的一双，保证你上了床妙不可言。”

“你……你真知道我？”美妇意似不信；

“第一眼我就看穿你了。”柳思的手按上了刀柄，“艳名满天下的荡妇天下双狐，你喜穿白，白妖狐彭秋月；另一头狐是黑妖狐尚春萱。”

“噢！你……”

“我的消息非常正确，声望愈高的人，不论文武，皆在我掌握之中。”

美妇大吃一惊，粉脸变色。

“黑妖狐尚春萱，目下在杭州鄢狗官身边，是鄢狗官名义上的第三姬妾，她在京师一露面我就知道她的底细了。你白妖狐与她臭味相投，与她颇有交情，为了重赏出面帮助她的走狗，是情理中事。鄢狗官为了防止刺客，不断地网罗羽翼，以夫子、护法、客卿、总管、班头等等名义，以重金聘请具有奇技异能的人才，保护他的安全，也替他搜刮天下。我想，策划仰止山庄的人，劫持月华仙子，定是你的杰作，你才会了解五福客栈内住客的情形，东方玉秀主婢怎敢到那种地方踩探？”

人影急冲，剑光似匹练，白妖狐乘机发起猛烈的致命攻击，身动剑出发招一气呵成，速度已发挥至体能极限，剑气凌厉志在必得。

柳思似乎更快些，刀已在闪电似的瞬间出鞘，铮一声架住剑，左脚切入右手扣住了白妖狐的右腋窝，手一共，剑脱手抛出。

“哎……”白妖狐痛得尖叫。

两侍女大骇，双剑化虹而至。

柳思将白妖狐向左一推，以白妖狐挡住一名侍女的剑，侍女骇然撇剑移位，刀已乘虚光临。

一声轻响，刀背部中侍女的颈脖。

同一瞬间，潇湘龙女像怒豹般扑向另一侍女，剑出狠招乱洒星罗，整整刺了侍女七剑之多。是那位用扁针偷袭的侍女，所以她出手不留情。

八表狂龙也对她的剑术深怀戒心，可知她剑上的造诣是何等高明了。

两个侍女，几乎同时倒地，一死一伤，结束得好快。

一阵裂帛响，白妖狐成了一个大白羊。

“不要，不……”白妖妇只能绝望地狂叫。

“你要的，骚狐狸。”柳思将裸女按倒，扭转双手用对方的腰带背捆双手。

“柳……兄，不……不要这样好不好……”在……旁背转身，手足无措脸红耳赤的潇湘龙女也向他央求。

“如果不将她如此折辱，倒楣的一定是我们，尤其是你。”柳思一面捆一面说：“这骚狐狸一身都是杀人小玩意，而且迷魂大法道行颇高，袖底衣带都有泻放天狐香的管囊，发髻上所有针钗都可致命。你最好避免和她的媚目接触，即使她已被捆住。她的目光一吸住你，就会有可怕事故的发生。”

“那是迷魂大法？”

“对，一种控制神智的正宗神技。月华仙子也精于此道，但缺少这妖狐的媚力。”

柳思抓住带头站起：“她要你替她解绑，你将毫不迟疑遵命。她要你拔剑向我攻击，你出剑将比任何人都快。”

“这……定力……”

“你能无时无刻运用定力吗？”

“也许……”

“没有也许。”柳思郑重地说：“如果她不在我的控制下，你必须毫不迟疑立即打昏她，或者一下子就把她完了，不然你一定遭殃。”

“我……我记住了。”

“没有甚么可羞的，谭姑娘，在江湖闯荡的男女，在弱肉强食的鬼蜮江湖中，你会碰上许许多多，千奇百怪残忍可怖的事，如果适应不了，赶快回家过安安分分的日子。哈哈！你羞红得像一只煮熟了的虾子，怎么还能动剑与人拼命？你出观去吧！免得碍事。”

“你……你不要小看我。”潇湘龙女壮着胆转过身来，脸红得像熟透了的虾子：“我也会在秦淮河一带踩探，我不会离开你。”

“好现象，总有一天，你会取代日下武林三女杰的地位。”

“我不会，我会和家父回洞庭打鱼。”

“洞庭有一位前辈。岳阳的五湖钓叟候洞庭，他的女儿凌波仙子侯翠华正是武林二女杰之一。这两年，好像有点消沉，极少在江湖走动了。”

“我家在湘阴与侯家没有往来。”潇湘龙女说：“我也人想做什么女杰。这次随家父出来替吴家助拳，完全是冲家父与吴家的交情。你呢？仍想在江湖游荡？”

“男人有天生的劣根性，会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，其中包括在江湖浪掷生命，有些人称之为理想或野心。”他不作正面答复。

## 第三十一章

柳思中断与潇湘龙女的话题，一把抓起白妖狐的头发。

他似乎不懂什么叫怜香惜玉。

“哎唷！你这杀千刀的……”白妖狐尖叫。

“拖这走并不费力。”柳思冷冷地说，迈出两步。

白嫩丰满的胴体在地面拖动磨擦，可不是愉快的事，走不了几步，保证可以擦掉一层皮。

“我走，我……走……”白妖狐受不了啦！不得不屈服遵从。

“要不要拖住一条粉腿倒拖着走？”

柳思放手凶狠地说：“要不能把你整治得服服贴贴，算我栽了。我揍起人来不论男女，保证毫不容情。”

“你是禽兽！”白妖狐切齿咒骂，挣扎着挺身站起，“我会记住这一天。”

“这一天会让体回味无穷。”柳思推了一把，“下次见面，我保证你不会今晚的好运道，今晚有一位小姑娘在旁，我不便辣手摧花。快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的脚痒了。”

意思是要用脚驱赶，踹或踢沾上了浑圆的丰臀一定不好受。

白妖狐吓了一跳，乖乖脚下加快。

一个男人一个鬼怪样的人，押着一个曲线玲珑的裸女，穿越后殿，到达后面的静室，沿途不见有人出面阻挡，大概大男人没有面对裸女的勇气。

一排静室静悄悄，灯火全无，每座门窗都闭得紧紧地，要进去必须破门而入。

静室前的院子占地甚广，花木扶疏。柳思不急于破门而入，从容不迫将裸女绑在廊柱上。

“东方姑娘，白妖狐便是榜样。”他在主静室前的方砖地上走来走去，一字一吐：“你如果不将月华仙子交出来，我会把你惨这样剥光，拖到秦淮河拍卖，保证卖得好价钱。或者找处金屋藏娇，享受一番再……哦！真该死，我不该说这种话。”

“不要受这个畜生威胁。”白妖狐尖叫。

“不是威胁，是实话。”柳思故意曲解白妖狐的话意，“我和白发郎君是朋友，那个东方玉秀是白发郎君的人，我当然不便不讲朋友道义，弄来自己享受。老实说，真要谈享受，我宁可选择你这种一身媚骨，懂得风情，知道如何迷惑男人的妖狐，你才是女人中的女人。”

“天下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要你选我。”

“哈哈！由不了你。”

他这一手真绝，把一个裸女弄来摆布，对东方玉秀这个眼高于顶的大闺女来说，简直是致命的可怕威胁，宁可死也不愿受这种侮辱。

静室内，确是引起汹涌的波澜。

东方玉秀身边，有两个侍女和风、雨两金刚。另两个中年人，是巡缉营派来接应的走狗。

这两个走狗是所谓南京通，熟悉南京的形势，在柳思的紧迫追踪下，带了仰止山庄的人躲入朝天宫暂避。

大白天怎能挟持一个人出坡？一面派人通知八表狂龙，一面准备夜间出城溜走。

八表狂龙的目标是柳思，对月华仙子并不重视，将注意力全放在侦查

九华剑园余孽上，紧锣密鼓调兵遣将，准备一网打尽剑园余孽。

但仍然派了重要人手，赶到朝天宫，一面准备掩护仰止山庄的人，夜间带了月华仙子出城。

同时，也希望能捉住柳思一起押回巡缉营。

她们却没料到，道力通玄的紫府散人，竟然禁不起柳思一击，想走也走不了啦！

东方玉秀与风、雨金刚，一直没把柳思放在眼下，柳思曾经不客气地向他们提出，不可欺人太甚的警告，但并没放在心上。

现在，她们知道柳思不好惹了。可是，她们一直就不曾目击柳思发威，也没交过手，所以迄今为止，她们仍然对柳思的真才实学存疑。

紫府散人是主人，只要她们押着月华仙子，在静室等候，用不着她们出于对付入侵者。

她们并不知道入侵的人是柳思，在静室等得五内如焚。

柳思终于出现在静室前，她们七个人从窗缝中，看到柳思将裸女白妖狐押来的情景，院子里本来有四盏照明灯笼，室内却灯火全熄，从里面往外看，一清二楚。

她们终于相信，柳思真的在发威报复了。

她们的目标是柳思，没料到还没准备停留，月华仙子突然出房，情急之下，掳走了月华仙子。

阴谋被发现，她们应该火速撤走的，真不该信手牵羊，不甘空手而回把月华仙子掳走。

月华仙子也是八表狂龙所要的人，顺手牵羊掳走理所当然。

麻烦大了，紫府散人靠不住，派来的白妖狐成了被擒的裸女，只能眼巴巴地等候，等候八表狂龙派更高明的人前来接应。

柳思并不急于破门而入，她们略感心安。

月华仙子被捆了手脚，加制了双手的经脉。内一名侍女伴同，坐在后侧角落的壁根下。

她虽然看不见外面的景况，外面的声息却听得真切，柳思的声音，令她心花怒放、兴奋莫名。

“真糟！紫府仙长怎么不来交代一声？”东方玉秀心慌意乱，“咱们根本不知道。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故。”

“东方姑娘，这个柳不思已经过到此地来了，应该知道发生了些什么变故。那表示朝天宫中，没有人前来救应我们了。”

那位巡缉营的力士，叫满天星陈威的走狗惶然说：“这个以往的三流浪混，怎么可能把活神他紫府散人吓跑的？宫中其他的人呢？那位活菩萨大方上人呢？咱们花重金请来的，那位江湖巨豪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似乎只有靠我们自己了。”

风金刚沉声说：“我们必须出去和他决战、我不信他在这短短的几天时日里，武功平空增强了十倍。我先出去对付他。”

“问题不在出去决战与否。”满天星沮丧地说：“他要求交换人质，你这一出去叫阵，他宰了彭姑娘，日后你如何向她的朋友交代？你不能出去误了彭姑娘的性命。”

“我们不出去，他会进来的。”风金刚离开窗口，“把小妖巫押出去，胁迫他滚蛋。”

“如果他不理会……”

“毙了小妖巫，再拼死他。”

你一言我一语，意见相反，东方玉秀心中大乱，不知该听谁的。

“砰”一声大震，一座窗户被外面的人踢碎了。

“等他进来！”满天星大叫：“不能出去……”

叫晚了，风金刚猛地拔掉门闩，大踏步出室，剑在手威风凛凛。

东方玉秀不能不出去了，不能在黑暗的静室中交手。

右侧的花树丛中，紫府散人一声怒啸，僧道俗与及十二名老道，呐喊着蜂涌而出。

东方玉秀的七个人也出来了，一位侍女挟着绑住手脚的月华仙子走在最后。

“列阵！”紫府教人怒吼。

可是，熠熠刀光已乘乱电射而至，眩目的钢刀无畏地冲入人丛，没有列阵的机会了。

等对方布好阵势再发动攻击，等于是活得不耐烦了。

柳思这次用上了刀锋，他必须在剑海中杀出一条生路。

窗户被打破之后，里面的人并没先向外察看，被迫急急启门外出，出来之后才发现外面没有人。

紫府散人从侧方带了众多高手冲出，也仅仅看到排空而至的刀光。

“我们要不要加入？”风金刚心中一宽，盯着不远处刀光剑影飞腾，人群暴乱的斗场委决不下，这是咱们乘乱脱身的大好机会。”

“紫府散人自始就不希望咱们介入。”满天星心中已打定主意，“认为他应付得了。现在，他的确应付得了，不再逞英雄单挑，发起围攻胜算在握，咱们走吧！机会不可错过。”

东方玉秀其实没有真正女强人的魄力，一直就听从四金刚的意见行事，她年轻识浅，全靠四金刚带领她在江湖历练。

一听风金刚的口气，便知道风金刚意在乘机脱身。

“咱们从前面走，这里用不着我们耽心。”

她断然宣布决心：“从宫前走，一定比从宫后走安全。”

这片刻间，斗场已有了可怕的变化。

暴乱的人影闪动太快，很难分辨张三李四，惨号声怒吼声连续暴起，摔倒的人体接二连三，已可嗅到刺鼻的血腥，闪动的人影急剧地减少。

“快走！迟恐不及。”风金刚惊得毛骨悚然，已经知道紫府散人这些高手靠不住了。

七个人穿越院子。向前面黑暗的殿堂飞奔。

侍女背起月华仙子，跟在后面急窜。

院子宽广，花木扶疏，三两转折，七个人急于脱身，前后已无法兼顾。

花圃下匍匐着的潇湘龙女，她的夜行农具有良好的保护色，撒走的人经过她的潜伏处，几乎擦身而过，经验丰富的两个金刚也浑然不觉。

断后的一名侍女，刚惊恐地转头回望，想看是否有人追来，怎知身侧有人暴起发难？

潇湘龙女恨透了这些人，她不拔剑，猛然暴起，双手扣住了侍女的颈脖一扭，侍女喉断颈骨折，手下绝情，杀一个少一个。

将人拖倒急走几步，无声无息到达扛着月华仙子的侍女身后，一劈掌击破了侍女的天灵盖，顺手拖过月华仙子扛上肩，窜入侧方的花木丛中溜之大吉。

远出数十步外，往院角暗影中将人放下。

“你不要紧吧？”她先解关月华仙子的勒口布，“这些人的行动，全被柳兄料中了。我这个助手，和他配合得丝丝入扣呢！”

“你很了不起，谭姐。”月华仙子欣然说：“双肩井被制，是东方小贱人制的。请替我疏解，我们去和柳兄联手痛宰他们。”

割断手脚的招绳，略一检查双肩井。

“糟糕：我不知道这种制经脉手法，肩井穴有点走样，我不能确定。”潇湘龙女慌了手脚，“老天爷！我救你，岂不是反而害了你吗？”

经脉被怪异手法制住，肩井穴变易，不但双手活动困难。连呼吸也发生阻碍，所以行功聚气力不从心，勉强行功就出现呼吸困难症候。

“先不必管我，你快去助柳兄。”月华仙子催促她去助柳思，“我看先擒住东方小泼妇，逼她解我的禁制。”

“他不需我相助，巡缉营的高手并没有来。糟！仰止山庄的人急于逃走，现在怎能追得上？”

潇湘龙女十分焦急：“我不能把你丢下，柳兄责成我相机救人，他负责诱敌阻敌，大开杀戒。”

“谭姐……”

“你不要催我。”潇湘龙女心中焦躁，“我还不不想保护你的安全呢！你死了最好。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”月华仙子一征。

“最好把你弄死，乘机报你计算我卖我的仇恨。”潇湘龙女愤然说：“而且……而且……”

“而且什么？”

“柳兄就不必为你操心了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月华仙子坐下噗嗤一笑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潇湘龙女不悦地跳脚。

“你喜欢他，是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潇湘龙女突然脸上一热。

“你想除去竞争者。”

“你闭嘴！”潇湘龙女又跳脚。

“你不适合他，谭姐。”月华仙子诚恳地说：“你太纯、太嫩，没有野心机心，他却是一个骠悍不羁，不拘世俗的江湖怪杰，你会是他的累赘，他不能像捧孔雀一样，把你捧在掌心永远呵护。”

“我能配合他。”潇湘龙女悻悻地说。

“那是不够的，谭姐。”月华仙子苦笑，“搏杀拼命，毕竟在我们一生中，发生的次数并不多，这种契合的基础并不稳固。平时的性格、志趣……”

“别说了。”潇湘龙女不胜烦恼。

“怎么啦！”

“我知道，我和他是活在不同世间的人。”潇湘龙女叹了一口气，“他那种横刀傲啸天苍的形象，我看了就心中害怕。他对付白妖狐的激烈手段，我心里直发抖。”

“有面对恶魔的感觉？”

“是的，我觉得我好软弱。那晚在石头山，你敢毫不迟疑地脱衣扑出去，我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很害怕。”

“我好佩服你，霍姐。”潇湘龙女突然蹲下，抱住了月华仙子，“我知道，你才是适合他的人，至于你敢住进五福客栈那种地方，敢和临淮的鸨婆活阎婆打交道，我哪敢？我不适合同他在江湖闯荡。霍姐，如果我这次留得命在，你途经洞庭，别忘了和他去看我。”

“你放一百万个心。”月华仙子不能回抱她，用脸颊偎在她耳畔肯定地说：“八表狂龙这些走狗，已经注定要死的，他们平白无故杀了许多人，做走狗也伤天害理。柳兄他一直就冷眼旁观，对枉死的人有一份内疚，因此已决定除去这些恶贼，免得他们再坑害屠杀其他的无辜。他会成功，你们不要参与，在旁看他们受报，你杀与他杀无关宏旨，何必亲自挥剑报复？好吗？”

“我听你的，我会转告吴叔，霍姐，你……”

“我会配合得上他，我一定要参与这次龙争虎斗。”月华仙子坚决地说：“希望他能解得了我的禁制……”

一旁传出一声轻咳，两女吃了一惊。

“什么禁制？”是柳思，浑身浴血，但神定气闲，钢刀在鞘。

“柳兄，谢谢天，你来了，霍姐她……”潇湘龙女跳起来欣然大叫。

“不错，果然能把人救到手。”

柳思拍拍她的肩膀表示嘉许：“对付内家高手。如不施禁制，就会割断手脚大筋，这是防险的必要手段，我先检查。”

“是东方小泼贱下的手。”

月华仙子咬牙说：“双肩井好像废了。”

“笨哦！她们敢废你？”

柳思在旁蹲下：“强盗抢劫红货，通常要等候一个月才能处置，以免红货牵涉到有交情的同道，先处置了如何善后？没和我打交道，她们不敢下重手残害你的。唔！纯阳真火封经手法。不是东方玉秀下的手，是两金刚之一。东方玉秀故意制你的肩井，其实已先由金刚对了足少阳胆经腰以上一段，用普通手法在肩井或期门下功夫疏解，白费气力，这该死的混蛋；他真要毁你。”

“毁我！这……”月华仙子吃了一惊。

“子夜一一过，人体水沉火降，热的潜藏原力降至下半段经脉，立即诱发经脉突变，也就是所谓毒火焚心。火是没有所谓毒的，而是遗留在体内的一种原力，所经处诱发突变，结果……”

“经脉烧毁？”

“对，经脉一毁就成了废人，更可能致命。”

“那我……”

“你放心，还来得及。”

柳思抱起她：“正好在这里等候，吸引他们的注意，让他们放心大胆行事，我也好安心地离去了。”

“那些人呢？”潇湘龙女跟在他后面问。

“只留下一个人，那个剑术不错的花甲老人。”

柳思向静室走：“他们每个人都武功惊人，我不得不下杀手，双方都存心生死一搏，必须有一方死掉。”

“你如果有三长两短，我会恨你一辈子。”在他怀中的月华仙子说：“像在石头山那种破斧沉舟一击，划得来吗？”

“多嘴！”

“我去带白妖狐。”潇湘龙女想起了裸女。

“我放她走了，她份量不够，东方玉秀不管她的死活，不会用人质换她。我小看了那个小泼妇，她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女强人，日后如果她能名动江湖，天知道全有多少人遭殃？”

“她看穿了你，柳兄。”潇湘龙女取了一盏灯笼，进入静室：

“只要霍姐在她们手中，你任何威胁也吓唬不了她，这就是女英雄的气概，她根本不理睬白妖狐的死活，她真了不起。”

“所以我要你依计行事呀！”

“我们配合得很好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很好。”柳思信口答。

饮虹桥的下游，有上浮桥和下浮桥。下浮桥以西，已经是郊区了。

四更天，四组走狗已先后到达，包围了一座菜园，园中有三户人家。

原先在该处监视的二个走狗，被召至园北的主事人处，坚称先后有不少人返回，返回即不再外出。

他们却忽略了，有人利用菜圃，在沟畦内蛇行撤出园外，那二户人家已经没有人逗留了。

寄居藏匿的人，都是有身分地位的高手名宿，怎么可能扮虫蚁在地下蠕动爬行？所以二个监视的走狗，只知道留意大摇大楼进出的人。

从外面返回的人，的确是不断三三两两，大摇大摆进入菜园的，一夜中只有返回的人，却没有人出去，人一定在陆续返回歇息了。

夜间在外活动的人，一定会在天亮之前返回藏匿处，歇息一上午，下午再外出活动。因此，天亮时就是一网打尽的好机。

五更起更，不再有人返回。

四更未，柳思仍在静室。

朝天宫的其他道侣们，已经知道今晚大祸临头。一个个躲得稳稳地，不敢出来走动自寻死路。

好在宫中没有起火，也没有人侵入宿处动刀动剑，显然上门寻仇的人有特定目标，不相干的人不必为生命担心。

静室中仅有一盏灯笼，光度有限。左右其他的静室灯火全无，死一般的静。

静室家俱很少，蒲团排成八卦形，可知道这间大静室可容纳八个人，可以互相切磋。

月华仙子僵卧在室后壁的壁根下，口中不住发出痛苦难耐的呻吟，手脚却不能动弹，只能间或转动头部，与痛楚作绝望的挣扎。

鬼怪似的潇湘龙女，盘坐在一侧。愁容满面，不住用腰帕替月华仙子擦拭头脸的汗水。

柳思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，像热锅上的蚂蚁。碰上解决不了大困难的人，就是这副德行。

静室门是洞开的，站在门外便可看清室内的情景。

第一个人影缓步入室。接着是第二个。

唯一逃得性命的花甲老人最后跟入，气色甚差，右膀裹了伤巾，衣衫有血迹、显然元气未复，逃走之后，带了新同伴回朝天宫。

第四个人是仰止山庄的雨金刚，堵在静室门外戒备。

最先进入的两个人，一高一矮相貌狰狞，年纪不小了，一佩剑一佩刀，凶猛的神情十分吓人，似乎比摄魂骷髅更狞恶可怕。

“你就是小跑腿，叛逃了的柳不思？”身材高的人，三角眼中有疑云。

“不错，我就是柳不思。”面对四个超绝的高手名宿，他警觉地拉开马步戒备。

“老夫找了你好几天。”

“你们找了我好几天。”他纠正对方的语病，“你一个人，是不敢找我的。”

“小辈，不要说大话，老夫……”

“你，和那个矮子。”柳思抢着说：“魔道中可怕的天地煞。你是天煞，从不通名，没有人知道你是哪家的子孙，老一辈的凶魔中，你两个老不死最凶残，最没出息，最无耻。”

一声怒叫，天煞咬牙切齿一掌拍出，一个凶名震江湖的老凶魔，哪受得了一个小辈的侮辱？盛怒之下，猛然下毒手吐出力道千钧的一掌，掌风似殷雷，潜劲远及丈二以上。

柳思可不想和对方拼掌，目下的情势是四比一，不能浪费精力。可是，如果不接，掌劲可能波及后面的两位姑娘，他不能不接。

他只好取巧，拔刀一挥，击分掌劲的啸风声刺耳，压下了掌劲的殷雷声，余劲四散。

一声轻响，单刀归鞘。

“风雷掌如此而已。”他嘲弄地说：“猝然袭击，你没有丝毫前辈名宿的风度，我说你最没出息最无耻，半点不假。并没冤枉你，你已经证明在下的话不假。”

“老大，先不要和他活动筋骨。”地煞赶忙出面，阻止天煞再出掌袭击。

天煞的风雷掌，可将远在丈外的人，震得骨裂脏腐，甚至可以裂石开碑十分可怕。行家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；柳思虽利用刀击散掌劲，有取巧之嫌，但事实上以刀破汹涌而至，全面猛压的掌劲。并非容易的事。

劈开中分劲道并无大用，剖分的劲道不会受到阻滞，仍可在丈外伤人，刀必须在刮开劲道的同时，有向左右进震的刀气相辅，把劲道震散而非剖分。

地煞是行家，已看出柳思刀上的劲道可怕，天煞如果再用掌进击，很可能反而受伤，甚至致命，柳思的下一刀，必定石破天惊。

“你地煞以阴毒出名。”柳思凝神待敌，随时准备对方淬然发起攻击。“我看得出来，你鬼眼乱转，像盯着金鱼缸要打主意捞鱼的猫，要玩阴的了。”

“无所谓玩阴的。”地煞得意地阴笑：“老夫并不急，只想在将你击毙之前，弄清一些疑团，让你多活片刻时辰。”

“他娘的！其实你想多活片刻时辰，因为你如果急于动手，死得也快。”

“那天你在石头山长啸挑战，是真是假？”

“没错，是我。石头城是古金陵城废墟，古往今来，不知在那儿埋葬了多少英雄豪杰。”

我以为八表狂龙是英雄。因此在那儿向他挑战。他却置之不理，委实令人失望，他不愿像英雄一样死在金陵废墟里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，你事先没约定，谁知道你在山上鬼叫写什么？少往你脸上贴金了。小辈。”

西岳炼气士失了踪，是不是与你有关？”

“对，我在石头城毙了他。”柳思揭开西岳炼气士失踪之谜，“现在轮到你了。”

一声刀啸，单刀出路。

证实了西岳炼气士的死亡，天地双煞脸色一变，他们真不该探门风，所得的结果反而增加心理上无穷压力，情绪立即不稳定，自我麻烦。

“曾经有人向龙主事表示，西岳炼气士遭了你的毒手，龙主事不信，所有的人十之九存疑，因此不曾要求鄢大人。把身边的护法或客卿派来对付你。看来，龙主事这件事处理失策了。”

地煞喟然叹息：“果真是嘴上无毛，做事不牢。柳小辈，你杀了西岳炼气士，这祸闯大了，西医炼气士是鄢大人的得力客卿，今后……”

“没有今后。”柳思虎目中神光暴射，慑人心魄，“鄢狗官今后如果胆敢派人找我柳不思，我会在最短期间，把他的随行人员清除净尽，只容许他带一些丁役巡视各盐区，让他带几个杂役面对涌来的刺客。”

“咦！你在痴人说梦？”

“我办得到、绝非痴人说梦，只是我不想这样做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八表狂龙这次做得太过分，我还不想和他计较呢！他任意害人与我无关，只要受害的人不是我。以往，他没有向我下毒手的打算，我不计较，我忍受得了。现在，该是结束的时候了，阁下，你，在数者难逃。”

他的话并非虚言恫吓，在铁血锄奸团，他还有不少具有甚大权势的朋友，几位知交目下就在安陆都堂的别业公干，近期将返京途经金陵。

只要铁血锄奸团知会南镇抚一声，说鄢盐政总理暗中招兵买马图谋不轨，这就够了，鄢狗官身边，怎敢再容留三山五岳的牛鬼蛇神？一句话就会让鄢狗官屁滚尿流。

大明皇朝最后的几个皇帝，重用一些贪官奸臣替皇帝敛财，可以容忍这些贪官奸臣卖官鬻爵，可以容忍他们杀人放火，但一涉及造反，那可就翻脸无情一切免谈了。

“我看你吹牛吹得离了谱，可能你真的疯了。”地煞口中说得轻松，其实心中大感不安，“哦！那位躺着的女人，一定是小妖巫了。”

“对，月华仙子。”

“她怎么了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她和你在五福客栈同房而居？”

“事关风月，你还有兴趣？”

“老夫虽老，喜欢女人依然有少年心。”地煞不介意的讽刺，“你救了她，反而害了她。”

“是吗？我知道，仰止山庄的狗男女，在她的经脉上弄了手脚，我会找到那些狗男女的。”

“恐怕嫌迟了。”地煞得意地说：“天下间练气术派流极多，制经脉穴道的技巧也千奇百怪，各有专精，有些号称绝技；除非你能随仰止山庄的人，前往巡缉营向龙主事恳求他开恩，不然这小妖巫性命难保，你将抱恨……”

“哦！守在门外的那位雨金刚，是要来带我去见八表狂龙的？”柳思向

室门外一指。

“对。”

“叫他进来吧！我先要和他谈条件。”柳思的口气已表明软弱，“我对我喜欢的女人，是非常珍惜的，只要条件不苛，我会忍受一些侮辱以保全所爱的女人。”

雨金刚得意极了，不等地煞招呼便迈步入室。

“你是聪明人，也是对女人有情意的人。”雨金刚皮笑肉不笑，以为胜算在握，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；老弟，有时候，人应该知道何时必须停止某些坚持，承认人力不可回天……”

“你的条件是什么？”少废话。”

“带月华仙子去见龙主事。”两金刚更得意了。“一方面替小妖巫解禁，一方面你们当面谈个一明二白。”

“你仰止山庄，正式替巡缉营效命？”

“不，朋友嘛！互相帮助而已。”

“原来是冲朋友的交情，为八表狂龙两肋插刀。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那么，你们也替八表狂龙挑冤担债了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对！”雨金刚有恼羞成怒的表情：“这是道义。”

“好。我知道了，月华仙子目下浑身发软，热火攻心，不便移动，是东方玉秀在她的肩并穴上施了禁制手法，你叫东方玉秀前来疏解，疏解后人可让你们带走，我跟你们一同去见八表狂龙。”

“不，你背了她一同前往。”

“似乎咱们条件谈不拢，你走吧！”柳思不再退让，不愿再谈，“我必须亲见禁制疏解，不然怎知道月华仙子是否有救？别把我看成初出道没见识的生手，这点见识我横。”

“阁下……”

“你给我滚！去叫东方玉秀来。”柳思虎目睁圆，沉声赶人。

“你要不及时把她背去疏解，她死定了。”雨金刚大大感失望，立即变脸，“你非跟我去不可，除非你不珍惜你的女人。”

“去你娘的！你没有谈条件的价码。她死，你仰止山庄的人都得替她陪葬。快滚！我还与天地双煞有些事未了，先解决再说。”

“老友是件同雨金刚来的。保证他能把你个月华仙子接走。”天煞沉声说：“顺便与流星剑客成老兄，查证紫府散人与大方上人，是否真的被你杀死了。只要你跟我们走，其他的事不必计较了。”

“我与仰止山庄是非，与你们巡缉营走狗的恩怨是两码子事，月华仙子受到仰止山庄的人暗算，所以我找仰止山庄的人打交道。你们巡缉营走狗的事，必须另行解决了断。”

“不，这是二合而一的事……”

“放你娘的狗屁！”柳思破口大骂：“你偌大年纪，在江湖凶名昭著，位高辈尊，你的身分地位，比仰止山庄庄主一剑愁还要高，居然想躲在东方庄主女儿的裙底作威作福，你简直无耻，死不要脸。”

骂得太恶毒，天煞受不了啦！忘了先前一掌突袭无功的教训，凶性大

发，拔剑出鞘发出一声怒极的咆哮，剑发灵蛇吐信，闪电似的点向柳思的胸口，恨不得一剑穿胸贯背，剑气猛然迸发，具有击破对方先天真气的无穷威力，这一剑志在必得。

猝然怒极发招，一旁的三个同伴没有默契，也就来不及策应，也没料到天煞沉不住气，急怒攻心猝然发动，想策应也力不从心，相距太近，剑一动便已接触。

“铮！”震鸣声直震耳膜，火星飞溅中，天煞的剑向侧急汤，虎口血出，空门大开。

“杀！”柳思的吼叫震耳欲聋。

刀光一闪，破风声似风雷。

天煞的脑袋，突然向下掉，鲜血喷起两尺高，身形一晃。向后倒下了。

“你，岂能独活？”柳思的刀，指向张口结舌有如中邪的地煞。

“你……”地煞神魂入窍，狂怒拔刀。

“杀！”吼声再发，声如乍雷，声出刀动，精光流泻。

刀刚出鞘，如电刀光临头，仅来得及退了半步，左肋已被斜剖而开，脊骨也可能断了一半。

“呃……”地煞丢刀仰面便倒，鲜血流了一地。

谁也没看清柳思的刀是如何挥动的，唯一可见的是如电的刀光闪动而已。

大名鼎鼎的字内凶魔天地双煞，一刀毙命死得好惨。

流星剑客惊得魂飞天外，这才后悔不该回来了，不久前亲见紫府散人在柳思的刀光下崩溃，他及时逃离斗场，不理会同伴的死活，真应该从此远走高飞，却鬼迷心窍认为天地双煞可靠，壮着胆跟来送死。

这位大剑客胆都快要吓破了，扭头向室外飞逃。

斜刺里飞来一道剑光，嗤一声贯入他的右肋。

逃的冲势相当急猛，继续向室门外冲，剑一离体，像泻了气的皮球，砰一声摔倒在室门外。

“救……我……”这位大剑客蜷缩在地求救。

雨金刚的剑仅拔出一半，僵住了。

本来要和地煞同时出手的，剑拔出一半地煞便死了。

“你……你你……”雨金刚快要崩溃了，语不成声。

仰止山庄的四大金刚，真才实学哪比得上天地双煞？论名头声威，也差了百十里远得很呢！

“把剑拔出来！拔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不拔剑，我也要砍你一刀。”

“你……你不以月……月华仙子的死……死活……”

“那是我的事。”

“柳……兄……”

“你偌大年纪叫我柳兄？呸！”

“有……有话好说……”

“你替八表狂龙挑冤担债，就得挺起胸膛像个人样，拔剑！”柳思向前逼进。

一剑毙了流星剑客的潇湘龙女，堵住了室门。

“不许退！”姑娘的剑发出隐隐龙吟，“你必须像个人样，不要让仰止山庄蒙羞。”

“我……我去叫……叫小姐来。”雨金刚在刀光前发抖，就是没有勇气拔剑出鞘。

“迟了，我必定杀你。”

“只有小姐才……才能疏……解……”

躺在壁根下的月华仙子，头部吃力地转动。

“不思哥……”她虚弱的叫唤声颤抖，像一个回光返照的涉死病人：“让他去……去叫那个泼……妇来……来救我，我……我不想死……好热啊……”

“我……我马上去叫家小姐来。”雨金刚大喜，老命有救了。

“死罪可免，活罪难恕。”柳思的话，又让雨金刚心跳加剧。

“我得拼……拼命赶……出城……”

“我会留体一双健全的腿。”

“我……嗯……”

柳思一刀背敲在两金刚的右肩上，左手一伸，扣住右手脉门将人牢牢地擒住了。

“你练了三四成火候的纯阳真火，我替你毁掉真火的气源。”不由分说，收了刀在雨金刚的丹田点了两指头，“毁掉右手，你再也不能挥剑行凶了。”

“不要……”雨金刚狂叫。

有骨折声传出，雨金刚的右腕两根骨头，在肌肉内碎裂，腕关节也有小骨头裂了。

“滚！去叫那小泼妇来。”柳思放手将人推出丈外，“她如果不来，我一定剥光让她生死两难。快滚！我等她到天亮。”

雨金刚一言不发，奔出门像漏网之鱼。

□

宫外的街道静悄悄，夜禁期间，除下巡更查夜的治安人员外，不许平民百姓随意犯禁走动，街灯明亮，任何人走也无所遁形。

雨金刚沿街侧狂奔，捧着右手速度不可能快。他唯一的念头是远离朝天宫，以免柳思改变主意，赶来把他捉回去处治。

他心中有数，真正向月华仙子施歹毒禁制的人是他，一过子夜，禁制使无法疏解了，目下天快亮啦！大罗天仙也疏解不了已毁的经脉，月华仙子已经残废了，再发几次高烧，便会变成手动不了的白痴。要被柳思逼问出内情，他的下场将不寒而栗。

前面右侧的一条小巷口，突然踱出一个人，街两侧的店铺皆悬有门灯，隐约叮分辨面貌。

是白发郎君，仰止山庄的死对头；

在徐州，仰止山庄的人全部在场，白发郎君也敢撒野，给了风金刚一飞刀，这是说。白发郎君即使没有硬拼的能耐，也将毫不畏惧地和任何一个金刚周旋，用技巧整得他们灰头土脸，飞刀便是技巧之一。

他的丹田因已经开始变化，纯阳真火的绝技已经化为乌有，必定影响其余的功能，真力锐减，连他自己也感觉出不妙了，至少奔跑时脚下就沉重得不像话，怎能再和白发郎君玩命。

他大感恐慌，刹住脚步扭头回顾，看是否有防火巷可以窜逃。防火巷内没有灯光是窜逃的好地方。

“好哇！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出来？你那三位名号吓死人的同伴呢？是不是已经见阎王去了？我想一定是。柳小子发起威来是十分可怕的，我在石头山目击他与西岳炼气士、茅山三子等等一群超绝的名宿交手，他根本就失去人的形状，像是一头闯进鸡笼里的黄鼠狼，那情影真恐怖。喂！雨金刚，你怎么不死？”

“阁下，你想干什么！”无处可逃，他只好硬着头皮，摆出往昔的吃人金刚气势，强作镇定沉声问，手装模作样按上了剑把。

“想干什么？哼！想和你这杂种攀交情。”白发郎君冷笑，徐徐倪近，“自从在徐州被你们欺负得抬不起头之后，我白发郎君走霉运一直霉到底，断送了不少好朋友的命，我与你们仰止山庄恨比天高。”

“那是你和巡缉营老兄弟们的事。”

“去你娘的混帐！”白发郎君破口大骂：“巡缉营的走狗中，十之八九是世所不耻的牛鬼蛇神，你厚颜无耻地与他们称兄道弟，他们的臭名比我恶劣百倍，你为何不与他划清界限，以侠义之剑痛宰他们？你这卑鄙的杂种终于落了单、我要剥你的皮替朋友报仇雪恨。”

一声剑吟，拔剑出鞘。

雨金刚却不敢拔剑，心中发慌。

“在下有要事待办，无暇和你玩命。”雨金刚依然强作镇定，屹立如山保持金刚的形象。

“就算你老爹老娘，老婆孩子即将断气下地狱，我也不会让你赶去送终。”

“柳不思是你的朋友，对不对？”

“没错，好朋友。”

“月华仙子是柳不思的女人。”

“可能的，那小妖巫很可爱。”

“她快要死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白发郎君吃了一惊。

“我去找家小姐来救她。”

“你胡说些什么？”

“柳不思要我去的，月华仙子命在旦夕。体如果不信，何不进朝天宫去问柳不思？你耽误我的行程，柳小辈不会和你干休。”

“你他娘的说得像真的一样。”

“本来就千真万确，只有家小姐能救得了小妖巫。”

“我一百个不信，先给你一剑……”

不远处出现鬼怪般的潇湘龙女，像是平空幻现的。

“东门兄，叫他滚！”潇湘龙女高叫：“没错，是柳大哥放他去叫那小泼妇的。”

“怎么一回事？”白发郎君心中狂跳。

“先别问，叫他滚快些。”

“暂且放过你，快滚！”

白发郎君收剑闪在一旁。

“以后我会找你的。”

雨金刚说，拔腿飞奔。

大名鼎鼎的仰止山庄园金刚，生死关头不惜说谎以保全自己。

“谭姑娘，到底……”

白发郎君大感焦灼。

“那些人呢？”

潇湘龙女却神态轻松。

“早就走了，打落水狗捡死鱼，那些人是很能干的专家，决不放过任何机会。快说，月华仙子……”

“你如果不放走这个金刚，八表狂龙必定雄风依旧，走狗们胆气仍壮，收拾他们就费事了。跟我来，去见柳兄你就明白了。”

## 第三十二章

在菜园北面歇息的一组人，人数最多，超过二十人。

八表狂龙是这一组的领队，也是实力最强的一个。

这些人大半认识柳思，对他并不陌生。

他们其中一半是新进以重金请来的高手名宿，另一半是他从京都带来的得力心腹。这些人也都与柳思相处过一段时日，从没把柳思当一回事，以他们的身分声望来说，根本不屑与一个三流人物平起平坐，说几句话也觉得有失身分。

最后情势逆转，这些人对柳思已经刮目相看，甚至有点心中不安了，对有关柳思的动静暗中留了心，不管消息是真是假，柳思的威胁与时俱增，却是不争的事实，虽则迄今为止，他们还没与柳思面对面打过交道。

所有的人皆在树林中和衣而睡，抓住机会歇息养精蓄锐，仅派了一个人警戒，偶或派人与其他三组人联络，专等东方发白。

东方玉秀并不知道八表狂龙的计划和行动，她带了人听候白妖狐的指示，到五福客栈计算柳思。前后已有两天。

她甚至不知道，八表狂龙另派人候机擒捉柳思和白发郎君，所以不知道在她深入动手之前，唯我天君、江南双娇、吊客李金生在晚间发动，被月华仙子的仆妇侍女摆平了，只逃走了一个唯我天君。

如果她知道晚间有人偷袭失败，她清晨深入的胆气必定大打折扣，突然发现房内出来的人是月华仙子，一照面她心中一虚，先下手为强擒住了月华仙子，阴谋败露，不得不断然撤走。

躲入事先安排妥当的朝天宫，紫府散人的计划她也毫无所知。

惨烈的搏杀把她吓坏了，还没逃出朝天宫，她便发现侍女不但没跟来，连已到手的月华仙子也丢掉啦！逃命要紧，她。对柳思怀有极深的恐惧。

以往她哪将柳思放在眼下？现在情势完全改变了，至少她明白，她比白妖狐差了一大截，白妖狐却被柳思擒住，剥光了像牵狗一样牵着来找她。

如果柳思捉住她，她不寒而栗。

撤出不久，她碰上赶来策应的天地双煞，由天地双煞派了一个走狗，领了她和风金刚，从水西门出城与八表狂龙会合，雨金刚则随天地双煞，前往朝天宫策应紫府散人。

在菜园北面，她会见了潜伏的八表狂龙，不禁悲从中来。她所带来帮

助她在江湖扬名立万的人，只剩下一个风金刚了，这期间，她的随从零零星星被杀，日后返家如何向她老爹交待？

八表狂龙问清了经过，也悚然心惊。

“你不知道紫府散人的结果？”八表狂龙有点不悦：“你应该断然协助他呀！”

“协助他？”她抹掉眼泪悻悻地说：“那位活神仙，把我们当贼来防，禁止我们在宫中走动，郑重要求我们躲在静室，不许过问外事，天掉下来有他们去顶。哼！谁知道他宫中到底有些甚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？”

“我知道里面有些甚么秘密。”八表狂龙突然挽住她的肩背，缓缓并躺在柔软的草地上，“他共建了三座法坛，那种财色兼收的法坛，当然不许外人乱闯，白妖狐就是他法坛的云雨仙姬。”

两人距其他同伴歇息的地方，约在二十步左右，林中黑暗，不可能看到他俩躺在地上的情景，即使可以隐约看到，也没人敢看。

“甚么叫云雨仙姬？”她一头雾水，半推半就象征性推拒在她胸怀索动的手。

“这……就是光赤着身子舞蹈的仙女！”八表狂龙一手抱紧她，一手揉动她的高挺浑圆玉峰，“你以为紫府散人不知利害，肯为巡缉营拼死？不，他是为了要救白妖狐，甘愿行破斧沉舟一击。白妖狐是他最钟爱的女人，也怕白妖狐透露他在朝天宫暗藏春色的秘密。我想，他可能成功地救出白妖狐了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她不顾谈论旁人的事，她自己的事已经够忙了，八表狂龙已拉开了她的前襟，探手入怀大旋禄山之爪。她浑身火热，被激发了无边的春情，快要融化了，情不自禁反抱住八表狂龙，激情的亲吻已让她忘了人间何世。

她撤走时恶斗极为惨烈，惨号声惊心动魄，反正知道有不少人参与，她根本不知道所发生的恶斗谁胜谁负。

两人长久的相处，人前表现得相当亲昵，人后难免手眼温存肌皮相亲，在走狗们的心目中，已经不是秘密，江湖男女对男女情欲看得开。不以为怪。

八表狂龙已沉醉在情欲中，不再派人前往朝天宫支援。就算他是清醒的，也不会再派高手前往策应，这里的事最为重要，朝天宫的事不需他操心。

雨金刚由一个走狗带到菜园北面歇息处，已经是五更三点晓色将现了。

相拥而眠的八表狂龙和东方玉秀，惊起接见快要崩溃了的雨金刚。

“咦！怎么一回事？你一个人回来的？”八表狂龙看到雨金刚的虚脱狼狈相，大感惊讶。

“好……惨，龙主事……”雨金刚浑身汗水，上气不接下气，说的话比哭还要难听。

“什么好惨？”八表狂龙心中一跳。

“朝天宫的人全……全完了……”

“全完了？怎么可能？”八表狂龙大骇。

“是的，全……全完了，只……只有我……我一……一个活人……”

“哎呀！九华剑园的人也去了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九华剑园的人，只有柳小狗三……三个……不，四……四个人。”

“不可能，不……”

“龙主事，的确只有四……四个人，动手的其……其实只有两个……”

“天地双煞呢？”

“死了，一刀一个，干……干净利……利落……”

“定下神，说清楚？”八表狂龙心中发冷：“我要知道详情，是哪两个人？”

“一个是柳小狗，另一个是扮女鬼的……是……是九华剑国的人……”雨金刚将所发生的事一一说了，最后说：“小姐，他……他在等你去……去解小妖巫的禁制……你……你千万不……不……”

八表狂龙只感到心中发慌，傲气全消。

有五个同伴在一旁倾听。五个人不住发抖。

大名鼎鼎的天地双煞，被柳思一刀一个，轻轻松松杀鸡一样斩头剖腹，连八表狂龙听了也会发抖。

“这人真……真是柳不思？”八表狂龙似乎要拒绝相信。

“真是他。”雨金刚像在哭泣：“他……他在等你……等家……家小姐”

“我会去找他。”八表狂龙直咬牙，他不能示弱：“他必定在朝天宫等，急不在一时，先彻底解决九华剑园这群余孽再说。奇怪，这家伙到底是来路？”

“是个杀神，没错，杀……神……”雨金刚口不择言，胡说八道。

“我一定可以毙了他。”八表狂龙跳起来，“赶伙把这里的事了断，我再进城毙他。发出信号，我要提前片刻发动攻击，把各队领队找来，做好最后协调。”

信号发出了，众人开始拾夺兵刃暗器准备。

无情剑带了两个人，到八表狂龙的潜伏处听候指示。

他是第二组的领队，也是南京巡缉营走狗的首脑。

八表狂龙则是统领各方人手的总指挥。

发动攻击之前，八表狂龙下达最新的指示。其他两队的主事人已经走了，无情剑还没离去。

“龙主事，要不要派专人阻止柳小辈前来搅局？”无情剑有点忧心冲冲，总觉得心神不宁，担心柳思可能赶来生事，影响残除九华余孽大计，“这家伙神出鬼没，必须早作提防，最好是派人赶往朝天宫，暂且缠住他。”

“他又不是神仙，怎知道我们今晚在这里发动攻击？”八表狂龙有相反的看法“何况小妖巫已经受制等死，他能背着废人到处乱闯吗？让他在朝天宫等吧！我会前往收拾他的。”

“长上可别忘了，往来的人全往这里走，他不笨，很可能暗中跟在咱们往来的人后面，不废吹灰之力找到此地来。”无情剑仍不放心“咱们的人把东方姑娘接来了，雨金刚也接来了，他如果暗中跟来，可就麻烦了。咱们的人，提起这小狗莫不心惊胆跳，他一来，万一与九华剑园的人联手……”

“你的忧虑是没有必要的，他一定在朝天宫等候东方姑娘，前往解小妖巫的禁制，等候我前往找他了断。”

“我总觉得不妥，小心些总是好的。九华余孽咱们已经知道这里不足四十人，咱们的人数多了一倍，割鸡用牛刀，拔派一些人前往，并不影响这里的事。”

“不，我一定要彻底歼除九华余孽。”八表狂龙坚绝地说：“二比一本来就难以达成歼灭的目标，要彻底歼灭，应该有三比一的实力才能胜任，二比一可能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漏网，我不允许有这种情势发生。如果夜间袭击，恐怕将有一半人漏网呢！不能再拨派人手了，柳小狗不会暗中跟来的。”

八表狂龙的估计并没错，八十人围歼四十人，如果对方无意恋战拼命，一接触便会一哄而散，三分之一的人漏网该是最低的估计，决难达成一举尽歼的目标。夜间更是不便，对方如果不接斗；走脱三分之二并非难事，想尽歼不啻痴人说梦。

九华余孽绝不可能和他们决战的，双方实力悬殊，绝剑狂客那些人只有一击即走的能力，从来就不曾正式和他们作殊死斗。夜袭巡缉营放火焚营，真正奋勇给他们致命打击的人是柳思，而不是绝剑狂客那些人，所以这次围歼，九华余孽的人势将一哄而散，八十个人想追逐四十个四散逃走的人，的确不是易事。

巡缉营走狗怕的是柳思，明的暗的都奈何不了这个可怕的三流混混，火焚巡缉营那晚如果没有柳思长啸挥刀堵截，一群老凶魔绝对不可能造成如此惨重的损失，所以走狗们提起柳思便心惊胆跳。恨之切骨也怕得要死。

柳思在朝天宫不能来，走狗们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。

无情剑的意见不被重视，也就不便坚持己见，带了两个同伴，忧心忡忡地失望地走了。

破晓时分，鸡鸣犬吠。

一朵旗花升上半天空，砰然爆炸洒散一天五彩星火。

三家村舍共有七八座房屋，陷入包围刀剑如林。

八表狂龙身边有六个高手名宿列阵，东方玉秀紧跟在他身侧。

毫无动静，包围的八十余名高手愣住了。

不可能没有警哨，更不可能毫无声息。

村舍的烟囱，怎么没有炊烟升起？

八表狂龙已感觉出不对了，强抑排闼直入的冲动。

“叩门，小心。”他举手一挥，收剑入鞘。

一名中年人剑隐肘后，把门拍得砰砰响。

久久，没有声息。

砰一声大震，中年人一脚踢破了大门。

三家村民的老少，皆被反锁在柴房内。所有的房舍空无一人。

“咱们上当了。”有人惊叫。

据村民说，他们是三更时分，一家老少被寄住的人请入柴房囚禁的。主事人姓吴，态度十分友好。

绝剑狂客吴世权，在这里借住当然态度友好，的确共有四十余名男女，在这里借住了两天。

一定是走漏了消息，人在三更之后溜掉了。

“咱们之中有奸细。”无情剑愤怒地大叫大嚷：“给我清查，昨晚三更以后的监视哨，四十多个人难道会飞天遁地吗？一定有人掩护他们逃走，我要查！”

四组人都派有监视哨，清查该无困难。

正在乱，蓦地长啸震天，似乎房舍也在摇摇，像在狂风暴雨中撼动，绵绵不绝变化万千，入耳令人气血翻腾，情绪随声浪不住变化。

“柳小狗来了！”无情剑骇然惊呼。

他们是有组织、有纪律、有号令的组合，不能像江湖乌合之众一样，碰上麻烦便一哄而散。

片刻间，第一家民宅的前面大院子，八十余名高手有秩序地列阵，四队男女高手严阵以待。

左面的菜地里，接着传出另一种啸声，震撼力差远了，发啸人的中气内力弱了两倍。

右面不远处的果林中，也有另一个人长啸。

三种啸声不久先后消失，表示三方面都有人。

被人反包围，这笑话闹大了。

八十余名高手名宿有点心虚，但并不害怕，所摆出的阵势，已表明人多势壮。像一队训练有素的官兵，禁受得起大队人马的冲击，对付一些江湖乌合之众，何足道哉？

弄不清到底来了多少人，也没看到有人出面。

显然反包围的人，没有攻阵的实力，只等他们撤走，抓住走动时的空隙进行军星的突袭。

从这里撤回新中江巡缉营码头营区，在郊野的小径中行走，路程足有十五里，有甚多零星突袭的地势。

但这种零星突袭，会付出相当甚至严重的代价，大白天突袭之后撤走不易。所以，八表狂龙有恃无恐，冷然列阵相候，没有人能撼动得了他。

事实上他们的处境，比住在营区更安全，因为目下他们每个人都精神集中准备拼搏，任何偷袭突击的行动皆有如送死。

而住在营区，不可能人人随时警觉，所以三五个敢决死的人，猛然突袭打了就跑，还真防不胜防。

终于有人出现了，旭日初升，灿烂的阳光下，柳思像一个野人，黑漆的头发挽了一个懒人髻，穿了一件漆黑的短背心，露出古铜色的光赤手臂。

下身是漆黑的札脚灯笼裤，缠护胫的半统快靴。皮护腰也漆黑，宽有四寸，有两个斜插刀的皮鞘，但只插了一把狭锋单刀。右手舞弄着一根两尺长一握粗的竹棍，前端削尖可以插割。

挽着他左臂的月华仙子，却打扮得明艳照人，月白连身衫裙，上加小坎肩，下系飘带，剑系在背上，真像一位美得出奇的仙子，与一个魁梧骠悍的男人走在一起，怎么看也不调和，倒是两人的相貌，却郎才女貌十分相亲，真是绝配。

她往昔所配的八宝乾坤袋不见了，表示她不再使用巫术决胜。

她整个人像是挂在柳思的臂弯上，亲昵的情景令人侧目，曲线玲珑的胴体贴在柳思身侧，美丽的面庞笑容又娇又媚，水汪汪的明眸，流露出她心中的愉快。

刚猛与娇柔，这就是他俩给予人们的鲜明印象。

两个踏着菜畦，有说有笑徐徐接近。

八十余名走狗眼都红了，也心中发虚。

就凭他俩敢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无所畏惧向八十余名高手名宿接近的勇气：就足以在走狗们的心中，造成沉重的压力。

远在二十步外，两人站住了，在八十余双充满愤怒的怪眼怒视下，他俩笑容可掬不带丝丝火气。

“喂！你们在摆驾迎接我们吗？”柳思声如洪钟，笑容怪怪地，“你们没想到我们会来吧？哈哈！我不信你们有未卜先知的神通。”

雨金刚不知趣，咳了一声吸运他的注意。

“阁下，你说要在朝天宫等候的。”雨金刚厚颜无耻地说，“阁下倒是言而无信啊！”

“我怎知你这混蛋，能不能把你的小姐找去？所以我跟来啦，事实你天亮了还在这里。”柳思说得理直气壮，“哈哈！还得谢谢你带路呢！”

八表狂龙扭头凶狠地瞪了雨金刚一眼，雨金刚打一冷战乖乖闭嘴。

雨金刚不但打冷战，而且心胆俱寒，成了带路的人，跳在大江里也洗不清引敌之嫌。

八表狂龙身侧，踱出一个年纪半百，豹头环眼腰壮膀圆，挟了一把大板刀的人。

“龙主事，这么一个蠢蛋似的杂碎，就是你们害怕的什么三流混混柳不思？”这人狂态异露，指着柳思向众人傲然地问：“我还以为是什么三头六臂，口中可喷水火，有角有爪的怪物呢！你们要不要我把他剁碎来喂狗？我天斩刀客的刀是很利的。”

“我知道你天斩刀客很了不起。”无情剑气往上冲，对这个八表狂龙花重金请来的刀客，本来就有点看不顺眼，这番话更激怒了所有的人，“你的大板刀也锋利很，这正好在这许多浪得虚名的高手面前，露两手刀法表示你的神勇。你如果能把这个三流杂碎剁烂，在下赠送阁下五千两银子花红，绝不食言。如果你剁不碎他……”

“颜士杰，你给我闭嘴。”八表狂龙沉喝，制止无情剑借题发挥。

天斩刀客不是省油的灯，已听出话中的讽刺味。

“在下如果剁碎不了这个蠢蛋杂碎。”天斩刀客大环眼彪圆，怒火将爆，“两千银子的礼金，在下悉数奉还；再奉送在下所携带的五彩珍宝，还有……”

“还有你的命。”唯我天君是无情剑的忠实死党，也看不惯天斩刀客的狂态，语气锋利伤人，“你一个上去，准死。我不相信你比天地双煞高明多少，他两位老前辈都是被一刀杀死的。”

天斩刀客怒不可遏，但忍住了，大踏步向柳思走去，半途大板刀出鞘。

“你，小辈，太爷我要剁碎你喂狗，说一不二，不管你是否反对；”天斩刀客真狂得离了谱，说的话也傲得令人受不了，“你他娘的把脖子伸过来，准备挨刀，我的刀又重又利，一下就好了，保证不痛的。”

月华仙子愈听愈不是滋味，哼一声便待上前。

“你给我好好地放心在旁看热闹、不许动怒发火。”柳思拧拧她的小鼻尖，迈步上前，“这种狗都不吃的混帐东西，用得着为他的狂吠生气？喂！你叫天斩刀客？不怎么样嘛！握刀的手有四两力气吗？”

大板刀重大十二斤，四两力气能握得住刀？挖苦得不像话，存心激怒这个刀客。

刀光一闪，劈风声令人胆落，天斩刀客淬然狂怒地抢攻，似乎刀尖从柳思的胸前掠过，速度惊人。

一刀急袭落空，冲进了八尺。

柳思却出现在天斩刀客的右后方，但他并没乘机反击。

“唔！真是天斩刀法。”柳思用竹棍轻拍左掌心，摇头晃脑，“深得快狠准心诀，厉害。喂！你双手运刀累不累呀？”

一声虎吼，天斩刀客大旋身有如旋风，猛虎回头抡刀便劈，形如疯狂，刀光电旋。

“去你的！”柳思笑骂。

旁观的人，都是高手中的高手，依稀可以看出，天斩刀客这一刀势如雷霆，刀尖间不容发地掠过柳思的胸口。

这瞬间柳思身形暴退半尺，刀一过立复原位，竹棍顺势递出，斜切的锋口无情地切入天斩刀客的右胸，击破护体抗力的异响像气爆，斜插入胸八寸以上。

鸭卵粗的竹棍斜插入胸八寸，那情景会令人做噩梦，如果拔出，将出现一个大血洞。

柳思不拔竹棍，放手斜退丈外。

“你两千银子，如果是赚来养你的爹娘或者妻儿，该死得眩目了。用卖命钱养家小的人是可敬的。”柳思拔刀出鞘，脸无表情，“但我知道你所赚的钱，从来就没有来奉养父母养活妻儿，所以你死不限目。”

天斩刀客睁大了大环眼，一手提刀，一手抓住插在胸口的竹棍，张大着口，叫不出声音，如被雷电击中。

胸部插了如此粗大的竹棍，肺部已成了大血洞，哪能将这气从口腔呼出？喉部没有空气通过，怎能发声？空气都从竹棍的洞孔泄散了。

一步，两步，砰然一声大震，天斩刀客倒了。

包括八表狂龙在内，全都张口结舌，赫赫有名的天斩刀客，攻出两刀便被一根两尺竹棍杀死了。

走狗们本来就心中害怕，这一来更是心惊胆落。

刀一升，映日生光芒影耀目。

“比天斩刀客差的人，不要出来送死。”柳思脸色一沉，凛若天神，“八表狂龙，我等你。以往你在我面前抖足了威风，今天你不会扮懦夫吧？”

“你这狗养的混蛋！”八表狂龙一面迈步一面大骂：“身怀绝技，却自甘下流鬼混……”

“长上，不能和他在里拖延时间。”无情剑跟出急叫：“四面八方不知到底有多少人窥伺，不知有何阴谋，必须速战速决，派几个人一下子就毙了他，再歼除其他窥伺的丑类。”

一言惊醒梦中人，八表狂龙猛地举手一挥。

第一个冲出的人，是威震江湖的凶魔三界人屠秦朱，八尺长的蛇骨鞭一抖，成了一根怪异的长枪，每一节铁环似乎都可以伸直，软的鞭变成硬的枪。

如此沉重的铁环鞭，竟然抖得笔直如枪，这份惊世的内力，足以吓破一流高手的胆。

第二个、第三个……

无情剑更是先下手为强。冲出远在三丈夕便发射柳叶飞刀。

柳思向后急退，收刀入鞘。

蚁多咬死象，他应付不了众多高手围攻。

“八表狂龙，你这狗杂种是可耻的懦夫。”他退势加快，“从现在开始，

我不会再和你作英雄式的决斗，我将要不论时地，不择手段，千方百计杀掉你们这些走狗，明枪暗箭齐施，见一个杀一个，直到你敢和我公平决斗为止，我等这一天到来。”

不远处，月华仙子已撤剑相候。

八表狂龙发出一声信号，阴止已冲出的八个人再进。

“柳小狗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八表狂龙怒叫：“你扮混混在我身边出没，到底有何阴谋？”“我要替朋友索命。”柳思见没有人再逼进，不退了：“白发郎君是我的朋友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不要在嘴上逞能，这是真正的懦夫的作为，你应该不要说任何理由，挥剑和我公平地拼死。咱们江湖人没有几个是好货，杀人放火不需要理由，你要杀我，我也要杀你，就这么简单，任何理由与借口，也改变不了你死我活的情势。”“绝剑狂客给了你多少钱？”“放你娘的狗屁！我柳不思是一个三流混混，不认识大名鼎鼎的南剑客九华剑园主人。我与白发郎君与仰止山庄的狗男女有过节，你替仰止山庄出头，任意屠杀咱们的朋友，”我就有权和你生死一决。你最好像个人样，保持英雄气概，公平地和我决算，不要把巡缉营的人拖入你我的是非中，枉送他们的性命，任何人站在你的一边，就得面对我的冷酷无情搏杀。”他这一番话，含有强烈的离间作用，也等于是威胁所有的走狗，必须远离八表狂龙以策安全。

所有的目光，全向东方玉秀和两个金刚集中。

接着，向八表狂龙集中注视，眼神非常复杂。

人在危难中或者生死关头，有些人会失去理性，丢开一切因果理由，转而非难引起纠纷的人，认为这人是罪魁祸首，强烈地希望这人出面，承担一切责任，解决恩恩怨怨以免累及他人。

毫无疑问地，走狗们把仰止山庄的人，看成罪魁祸首，看八表狂龙如何处理。

“你们都是蠢猪。”退回的无情剑已看出气氛不对，沉下脸大骂：“这是柳小狗最恶毒的借口，他在玩弄离间的阴谋诡计。从临淮迄南京，他一直就配合九华余孽，甚至配合老凶魔与小妖巫，不断残害咱们的人，与仰止山庄的小过节并无多少关连，你们如果听信他挑拨离间，铁定会上当的，赶快抛开愚蠢的念头，准备应付九华余孽与众凶魔的袭击吧！他们不敢再拖延，不久便会大举袭击了。”

可是，附近看不到其他的人。

先前左面都有啸声传出，毫无疑问有其他的人发啸示警，到底是不是九华余孽，谁也不敢断定。

如果真是九华余孽，当然不敢拖延，附近的居民如果鸣锣告警，这一带必定丁勇巡捕云集，巡缉营是这一带的太上皇，绝剑狂客那些人怎敢逗留？

总算这番话有相当大的安抚作用，走狗们对无情剑的领导能力颇为信服，分析得颇有道理，不再用责怪的眼光盯视八表狂龙。

“你们好好列阵戒备，沉着地准备应付九华余孽的攻击。”八表狂龙拍拍无情剑的肩膀，表示对无情剑的支持心存感激：“我和东方姑娘负责缠住他，你们便可从容对付那些土鸡瓦狗了，这里全靠你啦！”

不等无情剑有何表示，向东方玉秀举手一挥，大踏步昂然向远处的柳思接近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。

东方玉秀与风金刚也昂然出列，追随在八表狂龙身后神色凛然。

雨金刚已成了半废的人，不敢跟出。

柳思与月华仙子手牵手，徐徐后退。

退出百十步，已经离开菜园，树篱挡住了视线，看不见园内的三家民宅了。

“天霸，他们要引我们远离。”东方玉秀与八表狂龙并肩迈进，甚感不安。

“他知道双方混战时，他不可能死缠住我，我随时可以摆脱他，痛宰九华余孽。”八表狂龙认为是意料中事，没感到意外，“如果是我，我也会这样做。”

“我希望能圆熟地配合你。”

“但你得应付小妖巫。”

“我有自信在片刻间毙了她。”

“你只能缠住她，我知道她的能耐。千万记住，不要冒险和柳小狗接招。”

“我会找到机会有效地牵制他，替你制造致命一击的好机，这小狗一日不死，你我一日不好过。天霸，你不会怪我吧？”

“玉秀，我怎会怪你？”八表狂龙伸手紧握着她的手，“你我情投意合，目标是一致的，就算天掉下来，我也会先一步顶住它。你放心，我会毙了他永除后患的。”

前面三十步外，柳思不退了，抱刀而立像把关的天神，脸上的神情似笑非笑。

身后丈余，月华仙子横剑屹立，微笑十分动人，不像一个即将与强敌生死一搏的人。

“我总算有点佩服你了，我收回我的话，你不是懦夫。”柳思极有风度地欠身致意，“咱们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，今天将是决定性的一天。”

“姓柳的，你杀了我不少人。”八表狂龙并不急于扑上拼命，保持遇小敌暴躁，遇大敌冷静的性格，淡淡一笑暗中默默行功聚力。

“不多，好像也不少。”柳思更为沉着，更为冷静。

“西岳炼气士是你杀的？”

“不错。你不敢到石头山接受指名单挑，他去了，带了太多的人倚多为胜，我只好杀他。”

“能不能把你主要的目的见告？”

“不骗你，自始我就没目的。我被七猛兽所逼，其实也是我有意乘机离开徐州的，我这人做事没有定性，兴趣一过就打主意改行。你逼我，我受得了；你杀了关洛双雄扬威，与我无关；你铲除九华剑园的人，我无动于衷；你们巡缉营的鄙狗官爪牙祸国殃民，对我没造成损害。直至你对我厌恶已极动了杀机，我才觉得你这种人野心太大，没有容人之量，留在世间将是一大祸害，因此才决定以自保作借口和你翻脸对立。”

“柳兄，何不平心静气谈谈？往昔酷待你的事……”

“阁下，没有什么好谈的了，你不要再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，你的错误已造成许多人的枉死，无可挽回。你气傲天苍。我这种人就是你的眼中钉，今天你杀不死我，日后你也会用尽千方百计杀死我才甘心，所以，今天我只许有一个人活。”

“柳兄，你我根本没有仇恨可言。难道说，我要求交你这位朋友有福同享，也错了吗？”

“你知我知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我把你引离那些人，其实另有用意。”

“你的意思？”

“我觉得，你的武功能有如此出色的成就，应该不是野心冲昏了头的人所能获致的超凡境界。你之所以犯错，是获得名气权势太快所致。人孰无过？我也曾犯过错，所以我私心希望人应该获得改正错误的机会，你能够脱离那些人一走了之，另创基业不急于谋求权势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我在莽莽红尘中闯荡了八年岁月，虽则有一半时间不从事江湖行当，总觉得拼命争取权势而不择手段的人，会有意或无意地坑害了許多人。你人并不太坏，我愿意以前辈的身分给你一次机会，不要利用祸国殃民的贪官国贼力量，树立你的威望，你能办得到吗？”柳思诚恳地说，语气平和，没有强烈的责难，“我知道很难，你出道仅两年左右，权势便如日中天，生杀予夺傲视群伦，一万个出类拔萃的高手中，没有第二个人能有你今天的成就，要你放弃有如牵牛上树，难上加难。”

“你要我放弃我的地位权势？你一定疯了。”八表狂龙大叫大嚷：“你白混了八年，活该，居然要我放弃可以任意动用数万两银子，掌生杀大权横行天下的地位，你一定是疯了，要不就是嫉妒得发狂。”

“你听我说……”

“不听，不听，你是个疯子，白痴。”八表狂龙拔剑出鞘，“你说得不错，你这种具有可怕身手的人，是我的眼中钉，今天我不能杀死你，日后一定要将你杀死水除后患，除非你能为我所用，永远乖顺地为我效忠……”

“你这混蛋吃错了药满口呓语……”

剑光如匹练，如雷电横空，挟风雷而至，进射的激光耀目生花，猛然迸发的剑气，在剑尖前三尺便具有彻骨裂肌的破坏力，剑势完全圈住了柳思；先下手为强，出其不意急袭志在必得。

铮一声暴震，彻骨的刀风剑气远进出丈外，两人身形斜震出八尺，刀剑脱离后，方传出龙吟虎啸似的震鸣，势均力敌谁也没占便宜。

柳思手中不是宝刃，但威力并不逊于秋水冷焰刀，仓促接招，八表狂龙的宝剑也没占上风。

一声怒吼，八表狂龙再次疯狂地扑上了，剑出狠招七星联珠，一剑连一剑，一步赶一步，狂野的冲刺压力万钧，连绵不绝不限于七剑，每一剑都想在柳思身上刺一个血洞，真的形如疯狂，气吞河岳，骠悍绝伦。

柳思暂采守势，来一剑接一剑，脚下轻灵地移位，挑、格、挡、拔，记记沉实。

刀光剑影恍若满天雷电飞舞，震耳的金鸣令人闻之毛骨悚然，人影在三丈方圆的短草坪中纵横交错盘旋，是风劲气远在三丈外，仍有彻骨的威力。

这才是真正的空前猛烈的龙争虎斗，险象横生，触目惊心，金鸣愈来愈急骤，双方已臻以神御刃的境界，已经无法用招式攻守，反正抓住机会就无畏地切入行致命一击，封架的瞬间反击随之。

视觉的作用不再重要，刃动完全出于反射性的反应；是刀与剑的缠斗，人反而成了附加物，不是人主宰运用刀剑，而是刀剑主宰了人的活动。

月华仙子与东方玉秀，远在三丈外惶急地移动，没有任何插手的机会，她们连实质的刀剑形影也捕捉不住，怎能靠近插入？

猛烈外进的刀风剑气，也逼得她们慌乱地闪退，立脚不牢似要被无形

的劲道震飞，好不容易稳下马步，情势已经早就变易了。

风金刚的武功是最差劲的一个，虽则已经是名震江湖的超等高手，纯阳真火内功的火候也足，天下大可去得，但在这四位男女面前，这位号称护法金刚的前辈，仍然是最弱的一个，站得远远地直流冷汗，插手的勇气完全消失无踪。

势均力敌，在双方精力耗损得差不多之前，谁也无法主宰全局，短期之间绝难分出胜负。

插不上手，意识便逐渐转移了。

两女突然在侧方照面，闪动太快，一照面便已近身，双方皆不假思索一剑挥出，有如狭路相逢，本能地出手攻击，这是本能的自保反应。

“铮！”

双剑仓卒间接触，火星飞溅各向例退。

刀风剑气突然涌到，更把两人震退三步。

这是激斗中的龙虎，同时关心自己的女伴，本能地移近，也同时攻击所造成的潜力爆炸，所造成的结果。

“好哇！我找你。”

一身白的月华仙子，不等身形稳下，剑出流星赶月，剑尖闪电似的光临东方玉秀的颈例，劲道与速度十分惊人。

“这次你一定死！”

东方玉秀扭身避招，立即反击回敬一招流星赶月，移位攻中盘，锋尖直逼月华仙子的右背肋，反应也十分惊人。

两女一搭上手，激烈的程度虽气势差了一截，但诡奇阴狠却略胜一筹，以神奥诡奇的招式决胜，你一剑我一招各展所学，乍合乍分避免绵绵不绝的损力拼搏，因此虽不激烈，凶险却倍增，每攻一招，似是决定性的生死分野，生死须臾。

月华仙子不再使用巫术，她认为这是绝对公平，凭武功决胜的拼搏。

这次，风金刚有机会帮助小姐了。

“小姐，尽快毙了这妖巫。”风金刚扬剑迈进，拉开马步准备堵住月华仙子移位的方向，“最好活捉她，用来胁迫柳小狗……嗯……”

剑还来不及递出，突然身形一晃。

剑向下垂，伸左手反摸右背肋，吃力地迈步转躯，慢慢转身回望。

两丈外的草叶中，站着白发郎君，鹰目中冷电四射，左手不住抛弄一把小小的四寸柳叶飞刀。

这种小小柳叶飞刀，只有真正的高手才能运用自如，不是用来追魂夺命的暗器，通常不用来杀人，主要的作用是示威和伤人，当然，击中要害又当别论，贯心贯太阳穴贯喉，同样可以致命。

“你……你你……”风金刚厉叫。

“你是第二次挨我的飞刀了。”白发郎君像偷吃了一只鸡的狐狸，笑容阴森邪恶，“很妙是不是？”

“卑……鄙！”

“是吗？你这狗都不吃的混帐杂冲，偷偷摸摸要夹攻霍姑娘，你不卑鄙？狗东西！你敢指责我？”白发郎君破口大骂。

“我和你拼……了……”风金刚厉叫，拉开马步升剑。

“冲上来，你这卑鄙的王八蛋！”

风金刚冲不动，右背肋的小飞刀入体三寸半，内腑已脏裂肠破，腹内正大量出血，动一动就痛澈心脾。刚迈出一步，便痛得龇牙咧嘴冷汗直流，动不了啦！

白发郎君大踏步走近，一脚踢在风金刚的心口上，风金刚丢了剑仰面便倒。

“你也有今天。”白发郎君冷冷一笑，“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。”

“小心……”月华仙子的急叫入耳。

伸手下抓的白发郎君闻声知警，不假思索地放弃抓人，顺势前扑，越过风金刚的上空，双手一沾地，身形便半途翻滚，急滚两匝斜窜而起，脱身的经验与技巧好极了。

彻骨的剑气从背部上空掠过，像一股热浪，背部有灼热的感觉，危机间不容发。

是东方玉秀，危急间摆脱了月华仙子，抢救她自己的仆从，几乎把白发郎君的背部剖开。

仰止山庄东方家的流光遁影轻功享誉武林，东方玉秀的武功也比月华仙子所差有限，双方皆可在激斗中，摆脱对方的纠缠。

月华仙子衔尾追到，剑如匹练横空。

“铮！”

东方玉秀一记回击引凤，接住了月华仙子追龙的一剑，两人同向侧飘。

“小姐快……逃……”地下的风金刚厉叫：“回……山庄……”

七个人挟仰止山庄早年的声威，刚进入江湖不久。仰止山庄的人，二十年不曾在江湖露面，一剑愁的名号，已逐渐被江湖朋友所淡忘。东方玉秀自不量力，初出道便以女强人自居，用意是重振仰止山庄的声威，未可厚非。

偏偏时运不济，在徐州无意中碰上了柳思和白发郎君。祸不单行，又碰上了她心爱的英雄八表狂龙，两个野心勃勃，意气相投的金童玉女，不但不曾互相砥励在养气持志上下工夫，反而更为狂妄嚣张，成了同恶相济，行为与品德无一可取，终于被江湖所淘汰，与大多数雄心万丈初出道的年轻人一样，刚崭露头角便赍志以没。

风金刚是东方玉秀的实际辅佐人，指导错误，一意孤行，这时才知道错误，后悔已来不及了。

已经死了五个人，临危终于发出痛苦的呼号，要小姐逃回山庄。

东方玉秀怎能逃？

这里还有她心爱的人呢！而且月华仙子也缠住了她，两女重新展开激烈的恶斗，棋逢敌手，谁也不想退出。

白发郎君惊出一身冷汗，恶向胆边生，奔回风金刚身旁，大喝一声，柳叶刀破空而飞，贯入风金刚的咽喉，几乎将咽喉钉牢在地上。

东方玉秀听到大喝声，再次摆脱月华仙子，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冲来抢救风金刚，但已晚了一步。

白发郎君知道东方玉秀惹不得，所以用飞刀远攻，刀出手便撒腿向侧飞窜，他是经验丰富的老江湖，敢向强梁挑战，威震江湖的色魔，搏斗与窜逃的机巧都是第一流的，初出道历练的东方玉秀。哪能奈何得了他？

“你逃不了！”

月华仙子怒叫，两次跟到剑化虹而至。

这一面你追我赶，吸引了正在猛烈恶斗的狂龙暴虎，两人都有关心的

爱侣，难免心中焦急。

铮一声狂震。

八表狂龙格开袭肋的一刀，借力斜飘丈余外，一声怪叫，人化流光掠向月华仙子的右侧。

月华仙子眼角看到流光，不敢不变招放过东方玉秀。

“闪！”

柳思的声音先一刹那到达。

她不假思索，断然放弃迎击流光的行动，右足一点地，向左后方闪出两丈外。

八表狂龙一掠而过，挽了东方玉秀的右肘如飞而遁。

柳思晚了一刹那，差了三四丈距离。

“等我！”月华仙子娇叫。

“算了，让他们走吧！”柳思放弃追逐，“他成了丧家之犬，不足为害了。”

### 第三十三章

八表狂龙估计错误，错得不可收拾。

柳思及时赶到，是致命的打击。决战一战中，主将不能在场指挥，被柳思逼离斗场，注定了要失败。

在双方实力的估计上，也犯了低估的错误。

八十余名比四十余名，二比一应该可以稳操胜算。可是，却没把其他的变数计算在内。

九华剑园的人数有四十余名，却没把摄魂骷髅一群老凶魔计算在内。任何一个老凶魔的武功，即使不能一比三，一比二绝对胜任。那天晚上，几个老凶魔一面杀人，一面放火，把走狗们杀得落花流水。

近午时分，零零落落逃回营区的走狗，不到二十个人，而且尚有一半伤痕累累，主事人无情剑并没回来。

南京的巡缉营，几乎瓦解冰消。

三更天，皇城内静悄悄。

鄢狗官的行辕，位于长安门与朝阳门之间的大街上，入夜习斗森严，内外隔绝，夜间往来的机要人员，也只能在外馆安顿。

行辕里只有鄢狗官的几个亲信坐镇，六爪云龙诸葛长虹就是负责人。但出面与官府打交道的，却是一位手无缚鸡之力长史。鄢大人目下在杭州，行辕的人显得清闲，几乎算是空衙。

但骨子里，却是最忙碌的衙门，共有十二名管事，掌握各地巡缉营和查缉分司的活动，六爪云龙就是总领，日夜都在行辕坐镇。

南京巡缉营在各地许多巡缉营中，是规模最大的一个营，而且位于行辕所在地，可以直接往来，地位极为重要，因此六爪云龙在这个营所花的心血最多，人事与经济的支援，也最大方积极。

上次巡缉营受到惨重的打击，营舍被焚，船只全毁，属于行辕名下的五艘船数万斤盐也丢了，六爪云龙急得要吐血上吊。

祸不单行，一天之间，巡缉营余众全力出击，几乎全军覆没。

六爪云龙痛心疾首，半夜三更仍在机要房，召集十二名管事；以及六位机要人员；听取情势的报告，接着是讨论善后与重建南京巡缉营事宜。

灯光明亮，会场充满不安的气氛。

各地巡缉营受到攻击，是正常的事，但几年来都是些人破坏小骚扰，不足为患。去年扬州巡缉营被人暗杀了七个力士级巡丁，算是最严重的事件了。

这次南京巡缉营出事，却是破天荒的灾难。

两次大规模袭击，死亡人数已超过一百三十名大关，营舍被焚，船只被夺，损失之惨重空前绝后，难怪每个人惶然失措，弄不清这个造成巡缉营重大损失，决定性的关键人物柳思，到底是何来路。

问题非常棘手，各种意见分析也利害参半。

惨重的损失，不能完全归罪于柳思。

夜袭巡缉营，没有人能肯定柳思策划、参与、或放火杀人，因为与他照面的人都死了。

柳思与九华余孽并无往来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。

这次菜园大搏杀，柳思并没参与博杀走狗、仅诱出八表狂龙，远离斗场相博。

柳思并没与巡缉营作对，仅与八表狂龙了断个人恩怨。

八表狂龙曾经奴役酷待柳思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，个人报复与巡缉营的公务无关，想嫁祸也理由不足。

最重要的问题是，如果派遣人手兴师问罪，须防柳思一怒反击，恐将不可收拾，掀起更大的风波，死伤也将更为惨烈。

参加会议的人心中有数，有意无意地淡化柳思事件，不提报复的建议。目下也无力调派人手报复。

会议室外面有两名警卫，突然进来一名大声禀报：“龙天霸与东方姑娘求见长上。”

所有的人。似乎都没感到意外。

“请他们进来。”六爪云龙相当客气。

警卫领了八表狂龙与东方玉秀入室，看到室中有许多人，颇感意外，脸色微变徐趋堂下。

十九个人据案高坐，十九双眼睛在两人身上集中，神色怪怪地，可知的是没有一双眼睛有欢迎的神采。

“请坐。”六爪云龙抬手肃客，依然保持客气，“龙主事不曾返回营区，忙些什么？”

“忙着打听柳小狗的下落。”八表狂龙在堂下的交椅坐下，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：“营区有无情剑处理善后，那是他的巡缉营。等我了断柳思的事，再回营……”

“龙主事，你不必回营了。”

“噢！诸葛前辈，九华剑园……”

“九华剑园余孽。以后会有人接手处理。”六爪云龙从一个红色卷宗里，取出一张宝泉局，面额一千两银子的官汇票，交由右首的一名手下转递给八表狂龙，“你在南京的事已经终了，回京都处理你的私人问题吧！不必向鄢大人的御史衙门报到了，你已经不是鄢大人的贵宾。”

“甚么？”八表狂龙跳起来，暴跳如雷，“你的意思，就这样把在下一脚踢开了？你有权就这样打发我滚蛋？你……”

“你给我听清楚了，龙天霸！”六爪云龙变了脸，不再客气，“由于你的无能狂妄，南京巡缉营可说完全是断送在你手上的，本部的人不再追究，已经情至义尽天大的恩惠了。”

“你怎能将过错推在我身上……”

“你心里明白，你不是挑不起的混混瘪三。”六爪云龙嗓门愈说愈大，“用不着花言巧语，以连你自己也不相信的巧辩，来掩饰你的失败与无能。我相信你不想丢人现眼，仍在此地逗留受到众人耻笑。走，是你唯一的出路。本部从不薄待替鄙大人办事的好汉，更肯花重金礼聘各路英雄办事。本部即将展开重建的工作，礼聘各方英雄任职，你如果肯屈就力士级人员，在下也将一本爱护青年才俊伪初衷，委任你在南京巡缉营工作。问题是，你愿意受无情剑节制吗？”

“这是对在下最大的侮辱。”八表狂龙几乎在叫号了。

“我是为你好，年轻人。”

“去你的！”八表狂龙要撒野了。

四名管事拍案而起，虎目彪圆，作势推案而起，要制止他撒野。

门外的两名警卫，撒剑抢入，声势汹汹。

“天霸……”东方玉秀拉住了他。

“回京去吧！”六爪云龙苦笑，“你最好不要去杭州找鄙大人，鄙大人对这次的损失，一定气得半死，一定会找人出气，何况……”

“何况什么？”

“鄙大人身边，有一位名震天下的名宿，绰号叫八表潜龙。你八表狂龙的狂，字面的意义狂就压倒了潜，你一去，他会把你挖苦得体无完肤，你的日子一定不好过，何苦来哉？那立仁兄的心眼小得很呢！”

“罢了，我哪有脸去见鄙大人？”八表狂龙泄气地说：“诸葛前辈，在下最后一次请求。”

“我愿意尽力帮助你。”

“柳小狗的下落。”

“老天爷；你还敢去找他？”六爪云龙大摇其头。

“我对付得了他。”八表狂龙咬牙说：“他毁了我的前程，我与他誓不两立。”

“忘了他，年轻人。”

“不，我坚持。”

“你如果失败，他会闹到行辕来……”

“这是我与他个人的恩怨，与任何人无关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请告诉我。”

八表狂龙从京师南来，在南京人地生疏。东方玉秀失去了所有的男女随从，像一个又聋又瞎的人。

两人没有巡缉营相助，盲人瞎马能闯出什么局面来？连一个地老鼠也控制不住，到何处去打听柳思的下落？

走狗们提起柳思，莫不心惊胆跳，对柳思的行踪，特别留了心，每个人提心吊胆，怕他再前往巡缉营闹事大开杀戒。

“今晚他在何处落脚，还没查出来。”六爪云龙只好将消息相告：“但未牌时分，他在朝天宫的名酒楼六朝居，订了一桌酒席，订定在明日天黑之前，送到石头山烽火台遗址，还要送点心。明晚月圆夜，他可能雅兴不浅，登山赏月。”

“唔！一定是赏月。”八表狂龙咬牙说：“小妖巫叫月华仙子，一定会和他在一起赏月。”

“可能的，小妖巫在五福客栈，本来就和他同房双宿双飞，良宵登山赏月意义深远呢！”

“谢了。”

两人行礼告退，会议室中气氛重新陷入紧张。

“统领，这太危险。”一名管事说：“假使柳小狗迁怒我们，行辕里哪有人挡得住他？”

“放心啦！柳小狗不是鲁莽冲动的人，如果不招惹他，对我们毫无威胁。”六爪云龙用权威的口吻说：“他与这条狂龙的帐，不会算到他人头上。哼；如果我所料不差，明晚石头山上，将有一场可观性极高的龙争虎斗。柳小狗订酒宴故意张扬，用意就是引这条龙去了断的。”

“噢！我们何不派人前往永除后患？”另一名管事兴奋地说。

“老天爷！那会牺牲多少人？”六爪云龙脸色一沉，“何况不见得能除去他，日后你我还有好日子过？惹火了他，他到鄢大人身边去闹，结果如何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夜间活动，超绝的高手有如蛟龙在海。风声不对，他一走了之，事后再来找我们，结果如何？”

“多去几个人……”

“那就会多死几个。我警告你们，要约束所有的人，明晚任何人不许接近石头山，违者格杀勿论。”六爪云龙一字一吐，声色俱厉：“我不希望行辕被人放火，我不希望鄢大人身边有这么一个刺客柳不思出没，听清楚没有？”

柳思其实是个大富豪，在巡缉营那群高手的行囊内，所弄到的金银，足以在南京逍遥一段时日。在临淮，他几乎扒光了那些人的钱囊。

花百十两银子，天没黑，四个店伙就挑了菜盒上山，扫净一段废墙基，铺上桌布，摆好加了盖的十二味珍馐，一小坛花雕美酒，十二色点心则放在食盒内，留下一名店伙照料。

日落时分，洒落满天彩霞。柳思一身黑，月华仙子一身白，一佩刀一挂剑，一双爱侣手牵手登上烽火台，打发看守的店伙离去，不必再来收餐具，因为餐具费已经一起先付了，算定这些餐具一定要被破碎的。

柳思穿黑长衫，月华仙子罗裳胜雪，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，增加几分神秘诡谲的气氛。

如果两个并肩站在暗处，只能到一个白衣人。如果能看到依稀的黑影晃动，必定以为看到了鬼。

两人并不急于动席，相根相依在不远处的草坡坐下。

“心田哥。”月华仙子倚在他怀中，娇滴滴地叫他的真名，伸手指着远处清凉山顶的翠微亭，“真该把酒席搬到翠微亭，在那儿赏月是不是悦意些？”

“不，在这里有意义，傻女孩。”他轻抚姑娘的三丫髻，嗅发中传出的淡淡清香，“不但是你我曾经在这里，以生命作同命的一击，而且……”

“而且什么？哥，说嘛！”姑娘是用鼻音说的，转嫁首轻咬他的脸颊，耳朵，像贪吃的猫。

“这里是古金陵城遗迹，龙蟠虎踞金陵城，就指的这里，而非目下的乱糟糟南京城。”

“我听说过。”

“我是虎，我要在这里和所爱的人度有意义的良宵，在这里看月华如水，有你也有我。”

“虎？你是虎？黑虎？哦！你比虎雄伟多了，我喜欢。”姑娘用沉迷的诱人嗓音在他耳畔呢喃，伸手拉开他的胸襟，火热的樱唇在他壮实裸露的胸膜轻咬、重吻。

“虎，霹雷虎，霹雷虎柳心田，双成，你听说过这头虎吗？”

“霹雷虎？”姑娘在他怀中抬起头，似有所思：“我好像听说过。江湖上以虎为绰号的人，应该有二五百之多。霹雷虎……”

“你听说过铁血团？铁血锄奸团。”

“哎呀！锦衣卫。”姑娘几乎要惊叫跳起来。

“名义上不属于锦衣卫，但有一半是锦衣卫的人。”

“噢！你……”

“我曾经是铁血团的悍将，当时的绰号就是霹雷虎。”

“曾经是？”

“对，离开两年了。铁血团口碑并不佳，算是大权臣的私人鹰犬。双成，你有权知道我的为人。我也自认我不是好人，所以我无法坦然与绝剑狂客那些人相处，也不想直接帮助他们打击巡缉营走狗，我……”

“我不想听你任何自贬身价的话。”姑娘伸手掩住他的嘴，“我更不想听你是好人或坏人。在我心目中，你就是你，我要你，爱你，就算你是一条虫，你一定身边有我这条雌虫。

哥，抱紧我……”

两人滚倒在草丛中，激情地缠绵拥抱久久。

“哥，你想那条龙会来吗？”姑娘终于满足地坐起，凝望着山下问。

“他会来的。”他信心十足，“昨天我并不想杀他，还真存在几分惶惶相借的念头；所以留了三成劲，无意击破他的芥子神功。因此，他认为我并不比他强，他有强烈的复仇信心，一定会来的。”

“如果你无意杀他，那就不要管他好了。哥，我不想你心中有负担而和他拼搏……”

“情势不一样了，双成。”他虎目中神光炽盛，杀机怒涌“他既然不甘心，绝不会罢手，他会不择手段，用尽千方百计送我去见阎王。我不怕他弄鬼，而你，想起来我就感到心惊胆跳，我绝不容许他损害到你一毫一发，绝不！那只有一条路好走：他死。”

“哥……”

“只有千日做贼，不可能千日防贼。东方玉秀不论武功或江湖经验，都比你差了一极，她居然能大胆地潜入五福客栈，在我身边把你掳走。天杀的！这种事决不容许再次发生，不杀他我会后悔一辈子，耽心一辈子。金陵石头城的龙争虎斗，今晚一定会发生。他已经是丧家之犬，一定会迫不及待来和我决算。”

“东方玉秀也会来吗？”

“一定会来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不要和她计较，她的铁莲子夜间威力加倍。”

“她如果插手，我也要。”姑娘坚持。

“女孩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希望她插手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决斗西岳炼气士六个超凡高手，任何一个武功内劲稍差的人加入，不论敌我，一定死。你如果不是从远处御神驱衣远攻，结果不问可知。”

“老天爷！即使远攻，我也受到可怕的余劲波及，丢了半条命。”姑娘不由自主订一冷战。

“所以，你只要躲在一旁看热闹，不理睬她挑衅，不许她接近你三丈以内。一旦那条龙吃紧濒危，她会无所畏惧地冲上策应。”他拧了姑娘的火热粉颊一把，“就重蹈你这个笨女孩的覆辙，心爱的人有险，就奋不顾身上前拼命，结果把自己的命也赔上。”

“你少来。”姑娘转入他怀中咕咕笑，“那时你并不是我心爱的人，而是敌人，记得吗？”

“是吗？”他恶作剧地探手入怀，暖玉温香握满把。

“不来啦！”姑娘在他手下扭动，欲拒还迎：“人家知道你的身分之后，天天想你……”

“哎唷！”他装腔作势怪叫：“应该是猛虎咬你……”

姑娘一口咬在他蠢动的手臂上，其实并不痛。

“坏人！”

姑娘羞笑，再次把他扑倒，紧贴在他身上，火热的樱唇对住了他的嘴。

两人穿了暗灰色的夜行衣，从山东麓利用草木掩身，夜色明亮，晶莹的皓月已升上三竿。似乎高悬在万家灯火的南京城头，洒下满地银光。

长啸震天久久不绝，发自石头山顶。

“这狂小狗罪该万死。”走在前面的八表狂龙咬牙切齿说：“这是他最后一次得意地仰天长啸。”

“是不是他知道我们要来？”东方玉秀显得有点心神不宁，“那么，他那些同伴……”

“他没有同伴，他不属于那些人。”八表狂龙向上急走，分枝拔叶疾趋山巅，“那些人一侠一魔，先天上就水火不相容，他亲近任何一方，都会引起纠纷。他很聪明，所以谁也不沾。毙了他，我要留在江南打天下，你我并肩联手，一定可以打出一片威震南天的辉煌局面来。”

“我爹在北地，可以为你呼应。”东方玉秀也是野心勃勃的女强人，这次的挫折她承受得了：“鄙大人不要我们，我们何不与严家的人一龙一鹰通声气？”

“不行，我和江浦的分水神犀谈过了。严家与鄙大人的作法不同，笼络人才的手段各有神通。鄙大人舍得花钱，好来好去不伤和气。严家的人必须受到绝对的控制，需要绝对向他们效忠，稍有异志，格杀永除后患。所以，绝不可以接受严家的控制。我们不需借他们的力量壮大，他们也不许可我们借他们的力量自行发展。你放心，我会运用灵活的各种手段壮大自己。”

决战的重要关头，他俩依然畅谈日后发展的打算，似乎胜算在握，吃

定了柳思。

菜园激斗，柳思留了三成劲，八表狂龙并不知道，因此乐观地认为只要加一把劲，便可以置柳思于死地了，以为已经摸清柳思的底细啦！’

他却不知，柳思在相处期间，一直就花心思摸他的底，把他所有的牛黄马宝全弄清楚了。

接近烽火台，一眼便看到一身白的月华仙子。

两人以为潜行登山，柳思即使知道两人会来，也不可能发现他俩的形影，出其不意猝然偷袭，将可毫不费劲地把柳思打下地狱。

两人更小心了，蛇行惊伏悄然接近。

月华仙子会作怪，她拒绝坐在放置酒菜的短垣对面，爱娇地坐在柳思怀中，等于是阻止柳思动碗筷，由她奉酒挟菜，只许柳思的双手抱住她的小蛮腰，亲昵得不足为外人道。

当然，柳思不是柳下惠，一双手哪能老实？把她逗留得春情荡漾，媚笑醉人。

月华如水，凉风习习，四野虫声叨唧，天地间似乎只剩他两个世俗男女，旖旎风光不怕有人欣赏。

“我要喝一点。”柳思一直就拒绝她喝酒，她忍不住了提出坚决的要求。

柳思抽出手，夺下酒杯。

“绝对不可以。”柳思坚决拒绝：“你从来就没喝过，喝一口保证你难过老半天，再勉强多喝一日，你连头上的明月也会当成大饼了。”

“听人说，醉过方知酒浓……”

“爱过方知情重。”柳思接口，“那是不伦不类的比喻，前一句尤其狗屁不通。酒醉不在酒是淡是浓，情也不是可用轻重来衡量的。不过，意境还算相当美而已。”

“你爱过吗？”她突然问。

“这重要吗？”

“不，我对现在的你深感满足。”

“哈哈！那是违心之论。小精灵，你不觉得，我这种将要踏入三十壮年的人，还是孤家寡人是不是可疑？”

“是可疑呀！告诉我好不好？我是个很懒的小精灵，不想和你猜谜。”

“二十岁出外过冒险生涯，出生入死苦得要命，一天精力耗尽，还得抽时间苦练内外功。人往床上一例，觉得床真可爱，除非失火，休想要我爬起来。精力过剩无所事事的人，才会想女人想情爱，这是我一贯的想法，现在觉得很蠢很笨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是很蠢笨。”柳思紧紧地抱住了她，“有一个女人爱，实在是很快乐的事，和你在一起，只要看你一眼，就感到精神充沛。你不在时，那种牵挂悬心，虽难熬依然是奇妙的。有一个心爱的人，共享快乐和哀愁，我觉得身心已进入另一种境界，我已经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了。哦！小精灵，早知如此，我……”

“你敢说？”她一口咬住柳思的脸颊，妙舌轻转哈哈娇笑，“早知如此，就轮不到我爱你了，我很自私是不是？你是天老爷留给我的……哎呀！”

连人带酒杯，猛然斜飞而起，柳思抱住她流星似的飞荡三丈外，身形

折向再起，凌空两翻腾，落地再飞升，悠然飘在五丈外的草坪中。

三起三落三折向，竟然远出直距离五丈外，不仅骇人听闻，而且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，人毕竟不是会飞的动物，体能的极限并非漫无止境的。

罡风呼啸，那是铁莲子飞行的破风声。

淡淡的灰影，挟剑光连续飞腾，跟踪他的起落，每一次落点皆偏了一点角度，攥不住他的飞行定向。

最后飘落的灰影，相距远在三丈外。

“你的云龙三现绝技，能达到我这种境界吗？”柳思推开她，拔刀出鞘向灰影朗声问。

那怎能比？

云龙三现身法，在腾空时连变三种姿势折向飞腾而已。

而他不但可在空中连续折向翻腾，最困难的是他怀中抱了一个人，抱着人能跳起三尺，已经是超拔的高手了。

灰影是八表狂龙，目定口呆惊骇莫名。

“你……你这混蛋怎……怎知道我来了？”

八表狂龙傻傻地问，避免回答身法的事。

“虫声。”柳思说：“就算你练成凌空虚渡绝技，也避免不了惊动秋虫。”

“我要杀死你！”八表狂龙凄厉地尖叫：“你毁了我辛勤建立的根基，我一定可以杀死你。”

“哈哈！你知道我夜间引你前来的用意吗？”

“你什么狗屁用意？”

“因为夜间交手，凶险增加十倍，躲闪困难，我就可以绝对冷酷无常快速杀死你。我已经留一条生路给你走，你真不该来，阁下。”

“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我一定可以杀死你，我有必胜的信心，你昨天的表现如此而已。”

“哈哈！你的信心是什么？三四成火候的芥子神功？你少臭美了，上次我扮黑面怪客，本来就可以劈了你的。昨天我再三手下留情，你竟然一无所知，我可怜你。”

“你这杂种扮猪吃老虎……”

长啸震天，刀光如天雷下击，柳思发动了，人刀浑如一体风雷大作。

“铮铮！”

金铁暴震与长啸声相应和，八表狂龙飞震出两丈外，发髻被砍掉了，短发披散有如厉鬼。

长啸绵绵，刀光压体。

八表狂龙还没稳下马步，大吼一声，双手连剑急架电掠而至的弧光。

“铮！”火星飞溅。

八表狂龙震飞丈外，脚下踉跄。

“第三刀，你将刀头溅血。”

柳思逼近，但停止猛烈的追击，斜举的刀，反映着月光，幻发更夺目的光花，刀吟声有若云天深处传下的隐隐殷雷。

另一个灰影出现，用铁莲子偷袭的东方玉秀现身了。

白衣裙飘飘的月华仙子出现在臆方不远处，真像月下出现的仙子。

“东方玉秀，你不要加入。”月华仙子好意劝阻：“他两人的拼搏，每一击皆雷霆万钧，三丈方圆内爆发的潜劲，足以将你震成肉饼。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！你想加入，哼！”东方玉秀乖戾地叫。

八表狂龙开始移位，持剑的右手有点不稳定了。

“你千万不要妄想使用撼神术。”柳思步步进逼，提出警告，“神意一分，你将连人带剑被我砍成四段。你必须以全部精神与意志，运足芥子神功应付我的霹雷攻击，或可支持片刻，不然……”

一声怒吼，八表狂龙第一次抢攻了，剑与人合而为一，激光猛然进射。

“铮铮铮……”

刀光上下翻飞，守势空前紧密，来一剑接一剑，步步进逼，但见人影急剧进退，洒出满天雷电，罡风狂泻，草叶纷飞。

进攻的人，反而被逼得连连后退，可知攻势虽猛烈，却毫无作用，刀光逐渐束紧，剑却发发可危。

灰影幻化为流光，东方玉秀果然情急扑上了。

“不要……”远处的月华仙子掩面尖叫。

一声铿锵金鸣，剑化为碎屑飞散，白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抛出两丈外翻滚飞坠，砰然坠地，软绵绵地真像一团死肉。

是东方玉秀，贴身的夜行衣已化为片片飞走了，赤裸裸的白色胴体，瞬间变成红色，肌肉的微血管全爆破了，肌肤充血就是这种现象。

上次石头山夜斗，七个人的潜劲爆发，柳思的前半身，就出现这种现象。

八表狂龙也飞起丈五六高度，砰然摔落在另一方，右手仍死抓住断了一半的长剑，浑身衣裤凌落，五官血流如注，蜷缩着发抖。

“玉……秀……”

他伸出血污的左手虚空乱抓，发出虚脱的叫声。

柳思丢掉刀，将已经气绝的东方玉秀，抱放在八表狂龙身侧，将东方玉秀的右手，塞入八表狂龙的左手里。

“你就不知道该在何时收手吗？”柳思叹口气有点感伤，黯然后退。

“她……她死了……吗？”

“是的，她比你先走一步。”

“我……我对不起她……”

“不要自责，龙兄。”柳思苦笑：“每个人的行事，都应该自己负责，她所选择的道路，也是她自己选择的。你们相爱一场，能死在一起，也死而无憾了，毕竟是你两人决定的。”

“把……我和……和她合葬在……这里……”

“这里不能葬人……”

“深……埋……地……底……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求……你……”

“好，我答应你。”

“谢……谢，玉……秀……等……我……”

最后一口气接不上，溘然而逝。

柳思脱下长衫，把两人裹在一起。

“我到山下借助锹。”他向泪流满脸的月华仙子说：“今晚一定要把他们深葬在此地。”

“好的，我在这里陪他们。哥，我好难过。”

“我曾经给过他们机会。”

“我不是指这件事，哥。”月华仙子扑入他怀中：“那天晚上，我……也曾不顾一切扑出去，我没死，我抱着你下山，我完全麻木了。哥，我好幸运，而她……她……”

“她为爱付出了自己。我们只能祝福他们，能在泉下相聚、相爱。我走了，你还得小提防意外，知道吗？唔！下面有人。”

的确有人，但还在下面三十步外。

“喂！怎么没听到啸声了？”是白发郎君的声音，人继续往上走。

“结束了。”柳思说。

“都死了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他娘的，东方玉秀是我的……”

“闭上你的臭嘴！”柳思大喝：“不许你侮辱她。”

“噢！你这家伙……”到了十步外的白发郎君吃了一惊，“你明明知道我是开玩笑的，我哪有夺人所爱的胃口？天下女人多得很呢？我色魔白发郎君，对女人的品味是很高的。”

“此时此地，就不许你开玩笑。”

“好，好，不开玩笑。怎样了？”

“他们死得很英雄，很壮烈。你既然来了，很好，帮我善后。在徐州你逼我跑腿，现在轮到你，给我滚下山去，找民宅借锄锹，我要遵守死者的承诺，把他们合葬在此地，聊算为武林留一佳话。”

“这里能葬人？官府……”

“不许葬也得葬，快去。”

“我看我是走了霉运，得替人收葬合理。你这家伙气量小，在徐州吃了一点亏，马上就要讨回来了。喂！下面还有几个老凶魔，堵在山下等走狗前来策应，希望多宰几个走狗出气，要不要他们帮忙？”

“叫他们滚！你想偷懒？”

“你他娘的像是我肚子里的蛔虫，连我想偷懒的念头也被你知道了，晦气。”白发郎君嘀咕着向山下走。

“这家伙其实人并不坏。”柳思说。

“他缠定你了，把你当成有过命交情的朋友。”月华仙子噗嗤一笑，“他一定会跟着在江湖上跑，你好色之徒的口碑丢不掉。”

“去他的！他休想跟得上我。而且，我不打算乱跑，先陪你回去为幻园善后，我想在你家休息一段时日，欢迎吗？”

“打你。”月华仙子狂喜地轻拍了他一下，“我的家就是你的家，你怎么说这种生分的话？”

柳思哈哈了笑，暖玉温香抱满怀。

月华将升近中天，大地一片银光，一黑一白两个人影，紧紧相拥沐浴在银光下，江风振衣，像一双屹立绝峰，要凌空飞去的仙侣。

